

不定期刊物

#69

二零一三年 九月——十二月

September - December 2013

嶺南大學

三藩市同學會

LINGN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hapter

NEWSLETTER

CELEBRATE!



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

Celebrating 125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Lingnan

盛哉校慶 世紀見証

嶺南人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 暨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慶祝嶺南大學創校一百二十五週年(1888-2013)，先後在香港、澳門及廣州三地進行。由 2013 年 11 月 15 日開始一連五日四夜，筆者自海外回來參加，有幸經歷多天大會活動，所見所聞，彌足珍貴。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兩年前就任後，立即展開此次慶祝創校 125 週年的計劃，並得岑展文學長出任同學日主席，組織籌委會，羅致陳文達、陳卓文、陳偉明、李相發、滕慕蓮、王小鳳、王志康、毛銳堅、楊競初等能征慣戰的猛將如雲（多至不能盡錄），分工合作，大會獲致圓滿成功，令人肅然起敬。

由於拙筆所限，唯有借助圖片見証此嶺南世紀盛事，永留史冊。



歡迎晚宴，大會籌委
與海外校友歡叙一堂

Lingnan (1888 - 2013)



海外校友訪問屯門嶺南大學，新舊校友，南大一家。



參觀圖書館檔案室，珍藏文物，展現眼前。



武術表演 功夫一流



籃球比賽，新舊校友，相互切磋。



千人合砌
嶺南校徽
白雲珠水
源遠流長



創校 125 周年 生辰快樂 萬壽無疆



同學日大會主席岑展文學長高舉校徽旗率領
旗隊進場



歐陽讓學長手持三藩市同學會會旗進場



澳門嶺南中學代表團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在致詞中指出先輩在筭路藍縷為紅灰教育奠下基礎，接棒的嶺南人薪火相傳，走出自己的博雅大道，香港正面臨新時代的挑戰，他勗勉嶺南大在全球日趨一體化的時候，在各自的崗位上更要團結互勉，追隨時代的步伐，「作育英才，服務社會」。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 暨同學日晚會慶祝創校 125 周年籌委會主席岑展文學長致詞期望全球紅灰兒女多作交流和分享，體現「南大一家親」的傳統，共同努力，繼續立根香港，放眼中國，懷抱天下，邁進下一個光輝燦爛的一百二十五年。



向榮休校長陳玉樹教授致送紀念品。

圖左起：

林	夏	關	唐	鄭	郭	伍	陳	李	潘	陳	李
迪	志	天	國	文	沾	玉	以	柏	坤	耀	偉
祥	星	信	榮	漢	藻	德	樹	力	源	教	學
學	學	學	學	校	學	學	教	學	學	授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授	長	長	授	長





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慶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梁振英特首主持切餅儀式。



「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紀念教育基金」捐贈儀式。

圖左起：

滕慕蓮 學長	關志信 學長	校董會 副主席	歐陽伯 權先生	鄭國漢 校長	李以力 學長	陳斌 學長	岑展文 學長
-----------	-----------	------------	------------	-----------	-----------	----------	-----------



鄭保羅大主教祝福



畢業離校逾數十年之校友共聚一堂。



畢業離校 66 年的超社校友。



廣州校友
代表團



大會筵開近百席，參加者逾千眾，場面偉大，喜氣洋洋。



嶺南新一代 朝氣蓬勃
邊唱邊舞 全場唱和



廣州校友會秘書長溫建中演奏一曲，
繞樑三日



海內外嶺南代表到場祝賀。

圖左起：美國嶺南基金會會長周哲予博士、廣州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主席伍淑清博士、美基金會執行總監 Dr. Ding-jo H. Currie、上海 Ms. Betty Leung



年紀小小的嶺南幼苗向畢業離校20年以上的學長們致敬，獻上窩心的襟花，引得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和資議會主席羅世傑暖在心頭，笑逐顏開。



70年前戰火洗禮下，超社李瑞明在粵北曲江仙人廟李應林校長領導下與眾師生風雨同舟，共赴國難，抗戰勝利回到廣州康樂母校完成學業，從陳序經校長手中接過嶺南大學文憑和祝福。香港復校與眾師友精神同聚責同擔，眾摯共舉。由創校直到今天，喜見嶺南教育，在歷任英賢校長領導下，桃李芬芳，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圖左起：

陳	鄭	李	陳
玉	國	瑞	坤
樹	漢	明	耀
教	校	學	教
授	長	長	授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 慶祝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

∞ 程序表 ∞

司儀：馬學嘉學長
陳俊濠學長
王開傑同學
趙軒伶同學

高飄嶺南旗

校歌

致歡迎詞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

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誌慶儀式

謝飯祈禱

晚宴開始

抽檯獎

嶺南大合唱

致送紀念品予嶺南大學前任校長

嶺南大學校長致辭

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

「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紀念教育基金」捐贈儀式

嶺南大學校董會副主席致辭

嶺南大學校董會副主席歐陽伯權先生

頒發級社出席人數最多獎

校友離校週年紀念

抽獎

致謝詞及祝酒儀式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 暨
嶺南同學日籌委會主席岑展文學長

祝福

鄭保羅大主教

嶺南晚歌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2013暨 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 慶祝嶺南大學創校125週年 (1888-2013)



名譽主席名單

伍步剛 學長	唐天榮 學長	鄭國漢 校長
伍沾德 學長	陳斌 學長	羅世傑 學長
招顯洸 學長	黃浩川 學長	關志信 學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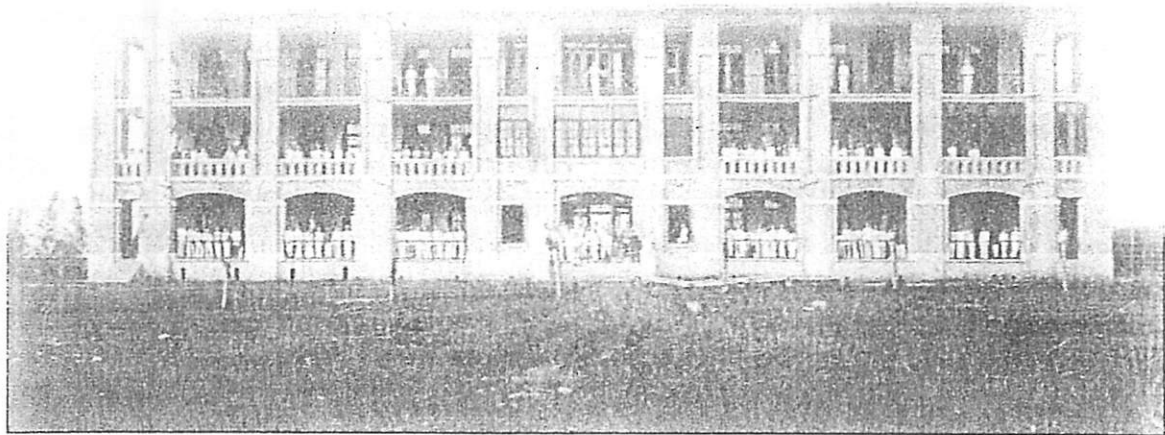
名譽顧問團

古學俊 先生	施榮懷 太平紳士	郭文藻 學長	劉振平 學長
孔令成 太平紳士	洪泰山 學長	陳玉樹 教授	劉燕萍 教授
毛南傑 先生	胡志偉 學長	陳庇昌 學長	歐陽伯權 先生
老元迪 學長	胡經昌 先生	陳林麗 學長	歐鑫濤 學長
吳明華 先生	韋黃迪和 學長	陸建源 伉儷	潘柏源 學長
呂岳枝 學長	倫志炎 學長	黃友嘉 博士	潘國華 學長
李文偉 學長	夏迪星 學長	黃石華 博士	蔡冠深 博士
李克洪 學長	孫梁勵 常女士	黃伯鏗 學長	蔡祖光 學長
李志恒 學長	徐貽曾 學長	黃均瑜 先生	鄭瑞瓊 女士
李雄溪 教授	翁燦熾 學長	黃志光 學長	黎元淑 學長
杜琪峰 先生	馬清經 太平紳士	黃昭儀 女士	謝霍堅 教授
招天立 學長	高靜芝 太平紳士	黃達琛 學長	鄭婉樺 學長
招天聰 學長	區金蓉 學長	黃應康 學長	魏向東 教授
林田 學長	崔世昌 學長	楊革非 學長	羅林渭 學長
林祥 學長	梁志祥 學長	葉成慶 太平紳士	羅榮健 博士
姚祖輝 太平紳士	梅樂活 學長	葉毓強 教授	譚國威 學長
施雅德 教授	符之福 學長	趙志榮 學長	譚國權 學長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

慶祝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

2013 嶺南同學曰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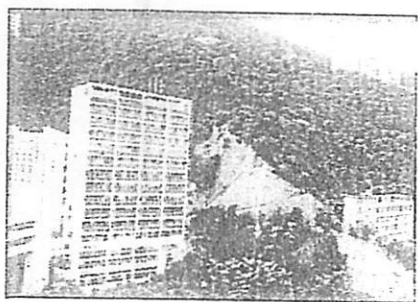


廣州嶺南學堂 (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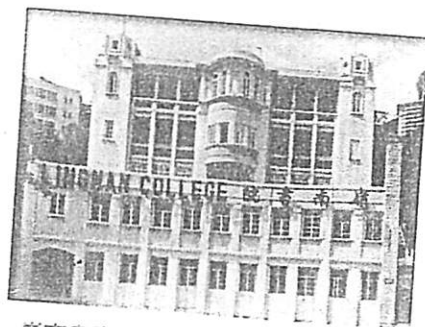
嶺南大學發展史

美國長老會於 1888 年在廣州沙基金利埠創辦了一所名為格致書院的高等學府，這所學府就是今天在香港復校四十六年的嶺南大學的前身。1903 年，格致書院改名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中文校名亦改為「嶺南學堂」，是為「嶺南」用作校名之始。次年，嶺南學堂在廣州河南康樂村購下三十多英畝土地，成為日後嶺南大學的永久校園。

1912 年 9 月，學堂的中文名稱改為「嶺南學校」。由於國民政府於 1926 年頒佈規程禁止外國人在中國辦大學，嶺南學校自 1927 年起由華人鍾榮光出任校長，並正式易名「嶺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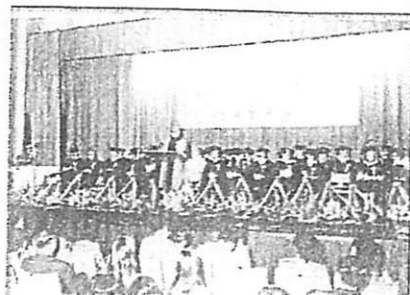
司徒拔道嶺南學院 (1980 年代)



嶺南書院 (1937)

二次大戰期間，廣州嶺南大學曾多次遷校，1945 年戰事結束後重返廣州康樂校園。及至 1952 年，基於中國高等院校制度進行調整，中山大學遷入嶺大康樂校園，廣州嶺南大學遂正式關閉。

廣州嶺南大學關閉之後，校友一直為復校作出努力，嶺南書院最終於 1967 年在香港司徒拔道成立，正式復校，並於 1978 年獲教育署批准註冊為專上學院，易名「嶺南學院」。1991 年，嶺南學院獲政府納入「大學及理工教育資



嶺南書院第一屆畢業禮 (1971)

助委員會」體系。1995年，陳坤龍接任校長，致力推行博雅教育。他於上任後隨即推行一系列改革，先後重整學術及行政架構、推行質素保證機制、全面檢討教職員聘用程序、增強研究，為升格大學作好準備。嶺南學院同年遷至屯門校園，先後開辦哲學碩士及博士課程，1999年正名為「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現況及前瞻

嶺南大學作為香港唯一的博雅大學，規模精細且師生關係密切，提供跨學科課程及校園住宿，重視交流和課外學習經驗，致力成為一所教學質素傲視同儕、學術成就卓越、享譽國際的博雅教育學府。嶺大的全人教育旨在培養學生的價值觀、技能及洞察力，使他們畢業後能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環境中追求自己的目標。

嶺大提供人文學、商學及社會科學學士及研究生學位課程。除本科科目外，學士課程中涵蓋內容豐富的核心課程、語言及選修科目。同學亦可參與綜合學習課程的各項活動，享受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自四年學制於2012年實施後，公民參與計劃（包括服務研習課程及社區服務）已定為必修項目，讓同學身體力行，為有需要的人士和機構提供服務。嶺大現時約有八成半學生入住校園宿舍，是全港入宿率最高

的大學。為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豐富他們的跨文化視角，嶺大已與全球逾140所大學簽訂協議，讓超過半數學生有機會到其中一所伙伴大學交流一個學期。

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質素保證局於2010年7月發表的報告中，讚揚嶺大提供高質素的博雅教育，符合嶺大的獨特使命，同時採取積極進取的方法改善教學質素，並把這種精神貫徹全校。在教資會的「2006年研究評審」中，嶺大的整體研究表現指數達76.35%，於全港八所院校中排名第四，僅次於三所研究型大學。

陳玉樹校長於2007年9月上任。陳校長秉承嶺南的優良傳統，積極為2012年推行的四年制學制作好準備。在陳校長任內，黃浩川堂及伍潔宜堂相繼落成，額外提供約700個宿位；而賽馬會博雅堂亦將於2014年落成，屆時將令嶺大達致本科生全宿的目標。

2013年9月，鄭國漢教授出任校長，他期望繼續善用嶺大規模精細、師生關係親厚和校園住宿的優勢，讓學生得到全面發展；亦期望把中西文化的精粹融匯於嶺大的博雅教育中，讓學生兼擅中西所長，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把他們在嶺大所學回饋社會，建設美好將來。

屹立青山的香港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晚會簡記

(1888-2013)

慶祝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辦全球嶺南人大匯聚及同學日聯歡晚會，五日四夜的活動，行程包括香港，澳門，廣州三地。重頭戲是在 2013 年 11 月 17 日晚上在香港新界荃灣如心海景酒店宴會廳舉行全球嶺南人匯聚聯歡晚會，校友散居世界各地，在宴會中重聚首一堂。

海景酒店在如心廣場七樓(Nina Tower)位於新界荃灣，發展商約十年前向政府申請建造一幢一百層的商業大廈，包括辦公室，酒店，商場等等，結果能獲批准高度是否近千尺則沒有資料，但據知建成後是荃灣最高的建築物，發展商是已故巨富龔如心女士，此大廈亦以她命名。

晚會筵開九十餘席，宴會廳很寬敞，燈光與音響設備都很先進，而聚餐費比往年便宜，原因是位居新界，租金總比市區廉宜。雖然鄰近港鐵和巴士站，但總覺得交通比市區遙遠，不過沒有影響近千嶺南人來參加的熱情。

承傳、團結、發揚

今年慶祝活動以「承傳、團結、發揚」為口號，寓意嶺南人同根同生，懷抱紅灰精神，齊心協力共創未來！

大會核心人物是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籌委會主席岑展文學長，還有由眾多學長組成的籌委會成員大力支持，冠蓋雲集，才能使這聚會圓滿成功。

到會嘉賓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行政局議員高靜芝女士，嶺南大學校董會副主席歐陽伯強先生。新任校長鄭國權博士，卸任校長陳坤耀教授，前校長陳玉樹教授。三位校長同坐一席，替嶺南校史創造了難得一見的一頁。此外，大會安排節目致送紀念品予兩位前任校長，場面令人感動，校長是大儒，風采依然。

旗 隊

同學日晚會承接傳統，「高飄嶺南旗」歌聲伴著旗隊進場，代表三藩市持旗鄭志馨學長未有出席，筆者曾定居三藩市，今天仍是同學會「缺席會員」

(Absent Member)，正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在同學日會上任旗手，這是第三次：三藩市，廣州康樂，香港。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旗隊集合時與洛杉磯會長蔡德榮及前會長呂錫基相遇，三藩市一別又三年了！

頒發級社出席人數最多獎

1947 超社過去多年都獲級社(老柴組)出席人數最多獎，今年落空了，仍能坐滿一桌，感謝社友支持，來參加的社友並非意興闌珊而是路途遙遠有心無力。李瑞明伉儷老遠經多倫多回來，對母校多年來熱情不減，難能可貴。

另一節目是邀請離校 30 年 40 年 50 年及 60 年到會校友先後上台，接受台下各人祝福。超社有伍沾德和張承亮都是從小學開始入讀，與嶺南結下八十多年不解緣。另一位級別還比超社還高的師兄李志恒學長坐在台上(1943 年榮社)，相信他是當晚出席最年長的嶺南人。

教育基金捐贈儀式

席間有一節目是「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紀念教育基金」捐贈儀式，銀碼都是六位數字以上。

嶺南同學會《簡報》捐贈儀式，在 11 月 16 日(星期六)參觀現屯門嶺南大學校園特定節目中，由李瑞明學長代表三藩市<<簡報>>致送支票給嶺南。(按：只是紙板支票)。真的支票 US\$13,000 元由主編寄來筆者轉送嶺南大學。與此同時，香港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響應主編號召，收集 38 位校友各捐港幣 \$1,000 元，湊成港幣 \$38,000 元，並於日內送交嶺南大學。

三藩市同學會《簡報》第 68 期副刊，乃嶺南創校 125 周年紀念特刊，甚受讀者歡迎，於是安排在港加印 350 冊，托校方致送參加慶典校友，印刷費則由王祖棠，李瑞明及筆者資助。

嶺南晚歌

壓軸戲是同唱嶺南晚歌，最令人感動的經典歌詞：「共抱誠心與愛心，心心足載嶺南血」歡呼 L-I, L-I, L-I-N-G, N-A, N-A N-A-N-U

LINGNAN LINGNAN U!

曲終人散，期待 130 周年再來！

歐陽讓 寫於 2013 年 11 月 28 日 香港

在結束本文之後，嶺南書院首任義務註冊主任兼中文秘書李瑞明學長(1947 超社)找到兩幀歷史圖片。記載當年嶺南在港復校的一群先鋒，眾擎共舉，晚歌的歌詞，正是嶺南人的最佳寫照。



師生喜重逢，得如昔在母校光風裡。



1976 年 9 月 23 日 嶺南書院同人在啟德機場恭迎代校長路考活博士抵港履新。

(左起):

龍啟熙 李世成 李瑞明 陳君慧 彭煥堯 郭文藻 路考活博士 林植宣 韋基球 黃炳禮 林藻勇 阮兆剛

嶺南大學 125 週年大慶典聯歡

呂錫基

襁子

嶺南大學於 1888 年在廣州從「格致書院」屹立而起，十五年後命名為「嶺南學堂」；1927 年在廣州河南康樂村建立校舍，並且正名為「嶺南大學」，首次由華人鍾榮光博士出任校長，春風化雨地培育了不少優秀人才。

1938 年及 1941 年廣州與香港在中、日戰爭中相繼淪陷，嶺南大學多次轉輾遷校於中、港各地繼續辦學。1945 年抗戰勝利，「嶺南大學」重返廣州康樂校園。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國高等院校制度進行調整，「嶺南大學」校園由「中山大學」遷入，廣州「嶺南大學」正式關閉……

1978 年「嶺南學院」在香港跑馬地司徒拔道十五號「嶺南中學」校址建立……1999 年正名為「嶺南大學」……2005 年，由筆者及海外校友倡議之首屆「全球嶺南人大匯聚」在香港、廣州兩地盛大舉行；2008 年，第二屆「全球嶺南人大匯聚」在香港、澳門、廣州三地舉行，並且慶祝「嶺南大學」創校 120 週年……2013 年，第三屆「全球嶺南人大匯聚」及慶祝「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

籌備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 慶祝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慶祝「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的籌備工作，早於 2013 年 8 月 26 日已在「香港嶺南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及副主席／籌委會主席岑展文學長的領導下，會同嶺南教育機構、嶺南三所中學的校監、校長及校友會代表會面，共同商討「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的活動；稍後，筆者趁在十月中旬赴中國華南區旅遊之後留港數天，承蒙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諸位學長在嶺南會所招呼晚宴，並在席上商討海外校友參加 125 週年盛事的最佳舉行日期，希冀能夠匯聚更多校友踴躍赴會。

酒店登記及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之歡迎海外校友晚宴

2013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

打從中午起，便有嶺南大學同學會的義務工作人員，在油麻地窩打老道的城景國際酒店內，接待由海外回來的嶺南校友，幫助他們註冊入住房間及分發慶祝事項程序表等。

美國嶺南基金會（美基會）的董事會主席周哲予先生和執行董事居里·夏定若博士（Ding-Jo H. Currie），與及兩位由美基會在加州專程帶來的西人影像攝影師，都下榻在城景國際酒店。據說美基會為了好好地記錄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的盛事，準備拍攝一齣記述型的記錄片，尋求甚麼是紅灰精神，這種精神又怎樣承傳下去，怎樣表現及體現出來，和怎樣去發揚光大。

一輛巴士在黃昏六時從城景國際酒店開出，載滿了一班興高采烈的海外校友及嘉賓，前往港島中環的嶺南會所參加嶺南大學同學會預備的歡迎海外校友晚宴。沒有下榻在城景國際酒店的其他校友，也準時於七時到達會所。

進入宴會廳之後，已經看見好幾個熟諳的臉孔，在人叢中穿插來往的忙著招呼校友；其中有籌委會名譽主席關志信學長、香港嶺南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籌委會主席岑展文學長、海內外校友會統籌我社（雁社）楊競初學長、義務秘書李相發學長、召集人滕慕蓮學長、活動統籌余鍵恒、學校管理及發展委員會主席夏迪星學長等；也有新一代的紅灰兒女，為母校作出無私的服務，諸如陳文達、陳卓文、陳偉明、王小鳳等學長，熱烈的招呼我們，充分地表現出嶺南一家親的精神。

環顧左右，已經看見美基會主席周哲予先生、夏定若博士和兩位影像攝影師、紐約（New York）嶺南同學會主席林植豪學長（基社）、多倫多市（Toronto）的李瑞明學長（超社）和黃鉗灼學長（雁社）、溫哥華（Vancouver）的郭家邦學長（陽社）、卡爾加里（Calgary）的黃然德學長（陽社）、洛杉磯（Los Angeles）嶺南同學會會長蔡德榮學長（仁社），和北京、上海、深圳、澳門、越南、馬來西亞、英國、澳洲，與及從世界各地蒞臨的學長們。據說還有很多海外歸來的校友，因為省親或其他的貴人事忙，不暇參加今天晚上的盛會。

司儀楊競初學長宣布宴會程序開始並表述宴會趣旨，跟著大家起立唱校歌，然後請香港嶺南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致歡迎詞。隨後有兩位嶺南中學（筆者的中學母校）的小师妹為大家唱了兩首非常動聽的歌，獲得全場熱烈鼓掌。跟著楊競初學長詳細的宣告跟著來三天的慶祝程序，也介紹了一冊超社李瑞明學長的著作，由三藩市嶺南同學會出版的嶺南大學 125 週年紀念特刊，詳述嶺南大學從「格致書院」開始，以至「香港嶺南大學」的史實。

正式的東西交代過了，楊競初學長便輕輕鬆鬆地介紹今晚嶺南會所廚師為大家準備了的傑作，其中有馳名的炸子雞、風乾元朗手臘味、雙雪湯（雪梨、雪耳），並且介紹一項從嶺南會所始源的甜品「黑白」，可以任由大家「柯打（order）」，免費招待。所謂「黑白」者，雪糕清涼粉也（黑色的罐

頭涼粉，白色的溫哩拿雪糕）。

茶過三巡，賓主盡歡之後，身負兩職的香港嶺南同學會副主席及籌委會主席岑展文學長起來談話。他說今天很高興，能夠見到那麼多從海外歸來的校友，說明籌委會在過去一年多的緊鑼密鼓地做籌備工作，完全沒有浪費，並說在將來的三天，與大家一同參予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的慶祝活動。

探訪香港嶺南大學及千人紅灰健兒共拼嶺南校徽

2013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

晨早十一時左右，便有好幾輛專車載著校友們來到屯門市嶺南大學，站在校門前更有許多籌委會的職員及大學校方派出的學生，熱烈地接待我們這一大班海外校友，並由李相發、滕慕蓮等學長帶領我們進入一室，請我們坐下，看了一齣有關嶺南大學博雅教育的宣傳短片，然後送給每人一件紅、灰兩面都可以穿的拉鍊尼龍風褸。褸的內、外兩面的衣領上都繡有嶺南校徽。在左胸的部位繡有行書字體的「嶺南」二字及 Lingnan 的英文名字。

大家穿上風褸後，幾位仍在求學的師弟、師妹帶領我們參觀學校的建設，看過男、女學生同樓宿舍的二人舍室和三人舍室等等。這些宿舍設備齊全，房間外有小客廳、電視機、雪櫃等，每一座宿舍都是中央空調，十分舒適，比起我們從前在司徒拔道住的宿舍好上何止十倍？

參觀完畢，我們被帶往大學的餐堂，看見李以力、岑展文、羅世傑、夏迪星、李文偉等學長們已經站在餐堂門外歡迎我們這班海外校友，並且引領我們到餐桌，品嚐由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宴請的午宴。餐後一班籌備委員和校友與嘉賓，齊齊在「歡迎午宴」的巨型海報前指照留念。

稍事休息，便由李相發及滕慕蓮學長帶領我們進入面對大學正門的永安廣場，與四方八面操進廣場，大約一千名大學生，一同開始拼湊嶺南校徽，依照預備好了的方位，紅灰相間的整齊齊齊得站好；就連美基會的執行董事 Dr. Ding Jo Currie 也參與拼湊校徽這項活動。負責攝影的工作人員在高處開始拍照，將我們這個紅灰學梓切好的校徽永誌地攝影下來。

拼圖完畢，便在廣場上展開嘉年華活動，先後由岑展文、李以力、鄭國漢校長等致詞，並且由加拿大多倫多市來的李瑞明學長，與及美國洛杉磯來的呂錫基學長，一同獻上一張為慶祝母校 125 週年每人獻捐 \$125 美元（或均值的港幣），合共 \$11,875 美元及 \$38,000 港

幣的大支票一張，獻給母校作為獎學金之用。

儀式舉行過了，便由大學生們登台作娛樂表演，有唱歌啦，武術表演啦，魔術表演等，極盡娛樂之能。除此之外，還有憑券換購各款小食等等，讓海外校友於午餐後又大快朵頤！

嶺南大學創校 125 年之千人 紅灰健兒聯歡盛宴 2013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許，海外校友齊集在城景酒店大廳等候專車前往荃灣如心海景會議中心。我們到達目的地時已是華燈初上。如心海景酒店的建築巍峨而豪華，為新界區一劃時代化的酒店及會議中心。

登上七樓會議廳外廳堂，迎面而來的是一座仿造廣州康樂「嶺南大學」的牌樓。牌樓的前方擺上好幾張迎賓的檯子，並有好幾位嶺南紅灰兒女為嘉賓指領所編排的座位。檯子後面的牆壁上掛滿了各個級社的縮型社旗，極為壯觀。

進入宴會廳，第一個印象便是很寬敞。環顧四周，整個宴會廳被淺淡的紫色燈光照着，廳堂的四個角落，都有一個巨型的影視投射大銀幕，正在放映着嶺南活動的幻燈照片；想也應該於慶祝儀式舉行中，用以傳播給坐在離台較遠的觀眾看，使他們也能看到台上的節目情況。

在台上的頂端，有一個大大的用幻燈投射的嶺南校徽；台上則擺了四排用白色座位套套着的椅子，想必是給 VIP 人馬坐的。

對着台正中的十多桌都是蓋上紅色的桌布，其他的桌子則是白桌布，每張椅子上都有一冊「一石三鳥」的慶祝特刊(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和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裡面夾着一份刊登在明報上的全版慶祝告示，和一個鮮紅色的環保袋，裡面裝有李錦記的產品及一些紀念贈品。此外，桌上還有抽獎的禮物和二袋洋酒及一個白紙盒裝着印有三地兩區的嶺南建築物的茶杯，頗有懷舊的意義。看看桌上的菜單，也十分豐富的喇：乳豬四喜拼盆、碧綠百合銀杏珊瑚蚌、牡丹百花釀玉環、脆皮珍菌鴛鴦卷、蟲草花燉四寶、蠔皇鮑片扣玉掌、清蒸大青斑、桶子鼓油雞、崧子田園炒飯、乾燒伊府麵、蓮子百合紅豆沙，和錦繡鮮果盤，足足十二大簋！

台上一對年輕的師弟、師妹司儀宣布慶祝大會正式開始，排列在宴會廳外久候的各地嶺南單位旗手，已經等不及待要操進會場。

參看旗手的名單，一共有二十九位，除了嶺南的幾個教育機構外，單是校友會或同學會的旗手，便有廣州(余立人)、澳門(趙志華)、上海(胡煥新)、

北京(陸永安)、溫哥華(郭家邦)、紐約(林植豪)、多倫多(許貴寶)、三藩市(歐陽謙)、洛杉磯(蔡德榮)、台灣(伍自強)、菲律賓(洪泰山)、與及香港各嶺南學校的校友會，陣容何其壯大！

這個時候，司儀宣布敦請旗幟進場，旗手一個一個手扶着旗色鮮明，紅灰招展的旗幟操進會場，一支旗一支旗的二十九支紅灰之旗，豎立在一百二十五週年的巨型生日蛋糕之側！

旗幟剛剛升起，只見會場的進口處有一陣小騷動，看見香港嶺南同學會李以力主席及一些校董及籌備會委員們擁着香港特首梁振英先蒞臨進場！

特首登上了台，音響立即播出嶺南校歌的音樂，司儀們恭請全體起立一同唱校歌；台上的梁振英特首也結起一條紅灰相間的嶺南校吹一同唱。原來梁振英先生早年曾任香港嶺南教育機構董事會主席多年，此次前來參加慶典，據說是純粹以個人及「舊同事」的身份參予，不涉任何政治色彩，更無預早通知傳媒。

台上的 VIP 們剛坐下來，便進行頒發以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名義呈送兩幅題字，分別褒獎贈與前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鄧顯光學長及孔憲紹學長。

表揚儀式過後，125 週年慶的巨型蛋糕被搬上了台的正中，VIP 們站起來，每人手執長長的黃色絲帶其中的一段，並由梁振英及李以力兩位在中央主禮切蛋糕。

蛋糕切罷，聯歡晚宴正式開始，美味佳餚一盆一盆的捧將上枱，讓一千嶺南人吃得好不開心！

吃飯不忘娛樂，台上有唱歌表演，更有洛杉磯嶺南同學會蔡德榮會長和太太(兩位都是仁社)，老遠的從六十多哩外，帶來一支「嶺南歡迎您」的歌曲，並且由道地仁社諸位學弟暨本人(雁社)一同上台獻唱，可以說得是聲藝功架俱佳，搏得全場熱烈掌聲！

晚上將近十時，赴宴健兒慢慢的開始離場回家去，也有很多校友們此一堆，彼一堆的猶在拍照留念，而我們也得早一點休息，因為明天早上一早便要聚集前往澳門。

嶺南大學創校 125 年慶之採訪 澳門嶺南中學

2013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

早上 8:45 巴士便由城景酒店出發前往尖沙咀中港碼頭，到達後與李以力、岑展文、羅世傑、林植豪、陳卓文、余鍵恒、王小鳳、李相發等學長一起先在美心快餐店吃早餐，然後等候上船。

噴射飛機快船很快的載我們到達澳門外港客運碼頭，到埠後立即有專車接我們到澳門嶺南中學的門前下車。

澳門嶺南中學區金蓉校長早已在馬路邊學校前門等候。從前校門走過一條

斜斜彎彎的柏油路，便到達學校大樓的正門，澳門嶺南校友會的學長們馬上拿出一張大的橫額布條，上面寫着「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3 慶祝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最底下則有一行粗大的紅字寫着「歡迎嶺南校友」，來歡迎我們的造訪，並且安排大家站在橫額後面，拍了很多照片！

拍照之後，我們被帶進室內參觀。一樓左邊是幼兒課室，裡面擺了幾排五張塑膠桌子，每張桌子上都有一個顯影螢幕及一個電腦鍵盤，想是給幼兒班學生用的。繼後被帶往禮堂，區金蓉校長已經拿着麥克風站在台上等候我們。區校長昨天晚上還在荃灣心海景酒店拿着澳門嶺南中學的旗幟進會場，今天一早却在學校等待我們，真是劍及履及，快人快事啊！

區校長略略介紹澳門嶺南中學的教育方針及近況，並且提及澳門崔世安特首也是澳門嶺南中學的學生，平時只叫他做安仔，現在貴為特首，也就沒有再在人前這樣稱呼他云云。

走出禮堂後，大家再四處參觀，並且走進鋪有柚木板地的室內運動場，抬頭一望，只見運動場橫樑的中央畫有一個嶺南校徽，校徽的左側寫着「作育英才」，右側寫着「服務社會」。

參觀澳門嶺南中學完畢，大家浩浩蕩蕩的從那彎曲柏油路出到馬路邊的嶺南前門，踏上專車，直驅市區吃午膳。專車駛到下環河邊新街的銘記澳葡美食餐廳，一進餐室，大廳的中央擺滿了一盆一盆的食物和飲品，原來是吃極為豐盛的自助布斐餐！

各人坐下來便拿着碟子它實不客氣的去選取美食，另外一廂邊，李以力及岑展文學長則分別發表簡短的演說，道出探訪澳門嶺南中學的意義，並且贈送紀念錦旗予區金蓉校長。

簡單的儀式完畢後，大家都盡情享受這難得一嚐的澳葡美食，尤其是住在海外的校友，要坐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及一個多小時的船，經過區校長的精心安排，才能吃得到這頗別有風格的美食！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內子與我及林植豪學長都要乘坐下午四時的船渡返回香港。多蒙區校長給我們截了一輛的士，得以直通澳門外港客運碼頭，再乘船回港，因此沒有機會隨團前往廣州，繼續參予在廣州嶺南(大學)學院一連串的慶祝活動。

紐約嶺南同學會的會長林植豪學長，差不多是今次隨團的「官方攝影師」，拍下很多珍貴的照片及視頻，全部放上互聯網，不用輸入密碼，就可看到當日慶祝活動的狀況。請進入下列的網站慢慢欣賞。林植豪學長的網上相簿：http://www.smugmug.com/gallery/34527280_zdVj8#!i=2935910009&k=4bx8nmf

三藩市嶺南同學會《簡報》發起為 慶祝嶺南大學創校125週年捐款人之名單

各人捐款 US\$125 (折合約HK\$1,000)

✓ Austin Frank	呂 岳 枝	✓ 林有變夫人	✓ 許 賢 璋	✓ 潘 占 培	✓ 陸景
✓ Baldwin Lee	✓ 呂 錫 基	✓ 林 建 國	✓ 郭 日 繼	✓ 潘 占 熙	✓ 曹世
✓ Betty Louie & Family *	岑 展 文	林 祥	陳 文 達	潘 柏 源	✓ 鄭彦
✓ Daniel Murray	✓ 李 小 流	✓ 胡 亦 珮	✓ 陳 世 柏	✓ 潘祖芬夫人	✓ 黃禮
方 英 姿	✓ 李 小 琼	胡 志 偉	✓ 陳甘碧潤	潘 國 華	✓ 李小
毛 少 懷	✓ 李 小 璧	袁 家 銳	陳 庇 昌	✓ 潘 彩 嬌	✓ 翁碩
毛 銳 堅	李 文 偉	✓ 唐 平	陳 卓 文	蔡 日 基	✓ 梁熾
王 小 鳳	李 以 力	✓ 唐 慧	陳 偉 明	✓ 蔡 德 榮	✓ 譚志
✓ 王 文 敦	✓ 李 仲 君	✓ 桂 治 鏞	✓ 陳 惠 雄	✓ 鄧 異 保	✓ 黃嘉
王 志 康	✓ 李 炎 全	✓ 翁 希 傑	✓ 陳 綺 蘭	✓ 鄧 潔 蘭	✓ 沙加
✓ 王 祖 良	✓ 李 保 羅	✓ 馬 綺 玲	黃 志 光	✓ 鄭 志 芬	嶺南同學
✓ 王 祖 棠	李 相 發	馬 學 嘉	✓ 黃 美 霞	✓ 鄭 志 馨	
✓ 王 祖 勳	✓ 李 美 怡	✓ 高 子 敏	黃 香 生	✓ 黎 國 權	
✓ 王 道 閑	✓ 李 啟 文	✓ 區 東	✓ 黃 馮 文 清	蕭 澤 明	
✓ 司 徒 昱	✓ 李 啟 祥	✓ 崔 慶 璋	✓ 黃 譚 寶 珊	✓ 霍 明 靜	
✓ 司 徒 晶	李 紹 基	✓ 張 閏 琳	✓ 楊 振 宇	謝 秀 楠	
✓ 江 達 信	✓ 李 陳 美 娥	梁 兆 輝	楊 競 初	鍾 湛 輝	
何 恩 民	✓ 李 黃 翠 英	梁 志 祥	✓ 劉 紹 恩	韓 宗 澤	
何 國 根	✓ 李 瑞 明	梁 延 溢	✓ 劉 源 錦	✓ 韓 衿 元	
✓ 何 森	✓ 李 鄭 小 波	梁 松 璧	✓ 歐 陽 文	✓ 鄭 定 華	
✓ 何 焜 燦	✓ 李 樹 滋	✓ 梁 勵 芬	歐陽岑順珍	鄭 婉 樺	
✓ 余 煜 培	✓ 冼 玉 佩	✓ 梁 勵 娟	✓ 歐 陽 瑜	✓ 羅 文	
余 鍵 恒	✓ 周 素 蘋	✓ 梁 勵 潔	✓ 歐 陽 鑒	✓ 譚 兆 倫	
吳 桂 華	✓ 周 淑 珍	✓ 梅 雪 華	✓ 歐 陽 讓	✓ 關 區 次 嫻	
✓ 吳 興 漢	林 仲 峨	梅 樂 活	滕 慕 蓮	✓ 饒 久 才	

(排名按筆劃順序)

* In Memory of her parents Sinclair Louie and May Chan Louie <Class of 46> donated US\$1,000

附註：上述名單刊登在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現場派發的《特刊》最後一頁。有十位海外捐贈者姓氏未能及時刊在名單上，他們的芳名加在第六柱。姓名前有✓符號乃海外校友，各捐美金125元，連同雷陳惠蘭家族共97位捐贈者，集資\$13,000美元，由王祖棠學長收集，寄出美金支票。

姓名底有劃線記號乃居港澳校友各捐港幣1,000元，由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收集，38位捐款人合共38,000港幣。

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

2014

會長：潘占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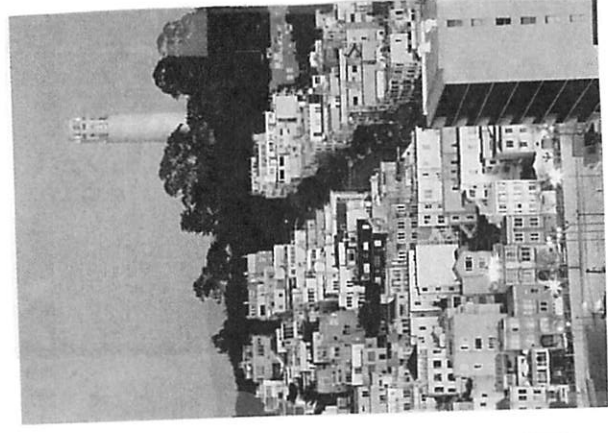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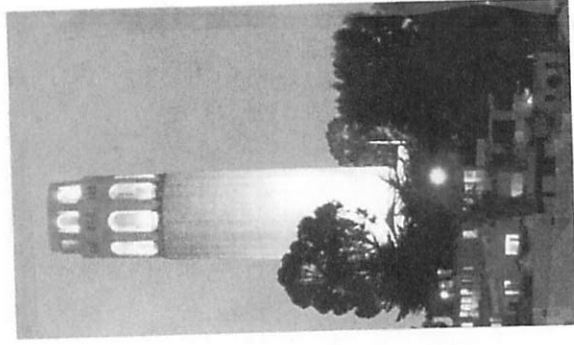
副會長：沈玉佩

顧問團主席：劉源錦

顧問：

王祖崇，鄭定華，劉源錦，潘占培

王文敦，鄭志馨，吳興漢



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簡報出版組

王祖崇

劉源錦

王文敦

簡報各地聯絡人

洛杉磯：
西雅圖：
溫哥華：
多倫多：
廣州：
香港：
北京：
澳洲：

呂錫基
唐平
梁日東
李瑞明
桂治鏞
余立人
戴蘭蓀
李穎涵
蘇汝康
〈1971 雁社〉
〈1953 翔社〉
〈澳門分校〉
〈1947 超社〉
〈1953 翔社〉
廣州校友會副主席
〈1947 超社〉
北京校友會簡報聯絡人
〈1949 勵社〉

《簡報》第 69 期 (2013 年 9---12 月)

目 錄

Lingnan 125th Anniversary Special Edition

嶺南創校 125 周年特輯

頁	
2	盛哉校慶 世紀見證-----嶺南人
15	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晚會簡記-----歐陽讓
18	嶺南大學 125 週年大慶典聯歡-----呂錫基
24	來函照登
41	同學會會費、贊助及《簡報》捐助記錄
43	南大一家-----區次嫻
49	2013《簡報》收支表
50	嶺南大學展新猷 校友專訪一席談
54	嶺南(大學)學院簡介
61	2013 年廣州嶺南新老校友聯誼活動
66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近訊
69	廖承志的嶺南情-----桂治鏞
73	Dr.Gene C.Szutu Remembered-----Jane S.Permaul
75	嶺南檔案史料系列
	#010 Exchange Student in China by Edmund Meisenhelder III
	#011 Lingnan News Bulletin (Feb 5, 1942)---Trustees of Lingnan U.
	#012 Lingnan Is Born Again in Free China by Sz-to Wai
96	李應林時期的嶺南大學-----楊逸梅(遺作)
107	嶺南(大學)學院院長徐信忠一行赴美訪問

頁		
110	七十載嶺南情與事-----	歐陽讓
113	緬懷康樂(之三)-----	何 森
114	潘彩嬌同學近況	
115	嶺南第二代/第三代---潘志清	
116	嶺南大學三藩市《簡報》讀後感-----	譚建中
126	三藩市同學會 2013 年聖誕聯歡午宴	
131	翔社朱光凌學長-----	香基穗
133	暮年有感-----	李小琮
134	讀冼玉清-----	歐陽讓
138	教育與畫家---陸幼剛-----	陸景文
144	中環風情畫-----	歐陽讓
147	Canadian Citizenship Interview-----	江達信提拱
148	三國演義縱橫談(五)-----	李炎全
155	泳池自理不求人-----	何 森
156	發現美洲的兩位航海家-----	饒玖才
161	英譯姜夔之《揚州慢》-----	區次嫻
163	談談「培正」-----	何 森
164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歐陽讓
169	悼念 劉紹恩、王玲、黃炳禮、鄭鎮武 學長	
174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的由來-----	呂錫基
179	「大美人生，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215	奇特的 2014 馬年-----	Margery Au 提供
216	溫馨的回憶-----	區次嫻
214	三藩市同學會歡迎徐信忠院長來美訪問	



八角亭

愛保兩勿忘



風雨亭

祖榮主編， 2013年10月10日
 這封新任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
 給嶺南人的信，他是接替因健康
 原因由辭職的陳玉樹校長。
 假如你沒有收過此信，建議呈
 在 69 號簡報報社。
 因節省能源，用舊信紙覆印。致
 右 區區諸君。



LETTER TO LINGNANIANS 給嶺南人的信

嶺南

From: 鄭國漢校長 President Leonard K Cheng

(Please scroll down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letter.)

2013年9月2日

各位同事、同學和校友：

今天是我加入嶺南大學的第二天，能夠成為這所有125年歷史的大學的校長，我感到非常榮幸。嶺大自1888年在廣州創立以來，人才輩出，能夠在此深厚的基礎上秉承優秀的傳統，進一步將博雅教育發揚光大，是所有嶺南人的共同目標，更是我未來五年的工作使命。

我不是博雅教育專家，但深信博雅教育能夠培育視野廣闊、思想活潑、明辨是非、具責任感和關懷他人的人文特質。在現今日趨全球化的社會，這些特質顯得更加珍貴，對同學和社會的意義更為重要。我的女兒也是在美國一所博雅學院畢業，從她的學習經歷以及畢業後得到的工作機會和校友照顧，我深深感受到博雅教育的優點。我選擇加入嶺大這個大家庭，就是希望與大家一起為博雅教育的理想而努力。

在此，我想先談談對嶺大的願景。作為學生人數最少的本地大學，我相信嶺大會繼續善用規模精細、師生關係親厚和校園住宿的優勢，讓積極上進、努力學習的年輕人全面發展和成長，從而能夠在現時全球和本土認知並重的多元文化世界中馳騁自如。我希望嶺大能夠成為追求這種大學生活和認同博雅教育目標的本地中學生的首選學府。我相信嶺大的教學和研究人員會繼續善用這裏自由開放的環境致力培育學生，追求前沿知識和創新，並以其專業知識服務香港、區內以至整個世界。假如我們能夠在以上方面做出成績，嶺大將會在香港和外地成為廣為人知的優秀博雅大學，大眾包括僱主亦會進一步支持嶺大。

至於如何達到這些目標，我認為我們必須集思廣益，廣泛討論，盡量包納所有重要持份者的意見。作出重要決策之前，我們應當瞭解學生、教職員甚至校友的想法。我們需要透過有效的溝通管道收集意見，而在適當時把學生代表包括在決策過程之中。我打算和學生定期見面，也會爭取其他機會與學生交流，例如在校園跑步的時候，希望同學不單視我為校長，也視我為朋友，直接傾談討論。

學術自由是大學的基石和知識的基石，沒有學術自由就不可能是一所真正的大學。我在香港科技大學當了九年經濟學系系主任以及六年商學院管理學院院長和院長，期間經濟學系和商學院都享有完全的學術自由。作為嶺大校長，我會一如既往，全力捍衛大學師生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

我是整輩子都在大學度過的經濟學者，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工作了12年後，於1992年加入科大。在現時充滿挑戰的高等教育環境中，我相信我的學術行政經驗有助於帶領嶺大推行博雅教育，展示其獨特的教育價值。跟大部分大學生一樣，我來自社會基層，也曾參與和領導系會、學生報和學生會監委會的活動。大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業，但亦應該關心社會，維護公義。

行動是言語的最佳證明。讓我們一起努力，把嶺大辦得更好。

校長鄭國漢謹上



主題: Letter to Lingnanians from President Leonard K Cheng 鄭國遠校長給嶺南人的信
寄件人: LU Alumni Affairs Team, OIAAA (alumni@ln.edu.hk)
收件人: risecome@yahoo.com.hk
日期: 2013年09月2日 (週一) 7:27 PM

2 September 2013

Dear colleagues, students and alumni,

This is my second day as a staff member of Lingnan University. It is my great honour to be president of this 126-year-old university. Since its founding in Guangzhou in 1888, Lingnan has seen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talented graduates.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outstanding traditions and promotion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on this solid foundation are the common goals of all Lingnanians, and, in particular, my mission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Though not an expert i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 am convinced that it can cultivate humanistic attributes such as a broad horizon, flexible thinking, sound moral judgment,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care for others. These qualities have become more valuable than ever in today's increasingly globalised society, with deepening significance for both students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My daughter also graduated from a liberal arts institution in the US. From her learning experience, career opportunities and the alumni support she received after graduation, I greatly appreciate the advantages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 chose to join the Lingnan family precisely because I hope to work with you to achieve the aspirations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Let m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my vision for Lingnan. As the smallest local university in terms of student population, I trust Lingnan will continue to make the best of its compact size, close faculty-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residential campus, in order to allow motivated, hard-working young people to grow in all directions and develop their full potential. This will enable them to freely explore the culturally diversified world today that values both global and local understanding. I hope Lingnan will become the preferred institution for local secondary students who yearn for such a university life, and who share the goals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 trust our teaching and research staff will continu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free and open environment here, dedicate themselves to educating our students, stand at the forefront of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and use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serve Hong Kong,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If we can achieve good results in these areas, Lingnan will earn its reputation as an outstanding liberal arts institution both in Hong Kong and abroad in due course. Employer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ll also give us greater support.

As for how to achieve our goals, I believe we must put our heads together, hold extensive discussions and incorporate the views of all important stakeholders. Before making any major decision,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views of our students, staff and even alumni. We should collect their views through effective channels.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here appropriate. I intend to have regular meetings with students and shall try to interact with them on other informal occasions – perhaps even while jogging on campus! I hope students will see me not only as president, but also as a friend with whom they can directly discuss and share their thoughts.

Academic freedom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rnerstone of knowledge. Without academic freedom, an institution cannot be a genuine university. For nine years I worked as head of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 For another six years I was the acting dean and dean of their business school. During my service, both offices enjoyed complete academic freedom. As president of Lingnan, I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I can to defend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of all staff and students.

I am an economics scholar who has spent my whole life at universities. After work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for 12 years, I joined HKUST in 1992. In the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of the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 today, I believe my experience in academic administration will help Lingnan achieve the goals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showcase its unique educational values. Like most university students, I came from the grass roots of society. I l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ies of a department society, a student-run newspaper and the Supervisory Council of the Student Union. Students should take studying as their first priority, but they should also care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and champion justice.

Words are best proven by deeds. Let u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n even better Lingnan.

With best wishes,

Leonard K Cheng

President

Jennifer Gui
8233 Electric Ave
Vienna VA 22182

September 20, 2013

Warren Achuck
4 Sea Cliff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1

Dear Uncle Warren,

It was nice to talk to you this morning. I always admire your devotion to the Lingnan family. I think if my late grandparents were still alive, they would be so appreciative of what you have done and achieved for the Lingnan family. My father has often spoken very highly about you and your hard work, enthusiasm, and unselfishness to bring the Lingnan Alumni together and publish the most popular Alumni magazine for 16 years!

Your family and our family have been connected for a few generations. I am so happy I still maintain a warm relationship with you, Uncle Richard, and Jennifer. Hope you are all doing well...

Attached please find a check --\$125 from my father Gui Zhiyong (桂治鏞). He said h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embrace the one hundred twenty-five anniversary of Lingnan University.

Cheers!

Jennifer

9/21/13

Hi Warren,
Peter asked me
to write a check for
him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their
checkbook with them.

Also I like to join in the celebration so here's my check too.

Amy with
Allooha

祖棠：

收到68期簡報及紀念特刊
謝！

看出您化了很多功夫,辛苦了。

寄上支票响应的筹款活动。我想，假如和章仍然在世，他也会这样做的。

次烟上 9/23

CANADA 

8-24-13
DEAR WARREN:
最近AM1430國語台的主持人陳述(節目是"書中自有黃金屋")請及中國第一個女零冠軍蔡國蘭,也提到我的書,另外美國生代聖台(國語台)張明玉採訪我談"七大奇蹟",送您留念,相信您也聽懂"獎品"天氣酷熱,多保重,伊壽,美亭

王祖榮主編：先後接到特別刊簡報的題謝。身上三角袋文稿，又寄
命止。今年三月二十日港社英學堂兄在加拿大逝世彌滿哀悼。
黃英兄以弟在爪哇堂同居住宿兩身多，情誼甚篤，數年前送
伴赴多倫多，兄見女國繁，更言大倫之景。附上支票，
簡報以紀念黃英兄。頃在簡報的期見編者的話，主編以健
康原因要在年底卸下十多身來，盡心力肩負簡報繁瑣至
當務。人生以健康為首要。主編者遂宜在作諒並多予祝
福，幸要保重生活。主編時簡報之貢獻，功勞卓著，雖有人無
不敬師，簡報有如小花，尚由主編親之視為一手栽培，料養成
長之龍物。可在升任主編另體閱，既以酬勞功勞，亦能臨多
一點，獨能遠近之懷是感賞，亦簡報以一報難性發壯土地
亦必旺一時，以有擁城要序。卷生問題最苦於教有十多身，力
俟驗之體同，則任何困難力迎刃而解。博雅嚴而於友，對此
見報有同感至。謹此敬復。



FF0092100105469

U.S. POSTAGE

90401

2

EV

RE

FO

1629



Subject: Newsletter Editorship

From: jpermaul@lingnanfoundation.org (jpermaul@lingnanfoundation.org)

To: wwachuck@yahoo.com;

Date: Monday, September 30, 2013 6:20 PM

Warren: As always, I enjoyed the latest issue of the newsletter. But, saddened, though not surprise, that you have once again resigned. I don't suppose that a swell of urging will get you to change your mind again. You have, as you well know, have done an outstanding job and your ever increasing readership enjoyed every issue. I for one am grateful that you have provided us with so many years of world-wide communication among Lingnan Alumni. Thank you ever so much.

Now, to the \$64000 dollar question, maybe \$6.4 billion question, do you have a successor in mind? Are there some one or a group of individuals who are willing to step in? I had an idea on you continuing as the "supervising editor", but will use several university student volunteers, who are willing to do the actual work under your supervision, to include doing research where needed as well as going through what you receive and laying out the newsletter, etc., using today's technology/word processing, etc. The proposal relieves you of having to do the work per se, while enable students to get actual experience in publications of periodical newsletters/magazines, etc. I would imagine that some of the Lingnan Alumni may have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may be attending local universities who may be targeted for consideration. This will also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crui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carry on on behalf of the Lingnan Alumni.

This may sound like a crazy thought. But,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reat way to make the transition and relieve you of the major burden of publishing each issue of the newsletter. I, however, have not shared this idea with anybody, except you. Just wonder if you think if it is even viable. I would love to know your reaction.

I hope you and Richard are well. Ding-Jo Currie and Cheer Pan were not able to connect with you or James Poon.

Best,

Jane

Jane S Permaul, President

Lingnan Foundation

600 Anton Boulevard, Suite 1100

Costa Mesa, CA 92626, USA

1-714-371-4118

www.lingnanfoundation.org

LETTERS TO THE EDITOR

尊敬的王學長：

非常感謝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的熱情接待，徐院長和我倍感親切。

附件是9月21日聚會的照片，及學院網站上關於此次活動的報導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7291.aspx>)，請查收。

敬祝

秋安

嶺南（大學）學院 余立人

2013年9月25日

王主編，您好！

我是譚浩然三子，家父于本月 24 日親筆手書電文（如下文所示）

并囑我及時傳真給您。惜我這幾天恰出差在外，今才得以回府，現補

發上。雖然函件稍有滯後，但家父對嶺南的拳拳之心盡在其中，請主

編見諒。恭祝

康樂！

譚偉中

2013 年 12 月 26 日

祖棠學長：

值此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及元旦、春節又將相繼來臨之際，恭祝 學長及府上各位

節日快樂，身體健康，馬年納福，萬事勝意！

當前，世界各地動盪不安，一些地區甚至烽火連天，人民生活困苦。讓我們借此佳節機會，祝願

世界和平，人間幸福！

近日孫女卓華返滬省親，又適逢曾外孫女姜子乐兩周歲生日，全家團聚歡慶。前承蒙兄關心，現特奉上全家合影。照片原為彩色，惜傳真未能顯示，待卓華返美后再奉上彩照，請予原諒。

前承兄指引建中撰寫文稿投送，諒已收到。該文寄送前我曾看過，覺得該稿尚能表述嶺南同學的深厚友誼及貴刊維繫全球嶺南人、發揚“嶺南一家親”的優良傳統的重大作用。因時間倉促，錯誤在所難免。尚請學兄及貴刊編輯部聖人大刀闊斧地加以修改。

學弟

浩然及家人 敬賀

2013-12/24

LETTERS TO THE EDITOR

Kow-Choy Lu
1008-362 the East Mall
Etobicoke ON M9B 6C4
CANADA

王祖棠 學長
多謝你每季寄來的
簡報。每次閱後我都將
它傳給多倫多市的校
友。他們讀到簡報中
的文章，都引起了舊日
在康樂校園美麗的回憶。

今年適逢母校創立
125週年紀念。現辦來
銀行美金匯票(\$200)一
張。其中\$125是作學
金，其餘簡報
經費。請查收。

祝你

身體健康

學弟 饒政才

2013年9月
28日



祖棠：

寄上(南大一家)作為這個專欄
的總結。十一月、十二月都有節日
活動，大家會很忙。想把工作
早日清理一下。

也有三首詩譯，上期稿擠，
積壓下來的。

日前已寄上捐款\$125。相
信已收到，祝你

籌款成功！

次嫻上

十月二日
Just a note...



Siu-PO Lee
9 Sand Fern Way
North York ON M2J 4N7
CANADA

祖棠學長：茲寄上 money order 捐給
同學會紀念母校125週年。因我們沒有可
寫支票的戶口，拖來拖去至今才辦成。希望還
來得及。一切勞煩你。支票\$250。我們
兩人捐的。

多謝

1948年職社 李川沅 啟
1953年翔社 鄭小波
2013. 9. 29

祖棠大主編：

陳永基
陳永基
30. 10. 2013
祝賀祖棠125週年
清收並致謝
李川沅
鄭小波

李川沅

10/4/2013



Just a note



Dear Warren

Attached herewith is a check of \$125.00 for the Lingnan University 125th Year Anniversary as requested by Mrs. Kuan.

Best regards.

Rose Poon

(潘胡紫蓮)

10/7/13



1P-4

LETTERS TO THE EDITOR

2013年十月廿一日

祖崇主編:

國學兄自休兄安。可能辭職。學長多年主持同學會簡報。勞苦功高。便的現或趁全球嶺南人以最成功刊物。希望時有校友承繼之編輯。務使這一刊物繼續蓬勃光大。

附信有一篇「教育與書畫」一稿。願與大家分享。又附函件。一。希望能在電刊刊登。謹此敬祝。

身體康健。

學弟

廖景文敬上

附信寄上支票。中細之支助。簡報經費。

Sui Ming Lee
702-130 Pond Drive
Thornhill, ON L3T 7W5
CANADA

祖崇主編:

隨信附上鄧崇保學長捐助

嶺南大學創校125周年紀念的學金(支票美金125元)。鍾校長豪言嶺南同學眾擎必無不舉。信哉!

致:三藩市嶺南同學會《簡報》

茲代轉上 1946 級社鄧崇保學長

捐助美金125元祝賀母校創校125周年。鄧學長博學多才。深受同學愛戴。當年在校以眾望所歸。膺選為學生自治會主席。



Subject: Lingnan Alumni Newsletter

From: jpermaul@lingnanfoundation.org (jpermaul@lingnanfoundation.org)

To: wwachuck@yahoo.com; JimPPoon@cs.com;

Cc: austincarole@comcast.net; dcurrie@lingnanfoundation.org;

Date: Friday, November 8, 2013 3:39 PM

Dear Warren and Jim:

I just returned from the Lingnan Foundation Board of Trustees meeting, which was held yesterday. I mentioned to the trustees that Warren has resigned as the editor of the all encompassing newsletter. Unanimously, all trustees wanted to know how the Newsletter will continue. **I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let you and Jim and the entire SF Lingnan Alumni Assn. know that the Newsletter MUST CONTINUE, as it is THE NEWSLETTER which keep the alumni connec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Further, the Foundation shall be happy to assist to the extent we are 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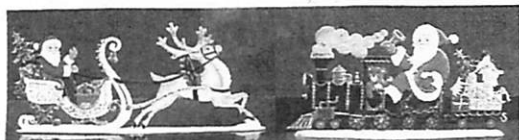
I mentioned the idea of finding sons and daughters of Lingnan Alumni who might be attend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ound SF to do the heavy lifting with Warren as Senior Editor. They thought that it is an excellent idea. But, beyond that, the Trustees offer the possibility of putting an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e Newsletter via the Lingnan Foundation Web site (www.lingnanfoundation.org). A special section can be created for the Alumni, as a way of reducing printing and mailing. I am sure there are other ways which the Foundation can lend a hand. Please let us know if we can help in anyway.

Our Executive Director, Ding-Jo Currie, will be coming up to the Bay area for the culmination ceremony of the Chan Fellows based at UC Berkeley, in mid-December. If you folks are available, perhaps we can arrange for her to meet both you and Jim and explore ways that we can be supportive in sustaining the Newsletter.

For now,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the Chan Fellows during their stay in the Bay Area and keep well. Hope to see you soon again.

Best,
Jane

Jane S Permaul, President
Lingnan Foundation
600 Anton Boulevard, Suite 1100
Costa Mesa, CA 92626, USA
1-714-371-4118
www.lingnanfoundation.org



Dear Warren:

Now we have a total of 13 new donations from our Chapter, including the 3 which I'd informed you over the telephone.

Here are the names in Chinese. I will mail you those 12 checks to your residence address on Sea Cliff Avenue.

洛杉磯嶺南同學會捐\$125慶祝母校創校一百二十五週年芳名:

01. 蔡德榮 \$125
02. 梅雪華 \$125
03. 林有變夫人 \$125
04. 陳惠雄 \$125
05. 謝秀楠 \$125 (#05 and #06 are man and wife of the same Class, paid with 1 check of \$250)
06. 陳綺蘭 \$125 (refer to note on #5)
07. 郭日繼 \$125
08. 羅文 \$125
09. 李樹滋 \$125
10. 潘占熙 \$125
11. 鍾湛輝、歐陽麗仙伉儷 \$125
12. 李啟祥 \$125
13. 黃美霞 \$125

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sending the money to Hong Kong.

Sikee Louie

Siuchung Lee
1233 6th St Apt 813
Santa Monica, CA 90401-1626

祖崇主編:

李紀全、鄭鎮武同學

羅有發同學 聯贈 嶺南同報 \$300

以文記之

名單如下:

歐陽登

\$100

郭日繼 梅雪華 何培雄 陸景文

廖世英 李樹權 鄧潔蓮 張凌星

李家平 李如璋 各捐 \$20

一週查數

敬祝

安康

代辦人
李如璋

1/20/2014

11-16-13

祖崇主編:

因為最近閱報,見有談及
培正的文章,所以手癢,就想
補之一些,深信祖良兄也是
培正精英,他能加以斧正及
補之,使該文更完美.最近我
準備再寫一篇"懷懷康樂
(之三)"是智攝色狼的經過
一俟完畢,再付郵寄上.至於
我的拙作,已寫了10本,暫時沒
有新材料,時屆天寒,請多保重
重

何嘉美瑤敬上



LETTERS

Monday, November 25, 2013

Dear Warren and Jim: I hope this finds you both well. Our Chair, Ed Chow, and Executive Director Ding-Jo Currie returned from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25th Anniversary of Lingnan in Hong Kong, having caught the "Lingnan Spirit". If you have a chance, just listen to them talk about their short trip.

I am writing to reiterate the Lingnan Foundation's desire to assist in ways which will enable the infamous newsletter that Warren has tirelessly produced annually continue following his retirement/resignation. But, rather than just talk about it, Ding-Jo will be visiting the Bay Area to attend the Chan Fellows' culmination ceremony among other business. We are most hopeful that both of you, but at least one of you, are able to meet with her and provide her with the nitty-gritty of producing the newsletter, so that she might make suggestions on how Lingnan Foundation might be able to assist. She will be flying up on December 11 and returning late December 12, or the 13th if needed. I have copied her on this email, in hope that she can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you to determine a mutually convenient time to meet. Unlike us, she's very mobile and will have access to a car, so she can drive to where-ever is most convenient for you to have a meeting.

Warren suggested that he was going to consult with the SF Alumni Board to determine next steps on how to susta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wsletter. Perhaps, the Board has already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I wonder if you have consider partnering with the So CA Alumni Assn., where there are "younger" and more technically-electronically able members to do the "heavy lifting". They are, as you both know, equally enthusiastic and loyal to Lingnan.

With Thanksgiving and the holidays coming up, I sincerely hope that we can move forward on finding a way to continue the newsletter, after the final issue with Warren as editor.....so that he can announce it in the NEXT issue.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nd please let me know if I can facilitate finding a new EDITOR.

By the way, your observation that the Chan Fellows know little about Lingnan will be resolved with the next Class of Chan Fellows. In the meantime, three of the former Chan Fellows who are currently residing in HK, joined the festivities of the 125th Anniversary. So, it's not too late to assure that they know about Lingnan.

Happy Thanksgiving and stay well.

Best,
Jane

Jane S Permaul, President
Lingnan Foundation
600 Anton Boulevard, Suite 1100
Costa Mesa, CA 92626, USA
1-714-371-4118
www.lingnanfoundation.org

LETTERS TO THE EDITOR



LINGN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POSTAL ADDRESS: 1005 / 3 CARY STREET, DRUMMOYNE, NSW. 2047

祖棠兄：

驚聞吾兄早前身體不適，深感不安，幸已康復，稍為欣慰，祈生
為多保重為要。

弟自任澳洲嶺南同學會會長以來，已足十年矣。然自任期屆滿，建樹
汗顏不已，今因年事已高，雖已辭任，并由以同學推選朱光凌同學
嗣任，繼任，并請轉知各埠學兄，嗣後若有通訊，請與朱同學
聯絡便可。

Mr. K. L. CHU (朱光凌)
23/61 MARY ST. ALBURN
N.S.W. 2144
Australia
Tel: 0011-610-96492297

為此奉告，并祝

身體健康
聖誕及新年快樂

朱光凌
18/12/2013

P.S. 隨函附上美元 \$100 支票一張，乃本人贊助同學會簡報之用，希持此
向該學兄查收為感。

又以後寄附報來澳時，請就寄人，以便可因郵費太貴，此也。同學又不多，
傳閱即可。

LETTERS

香港屯門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校長

鄭國漢教授大鑒

敬啟者：日前收到三藩市嶺南同學會《簡報》主編王祖棠學長寄來美金支票壹萬三千元，捐贈嶺南大學作為慶祝母校創校 125 周年，設立「三藩市嶺南同學會《簡報》獎學金」並希望此款項能加入香港特區政府配對基金，獲同等數目，令莘莘學子更多受益。

三藩市同學會《簡報》由王祖棠學長於 1997 年創刊，至今已十六年，共 69 期，學長任主編，出錢出力，刊物甚得海外及國內校友歡迎，經費都由校友讀者捐贈，王學長藉今年慶祝嶺南建校 125 周年慶典，倡議三藩市及北美讀者校友每位捐贈 125 美元，回饋母校，一呼百諾，得校友熱烈支持，共 96 位海外讀者參加，已故校友陳惠蘭(1946 級社)女兒 Betty 更樂助壹仟美元，湊足 US\$13,000 元，捐款人芳名刊登在附件內。

這一群旅居海外嶺南人，離校至少已有 60 年時光，對母校從未忘懷，飲水思源，作出些微貢獻，幫助後學者得享紅灰兒女之福樂，發揚嶺南精神，「共抱誠心與愛心，心心祇載嶺南血！」

與此同時，香港嶺南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響應王祖棠學長號召，獲 38 位校友各捐港幣 1,000 元，湊成 HK\$38,000 元，李主席將會寄出此款項予嶺南大學。

收妥款項後，請安排寄正式收據予王祖棠主編，建議獎學金定名為「三藩市嶺南同學會《簡報》獎學金」“San Francisco Lingnan Newsletter Scholarship”並請校方草擬條款，送交三藩市王祖棠學長過目(Mr. Warren Achuck)，他的通訊資料如下：

Mr. Warren Achuck Tel: (415) 387 2646 Fax: (415) 387 4897

4, Sea Cliff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1 USA

本人乃 1947 起社校友，曾居三藩市多年，現居香港，王學長委托傳遞信息，乃義不容辭，附上支票#140 金額 US\$13,000.00 United Commercial Bank, 11 月 4 日簽發，希為查收

本人通訊地址資料：

Mr. Auyoung, Young Tel: (852) 9320 8084 Fax: (852) 2459 7502

Flat A 8/F Elegant Villa 4, Tsing Yung St. Castle Peak Bay, Tuen Mun, N.T.

諸事有勞，敬候

台安

歐陽讓

歐陽讓 敬書

2013 年 11 月 17 日

附件：(1) 支票正本 (2) 捐款人芳名

副本抄送 1/三藩市王祖棠學長 2/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

Letters

〈 10/31/2013 〉

以上每人捐助\$125

合共

\$12,000

又：Betty Louie & family In memory of her parents Sinclair Louie and May Chan Louie (class of 46) donated \$1,000. **\$1,000**

\$1,000

總數 \$13,000

Thank you !

王祖榮 鑒
鑒簡報主編：
現於上本月廿一日同會會議
討論工作與誰會改拍攝的時地
共16張等上，請查收。
井請 鑒長 避免過勞多供重身
作！

Dear Warren,

What a surprise! My grandson Matthew is studying in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which was detached from Syracuse University, New York. Her alma mater song has the same melody as Lingnan University's.

I think all Lingnanese would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is!
He came home to spend Christmas and new year holidays with us.

Best Wishes for the new year,

Au Young



LETTERS TO THE EDITOR

Dear Mr. Huang and Lingnan University Alumni at San Francisco:

I, son of Wang Ling 王玲, inform you with great grief and sorrow, that my mother passed away due to illness in Shanghai on January 31, 2014.

Regards,

Lanshi Zheng
6601 Kings road
San Ramon, CA
(925) 264-1501

王玲的海外亲友及嶺南校友：

我是王玲的儿子，在此以沉痛的心情告诉各位，我母亲于当地时间1月31日凌晨因病于上海去世，享年86岁。葬礼将于2月7日在上海举行。

特此告示。

祝大家安康！

郑蓝石

祖常大主编：

服表了 想寄一篇 罗首領南同学
近來採訪的报导文章
怎料 腦子已近鈍！執筆很困難
此時寄上一稿 以寄對心之
可登不登
親送好。望多保重。

Siuchung Lee
1233 6th St Apt 813
Santa Monica, CA 90401

2/11/2014



春禧

面謝為敬請

弟
隨函寄上滙票美金壹佰元給于簡報之用
藉此追悼李光同學千古諸多有勞容後
已不復再 玉光之音容只能在腦海中回憶而已！
移居溫市多年他每月均有來電聯絡問候此情
他為人品性馴良常常關心別人尤其是自 弟
一月十七日在澳門離世於悲之下不勝震驚 玉光
身體健康日前蒙 兄來電通知 李玉光同學於
祖常兄如晤適逢新春佳節 遙祝 兄馬年諸事如意

弟
日東草上
11/2/14

Mr. & Mrs. Y.T. Leung
1001-2115 W. 40 Ave.
Vancouver, BC V6M 1W4

LETTERS TO THE EDITOR

祖棠：

現寄上林英豪校長贊助簡報五十美元。他說因年來行動遲緩，不宜遠行。但我視察到他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記憶強勁，從未減退，尤其是欣賞優秀的文章。他聊表心事以支持和鼓勵兄歷年為簡報服務的劬勞。日前梁熾衡學長請我吃晚飯，他對弟的腳傷很關心，要伸出熱情之手作援助。席間聆聽他為社會服務，不求名利，確是人傑。在拉薩建義校，造福藏人，且斥巨資援助陝西、甘肅的貧民，處處留下甘棠遺愛，日後再詳細為兄報導。

國輝


Lingnan 嶺南大學
 University

學生服務中心 Student Services Centre 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 香港嶺南大學

三藩市嶺南大學同學會
王祖棠學長

王學長鈞鑒：

雷陳蕙蘭獎學金（1946年級社）2013/14

荷蒙學長慷慨捐贈美金六千元（折合港幣 46,422 元），設立「雷陳蕙蘭獎學金（1946年級社）」，本人謹代表大學同仁致以衷心感謝。

今年度獲提名獎學金學生人數 3 名，金額合共 15,000 元。隨函附上獲獎學金學生名單，謹供審閱。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致電 2616 7305 與本中心楊偉慈小姐聯絡。

肅此奉達，即頌
時祺！並祝新春愉快！

學生服務中心總監

譚偉冰

譚偉冰博士 謹啟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

地址：三藩市嶺南大學 Lingnan University,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Tel: (415) 221-1677 Fax: (415) 221-1678 Email: ssr@lnu.edu.hk Website: http://www.lnu.edu.hk/ssr/

（附件）

嶺南大學
雷陳蕙蘭獎學金（1946年級社）2013/14
獲獎學金學生名單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學生編號	課程/學科組別 (2013/14)	年級 (2013/14)	學業成績 Cumulative G.P.A. (2012/13)	金額 (HK\$)
1	吳越	Wu Yue	4104804	工商管理	二	3.7	\$5,000
2	蔡愷彥	Tsoi Hoi Yin	1120546	當代經濟與公共政策	三	3.77	\$5,000
3	隋語晨	Sui Yuchen	4016215	中文	二	3.73	\$5,000

संख्या ५५

The Lingnan Alumni Association Foundation, San Francisco

Mr. Chen Tak Tai Memorial Scholarship &
Mr. Wong Sai Ping Memorial Scholarship 2013/14

Telephone 2616 7305 or email young@wccn.org.uk

Yours sincerely,

VTNRY/uc

Encls.

◎ 香港大學圖書館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
電話：(852) 2616 7405 傳真：(852) 2616 9970 2611 4516 E-mail: uclib@hkust.hk Web site: www.lib.hku.hk

Mr. Chan Tak Tai Memorial Scholarships 2013/14

No.	Student Name	Student No.	Department	Year of Study 2013/14	Cumulative GPA	Amount
1	Chu Tsz Wai	4065242	Contemporary English Studies	2	3.4	HK\$3,000
2	Lui Wai Chun June	1129982	Translation	2	3.5	HK\$3,000
3	Sui Yuchen	4016215	Chinese	2	3.73	HK\$3,000

Mr. Wong Sai Ping Memorial Scholarships 2013/14

List of Recommended Recipients

No.	Student Name	Student No.	Department / Stream	Year of Study / 2013/14 2012/13	Cumulative GPA	Amount
1	Au Wai Ying	1116363	Chinese	3	3.33	HK\$3,000
2	Cheung Lok Yee	4082707	Contemporary English Studies	2	3.4	HK\$3,000
3	Tang Shiao	1154169	Accounting	3	3.58	HK\$3,000



學生服務中心 Student Services Centre

The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香港的博雅大學

Letters

嶺南大學 1941 年級明社
張陳玉雲學長

陳學長鈞鑒：

張陳玉雲獎學金 (1941 年級明社) 2013/14

荷蒙 學長慷慨捐贈美金三萬五千元 (折合港幣 271,635 元)，設立「張陳玉雲獎學金 (1941 年級明社)」，本人謹代表大學同仁致以衷心感謝。

截至 2014 年 1 月 7 日，基金戶口結餘共 171,635 元。今年度獲提名獎學金學生人數 5 名，金額合共 50,000 元，基金戶口結餘 121,635 元。隨函附上獲獎學金學生名單，謹供審閱。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致電 2616 7305 與本中心楊偉慈小姐聯絡。

肅此奉達，即頌

時祺！並祝新春愉快！

學生服務中心總監

譚倩冰博士 謹啟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三日

副本抄送：王祖棠學長

香港 屯門 嶺南大學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Hong Kong
Tel: (852) 2616 7405, 2616 7309 Fax: (852) 2691 9603, 2691 4516 E-mail: ssc@LN.edu.hk Website: http://www.LN.edu.hk/ssc/

(附件)

嶺南大學 張陳玉雲獎學金 (1941 年級明社) 2013/14 獲獎學金學生名單

	姓名 (中文)	姓名 (英文)	學生編號	課程/學科組別 (2013/14)	年級 (2013/14)	學業成績 Cumulative G.P.A. (2012/13)	金額 (HK\$)
1	陳家朗	Chan Ka Long	1137850	當代英語語文文學	二	3.89	\$10,000
2	張彤	Cheung Tung	1159901	歷史	三	3.82	\$10,000
3	馮可詠	Fung Ho Wing Vanessa	1135292	財務	二	3.82	\$10,000
4	劉德瑜	Lau Hoi Yu	1118933	會計	三	3.81	\$10,000
5	吳頌欣	Ng Chung Yan	1170735	現代行為科學	二	3.9	\$10,000

三藩市嶺南同學會〈會費〉〈贊助經費〉〈簡報〉記錄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姓名	會費	贊助經費	簡報	合共
沈玉佩	\$30	-	-	\$30
李炎全〈馬里蘭州〉*	-	-	*\$200	200
梁熾衡	30	\$70	100	200
林本康〈南加州〉	30	-	70	100
王文敦	30	-	-	30
陸景文〈南加州〉	-	-	100	100
李瑞明〈多倫多〉	-	-	100	100
歐陽駿〈香港〉	-	-	150	150
王祖棠**	-	-	**200	200
鄒至毅	30	-	-	30
黃理民	30	-	20	50
饒致才〈加拿大〉	-	-	75	75
胡亦珮	30	20	50	100
李保羅	-	20	100	120
劉思明	30	-	-	30
Shirley Chan	30	10	-	40
鄭嘉恩	30	-	-	30
鄒至強	30	-	-	30
沙太	30	-	-	30
李仲君	30	-	-	30
沈玉佩	30	-	-	30
周錫英〈醫學院〉	30	-	70	100
譚寶珊	30	-	120	150
蘇汝康〈澳洲〉	-	-	200	200
歐陽駿〈南加州〉***	-	-	***100	100
郭日繼〈南加州〉***	-	-	***20	20
梅雪華〈南加州〉***	-	-	***20	20
何培焜〈南加州〉***	-	-	***20	20
陸景文〈南加州〉***	-	-	***20	20
曹世文〈南加州〉***	-	-	***20	20
李叔權〈南加州〉***	-	-	***20	20
鄧潔蘭〈南加州〉***	-	-	***20	20
司徒昱〈南加州〉***	-	-	***20	20
麥家平〈南加州〉***	-	-	***20	20
李小璇〈南加州〉***	-	-	***20	20
王祖棠 ▲	-	-	▲100	100

三藩市嶺南同學會〈會費〉〈贊助經費〉〈簡報〉記錄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姓名	會費	贊助經費	簡報	合共
歐陽讓〈香港〉 ▲	-	-	▲50	50
梁日東〈溫哥華〉 ▼	-	-	▼100	100
林英豪〈多倫多〉	-	-	50	50
江達信〈新澤西州〉	-	-	100	100
2013年9月至12月份收入	\$480	\$120	\$2,255	\$2,855

* 紀念浩社黃英學長

** 特別紀念三位簡報同事，曹傳忠樂〈中文植字〉，桂治溥〈簡報北京聯絡人〉及王玲〈簡報上海聯絡人〉。

*** 紀念超社鄭鎮武學長。

▲ 紀念黃炳禮博士。

▼ 紀念李玉光學長

嶺南級社編年表

1920 淳社	1921 一社	1922 蛙社	1923 真社
1924 辛社	1925 風社	1926 方社	1927 全社
1928 惺社	1929 萃社	1930 精社	1931 英社
1932 合社	1933 中社	1934 剛社	1935 昭社
1936 晶社	1937 易社	1938 日社	1939 暉社
1940 忠社	1941 明社	1942 雄社	1943 榮社
1944 偉社	1945 鼎社	1946 毅社	1947 超社
1948 曦社	1949 勵社	1950 凱社	1951 浩社
1952 任社	1953 翔社	1954 斌社	1955 瀚社
1956 琳社	1957 元社	1958 耕社	1959 旭社
1960 昶社	1961 詰社	1962 炎社	1963 珏社
1964 乂社	1965 鵬社	1966 誠社	1967 懿社
1968 敘社	1969 基社	1970 耕社	1971 雁社
1972 皓社	1973 暘社	1974 堅社	1975 義社
1976 鵠社	1977 勁社	1978 恆社	1979 仁社
1980 燕社	1981 勇社	1982 斌社	1983 昕社
1984 建社	1985 銳社	1986 志社	1987 信社
1988 賢社	1989 群社	1990 哲社	1991 穎社
1992 智社	1993 謙社	1994 融社	1995 弘社
1996 文社	1997 行社	1998 勤社	1999 純社
2000 正社	2001 望社	2002 聰社	2003 立社
2004 蕙社	2005 能社	2006 挺社	



南大一家

區次嫻

這個專欄以「南大一家」為名，至於「南大」這名詞的由來，就要追溯一些校史的資料了：

『1920 年之前，母校只稱為「嶺南」，沒有稱為「南大」的。1919 年，五四學生運動之後，北京大學便為全國青年所注意。北京大學每每簡稱為「北大」，嶺南大學的同學就想效尤，有人提議把學生青年會出版的《嶺南青年》改為《南大青年》，以示北有「北大」南有「南大」的意思。但亦有人以為嶺南大學的簡稱應為「嶺大」，不應是「南大」，以免和天津的南開大學的「南大」混亂。在爭論中，同學中有人寫文章，支持用「南大」的簡稱，理由是「嶺」字筆劃多，與「大」字并列起來，不大相稱，「南」字筆劃少，配合得更好，這場爭論就算結束了。1922 年 11 月舉行的青年會日，同學們就以「南大一家」為那青年會日的口號。大家還想有一首「南大一家」的歌，於是決議採用 Home Sweet Home 的曲調，請高冠天老師寫歌詞。』

高冠天老師為「南大一家歌」填詞，文字美麗，第一段：「安居康樂，鳳凰下渡兩為鄰；白雲朝拱珠江繞，花木四時春，力田兼力學，庠序亦有鄉村，綠樹紅樓掩映，此地即桃源。親親最相親，南大一家親。」寫出詩人嚮往校園內和諧共處如大家庭的美好生活。第二段有兩句：「黃髮垂髫共樂，階梯進大同。」寫出詩人憧憬人類最終能踏入世界大同的境地。當年嶺南除了文理學院之外，又辦了農學院。教員的住宅區亦甚美觀，儼然一個模範村，故此詩人就用「力田兼力學，庠序亦有鄉村」來描寫。那時有從外國來的教授與及他們的家眷，詩人就用「黃髮垂髫共樂」描寫，即是中西人士，男女老幼生活在一個大家庭的意思。

高冠天兩位弟弟高劍父，高奇峰都是中國有名的畫家，他後來當了鍾榮光校長的秘書。

「南大一家」專欄自 1998 年第 16 期開始，這管禿筆沿着 Home Sweet Home 的旋律寫了 16 年，這是最後一期了。此刻如釋重任。只是自愧才疏學淺，請讀者多多包涵。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

最後，我想說說：與主編王祖棠共事多年，發現他很有創意，很有才華，也是一個很好的領導。

南大一家

區次嫻

2013 年 9 月至 12 月份捐助《簡報》人芳名：

李炎全〈馬里蘭州〉

捐助 200 元

紀念浩社黃英學長

梁熾衡〈1957 元社〉

捐助 100 元

三藩市灣區有很多嶺南第二代，人才濟濟。梁熾衡學長傳承乃父梁榮勳先生〈1928 惺社〉的嶺南精神，支持同學會，十餘年如一日。他經常捐款簡報。每次獎學金籌款，都熱心贊助，從不後人。

林本廉〈南加州〉

捐助 70 元

人在羅省，他的心卻仍然留在三藩市，照常繳交會費，又捐款簡報。想當年司徒衛校長遠赴越南辦分校，培育不少英才，也教出一班重情重義的弟子。

陸景文〈羅省〉

捐助 100 元

以前陸平熙常常提及她的弟弟陸景文，一直以爲景文是家中獨子，卻原來姊妹兄弟眾多，是大戶人家。母親對這位姍姍來遲的弟弟特別疼愛，把他寵得像個小王子，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陸景文學長撰文憶述他在嶺南讀書時的蛻變，怎樣從一個寵壞的公子哥兒發奮成才。嶺南大學教育了他，改變了他。到美國留學深造，終於成爲一個傑出的結構工程師。

李瑞明〈多倫多〉

捐助 100 元

嶺南〈大學〉學院董事

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

編著有〈嶺南大學〉，〈嶺南大學文獻目錄〉，〈鍾榮光校長——英譯〉以及〈南國風風〉。〈南國風風〉是一部嶺南大學校史文獻，氣派恢宏，堪稱巨著。

李瑞明學長在《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紀念特刊》發表了三篇文章：《多采多姿的一百二十五年》，用嶺南人爲筆名；另兩篇《愛保與勿忘》與《我們的校徽》，用木子爲筆名。三篇文章提供了寶貴的校史資料。

李學長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四代同堂。他對兒女子孫的成長一向寄予厚望，同時亦本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對後輩嶺南學子時加鞭策。他說：

「現在學生多數沒以前那麼支持學校，那麼凝聚，爲甚麼？我們那時生活在戰亂中，大家風雨同舟，患難與共，你幫我，我幫你，而且大部份都是從小學一起讀到大學，都在學校寄宿，你說是不是親同手足一樣呢？你們沒我們當時唱歌唱得那麼熱烈，所有嶺南的歌你們都會唱嗎？我們男生唱得很豪放，真是扣人心弦。我在《南國鳳凰》中說到嶺南精神，就是同學們親同手足，愛校愛國的團隊精神。」希望晚輩同學共勉。（參考資料：2009 年 55 期簡報）

歐陽讓〈香港〉

捐助 150 元

在香港工務局工作時曾主理過幾項龐大的工程，獨當一面，見多識廣。同時由於他愛讀書，博覽群書，積累了多方面的知識，是以所寫文章，題材豐富，行文細膩，情理剖析，兼而有之。

他熱心服務同學會，爲簡報報導香港校友消息。每次主編王祖棠發起的獎學金籌款，都委任他代表簡報在香港處理一些文書及聯絡工作。

歐陽讓學長的家庭美滿，賢淑的太太，專心養育五個兒子，個個成才，如今兒孫繞膝，安享晚年，旺夫益子的美譽，實至名歸。

最近太太抱恙入了醫院，他天天到醫院看望，與女傭二十四小時輪班守護著，愛妻情切。

王祖棠〈澳門分校〉

捐助 200 元

特別紀念三位簡報同事！

曹傳忠樂〈中文植字〉

桂治溥〈簡報北京聯絡人〉

王玲〈簡報上海聯絡人〉

王祖棠學長很關心別人，特別關心年長的校友，總想爲他們做點事。他母親去世那年，爲了紀念慈母，捐了一萬元給同學會作爲行政費用，有敬老的意思。又送了兩座電視機，分別放在會所二、三樓，供校友們享用。出任會長兩年期間，春宴舞會會場都佈置得美輪美奐，節目豐富，給大家營造一個 gala 般的歡樂氣氛。他舉辦了多項活動，如李糯，太浩湖旅遊，中秋猜謎語午

餐會，又辦了一個學術講座，主講人鄭國輝學長，對中國文學與歷史素有研究，主持《三國演義》講座，由第一場‘宦官亡漢’到第十二場‘三馬同槽——論司馬懿父子’，每次出場，印備講義，提綱挈領，引經據典，發揮淋漓盡致，學術性極濃，吹起一股文風。跟著王祖棠學長出版了《1996年文集》，是創辦簡報的先聲。

十六年前王祖棠學長一手創辦《嶺南簡報》，肩負起總編輯的擔子。辦報資源全靠捐款，一路走來不容易。他很現實，常告誡大家說：「睇餸食飯」，即是要量入為出。由於簡報的宗旨正確，得到全球各地的支持。第一期只有十八頁篇幅，發展到後來的一百七十二頁（68期，分為兩冊）。簡報內容豐富，圖文并茂，不僅是一份報導全球嶺南校友消息的刊物，更代表一種精神，一種嶺南人團結的力量。

他常懷回饋母校之心，每有機會為母校籌點獎學金。這次適逢母校創校125周年，他為此定下以125人，每人捐125美元為目標，發起為香港嶺南大學籌十萬港元或以上的獎學金籌款運動。簡報讀者帶領，聯合各地校友全體參與。他認為群策群力才有意義。他相信集腋成裘，眾志成城，一定能達到目的。截至10月31日，已籌得一萬三千美元，加上香港政府的配對計劃，籌得的款項應該是這個數字的一倍了。

大家都知道三藩市嶺南同學會出版了一份簡報，大家都知道王祖棠就是簡報的總編輯。大家都愛讀簡報，也十分敬重這位總編輯。他為簡報奉獻了金錢，時間和精力，簡報把三藩市同學會帶到世界各個地方。

編輯組有胡露施，高子敏，霍明靜及胡劍豪負責中文植字，文書，校對等工作，他們都是幕後英雄，每期簡報的每一頁，字裡行間都看到他們的心血。

王祖棠總編輯領導下：編輯組，投稿人，各地聯絡人，加上捐款人，加上讀者，各盡所能，共同創造一份既典雅又充實的刊物。簡報一共出版了六十九期，建立了一個漂亮的里程碑，值得欣慰，值得自豪。

黃理民〈贊助會員〉

捐助 20 元

資深會員。一位忠實簡報讀者

饒致才〈加拿大〉

捐助 75 元

早年在中國及海外接受應用生物學教育，之後在香港從事農林，自然護理工作，退休後專注有關香港及鄰近地區的史地及風物研究。

在簡報發表的文章，多采多姿，題材新穎，讀之趣味盎然。在飲食文化方面，有《鵝肝》，《掛綠荔枝》，《名產譽家鄉》數篇，單看標題已令人垂涎欲滴了。語文方面有《民系與方言》，《成語和地名》，史地方面則有《五羊城》，《鄭和下西洋》，《說嶺南》，《名稱眾多的都城》，《杏花村在何處》以及《李福林與香港新界康樂園》。以上列出的僅僅是他一部份的代表作。《李福林與香港康樂園》一文中有一些鮮為人知的古老康樂故事。

胡亦珮〈1947 超社〉

捐助 50 元

同學會的活動，無論大小，她一律捧場，總是一家人高高興興的，前呼後擁跟著她赴會，帶來熱鬧的氣氛。今年聖誕午餐會，她坐著輪椅到來，兒子推著她，關懷備至，好像在說：母親大人駕到。

李保羅〈農學院〉

捐助 100 元

簡報深受讀者歡迎，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編印精美，內容豐富。稿源包括文章和圖片，如百川入海，圖文並茂，多姿多采。李保羅學長每期提供照片，留下同學會每個活動的回憶，彷彿一篇敘事文，留住了時間，留住了歡樂，變成一段永恆的懷念。

周錫英〈醫學院〉

捐助 70 元

周家兄妹，錫英和淑珍都是嶺南大學高材生，一位讀醫科，一位讀社會學。他們來美國後，就成了三藩市同學會的會員。周錫英學長較少參加活動，但時常捐助簡報。周淑珍學長則很活躍，今年聖誕午餐會與周素蘋學長聯袂赴會，還帶來兩位貴賓，就是從羅省專程前來的李叔權伉儷。他們四人乘坐計程汽車〈的士〉，從聖荷西出發，沿著 101 公路直駛到三藩市，估計用了很多銀子呢。至於他們的熱心，則非金錢可以衡量的。

譚寶珊〈黃培熙顧問夫人〉

捐助 120 元

月前出國旅行，先赴新加坡，再到歐洲各地觀光，對她來說是舊地重遊了，只是當年與夫婿同行，此番回憶起來，不禁有點感慨。

蘇汝康〈澳洲〉

捐助 200 元

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到蘇汝康會長從澳洲寄來的捐款，真是一份可貴的聖誕禮物。它不僅充滿支持簡報的熱誠，也飽含千里傳書的情意。蘇會長事事為人著想，為了節省郵費，囑咐只寄一

份簡報已足供校友間互相傳閱。這點節儉的美德，環保的意識，令人敬佩。主編王祖棠特別感謝蘇汝康會長的關懷。

歐陽鋈〈南加州〉

捐助 100 元

紀念鄭鎮武學長。

郭日繼，梅雪華，何培焜，陸景文，曹世文

捐助 200 元

李叔權，鄧潔蘭，司徒昱，麥家平，李小琮〈南加州〉

以上十位南加州同學紀念超社鄭鎮武學長，每人捐助 20 元，合共 200 元

王祖棠〈澳門分校〉

捐助 100 元

紀念黃炳禮博士

歐陽讓〈香港〉

捐助 50 元

紀念黃炳禮博士

梁日東〈溫哥華〉

捐助 100 元

紀念李玉光學長

林英豪〈多倫多〉

捐助 50 元

林英豪學長是香港培正中學的前校長，他不但受到培正師生的愛戴，還經常投稿到培正同學會，過去每年香港培正同學會的同學日，多從多倫多飛來參加，鼓勵後進的師生，近一兩年因行動不便，沒有親自來。他十分關心嶺南簡報，嶺南人對此感激萬分。

江達信〈新澤西州〉

捐助 100 元

多謝江達信學長多年來對簡報的大力支持。

Thank You! to our 2013 donors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2013 年《簡報》收支表

2012 年《簡報》收支盈餘〈請參考《簡報》第 67 期第 27 頁〉

\$23,539.71

2013 年

《簡報》收入：

一月至四月	\$2,960.00
五月至八月	3,240.00
九月至十二月	2,255.00
2013 年《簡報》收入	<u>\$8,455.00</u>

《簡報》支出：

	<u>印刷費</u>	<u>郵費</u>	<u>合共</u>
67 期〈1-4 月〉	\$3,062.58	\$1,160.90	\$4,223.48
68 期〈5-8 月〉	2,709.08	371.15	3,080.23
68 期副刊	1,476.90	811.10	2,288.00
68 期副刊第二次印刷	437.50	561.85	999.35
2013 年《簡報》支出 〈2013 年 1 月至 8 月〉	<u>\$7,686.06</u>	<u>\$2,905.00</u>	<u>\$10,591.06</u>

2013 年結餘〈未包括 69

期（9-12 月）支出〉

〈\$2,136.06〉

總盈餘〈未扣除第 69 期

（9-12 月）支出〉

\$21,403.65

嶺南大學展新猷 校友專訪一席談

三藩市嶺南大學同學會《簡報》對於各地同學活動多所報導，該刊物的原日會員歐陽讓學長及旅居多倫多市的李瑞明學長，最近乘參加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之便，相約於 2014 年 1 月 20 日下午專訪嶺南大學，蒙鄭國漢校長接見，會同副校長夏迪星學長、校友事務處處長毛南傑先生、資深講師滕慕蓮學長一同座談，介紹該校未來發展計劃，會面歷時約 1 句鐘，深入淺出，特將內容披露如下，俾使關心嶺南教育近況的校友得知其詳。



博雅教育

嶺大的博雅教育包括四年校園住宿、小班教學、親厚的師生關係，以及豐富的聯課和課外活動等元素。由於我們規模精細，學生有較多機會參與外地交流、實習工作和社區服務。這種學習環境及對學生的關顧很難在較大型的大學找到。此外，校董會之下更設就業發展委員會，羅致校董會和諮議會成員以及其他特邀成員，給予同學就業輔導，並為同學爭取機會到不同的機構實習和面試。這種支持在香港特區大專院校當中，實在頗為罕見。

重視聆聽與溝通

自 2013 年 9 月 1 日正式出任嶺南大學校長後，我的首要工作就是了解和溝通，要多聽同學、校友以及教職員的意見，了解校內不同持份者對大學的看法，並取得平衡，這對我管理和領導嶺大尤為重要。

因此，我很珍惜每一個與學生接觸的機會，無論是新生迎新營、宿舍糖水會、學會活動等，而校長與同學「共晉早餐」的傳統當然少不得。同時，我亦會加強與老師及同事的接觸，儘量參與校友聚會。這些接觸讓我聆聽大家的意見，以了解大學所面對的困難和需要作出改善的地方。

我認為只有在充份溝通的基礎上，才可以真正明白大家的心意與所思所想，才能推動身處不同崗位的嶺南人向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使嶺南大學繼續以推行優質的博雅教育為使命，成為卓越的高等教育學府。

大學的使命

當學生入讀嶺大後，大學便肩負起培育學生的重任，以幫助他們發展潛能，在博雅教育的氛圍下茁壯成長。我認為培養良好的語文和思辨能力尤為重要。我希望同學們不但能言善辯，而且懂得獨立思考，這些特質有助加強同學們在現今競爭激烈的全球化社會的優勢。全人教育是博雅教育的最終目標，我期望不論在教學以至設施配套上，皆能儘量將最好的給予學生，讓他們的潛能在嶺大得以進一步發揮。

在推行大學四年制後，嶺大的學生數目並無大幅增加，只維持約 2,600 名，可見我們對推行優質博雅教育的決心，以確保學生能在最佳的學習環境中成長、以及能享用足夠、完備的學習設施。我們亦不斷完善課程，使課程更貼近社會和就業需要。

校友聯繫與服務

提升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維繫校友與母校的情誼，對一所大學的長遠發展和鞏固大學的基石非常重要。因此，嶺南大學不時舉辦不同類型的校友活動及出版刊物、電子通訊，以及提供不同的優惠及服務，讓校友在畢業後，仍能維持與大學的緊密聯繫。在 2012 年 8 月，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更成立了「嶺南校友義工隊」，在進一步增強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之餘，更可讓校友身體力行，實踐嶺大「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校訓，在另一個平台上顯示對母校的支持。

我亦喜見在過去數年來，參與每年一度「嶺大校友日」的校友數目不斷上升，去年共約 650 人參與此盛事。「嶺大校友日」在每年 7 月舉行，在兩日一夜的校友日中，重點項目當然是第一天於學生飯堂舉行的校友日晚宴，所有參與的校友及其親朋濟濟一堂，一同重溫、體驗於飯堂用膳的歡樂時光，饒有意思！今年亦是我第一次參與這活動，能置身其中，與不同年代的校友聚首，親身感受校友的熱情，並能與他們見面傾談，實在令我非常期待！

除校友日以外，我亦很高興能於今年 5 月首次參與「畢業同學晚宴」。這活動讓離別在即的畢業生能藉著晚宴與同窗好友、老師話別，共同回味數年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我知道嶺大的「畢業同學晚宴」是本地大專學界中唯一一個由校方為所有應屆畢業生舉辦的畢業聚會，所以別具意義！

籌款助大學發展

嶺大於過去五輪的「配對補助金計劃」中，合共籌得逾港幣三億六千萬元，當中包括成功配對的補助金共港幣約一億八千萬元，為大學增添不少額外資源，推動及發展博雅教育。此外，在 2012 至 2014 年的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中，特區政府為每所合資格院校預留六千萬港元「一對一」配對補助金，嶺大籌得的捐款已超過此數目，至今獲得六千六百萬元的配對資助，成績令人鼓舞。

有鑑於校園住宿、學生交換計劃及服務研習計劃是嶺大博雅教育的重要元素，因此我們亦不斷籌募資金，以使這數方面的發展更臻完善。

1. 校園住宿

嶺大目前有八座學生宿舍，共提供約二千多個宿位。隨著「賽馬會博雅堂」於 2014 年 9 月正式入伙，嶺大將成為全港唯一一所為全校本科生提供四年全宿的大學。我們期望透過宿舍生活，為學生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機會及良好的自學環境，幫助他們提升溝通及社交技巧，加強批判思考、組織能力和團隊精神。

2. 學生交換計劃

嶺大非常重視國際化的校園生活及積極拓展學生到海外或內地交流的機會。目前，嶺大在內地及海外的合作伙伴院校已超過 150 所，參與交流計劃的學生亦多達 50%。我們期望把此比率進一步提升至 65%，讓更多學生得到寶貴的海外學習經驗。

3. 服務研習計劃

「作育英才・服務社會」是嶺大的校訓。嶺大的服務研習計劃讓學生將書本上的理論知識轉化為具意義的實際服務，並加入研究元素，深化整個學習過程，使學生懂得思考、判斷、關懷和承擔。

我們的學生一般並非來自富裕家庭，因此，嶺大積極籌募捐款以設立助學金和海外及內地交流獎學金，以資助因經濟困難而未能負擔在校住宿或參與海外交流的優秀學生。嶺大更設立服務研習計劃基金，積極籌募捐款以優化及拓展在本地及海外的服務研習項目，以實踐嶺大的校訓。

此外，私人捐贈同樣重要。事實上，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主要是用作負擔大學的教學開支，但若希望大學及學生能有全面發展，所需要的是更多來自社會各方的支持，讓嶺大在博雅教育之路上有更長遠的發展。

未來的挑戰

若論嶺大面對的挑戰，我認為其中一項重大的挑戰，是來自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撥款評核方法。由於現行的制度較側重大學的研究，在此制度下，有提供理工、科學和醫療等課程的大學難免有相對性的優勢，以至以人文學科為主的嶺大可獲得的資源相對減少。我期望日後能向教資會爭取，為博雅大學制定一套不同的評核方法，以期為嶺大爭取更多資源，令學生受惠。

對嶺大的期望

我期望五年後的嶺大能成為亞洲最優秀的博雅大學之一，我深信辦一所卓越的博雅大學的唯一要訣是不斷提高教學質素和堅持它的定位。一所優良的博雅大學，應該是規模精細但設備完善、課程範圍廣泛而具質素，同時師生關係密切，並能顧及學生的全人發展。我期望在任期間能提升社會各界對嶺大的認識，並能吸引更多有能力、有質素並嚮往博雅教育的學生選擇入讀，成為嶺大的一份子。



順道參觀圖書館檔案室留影

左起：滕慕蓮學長
副館長 楊繼賢博士
歐陽讓學長
李瑞明學長
檔案室主任 張思蕾女士



楊副館長親自介紹檔案室史料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GE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簡介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供稿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在國務院、教育部、廣東省和學校的領導支持下，在海內外嶺南學長和各界人士的關心資助下，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路線方針和政策，秉承孫中山先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校訓，銳意進取，致力於教育國際化改革的探索和實踐，以行動實踐“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嶺南傳統，為建成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經濟管理學院而不懈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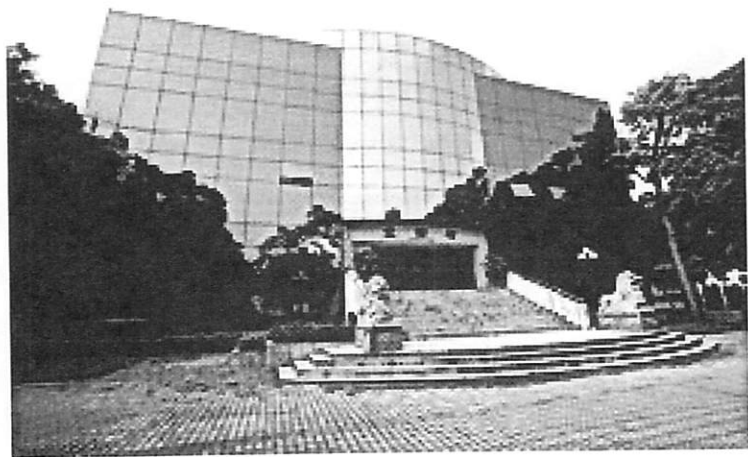


一、學院歷史

學院與成立於 120 多年前的嶺南大學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1888 年，美國友好人士在廣州創辦了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1926 年，校名改為私立嶺南大學。1927 年嶺南大學收歸中國人自辦，鐘榮光博士為首任華人校長。1952 年，在全國院系調整中，嶺南大學有關科系分別併入中山大學和其他高等院校。

1988 年，值嶺南大學百年盛典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委員會宣佈批准成立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

學院成立之初，由嶺南校友、原廣東省副省長王屏山先生任首任院長。1994 年，復旦大學經濟系博士生導師舒元教授調入我院擔任院長。2007 年 7 月，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財務系吳立範教授任我院院長。2010 年 3 月，舒元教授任院長。2011 年 5 月，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徐信忠教授任院長，現學院領導包括：院長徐信忠、黨委書記張文彪、副院長李勝蘭、副院長張豔梅、副院長王曦、副院長陸軍、副院長鄒建華、黨委副書記余立人、院長助理程燕、院長助理王傳輝。



嶺南堂

二、學術研究

在全院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學院在教學、科研和經濟管理學科建設方面均取得顯著進步，學術聲譽和社會影響不斷提高。

2001 年，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學內容和體系的創新”成果，獲教育部中國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廣東省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2005 年，學院的“教學國際化改革的探索與實踐”成果，獲教育部中國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廣東省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學院培養的博士生王曦的博士論文《中國轉型經濟總需求分析：微觀基礎與總量運行》獲 2005 年度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殊榮；教師宋海清的博士學位論文在美國供應鏈管理協會 Counci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組織的全球物流與供應鏈管理博士論文評獎中被評為第一名，成為該獎項設立 30 多年以來唯一獲得該獎的亞洲人；2007 年，學院培養的博士生徐現祥的博士論文《中國省區經濟增長分佈的演進：1978-1998》獲當年度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殊榮。2009 年，學院培養的博士生楊子暉的博士論文《政策工具的擠出效應與擠入效應研究》獲當年度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殊榮。我院傅科、楊子暉副教授分別入選教育部 2010、2011 年度“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2011 年，我院王曦、姚益龍教授獲得 2011 國際社科基金資助，8 位教師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資助，5 個項目獲教育部項目立項，8 項成果獲得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申曙光教授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研究報告分別收入 2011 年第 37 期、96 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

果要報》。2012 年，施俊琦教授的論文 Linking subordinate political skill to supervisor dependence and reward recommendation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被全球一流商學院認可的頂尖學術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錄用。2013 年，學院獲科研立項 44 項，其中國家自然科學立項 10 項，部級、省級立項 8 項。2007 年-2013 年，發表論文共 1716 篇，其中英文刊物 266 篇，被 SSCI/SCI 收錄 102 篇，中文刊物 1450 篇，其中中文一類、二類刊物 467 篇。隨著嶺南學院教師發表論文在國際權威期刊中嶄露頭角，學院學術成果逐步躋身國際學術圈，學院國際化進程穩步推進。



伍沾德堂

嶺南學院在 2010 年通過了 AMBA 和 EQUIS 國際認證，成為國內第二家獲得 AMBA 和 EQUIS 雙認證的商學院，也是華南地區首個通過 EQUIS 認證的商學院。目前，學院設立了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兩個博士後流動站，擁有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統計學 4 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17 個博士專業；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統計學 4 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權，17 個碩士專業；工商管理（MBA）和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

理 (EMBA)、物流工程等 7 個專業碩士學位；擁有金融學、財政學、經濟學、國際經濟與貿易、保險、物流管理 6 個本科專業，以及中美合作 EMBA(CHEMBA)、中法合作 MBA 兩個外國學位項目。

三、師資力量

學院借鑒國際國內著名商學院的辦學經驗，廣納人才，吸引優秀的專家學者到我院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現有專任教師 97 人，其中教授 35 人，副教授 37 人，講師 25 人；博士生導師 35 人，碩士生導師 76 人。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比例為 94%，具有在海外著名大學攻讀學位、進修、講學、合作研究或課程開發經歷的教師比例為 88%。

在廣納人才的同時，學院十分重視師資的培養，資助教師赴國外訪問學習，參加學術活動。目前，已有 40 多名本院教師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習後歸國執教。此外，還有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明尼蘇達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法國里昂第三大學等國際頂尖學校的教授、外國政要、國內著名經濟學人、商界領袖來院授課講學。



四、教學資源

學院具有優良的教學和科研條件。自 1988 年成立至今，在學院董事會的帶動下，嶺南校友和各界人士為學校、學院的建設和發展捐資超過兩億五千萬港元，捐建了林護堂、黃銘衍堂教學樓，黃傳經堂講學廳、嶺南堂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伍舜德圖書館、葉葆定堂嶺南 MBA 教學樓、伍沾德堂嶺南行政中心、嶺南教授住宅大樓、榮光堂貴賓樓、嶺南 MBA 中心大樓等，對改善教學、科研、服務和生活條件，促進學科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伍舜德圖書館為經濟管理類專業圖書館，使用面積達 5000 平方米，目前藏書 9 萬餘冊，其中專業工具書約 1036 種；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英文原版贈書約 3 千冊；收藏中外文紙本專業期刊 700 餘種（其中外文期刊 58 種），專業核心期刊收藏完整率達 92% 以上；中文電子期刊 24025 種；外文電子期刊 24132 種；中文電子圖書 91.117 萬冊；外文電子圖書 31.220 萬多冊；經濟管理學專業研究資料庫 20 多種，涉及國內外宏觀經濟數據、資本市場、上市公司、企業管理、行業和產業報告及數據等各個方面，是我國華南地區經濟管理類刊物收藏最完整、專業資料庫購置相對全面的小型經濟與管理專業圖書館之一。

五、學生培養

憑藉雄厚的師資力量、優良的教學條件、厚重的歷史積澱，學院的各類學位項目已成為華南地區乃至全國的熱門項目，每年吸引大批優秀考生報考。2003 年、2004 年，學院相繼錄取了兩名廣東省高考總分狀元。從 2003 年開始連續十年，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經濟學、金融學、物流管理、財政學、保險 6 個本科專業的平均錄取分數名列廣東省前 8 名。

學院注重博雅教育和通識教育，本科各專業一二年級統一培養，實現寬口徑、厚基礎，三年級同學可根據個人的特長、興趣、志向和社會需求，在本院內重新選擇專業和方向，學習專業課程，部分課程實行全英文教學。

此外，學院大力開拓對外交流的途徑，提供開放式的教育環境，本科、普通研究生和 MBA 學生均可報名參加學院開展的赴北美、歐洲、澳洲、亞洲等國家和地區逾 40 所高校的海外交換項目，參加國際國內的各種競賽和交流活動，本科學生還可選擇海外學習項目。2012 學年已派出 110 名學生參加交換項目和海外學習項目，赴北美、歐洲和澳洲等地的院校進行學習和交流。學院還積極開發與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八所大學的本科聯合培養項目（雙學位項目），為學生進一步的學習深造提供國際直通車。

學院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於 1999 年合作開辦國際 MBA 課程，該項目於 2001 年全國第二批 MBA 項目評估中名列第一，學院與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合作推出的中美 EMBA 項目，六次蟬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中外合作 EMBA”第一名；學院與法國里昂第三大學、里昂商學院合辦的中法 MBA 項目，以全法文授課，吸引來自中國、法國和法語國家及地區的學生報讀；2009 年、2010 年學院 EMBA 分別榮獲中國市場最具領導力 EMBA 第三名、第二名，學院 EMBA 教育項目自 2003 年開辦至今，培養學院超過 1300 人。

2013 年廣州嶺南新老校友聯誼活動隆重舉行

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供稿

2013 年 9 月 8 號（星期日）上午，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嶺南（大學）學院校友會共同舉辦的新老校友聯誼活動在廣州康樂園嶺南堂陳榮捷講學廳隆重舉行。

80 多位嶺南新老校友以及嘉賓參加了本次茶聚活動，相聚康樂校園，分享人生經驗和追憶當年在嶺大的美好時光。出席的嘉賓主要有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李寶健主席，林浩然副主席，嶺南（大學）學院校友會會長舒元教授。不少年逾八旬的老校友也克服了行動不便，前來參加本次活動，共敘情誼，很好滴詮釋了“一日嶺南人，一世嶺南人”的情結。

座談會由弘社劉冰學長主持。活動開始，全場校友齊唱嶺南（大學）學院院歌，在美妙的旋律中拉開了活動的序幕。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主席李寶健教授致辭，學長對新老校友齊聚一堂表示難能可貴，也表達了對校友會越辦越好的願景。

嶺南（大學）學院校友會會長舒元教授回顧了嶺南學院近年來的變革和取得的成就，強調了嶺南論壇和國際顧問委員會的重要影響和地位，更勉勵新老校友同心戮力，把校友會打造成分享與互助的平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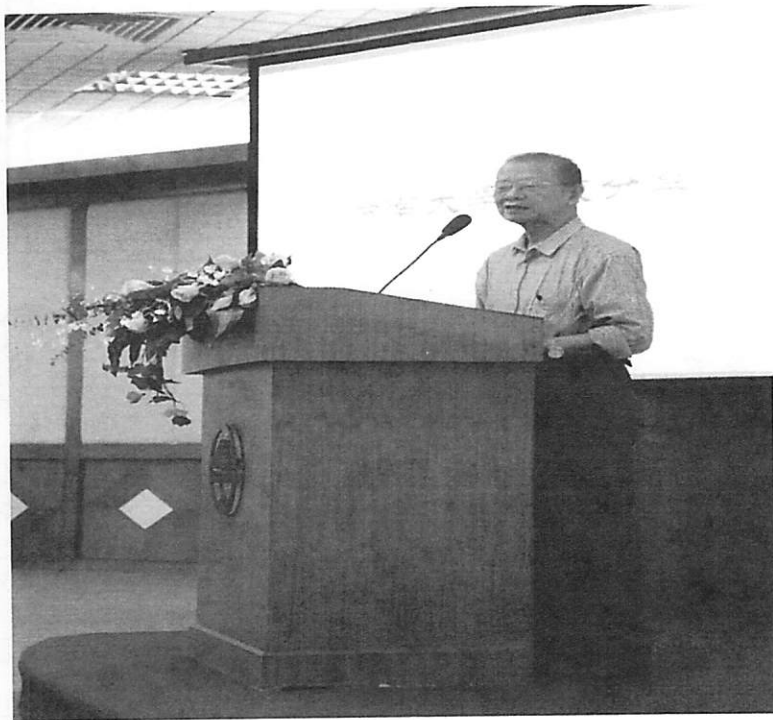


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李寶健主席致辭



嶺南(大學)學院校友會主席舒元教授致辭

接著，翀社社長楊天民學長代表老校友分享，風趣幽默的講話贏來全場陣陣的掌聲，學長在最後還語重心長地贈予了在場年輕人“寧靜致遠、天道酬勤”八字箴言。



翽社社長楊天民學長分享

2015 高社羅易同學與所有校友分享了自己大學兩年的成長點滴，從珠海到廣州的“雙城記”，形象勾勒出當下嶺南學子成長的軌跡，也充分展現了作為在校學生的意氣風發。



高社羅易同學分享在校生活

在“嶺南伉儷”故事分享環節，李寶健與胡蘄慧、何活與湯美安等四對伉儷在曼妙悠揚的旋律中向大家分享了當年在嶺大、在康樂園、在那段青蔥歲月裏的愛情故事。其間的苦楚與歡欣溫暖、打動著在場的每一個人。



“嶺南伉儷”故事分享

此外，嶺大溫建中老師還給大家帶來了精彩的樂器演奏；高社林駿和朱翀獻上了一曲《光陰的故事》，帶著每個人走進回憶裏的韶華。



新老校友文娛表演

在活動最後的互動交流環節，眾多校友為 2013 年校友日活動建言獻策。會後，全體與會校友在嶺南堂合影留念並在嶺南堂一樓共進午餐交流。



合影留念

三藩市嶺南同學會舊照片

早期同學會在華埠 Clay Street 的小會所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近訊

2013年10月19日北京校友會隆重舉行慶祝嶺南大學創校125週年大會暨2013校友日。伍淑清主席和盧長玲秘書長代表董事會前往祝賀，學院張文彪書記和余立人副書記專程赴京出席並送上精美紀念品。伍主席勉勵在京校友多加強聯繫，在校友會帶領下在首都更好發展，為母校爭光。黃華名譽主席夫人何理良女士在會上致辭，送上《黃華畫傳》和《黃華墨蹟》等珍貴紀念品，並不顧高齡全程參加了校友日活動。

9月19-23日，徐信忠院長等一行赴美國分別拜訪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嶺南大學洛杉磯同學會等校友組織，徐信忠院長代表學院感謝學長們一直以來對學院發展的關心與支持，並向校友們介紹了學院的最新情況和25周年院慶籌備工作的進展情況。校友們分別介紹了在美國西岸的校友各方面的情況，表示願為學院的發展和25周年院慶做出更大的貢獻。

2013年11月14日，美國嶺南基金會周哲予主席(Edward C. Chow)和執行主任Ding-Jo H. Currie到康樂校園拍攝宣傳電視片。伍沾德名譽主席、李瑞明董事、楊競初董事專程從香港回到母校，與徐信忠院長、舒元副主席、李寶健董事、嶺南老校友傅家瑞教授等一同接受採訪。隨後，伍淑清主席亦在香港接受了訪問。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回顧了嶺南母校的難忘歲月，嶺南(大學)學院成立和發展的歷程，分享了對嶺南傳統和精神的感悟和解讀。

該電視片是美國嶺南基金會在“教育服務社會 (Education for Service)”宗旨下以美國嶺南基金會的歷史現狀為內容拍攝製作的紀錄片。由美國一家非營利組織 Telamon Corporation (基金會董事 Albert Chan 是該公司 CEO)、美國 IUPUI 孔子學院和美國嶺南基金會三方合作，由美國印第安納波里斯城市公共廣播公司 WFYI 負責錄製，採訪對象主要包括嶺南基金會項目受資助人、熟悉嶺南大學和嶺南基金會的人士如中山大學校長、香港嶺南大學校長、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成員、嶺南老校友等。



2013 年 11 月 19 日，參加全球嶺南人大彙聚的部份海外嶺南校友組團來到康樂校園，探尋嶺南前輩的足跡參觀嶺南（大學）學院，受到學院領導熱情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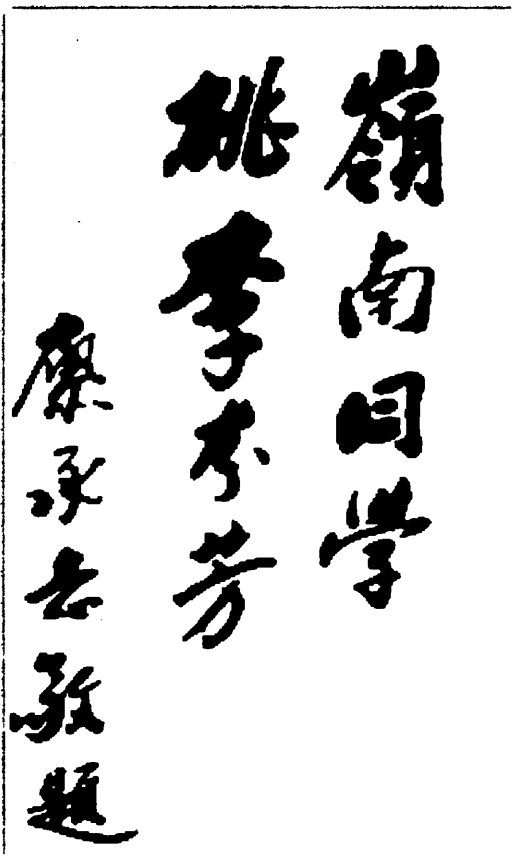
*Beautiful
Memories*



廖承志的嶺南情

——追憶“嶺南同學，桃李芬芳”題詞的經過

翔社 桂治鏞



廖承志是嶺南大學的資深老學長。二十年代初，他和他的姊姊廖夢醒都曾在嶺南就讀。建國以後，他先後擔任國務院僑務辦主任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要職。同時，他又是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的名譽主席。

1980年，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成立以後，我曾多年擔任校友會的秘書長，在正副主席的領導下，負責校友會經常性的管理

工作。當時全國高等院校還沒有一所大學設立校友會或同學會，更何況已經在大陸不存在的嶺南大學了，感到有點“孤單”。當時想到，能不能請廖承志為校友會“壯壯軍威”。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我的媽媽陳美魂以後，她表示理解并說：“何不請廖承志當校友會的名譽主席？”我

當時為之一驚：“這可能嗎？”她告訴我：“肯定可以，我瞭解他的性格。”“怎麼落實？”她告訴我：“直接寫封信給他，我手上有他的住址。”於是，我便以我的名義（說明我是陳美魂之子）寫了一封信，貼上郵票寄出去了。信中注明我是中山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及辦公電話。萬萬想不到的是，一周以後，辦公室叫我接聽北京長途。來電者是廖承志的秘書。她告訴我：“廖承志收到了我的信，十分高興，祝賀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的成立，同意擔任校友會的名譽主席。以後有什麼需要幫助，可以隨時找他。”我母親知道后很高興，校友會的領導和廣大校友都很高興。

這裡要簡單介紹一下我母親的情況。我母親陳美魂是國民黨元老陳樹人的長女。陳樹人和廖仲愷、何香凝夫婦是親密的好友。在辛亥革命期間，兩家在日本東京同租住一棟樓，兩家的子女都親如一家。陳樹人和何香凝又是詩、書、畫的好友，經常相互唱酬。陳樹人、何香凝、經亨頤號稱“歲寒三友”。建國以後，何香凝、廖承志母子都在北京擔任要職，但仍和我父母保持親密的聯繫。我父母曾多次去北京探望他們一家。何香凝來廣州時也約請我母親去見面，我也曾陪同母親去廣東迎賓館見她。見面時大家十分親切。何香凝還請我抽了一根“熊貓牌”香煙和吃了一些高級點心。

1983年2月15日上午，我的好友，中山大學許錫揮教授告訴我，廖承志夫婦來廣州，指定要見兩家人，一是探望他的堂姊廖六薇（中山大學前校長許崇清夫人），二是見我的媽媽和我，地點是珠島賓館。他已向學校要了一

台車子。於是大家依時上車。珠島賓館當時是專門接待高層領導的賓館，尚未公開營業，門口的警衛問明我們姓名，便馬上放行。到了他們所住的樓時，他們的人還未到。但很快就到了。寒暄以後，廖承志先和我和我媽媽談。我和他尚未見過面，但卻一見如故。我們都是操著粵語交談。我對他說：“廖伯伯，非常感謝您答應擔任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的名譽主席，這為我們廣大校友振了‘軍威’。您能不能夠為廣大校友題個詞，鼓一鼓士氣，幫大家提一提神？”他馬上說：“可以，可以。現在就寫。”於是立刻叫賓館的工作人員送來文房四寶，也沒有徵求我的意見，立刻揮毫寫著：“嶺南同學，桃李芬芳。廖承志敬題。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五日。”我立即意識到，他是為嶺南校友打氣，真是恰到好處。但他看了一下，便說：“還不夠好，有些字有墨汁浸潤，不夠理想。再寫一張。”於是立即又寫了一張。但因紙張限制，沒有寫年月日。他對這一張比較滿意，便說：“就用這張。這張送給校友會，那張也送給你當做紀念吧！”我連說：“謝謝！”許錫揮一家也接著請他題了字。這時兩家人都有了滿足感。

這時，經普春夫人便說：飯已經煮好了，大家快來吃飯。這頓飯就大約七八個人一桌，四菜一湯。我記得菜譜是臘腸、白切雞、豆腐和青菜，沒有酒水。味道很香。大家邊吃邊談，十分親切高興。中午一時許，我們便告別回校。

接著，校友會馬上將廖承志的題詞精印了 1500 張，分別贈送給廣州、北京、上海及國內各地、港澳臺、海外校友。廣大校友都十分珍惜廖承志送給全球各地嶺南人的

禮物。至於廖承志給我自己處理的那張題詞，我的女兒桂本青說：“這張應該給我，因為我是嶺南後代。”當時我的女兒正在念經濟學系三年級，現在嶺南學院也承認他們也是新一代嶺南（大學）學院校友。目前，她是世界銀行金融信息技術管理局專家、項目部經理。廖承志的題詞掛在她客廳牆上。

附帶說一點，廖承志學長因長期為國為民服務積勞成疾，不久以後便離開人世。廣大海內外嶺南校友，爲了紀念這位令人敬愛的老學長，集資在康樂校園格蘭堂左側馬崗頂的山坡上，恭請著名雕塑家曹崇恩教授製作了一座廖承志銅像。銅像基座由鄧穎超題字。題字上寫著：“廖承志像，鄧穎超。”這座銅像雕塑得十分成功。塑像上的廖承志充滿了親切、慈祥的笑容，栩栩如生。曹教授也認為這是他的十分得意之作。銅像四周種了一大片各種顏色的杜鵑花。象徵著廖承志老學長在天之靈，永遠活在母校美麗清新的校園裡。至今，廖承志銅像一直成為康樂校園一個著名的景點。

就在廖承志銅像揭幕的那天下午。時任國家副主席王震在珠島賓館隆重接見了四十多位海內外的老校友，并逐一印發了請柬。他代表國家感謝廣大嶺南校友對廖承志老學長的敬重和厚愛，廖承志是值得人們敬重的，并祝福廣大海內外嶺南校友事業興旺，身體健康。

嶺大醫學院教授外科專家司徒展校友



Last of Lingnan: Outings with faculty students and family on White Cloud Mountain
(Picture on left)

Gene C. Szutu's Family, Winter in Guangzhou (L to R: Dr. Szutu,
Jane, Raymond, Mrs. Szutu, Peter, and Gloria (Picture on right)

Dr. Gene C. Szutu Remembered

by Jane Szutu Permaul (Szutu Ching)

December 9, 2013

As we celebrate the 125th Anniversary of the Lingnan University, it reminds me of my late father, Gene C. Szutu (Szutu Chan), who was a beneficiary to the Lingnan education from elementary grades all the way to two years of college. He left to complete the third year at Yenching University, in preparation to gain admission to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 to study medicine at. Both Lingnan at in Guangzhou and PUMC have been merged respectively with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But, the education received from both was evident in my father's work and to a great extent carried on to my generation, *competence and service*.

My father was fortunate to be born into the Szutu Family of Kaiping, Guangdong. The Family believed strongly in East-West exchanges and education. Four of his five uncles were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two to establish an economic base and the second two to get a western education. His father stayed home and became a country doctor. The uncles all returned to Kaiping and shared their fortune and knowledge with the rest of the family and village.

Orphaned at the age of six, my father was sent to Lingnan to study, where some of his older cousins were already there. He thrived at Lingnan, despite his family's inability to

support him fully. Lingnan supported him by providing part-time employment, from cleaning faculty homes, to tutor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 other enterprising pursuits such as photography. Lingnan was among the few Chinese universities, which, without calling it financial assistance, enabled students with merit to attend Lingnan, regardless of their family's economic and social background.

My father never felt deprived but remembered fondly the notion of *education for service*. Havi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medical training, he became an extremely able surgeon and had a thriving practice in Beijing, until the call from a Lingnan alumnus, requesting that he recruit a few colleagues to reconstruct the medical school of Lingnan, making it the best in South China. My father responded and returned to Lingnan with my older sister and myself, in time for start of school in September 1948. My mother and two younger brothers followed in October.

Soon, we were a part of the Lingnan Family. My father headed the Surgery Department of the Lingnan Medical School, while my mother served as the head of the Nursing School and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Hospital. At Lingnan, we were finally introduced to the Szutu side of the family. Szto Wei, my father's cousin and a graduate of Lingnan Middle School and University, was the teacher and principal of the Lingnan Elementary School and opened branches in Macao, Hong Kong, Shanghai and Saigon. The ones in Macao and Hong Kong are still standing. Szto Foon, my father's younger sister, her husband who was also a faculty at Lingnan and their five children were also living on campus. Needless to say, those were some of the best days of my childhood. *Education* was, not only happening in the classrooms, but all around campus and extended to Guangzhou and beyond.

The medical school was on the rise, attracting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But, another disruption wa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Even though the Lingnan University and certainly my parents were apolitical, the government had other agenda in mind. The continuation on the building of an excellent medical education was interrupted. And we had to move on. Recent visit, however, suggests that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has continued to build.

In the United States, once again, my father rebuilt his medical practice, to include yet another several years of service. This time was in Haiti to establish of *Hopital Albert Schweitzer*, at the request of Dr. and Mrs. Larry Mellon, who in their 40's gave their wealth to build a hospital in an impoverished area of the world that desperately needed health care. My father was very impressed and threw himself to make it a reality.

My father never stop educating and serving. Some of his students from Lingnan followed him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ducation continued, albeit informally. His new pati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veled, not only in the care my father provided, but the education he provided to them. My father never stopped educating, so most of his patients were able to change life style behavior and lived longer. If he can visit us today, he would be smiling with satisfaction that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education is finally being practiced.

So, o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25th anniversary of Lingnan, Dr. Gene C. Szutu is but one of many in his generation that not only enjoyed the outstanding education provided by Lingnan, but carried on its legacy of **Education for Service** in their own lives.

嶺南檔案史料系列 010

Edmund Meisenhelder III
1253 West Market Street
York, Pennsylvania

EXCHANGE STUDENTS IN CHINA

(An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Goodwill)

by Edmund Meisenhelder III

JULY 1937

At Lingnan University in Canton, China, there is a group of American students pioneering in the field of Occident-Orient goodwill. Last year thirty-two young men and women from twenty American and Canadian universities pursued their studies on the Chinese campus.

This summer, despite the war in the East, and a possible compulsory return to the States, twenty students sailed for China, intending to take up their books in mid-September. Before them lies a year of rich experience, happy friendships, and valuable self training.

The Exchange Student plan had its beginning five years ago when Frank Wilson, an exchange studen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Redlands in California to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desired to make a further step across the Pacific. Lingnan accepted him and the following year found him in Canton.

The plan appeared so successful that in the year after ten college men from America went out. An innovation was made in the fall of 1935 when, besides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twenty men, there were now five young women students. These numbers were enlarged to twenty-three and nine, respectively, in 1936, bu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plan the total of thirty-two may well be considered a maximum figure. Too many foreign students might easily create a condition of unbalance in a college of only five hundred.

Edmund Meisenhelder III

- 2 -

But what of the other part of the "Exchange" plan? What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who come to America? Unfortunately, due to the unfavorable exchange of money - five to one against the Cantonese, an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urrency, still three to one - plus the fact that few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offered financial aid in scholarships, the list of Chinese exchange~~ students studying in America is small. It is to be hoped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some kind of an arrangement will be made to give more students from China the same kind of opportunity which the Americans are finding there.

The undergraduate Exchange Student plan as in operation at Lingnan is unique in the Orient. The eyes of countless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East, are on this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goodwill. In a time when "Nationalism" rather than "Internationalism" is the cry,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at such a plan as now exists at Lingnan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With their present purpose "to strengthen the bonds of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e administrators of the plan have taken the utmost care in selecting their students. Choice depends up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ndidate's record,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nd personal interviews. Among the qualifications required of the student are above-average grades, Christian character, a record of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terest in inter-racial and international matters,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part in one or more sports. The awarding of a scholarship exempts the student from tuition and room fees, but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food, and miscellaneous expenses are borne

Edmund Meisenhelder III

- 3 -

by him.

A pamphlet issued to prospective exchange students states that "Lingnan University is a private coeducational university under Christian auspices with an international faculty". It was founded over fifty years ago as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Upon a shift in the management about 1928, in which the Chinese obtained more control, the name was changed to the present one. Besides a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there are a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a College of Agriculture. In addition, there is an elementary school and a high school for boys alone. Lingnan is also affiliated with a Medical College and a hospital in Canton.

The university is situated two and one-half miles out of the city on a large island in the Pearl River, a part of the West River delta.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is carried on by launch, bus, automobile, bicycle, or river sampan. Barbed wire fences surround the spacious campus, allowing access only at the high plank or iron gates where armed Chinese guards stand on duty twenty-four hours of the day. Students are forbidden to return to the campus late at night by river, unless it be by the university launch, for robberies on the water are occasional. For protection these late launches carry armed police.

At Lingnan the foreign student lives right with his Chinese fellows. He shares their work and recreation, and they his. Each foreign boy has one Chinese roommate, while the girls have two. Students live in well-constructed brick and concrete dormitorie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 with curving green or blue-tiled roofs. Furniture in the rooms consists of a desk and chair, a combination closet

Edmund Meisenhelder III

- 4 -

and bureau, and an iron bed fitted with planks instead of springs, though foreign students are given thin mattresses for padding. Woven straw bed mats are used in place of lower sheets, for the weather is hot during a large part of the year.

Much fun ensues at first as the foreigners grapple with chop sticks and endeavor to learn to like the ordinary Chinese food. But neither is very hard, and several weeks' experience finds the visitors quite at home in both respects. An American mess, organized by the Exchange Students, provides them with foreign food whenever they want it.

Enrollment week finds the foreign students trying to take some of the fascinating courses whose lectures are given in Chinese, but whose reference work is partly in English. One by one they drop out, upon the plea that "it wasn't quite in line with my requirements at home!" However, sufficient courses in English are offered, and scholars soon find that there is ample work to keep them busy, especially in the sciences. Except for an excellent compulsory cours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taught last year by one of the Chinese members of the Lytton Commission, Exchange Students are allowed a free hand in choosing their studies.

When unpacking has been finished, and often before, the Chinese roommate usually offers to initiate his overseas friend into the secrets of that great metropolis - Canton, a teeming city of 1,300,000 inhabitants. The mysteries of her labyrinthine alley-ways, paved with hand-hewn granite slabs, are revealed to him. He marvels at the initiative which carved broad streets out of the maze of house and shop, that swung a steel drawbridge over the tangled boat

Edmund Meisenhelder III

- 5 -

life of the river, that thrust a-loft a modern skyscraper where once were only shambles.

The foreigner sees the spacious edifices, blue-tiled and crimson pillared, erect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s office buildings and reception halls. Yet not far off he sights a weather-beaten temple entrance, centuries old. To the west, he is shown the nine-storied Flowery Pagoda, the Temple of the Five Hundred Genii, and the memorial of the great house of Chan. On the hill to the north can be seen the imposing monument to Dr. Sun Yat-sen, father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Perhaps the Chinese host will take his roommate to the famous Jade Markets, or Ivory and Silk Streets, where shop after shop displays the same kind of merchandise as practically all of its neighbors in the same block.

At night the foreign student finds the city ablaze with neon lights; more of them than he had ever expected to see in the Orient. They are particularly commanding because of their intricate characters. When the heat of day has gone, people throng the streets, walking idly before the countless shops. One observes closehand the magnificent struggle which is China's. The conflict of new ideas with old values, of the Occident with the Orient. Modern theaters advertise the latest foreign pictures, while men and women, pulling heavy wagons, pass before them in the street. Wealthy Chinese step from foreign motor cars upon a curb where homeless laborers lie asleep on dirty matting. Courteous, but firm, policemen guide across street intersections the crowds to whom such discipline is new. At every turn, one notices New Life Movement posters urging the abandonment of bad habi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ways of living. The Ex-

Edmund Meisenhelder III

- 6 -

change Student sees all about him signs of China's one day becoming a nation of incalculable power.

Back on the campus, as the weeks progress, the foreign students are often asked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campus activities, sometimes as a group, but more often as individuals in a joint program. All available musical, dramatic, and speaking ability is ferreted out. Of sports, basketball provides the greatest competition when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ir Exchange friends are pitted against other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ir Exchange friends. Tennis is likewise high in popularity. December sees the all-university track meet, with entries from the classes of 1949 and 1950 as well as those of '38 and '37. The foreign students participate enthusiastically in this annual event.

Dances and parties given by the Cantonese are eagerly looked forward to by the Exchangers. Besides private entertainments, there are several campus excursions and picnics. Upon one occasion, four flower boats - large rectangular house boats, used for gambling in the pre-New Life Movement days, and now maintained for parties of a more respectable nature - were towed a dozen miles down the Pearl River by a steam launch to the place where Canton is building its new port of Whampoa. Here, the several hundred students thronged a-shore to visit a large Chinese naval academy.

In return for the many parties given in their honor, the Americans give several each year for their Chinese friends. Most successful of last year's was a typical Hallowe'en costume party, with jack-o'-lanterns, black and orange decorations, and such games as bobbing for apples in a tub. It was a novel experience for many

Edmund Meisenhelder III

- 7 -

Chinese, because they had never before celebrated Hallowe'en, while some had never been to a costume party at all.

Noteworthy among the events which an Exchanger is liable to remember is his first "date" with a Chinese member of the opposite sex. Hardly without exception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eager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foreign students, but seldom will they take the initiative as their shyness prevents such action. Thus it is that "dates" are at first usually negotiated through the American roommate of the person desired. Chinese students when better known are congenial companions and loyal friends. There is no barrier of race, for students at Lingnan are surprisingly like Americans in most phases of social intercourse.

As it is the desire of the foreigners to visit many of the historical and picturesque places of South China, frequent week-end trips are organized. Usually Chinese students join these excursions and prove themselves invaluable by their ability to converse with the country people and to explain the sights and customs to their friends.

Acknowledged as the most successful trip of 1936-37 was a five day journey into the mountain regions of northern Kwangtung Province, with visits to several of the famous Buddhist monasteries. Despite rain each day, this group of thirty-five Chinese and American young men and women travelled several hundred miles by train, bus, river boat, and on foot through an intensely interesting part of rural China. For two days the travelers journeyed down the swift North River on a large flat-bottomed native boat, between fantastic sandstone cliffs that only a year before sheltered bandits. Abandoned

Edmund Meisenhelder III

- 8 -

concrete turret houses on the prominences bore mute witness to the days when the right to use this vital water-way was still in dispute.

The months fly all too quickly and June soon appears with the hot, humid weather of early summer, examinations, and final packing. Exchange Students are torn between two forces - reluctance to leave their newly-found friends and the desire to reach home. With the closing of college, they scatter in the four directions of the earth. Siberia, India, Japan, and Hawaii see them homeward bound.

At last, back in their respective states, they settle down to accustomed routines, yet with a more mature outlook upon people and things. In their place, a new group repeats the experiences they have had.

Some day, it is hoped a wider Exchange plan can be effected. The ere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House at Lingnan would be the primary step. Within it would live exchange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not alon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number would not be large; only the distribution. Under the same roof, and outnumbering the foreigners two to one would live those Chinese who profess the greatest interest in affairs of other nations. Dining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would be available for the occupants, in the house. It is believed that such a concentration of the most interested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s would favor a more complete exchange of ideas. Discussions on world matters would certainly flourish, fired, as they would be, by the opinions of representatives of perhaps twenty or more nationalities. Even more than it is now, Lingnan would be then a trul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MERICAN STUDENTS

Success of Exchange Plan With China

FOUR RETURNING HOME

With the ideal of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goodwill, Lingnan University has for the last four years sponsored an exchange students plan whereby Chinese students are given a year's scholarship to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in return American students are given a year's scholarship to Lingnan. The language barrier is overcome in this situation by the facts that most Chinese students speak excellent English and that Lingnan, while Chinese administered and attended, includes on its curriculum a variety of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professors.

Four trials having proved the Sino-American student exchange plan, workable,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Acting President Y. L. Lee, and Provost J. M. Henry hope to next extend the project to include students from other Asiatic nations and Europe.

This school year Chinese students, chosen on the basis of superior citizenship and scholastic ability, were sent to several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College of Pacific in California, Pennsylvania State College, Stanford, and Oregon State College. Twenty American students selected from leading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same basis were awarded scholarships to Lingnan. These twenty students arrived in Hongkong last September just after Canton had first been bombed. Consequently only four were able to obtain permission from their parents to remain in China. Their year is now nearly ended.



About the Author

Born in York, Pennsylvania, in 1915, Edmund W. Meisenhelder has led a life full of travel, adventure, new places and people—all the things that most people would like to do, but never seem to be able to achieve in a single lifetime.

Of Pennsylvania German stock, Mr. Meisenhelder put emphasis on education, obtaining his A.B. degree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1938. During his junior year, he was one of thirty-two American and Canadian good-will exchange students at Lingnan University, in Canton, China; this year in China is the basis of his book. He has a Master's degre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yracuse, 1946), has served in the Armed Forces, rising from Private to Captain (1941-1946).

Directly after the war, he married Trinidad Macariola, a former Filipina school teacher, and the two are now six: Gregory Edmund (20), Robert Thaddeus (18), Maria Frances (15), and John David (13). Mr. Meisenhelder has held City Manager positions in Florida, Illinois and Tennessee, has served as Management Consultant to Tennessee municipalities, 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dviser to the Republic of Panama, and has recently completed five years as Organization and Methods Advisor to the Royal Thai Government.

Lingnan Newsletter:

Published by Lingnan's Exchange Students

Vol 1 No. 1	Dec. 1 1934
Vol 1 No. 2	Mar 1 1935
Vol 1 No. 3	May 1 1935
Vol 2 No. 1	Nov 15 1935
Vol 2 No. 2	Dec 15 1935
Vol 2 No. 3	Feb 15 1936
Vol 2 No. 4	Apr 15 1936
Vol 2 No. 5	Jun 1 1936

Dec. 1 1934 Vol 1 No. 1

Ward R. Drury, Fulton Freeman, Wm. C. Kuzell, James K. Holmes, Wm. H. Meeker, Wm. A. Mingsl, Robert R. Scrim, Geoff. G. Smith, Osmyn Stout, Robert E. Wood, Frank S. Wilson (Chairman)

March 1 1935 Vol 1 No. 2

May 1 1935 Vol No. 3

Ward R. Drury, Fulton Freeman, Wm. C. Kuzell, James K. Holmes, Wm. H. Meeker, Robert R. Scrim, Geoff. G. Smith, Osmyn Stout, Frank S. Wilson (Chairman)

Nov. 15 1935 Vol 2 No. 1

William A. Beardslee, Lester M. Benjamin, Stanford W. Briggs, C. Philip Clock, James C. Eaton, E. Gradon Fisk, Emma Jane Foster, Harold H. Fulkerson, Marland L. Garth, Paul M. Glendinning, D. Thurston Griggs, George M. Houser, William J. Lange, Marvin O. Lewis, Miss Lal-Sheung Luk (Oregon State) Malcolm A. Moore, Philip D. Morse, William J. Norton, Wm. I. Popper, Curtis W. Smith, Charles B. Staufacher, Mildred E. Vargo, Kathryn Q. Walker, Wm. C. Westberg, Margaret G. Woolverton, Miss Florence Young (Hawaii University) Kenneth T. Young (Harvard) M. 20 F. 5

The students represent 16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Harvard 5 Wesleyan 1 Bowdoin 1 Swarthmore 1 Penn State 4 Dickinson Seminary 1 American U. 1 Pomona 1 College of the Pacific 1 U. of Redlands 1 Occidental College 1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 Oregon State Agr. College 1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 Stanford 4 University of Hawaii 1

Vol 3 No. 1	Oct 15 1936
Vol 3 No. 2	Jan 1 1937
Vol 3 No. 3	Apr 1 1937
Vol 3 No. 4	May 7 1937

1936-37

John Paul Baker (Pitt), John H. Carter, Henry P. Caulfield Jr. Betty M. Chandler, Ralph N. Clough, Hugh G. Deane, Jr. Emmett Leigh Durrum, Ather Eaton, George F. Fox 3rd, John M. Fuller, Caroline C. Furst, Miln D. Gil-
lepie, Helem D. Gilman, Robert B. Gilmore, Albert E. Han-
awalt Jr. Martha E. Haven, Natalie DeF. Henry, Melville
J. Jacoby, Eugene I Johnson, Harold H. Kublman, Richard
E. Lace, J. Clement Lapp, Miss Sui Mooi Lee (U. of W.)
Miss Chung Kwai Lei (Oregon State College) Shau Yan
Leung (U. of W.) Edmund W. Meissenhelder 3rd, Brownell
Merrell D. Alexander Robinson, Marshall E. Sanders, Mui-
nie B. Sawyer, Max D. Shaffrath Katherine M. Taylor
(Mich) Letty M. Warrington, Betty Leigh Wright, Miss
Woot Tsuen Wu (Penn State) Clayton H. Zahn



嶺南檔案史料系列 011

LINGNAN NEWS BULLETIN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50 FIFTH AVENUE, NEW YORK

February 5, 1942

OUR PEOPLE IN THE WAR ZONE

Retrospect Over Three Stormy Years

A notable radio message reached us a few days ago. The purpose of this news letter is to inform you about that message. But we cannot expect all our friends in America to remember how we were situated when the Japanese struck at Pearl Harbor. Hence a brief retrospect, before we give you the latest news, and the freshest forecast. It is a retrospect over a stormy stretch of three years.

Evacuation of Our Grounds in October 1938. When the Japanese landed on the coast of Kwangtung Province in October 1938, we successfully evacuated our Chinese faculty, their families, and 530 students, in spite of grave difficulties of transportation, within ten days. Most of the American community accompanied their Chinese associates. A skeleton group, with one or two Chinese faculty members and the whole staff of caretakers, laborers, and police, remained on our grounds. These extensive and beautiful grounds, just outside the densely populated city of Canton, then became a place of refuge for thousands of homeless, terrified Chinese civilians. At one time, we were caring for 8,000 of these poor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e Americans who remained as a sort of living American flag on our property, and for this relief work, were carrying on important scientific research.

There they remained, holding the fort, till the Japanese struck at Pearl Harbor, in December 1941.

An Episode of Achievement. In the meanwhile, Hongkong University, a British colonial institution in the crown colony, took us in and shared the use of its plant with us. One might surely call this an historic instance of hospitality and cooperation. Our work, transplanted to Hongkong, thrived and flourished. When the tornado struck in December last, we had been a guest university for three years, and we had the largest enrollment in our history and were doing university work of as high standards as ever before. Considerable numbers of our students and junior faculty members were obtaining coveted scholarships and fellowships for advanced study and research in America, and coming here to complete their preparation for the most effective use of their lives in behalf of the New China.

End of the Episode. Then came the tornado. When the Japanese struck at Pearl Harbor, we tried immediately to cable our staff at Canton, but failed to get through with our message. Cut off instantly on December 7 from communication with Canton, we received on December 10 a request for emergency funds from our staff in Hongkong. We had cabled funds a few hours earlier. This was our latest contact with Hongkong till a few days ago. It marked the end of this episode of Lingnan in exile.

At Length Word Begins to Come Through

We have been endeavoring through every possible channel to discover the situation confronting our American staff in Canton and Hongkong, and one professor's wife marooned in Manila, as well as our Chinese faculty and student body. A few days ago we began to get news. It is, on the whole, a relief to our anxiety and a token for the future, the beginning, we may hope, of a new episode.

The Americans Are Safe. Some of Our Chinese Friends Escape. At first we learned indirectly that the American staff in Canton was well and was being properly treated. A little later we had a similar report about our American faculty in Hongkong. Then came newspaper reports from Chungking telling of the escape of 2,000 Chinese students from Hongkong and their gathering behind the Japanese lines in northern Kwangtung Province. Finally came a radiogram from Chungking, relaying a telegram from President Lee of Lingnan. As we interpret this message, he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Chinese faculty and relatively large numbers of students escaped from Hongkong and have gathered at Pingshek, in northern Kwangtung, where our Agricultural College had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Near by are the senior students in medicine, engaged in a year of practical service. Not far away is our great citrus experiment station.

We Shall Resume Our Work in Free China. Together with this report, humanly so gratifying, came the word that President Lee was planning to reopen the University in Free China. Just as we reopened our work in Hongkong within a few weeks after closing it in Canton in 1938, so our courageous Chinese President and those members of his faculty who have been able to escape will begin, on however small a scale, to revive our vital educational work on the soil of a free country. We have long wished that it were possible for us to lift our whole institution bodily from the sheltered area of Hongkong and set it down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where faculty and students might feel that they wer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China's struggle for a new life. The tornado has uprooted us. Even though broken and scattered for the moment, a New Lingnan will take root in the birthplace of a New China.

For the present, the whole American community is deprived of any participation in this new era in the University's history. We expect very soon to be able to provide, through the Red Cross, the funds needed by these American members of the Lingnan family. Let us hope that the time is not far distant when they can rejoin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on our own grounds to rededicate one of the most neede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We Greatly Need Your Help

President Lee cabled a plea for relief funds for escap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ourse, we sent immediately by radiogram to the Bank of China in Chungking, to be telegraphed to its branch in northern Kwangtung Province, the \$5,000. urgently needed. But we had to take this money from expected income, already budgeted for other obligations. Even though we cannot remit for the moment to our Americans, we shall not only need to set aside all that is due them, but also be prepared, in the event of such a possibility, to repatriate them, to care for them all during a period of difficult transition and possibly depleted health. Besides, the Chinese Board of Directors is at the present time utterly helpless to do anything for Chinese faculty and students, either within Japanese control or escaped to Free China. If anything is to be done, we Americans must do it. Having already shouldered a large part of the share of the budget belonging to our Chinese associates during the four years of war, we must now step into the breach and take a still greater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in caring for faculty and students and in continuing the University. We shall be as tough and enduring as other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been. They have set us a worthy example.

Will you not send us a gift to care for our people in this emergency and to help replant the University in free soil? As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Lingnan is cooperating in the campaign of United China Relief, Inc. Your check, which should be payable to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will constitute a portion of our quota in the united campaign. But we are at the moment in special need of funds.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50 FIFTH AVENUE
NEW YORK

HAROLD B. HOSKINS
President

OLIN D. WANNAMAKER
American Director

嶺南檔案史料系列 012

LINGNAN IS BORN AGAIN IN FREE CHINA

By Sz-to Wai, Principal of the Middle School

The Storm Breaks

On the morning of December 8, 1941, Mrs. Mary Wong, our student leader, and I planned to go to the Lingnan Middle School, then at Castle Peak, Kowloon, to work for the million-dollar campaign. The students had some knowledge of it but we wanted to do some propaganda work and stir them up to work hard. The Middle School boys are often the backbone of financial campaigns. Mrs. Wong is a well-known opera singer; her son was in the Shanghai Branch School but intended to go to the school at Castle Peak, so she wanted to sing for the boys in advance.

At eight o'clock that morning, just as we were waiting for the ferry, airplanes flew over us and bombs and gun-fire all came at once. At first we thought that it was merely a manoeuvre and we stood on the Bund to watch, but after half an hour we realized that war had broken out in Hongkong and so we escorted Mrs. Wong back to her lodging. We then went to the St. Francis Hotel to see about our headquarters and what to do with all the printed matter there. President Y. L. Lee, who was over at Kowloon, got back with some difficulty to the Hongkong side, found some space in a downtown office building, Luk Yau Hall, belonging to one of our alumni, and moved in there with all our men, or as many as could get there. Many of our staff who lived on the mainland could not cross the harbor and we could not send them either messages or money. This we greatly regretted afterward. Fortunately the middle school at Castle Peak knew something serious had happened when they saw the small gunboat near them attacked, and gave orders to evacuate everyone from there immediately. In three days the mainland was lost and there was no mo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Kowloon and the island.

After mov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during those days, we thought that the Branch School at Stubbs Road would be the safest spot. Our judgment turned out to be wrong for we were in the thickest of the fight! A few big guns and machine-nests near our place made it important strategically, so the enemy kept on shelling us - more than 300 shots actually - and many places on the roof and walls were hit. We knew then that we had to leave and changed to still another locality. Then came the surrender on Christmas Day.

Planning after the Surrender; President Lee Escapes

We hadn't the least hope or desire at that time of reopening in Hongkong. President Lee's name was on the black list and he was in hiding. Some thought of going back to their village, some of making a living temporarily; everyone was hard up. Fortunately President Lee was able to cross the harbor secretly during the Japanese three days holiday from January 1st to 3rd, and escaped into the interior. This was lucky, for puppets from Canton tried to catch him after he was beyond reach. The rest of us stayed

-2-

in Hongkong, sharing what we had with one another and trying very hard to send help to the teachers who were stranded on the Kowloon side. This we failed to do, however, as it was still forbidden to cross the harbor.

One day when the situation was a little better and we could move about more freely, a few of us got together in a small tea-shop and considered the conditions facing our fellow-workers. The greatest problem was money. All we had was in the bank - quite a big sum altogether - but no one in Hongkong could draw any money at that time, so only those people who did not believe in banking had any. We were finally able to borrow a few thousand dollars to buy food for a week or so. As conditions grew worse, especially for school people, most of us planned to go away. A few stayed behind to take care of our books and apparatus and furniture, but many important books and much apparatus were seized by the enemy.

We Return Home

Like many others, I was helped by good friends to buy tickets for my family and myself on one of the enemy boats, and we went back home by way of Macao, Pakkai, Kongmoon, Laingok, and so at last reached Free China and finally my home - Hoiping. Just before starting we heard that President Lee had safely reached Chungking after great difficulty on the way. He had been robbed and had been ill, but was finally well enough to undertake negoti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many relief organizations and had hope of getting enough money to start the University again. (See President Lee's own report for the details in the first issue of the University Bulletin - Chinese.)

You do not know how good it was to get back to Free China and see the national flag flying high and wide! We saw a glorious sunset while we were crossing a river between Occupied and Unoccupied China in a refugee boat. We landed at a small village where students came to help us and to welcome us to the temporary quarters specially provided for refugees for overnight. They then destroyed our passports issued by the enemy and gave us new certificates for travelling all over Free China. When we at last reached Hoiping how happy my mother and our relatives were to see us! We had a great celebration. A few of our fellow-workers, two directors, Mr. Y. M. Lin and Dr. S. F. Chien, and several others were with us. I had a good month's rest and regained many pounds in weight. Among us we ate up about a dozen chickens raised by my mother and felt ready for work again.

Getting to Work; Winning Friends

I telegraphed Dr. Leo, "Here I am. Any suitable work for me to do?", and the answer was "Come. We should have Middle School between Kweilin and Kukong." Our journey to Kukong was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but not dangerous. Late in May I arrived there in native dress made of coarse cloth woven by my mother. Many of my friends did not recognize me, but this is the time to use and depend upon native-made things.

-3-

Dr. Lee had opened an office in the Methodist building where the Y.M.C.A. is also. When I went in there to report he said to me, "O Sz-to,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piece of work waiting for you." I said, "What?" He replied, "We want you to go and open up Taitsuen." Well, it took me about eight seconds to answer because I had never been there and I did not know what the water was like, whether there was malaria, and how far it was from the frontier. So it took me eight seconds to answer. I then said, "All right", because I was sure my friend would not tell me to do anything which was not all right for me to do.

We went to visit Taitsuen once or twice and then on the 12th of May my colleague, Mr. Yeung Tsz Hin and I and two workmen went out on the morning train with some cooking utensils, some earthen jars, a few pairs of chopsticks and a few personal belongings. It was a rainy day. When we piled those things in the luggage car, they occupied about twelve square feet of space. I pointed at it and said, "Lingnan University starts again."

When we got to Sin Yan Miu, our station, nobody was there to meet us and the coolies wanted an unreasonable price for carrying our things, for no one of importance or with much luggage had ever come there, so they didn't know the right amount to charge us. We went first into the station and made friends with the station-master who told me that the chief engineer of this railway was one of our alumni as are also many other station-masters. He then directed the villagers to take our luggage to the mat-sheds at Taitsuen which once, long ago, were used as a training-camp by high officials of the Kwangtung Army. Not knowing the way we took the wrong path and had to cross several streams to get to the biggest and most substantial mat-shed, which we now call "Grant Hall."

Eight or ten soldiers were guarding this place and they grew enough vegetables near by to supply the needs of a battalion of soldiers. Before we came they had been given orders to clean up some of the buildings for temporary use, but when the corporal led us to the door of this building it was bolted and barred. When the door was finally opened the room was so damp that we asked the servants to kindle a big fire there while we explained who we were and why we had come. Some of the soldiers gathered twigs and branches for us and we soon had a big fire and boiled some tea which we shared with them. We had bought enough meat for a week so we gave half of it to them, but because they had been trained not to take things from people without paying for them, they refused at first to receive any. We insisted because we wanted to have their good will and after great persuasion they finally took some.

The soldiers on their part had nothing to give us. Some furniture they had somewhere, locked up, but without orders they did not dare to lend us even bed-boards or tables, so that first night we had to sleep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big barrel, however, in the mat-shed, holding water for use in case of fire. We put our food-stuff in a bucket we had brought along and put this barrel over it, upside down, so that the rats could not get at our food, and used the bottom - now top - of the barrel as our dining table.

-4-

After a day or two we negotiated with the villagers and borrowed a very old and broken-down table. This we covered with a cloth and on it we laid out some stationery and so we opened our first office in the big hall. We had also one broken chair. The first thing I did was to make a new design for the college seal, symbolizing the rebirth of the University. On top of the old design - White Cloud Mountain, the lichee trees, Pearl River and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college - is the National Star, and below the old design are flowers and leaves springing up around it, indicating that beneath the national star Lingnan University starts again from the ground like the flowers of spring.

We then started to work among the villagers, assuring them that we had not come to take land away and that whatever we did would be helpful in the end to them, and that they could help us. But as this is a mountain village and the people are very simple, they hesitated to supply us with vegetables or anything. In fact, besides rice they don't have much to sell. After a month or so we made good friends with the elders, however, and when the time was ripe we made use of the government connection. The magistrate of the Kukong district at that time was one of our old boys. I went to him and told him that I wanted his help. "We have made friends," I said, "with the village people, but we want more help from them." I then asked him if we would call together the chief men of the different villages near us and tell them about the University and why we had come and what we were trying to do. After a time he called together a large gathering, explained things to them and told them now they could help us. Some of the villagers asked me afterwards, "This magistrate, is he an old Lingnan student; did you teach him?" I said, "Ever since he was eight or nine years old."

After that everything was different; they came to see me often and advised me what to do in the village and how to use the land, and so on. Before that I had not known quite what I ought to do; which trees we might cut down, which piece of land we were not permitted to use. General Yee had given us a free hand, but he is a military man while we civilians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From that time on everything went very smoothly and we were treated like high officials by the villagers. They were so good to us that I got a moving picture machine and bought some precious gasoline and gave them two nights of moving pictures. They all enjoyed the show. After the second night they thanked us in their village way: "Sir, you spent much money, didn't you? It must be very expensive."

Building Amid Inflation and Threats of Attack

Dr. Lee chose this site out of two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We engaged a good contractor and began to put up our buildings. Chau Leung is a reliable man and had built many churches and schools,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among them. It is not fair to ask any contractor nowadays to work on contract, because prices rise several times in a month. At the end they may be twice or two and a half times what they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th. We agreed upon 5% to Chau Leung upon any building and any material bought. Early in June we began to buy materials but after we had transported

-5-

a lot of timber and bamboo poles, order came for the evacuation of northern Kwangtung as a result of enemy advance up to the North River.

At that time Dr. Lee was in Linhsien. A few teachers and their families who had already come to Taitsuen to live, planned to move to Pingshek, but most of us waited for President Lee to return to see what he would decide. Mr. Yeung and I intended to stay no matter what came. Our servants showed their loyalty and courage, though they had been with us only a month, and decided to stay also. I myself wanted to remain because I like Taitsuen very much: huge camphor trees, cool weather, thirty kinds of birds, lovely wild flowers, and spreading rice-fields, the whole atmosphere artistic, and I thought I could go to the mountains further away from the railway if necessary, where it would be quite safe.

A few days later President Lee came back. After sizing up the situation he said: "We had better stay here and develop this place. Let us go on." I agreed with him perfectly so we began on Swasey Hall. When I was in America I had visited summer camps and student meeting places in the woods, and it now all came back to me. I recalled those dignified buildings with their solemn and impressive soaring roofs, so I thought of the pointed roof of Swasey Hall. This place is full of poetry, of music and natural beauty, so our first building, I thought, should be religious, artistic and poetic in atmosphere. I designed the building and carefully supervised it; I even nailed boards on top of one another. It is successfu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ooks, it suits our present needs, and it will probably be good for fifty years to come.

Students and Teachers Arrive

After a month the situation eased up and students began to register and teachers to come to Taitsuen. This name we did not like, so we changed it to Ling Tai Tsuen. Our main job then was to put up buildings and repair matsheds for the staff and also find room for the students who were arriving from Hongkong. The University plans to have all buildings west of Swasey Hall used by the middle school and all north and east of Swasey used by the college. For the middle school, after repairing the matsheds already here, we had nearly enough, but for the college we had to build many new ones.

By July things were going strong. Many students registered and more asked to be allowed to enter. We had a rule that those who came must help to open up the place, help to beautify it and make it usable. We had many visitors every week-end. By that time building materials were swarming into Sinyanmiu station. The railway helped us a great deal and we had teams of workmen to transport these materials into Lingtaitsuen. Sawing went on in the carpenters' matshed continually, as if a couple of hundred men were snoring in their sleep. At one time we had as many as 300 builders and carpenters, and at cooking time eighteen kitchens were sending up smoke. All these preparations without an actual school started did not satisfy us, however, so our next step was to open a summer school for the Middle School. On

-6-

August 1, 1942 this school opened and the work of Lingnan started again.

Pioneer Work for Students

To retur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mpus. Our first well was not very successful at first, but by the time we had gone down 52 feet we got enough water. In this region water is difficult to get and the wages for carrying it are very high; so the well was needed and we built our bath-house and kitchen near by so as to save labor. All the work in the dormitories and class-rooms was done by working students. Boys began to dig fields and make roads. We require everyone here to work if he wants to be paid. Some boys earned almost enough for their food and tuition in summer school. This work was not easy, because trees and stones and mosquitoes were plentiful, so we must give full credit to those boys who undertook it. Our few servants too should receive credit for they actually had to get down on their hands and knees to clear out the undergrowth in many places.

Dr. Lee had a great time getting workers and staff for the University. After the strong force we had had in Hongkong our numbers seemed very small, but his efforts were rewarded by many loyal teachers and workers coming back one by one. We took great pains to care for them and make them feel at home in this new place and when the fall term opened, our old workers began to arrive from every quarter. They were given a needed subsidy to cover travelling expenses and board and we tried to house them all. For those who came with families a small house was built; for single teachers we built a good dormitory. Dormitories and class-rooms were ready at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If you stand on top of the hill, you will see fifty or sixty buildings, some half-hidden under big camphor-trees, some exposed on the mountain-side, with pink walls and purple roofs. Under the sunshine it is a beautiful sight. Lingnan is now well established at Lingtaitsuen.

Sister Institutions Join Us

The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came to join us and we were glad to give them a number of matsheds at Wangkong about twenty minutes' walk from our site. At the same time Soochow University which had fled from Shanghai to Fukien, joined us as another guest. As we are all fellow-refugees, we also gave them some matsheds in Wangkong and their students joined our classes and shared our blackboards and desks. The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has now put up some new buildings for their own use and Soochow University is also beginning to build west of us, near the station.

When Mr. C. K. Tse, our business manager, came, he took up responsibility. I had been called the "Mountain Chief", which meant that I did things differently and in any artistic way I liked, without much rule or order. But now the University was actually going and we needed a government, so Tse and others took over the business side. I was greatly relieved, but it has been a thrill to start something new like this.

-7-

With a big community such as ours, we needed a church. With some rearrangement inside Swasey, we easily got the atmosphere of a church. We did not have any musical instrument so we had to make up the organ part. (Now at last we have a piano.) We had no hymn-books so we had to write words on large sheets of paper and put them up high for everybody to see.

Many Eager to Enroll

Our entrance examinations were held in different places: Kweilin, Meihsion, Pingshek and Kukong. Around 2,000 students took them but, when college opened, we received only about 300 students - old and new, some of them from Hongkong University. It was a sight to see them in the dormitories and on the roads. Everyone carried an oil light and the song of the red lantern came immediately to mind. (Since this was written oil has climbed so high that many have to economize on even these small lights and grope their way precariously along the campus paths in the evening.) I am new to this situation for I used to work here alone and afterwards with only a few people. Now there are so many young people here beginning their studies again in Free China that sometimes you cannot keep back your tears at seeing them. It stirs something inside you.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the University and Middle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and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have been here more than a semester. There have been some malaria cases, but not so severe as we feared at first. In the beginning we had a nurse to look after our students and the villagers. Now we have a doctor and an infirmary also, but most of the time the infirmary is empty. That is something to be thankful f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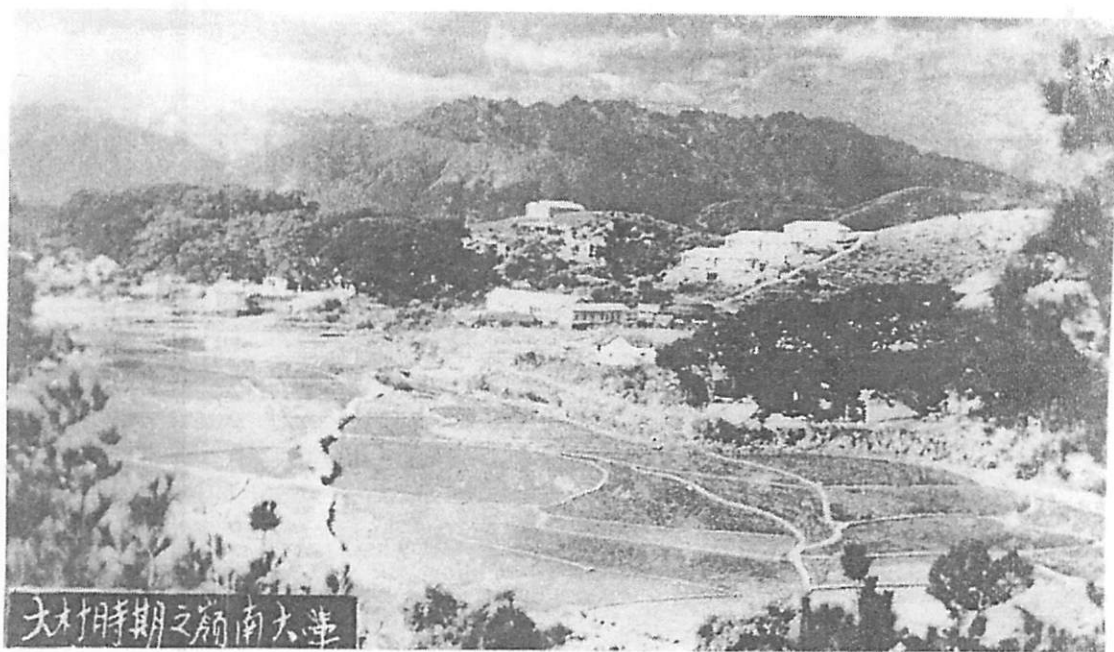
Life Becomes Normal Again

The University has seen more than ten plays in Swasey Hall and two or three big concerts have been given. Morning Service is held there every Sunday. Th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 is raising funds for a school in the village and for a club for soldiers and workmen. They are also planning some medical work for the neighborhood. Our numbers may be seen by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248 middle school boys and girls, with twenty full-time and part-time teachers. The University has 230 men and women, not including those in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t Pingshek, nor the medical students in Kwongsi. A few nights ago we had a dinner to welcome Mrs. W. K. Chung and Mr. Y. M. Ling, and I was ^{one} of more than eight tables of fellow-workers. When you remember that at first there were only two - Mr. Yeung and myself, this is quite a contrast. Many shops and other buildings have collected at the Sinyanmiu railway stations, since we moved in here. At that time there was only one shop selling a few eggs, now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staurants and small hotels.

This report is just an artist's impression. As to the financial side; as to curriculum, books and apparatu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y and its boards of trustees and directors, I do not

-8-

know much,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satisfactorily. I am glad that I could help to build Lingnan up again, and I feel that everyone ought to give his best and work like our leader, President Leo, who really works like a "buffalo" and carries a heavy burden. Judging by the subscriptions and money sent to us, I feel that Lingnan is still in the hearts of many good people and in the hearts of our alumni. I am glad to have been asked to come in and develop Lingtatsuen. If I had not responded to the invitation and had let someone else do it instead I should have missed much and I should be quite ashamed now. As it is I am sitting here recalling the months of hard work, our hesitations, our fears and our trials and am glad that part is over. Lingnan is now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She can fight for her existence and can stand any weather or storm. I am proud of Lingnan. I feel younger every day and more energetic from working side by side with all our comrades for the welfare of Lingnan.



大學時期之嶺南

李應林時期的嶺南大學

楊逸梅〈遺作〉

〈1〉從一個問題談起

嶺南大學的歷史，最重要是李應林當校長那一段，因為它經受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考驗，矛盾容易暴露出來。

一九六九年有一位朋友來向我了解嶺南大學情況，提出一個問題：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階級鬥爭的尖銳時期，為甚麼嶺大不出事故？這是一個很有啓發性的問題，因為這是牽涉到學校首腦——校長、教務長的政治態度、行政措施、校風和學生會領導權等。其中有些是“內幕”情況，不能根據表面現象判斷的。那位朋友說，為這問題曾走訪過二十位有關人士，到我已是第二十一位了。

說那時嶺大沒有事故，可能有人會舉出林皓明事質疑，其實那是與嶺大毫不相干的。林皓明當時是大學一年級學生，培桂中學畢業，入學幾個月就被反動派抓去了。廣州市警察局長李英〈嶺大舊同學〉看到案由，知他是嶺大學生，打電話告訴李應林。李應林要求由學校保釋，在外候訊。李英說：案情重大，不能保，你知道，不必找就是了。隨即收線。李立刻到辦公室查註冊表。知家長是協同和廠經理林志澄，即派謝昭杰〈總務長〉前去通知設法營救，並叮囑問明這事與嶺大學生有無關係。皓明和哪些學生來往較密？也通知學生會主席向同學了解。林志澄營救無效，但查知出事地點在維新路幾個培桂學生租住的公寓裡。而他們一直同皓明過從甚密，借過進步書刊給皓明看，升大學後，每週末皓明仍到那裡，嶺大學生則未見有誰跟皓明來往。顯見是培桂中學的職業學生佈置假局誘他上鉤的。

在曲江時期還出過一件方河源案，雖不屬本題範圍，但也曾被懷疑過是政治謀殺，並牽涉到舊同事陳某，所以不妨在此帶一筆。方河源是附中學生〈當時只有高中〉，其父是第十二集團軍少將工兵團團長，叔父是韶關開業律師方學李。因校址荒僻，學校領得槍枝組織學生自衛隊夜間巡邏和接車。方河源是小隊長。一晚他的小隊執勤，至交班時，他著隊員先回課室，自己帶著手槍說上崗頂巡一下。誰知竟在崗頂背後用手槍自殺。翌晨方學李即同檢察官、法醫來現場勘察、調查，証明是自殺身死。其自殺原因，據方學李說，河源與繼母不和，其父不在家，無人為之調處。本週返校之先，曾與繼母大鬧一場，他拍案說：「從今天起我永不見你！」當時只以為是氣忿之言，不料竟尋短見。又據同學反映，下午散步時，河源曾指自殺處說：我死了你們把我葬在這裡，不要運回韶關。大家當是開玩笑，哄然附和。可知當日他已下自殺決心。方學李同意依他遺願就地營葬。其後他父親還帶其故母妹來看過墳。單從過程來看，已足夠否定謀殺嫌疑了。

〈2〉李應林的政治態度

**反對CC並嚴加防範

李應林與孫科有私人交誼，但他討厭國民黨那一套“文書政治”和“後台政治”。吳鐵城在上海搞模範市時，請他當過社會福利科科長，他搞了個工人新村便走了。他反對CC，對陳立

夫搞思想統制和在大學搞派系鬥爭、特務活動尤其深惡痛絕。他吃過陳立夫的苦頭，即在香港淪陷後，他到韶關籌備復校，因美基會不來款，而赴重慶向教育部借錢。當時陳立夫說：「改國立，全部經費教育部包起；不改國立，教育部一文不借。」他終不屈服，復校後對 CC 更加防範，步步為營。

事情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嶺大文書組主任盧惠風是他從廣州青年會帶來的人，香港淪陷時，因李應林擔任過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發動過義賣、義演等為抗戰籌款，日寇指名要抓他。那時他到處躲藏，東食西宿，行踪不敢讓人知道，只通過司徒衛（分校領導）、謝昭杰對外聯繫。因此，如何逃出香港是迫切問題，經過考慮，謝昭杰找到盧惠風。盧是東莞清溪人，清溪距港不遠，常有農民挑農產品到港出售，由盧預先與農民接洽好，將李化妝為小販夾雜在農民中，乘天未亮混了出去。他們經此患難之交，關係更加深厚，李到韶關即以盧惠風為復校籌備處主任。司徒衛、謝昭杰完成委託，分別通知在港員生及李家人組織成行，亦先後到達。李卒於獲得美商捐款，嶺大在曲江仙人廟復校了。這時教育部來令，飭派一人到中訓團黨務班受訓。盧惠風原兼嶺大直屬區黨部書記，且得信任，當然他去。不料受訓歸來，人卻變了。回到學校大肆鼓吹改國立好；積極籌劃在學院、附中建立區分部，發展國民黨員；要求開設並自擔三民主義課；宣揚陳立夫的“唯生論”；又拉攏幾個人一唱一和攻擊教務長、總務長和某些教授；與省黨部關係密切起來，常去請示、匯報，省黨部也常派人來校“指導工作”，正觸李應林所大忌。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因與戰時救濟委員會（國際救濟會前身）主席路愛華不能合作辭職，李應林知我挽留不就，征求我到嶺大，臨時設置一個校董會幹事職務，在校長室辦公，借以熟悉學校情況。學期末正式通知盧惠風和註冊組、會計組主任、圖書館代主任自動辭職，任期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止。七月我接了文書組工作，校董會幹事一職從此撤銷了。

容啓東是生物系教授兼主任，一九四四年被選為部聘教授出國講學，因拒絕到中訓團受訓，放棄出國及部聘教授職銜，李應林對此極為欣賞。嗣因曲江緊張，繼以淪陷，容不能回，乃轉西北大學任教，一九四六年返校，時理工學院院長出缺，容被聘為院長，並當預算委員會（審議全校預算，決定分配）、人事委員會（審議教師資歷、成績，決定職銜、等級）委員，參加大學最高權力機構（其餘成員是教務、訓導、總務三長，校長為召集人）。

兩相對比，李應林反 CC 的態度就很清楚了。

李應林競選國大代表是半路殺出來的，誰也沒有料到；動機如何，他亦絕不透露。他採取西方的競選方式，組織集會發表演講，與那些請客、送禮、搞秘密交易的截然不同。由於一掃市儈庸俗之氣，給人一個較好印象。當舉行過兩次教育界的集會正在準備向各界鋪開時，壓力來了。首先是余俊賢、高信（省、市黨部主任委員）來信和電話要他退出競選，他沒理會，接著谷正綱、梁寒操（中央社會部、宣傳部部長）相繼來信要他退出，他仍不理，依原來計劃與工商界見了面；之後接到甘乃光、簡又文（忘記了是甚麼部長）來信，勸他放棄競選，建議把票讓給嶺大教授黃翠峰（曾任全國婦女會秘書長，追隨宋美齡），至此他躊躇了，把信遞給謝昭杰看，說：「老簡來信了。」謝掃了一眼說：「那就算了吧！」於是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宣佈退出。司徒衛曾坦率

地問他：爲甚麼對“國大代”〈社會上流行的蔑稱〉那樣感興趣？他笑笑說：「讓人們知道怎樣叫做民主也好！」一般猜測，他之所以中途介入，可能是受孫科之託，人情難卻，“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故諱莫如深；他做事有股牛勁〈舊同學叫他“牛林”〉，凡事一經決定不輕易罷手，敢於頂風逆浪，是以對谷正綱、梁寒操也不賣帳；甘乃光、簡又文關係有所不同，他們都是嶺大舊同學，又是校董，簡氏學額又是簡又文家捐的，李留美時也得簡的資助；黃翠峰亦是嶺大同學，又是多年同事，在公在私都要讓步，而讓給黃翠峰面子上好過一些，簡對他比較了解，這一下果然擊中了。從他選擇年輕的黃文謙〈學生生活指導組主任〉爲競選組織人，不找有社會活動經驗的老搭檔，如青年會副總幹事謝琮孫，則這種推測未爲無理。

**耳聾式的嶺南大學直屬區黨部

嶺大的直屬區黨部不是獨立於行政之外而是寄生於行政之中的。國民黨實行“以黨治國”，而嶺大卻從來是“以政治黨”。區黨部書記由文書組主任兼，保持學校的文書統一制度，僅形式上通過選舉。區黨部之下不設區分部，沒有中山室等活動場所，一切發下來的宣傳品統統歸檔；盧惠風走後，黨費不收了，省黨部的補助費不領了；除了一顆木印之外，一切都是學校的。唯一的工作是每學期編填表報和某些必須呈覆的文件，而這正是文書組的事務，它正如舊時婦女的耳環，見客不得不戴，平時又嫌它累贅。李應林雖是監委，但向來不監不察，你不找他，他就不問，幾年不開會毫不在乎。有些非應酬不可的事情問到他，他總是盡量縮小其影響。例如捐款翻印臭名昭著的《中國之命運》，不能不辦，向他請示，他說：「教職員很窮，學生不會感興趣，不必搞了，上繳款可由學校特別費開支，數目多少你和謝昭杰斟酌。」其他事情大屬類似。借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清淨無爲，垂拱而治。”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區黨部只有一件事使他傷過腦筋，那就是“防奸小組”。遵命成立不成問題，訓導長、總務長、各組主任，另加一個教授，一個學生會主席，自己當組長就成了。可是規定的任務——“注意師生的‘異黨’言論，防止進步書刊入校”怎麼辦？第一點沒有賊沒有證，可以放心；第二點最易出岔子，因爲嶺大向不禁書；圖書館，各系學會等所有報刊、雜誌、讀物是開放、自由的，容易被人挑出刺來。加以限制則違反“嶺南傳統”，也自食其言（見〈3〉、濃厚的西方色彩）。一時沒辦法。恰巧過兩天因學生會總幹事被某些同學在《嶺南週報》〈學生刊物〉攻訐貪污公款事召開聽證會，聽取會計主任查帳報告和當事人陳述，出席者有“防奸小組”全體成員，決定利用會後一點時間交換意見。而那晚李應林家裡有客，不能出席，委託教務長黃廷毓主持，遂關照我於學生退席後和大家談談這問題，要想個妥善辦法，不能被人抓住把柄，引蛇入宅，必要時也得有所解釋；還叮囑要詢問胡繼賢〈訓導長〉、王季子〈教授代表〉意見，他們久歷官場，會有些圓滑辦法。在談論中，知道各學會都收過郵政寄來的進步刊物，而且公開陳列。胡繼賢認爲這樣處理有危險，應通知負責人把它收起來，同學可以索閱，但不陳列；並通知圖書館查一下，採取同樣辦法；正式出版的書籍不必管，大學圖書館是任何書籍都有權收藏的，那些不屬於宣傳品，私人的更不必管。學校不是軍營，不能無故搜查宿舍。最後建議由區黨部照錄原文寫信給康樂郵政支局〈設在校內〉，請其協助截留，把責任推了出去。大家認爲可行，就照辦了。

嶺大學生有三青團員卻一直沒有三青團組織，這是很特殊的，其中有些曲折。鄭彥棻來廣東建立三青團在一九四三年春，先到中大繼到嶺大。那時盧惠風尚未離職，曾召集學生開會聽鄭宣傳，又與鄭單獨談過。鄭去後盧向李應林建議，由區黨部提名成立籌備委員會吸收成員，一面呈報，等候批准便可建立組織。李考慮如果這樣做，盧惠風辭職事將發生變化，到時他有藉口，又有後台，難以應付。因此主張先派李宗強（學生會幹部，區黨部執委，他的侄兒）到中大聯繫，得到經驗再行辦理。宗強回報中大尚未著手，要候省團指示，我們不必著急。這樣一拖，盧走後就擱下了。嶺大有些港澳、華僑學生，在內地沒有親友，且經濟困難，假期只能留校，而三青團總團在南岳舉辦夏令營，來信學校選送學生參加，為調劑這些學生的假期生活，李決定由學校負擔旅膳費讓他們去夏令營，在營裡他們集體參加了三青團。因嶺大未有組織，被編入韶關某校的組織裡，作風不同，開會又多，學生大感不便，要求自建組織，一九四四年成立了籌備委員會。不知甚麼緣故，直至曲江淪陷還沒批覆。這種若有若無狀態正是我們所歡迎的，所以也不催促，聽其自然。抗戰結束，復員廣州，新生大增，原來幾個三青團員或已畢業，或在青年軍集體入了國民黨，沒有舊生做骨幹，建立這類政治組織是不保險的，於是保持原狀，到一九四八年李應林辭職還未成立。

復員青年軍聯誼會是嶺大特有的，它純粹為整頓學生紀律、維持學校秩序而設，沒有政治性。一九四四年張治中（和談代表，解放後在北京）來校為征募青年軍動員，行政人員對蔣介石組織青年軍的動機和這支軍隊將來是否投入抗戰頗有懷疑。李應林說：「張治中是好人，我認識，他不會賣假藥，勝利之後他會實踐諾言讓學生復員的。」於是開了個隆重的報名大會，有十幾人報了名。一九四六年這些學生果然復員回校。同時根據復員條例，由教育廳介紹來的復員青年軍學生還有很多，有些不習慣教會學校的規章制度，又帶著士兵習氣，到處亂闖，旁若無人。實驗園室，不勝其擾；教師、同學側目而視。這一問題提到校務會議上來。李應林經過考慮，指示本校的青年軍舊生發起組織聯誼會，學校給予支持，通過參觀展覽，講校史，介紹工作制度和規則等活動，用集體力量誘導他們遵守紀律、維持秩序，獲得良好效果。一九四七年暑假，有一批青年軍學生因經濟交通困難等關係不能回鄉，要求留校。學校又為他們搞了個夏令營，使精神有所寄託。部份學生幹部亦犧牲假期，在校組織活動，整段期間安靜而愉快地渡過了。

除張治中外，李應林還說過曾三省（省黨部書記長）是好人。一九四六年國民黨舉辦黨員總登記，換發黨證。我們因《登記條例》有“不願登記者作為自動退黨”和“黨員可在工作單位所屬區分部登記，也可以到其他登記站登記”兩條（大意如此），可以鑽空子，因此只抄錄原文公佈，沒有明確宣布區黨部如何辦理，結果，連我們幾個執委也沒登記。隔幾個月，曾三省來校，李應林不在，黃延毓介紹他來找我。簡單談了嶺大沒有呈報黨員登記的原因，他說：「你們做錯了，試想一個大學的直屬區黨部竟然完全空白，豈不是說整個組織散了？若真的散了，省黨部就要派人來重建，那時你們就很尷尬，現在趕快補辦，不能再拖。」當晚向李應林匯報，李說：「曾三省是好人，倘他們派人來就不好了。」

他的“好人”標準如何，不得而知，但張治中是好人，現在已有定論。

〈3〉濃厚的西方民主色彩

**提倡四大自由和給青年選擇前途的權利

嶺大一向標榜不介入政治鬥爭，很受華僑、資產階級歡迎。李應林每年開學禮的講話，都向新來師生強調本校尊重個人思想、信仰、言論和學術自由的優良傳統，要求不要在學校鬧事，影響學習。用階級觀點看，這話是錯的，從當時環境實際看，這話卻是對的，非這樣無以保障師生的人身安全。例如在反飢餓反迫害鬥爭中，女生黃淑暖參加了示威遊行，擔任宣傳廣播，在長堤被暴徒打傷，送到博濟醫院（嶺大醫學院附屬醫院，今中山二院），若在別的學校難免出事，而在嶺大，她安然讀到畢業，沒人滋議。

尊重四大自由也反映到用人和學校某些活動方面。一九四六年原訓導長朱勉躬辭職執業律師，李應林請周鍾岐（解放後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任訓導長；因恢復經濟系請陳秋安（前廣州民進分會主委、副市長）任教授。兩人都是嶺大舊同學，老左派，美基會雖不歡迎，但無可奈何。一九四七年胡祥壁教授夫婦來校，李應林對我們講：「胡與蔣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是堅決反蔣的。」儘管如此並不影響他對胡發聘。他還去信邀請過幾位進步學者、作家來任教，未成功的不必提了。學校還請過李濟深、沈雁冰兩位來演講。李先生講的是“反對獨裁，爭取民主！”內容摘要在校報上發表了，沈先生的演講在晚上，我有事沒參加，內容校報未發表，只報導過消息。李應林常說：「大學生應該知道各種不同思潮和政見，要給青年人以選擇前途的權利，強人盲從，自以為是，到頭來落得‘大和尚愛老虎’（民間故事）的結果，自己反而當上丑角。」

這種思想反映在他對兒女的態度上。他常常說我家裡就有兩個黨，小洛是國民黨，小琮是共產黨，時時辯論到面紅耳赤，那有甚麼可怕！道理是愈辯愈明的。對幾個“圈內人”並不隱諱小琮可能已參加組織。一九四八年黨號召黨團員知識份子到東北參加建設，小琮去了。李應林在家為她餞行，客人有司徒衛、謝昭杰和我。嶺大同時去的還有胡祥壁夫婦和學生胡景釗（胡繼賢之侄）。

**同思想類型的黃延毓

黃延毓不是國民黨員，西方的民主思想也非常濃厚，一九四七年“五四”運動紀念他作報告，當然不外是陳獨秀，胡適等領導那套。歷史系講師金應熙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見，貼在學校公告牌上。學生很感興趣，邀請兩人在大學飯堂公開辯論，歡迎師生參加。雙方都沒有推辭，結果黃辯輸了。我在俱樂部（職工休息活動處）開黃的玩笑，他說：「老了，口舌笨拙，又少看現代資料，拿不出新東西；他看書多，有說服力，真是後生可畏！」大家一笑而罷。黃是教務長，歷史系主任，肯接受新來講師的挑戰，輸了毫無反感，倒欣賞起對方來，若在別校，金的論點已是夠“異黨”嫌疑了。（註）

前述在學生會幹事長貪污嫌疑的聽證會後，談到怎樣應付“防止進步書刊入校”問題時，黎壽彬攻擊我放棄區黨部工作，幾年未開過執監會議，只在公文上敷衍了事。並提出金應熙、陳華（歷史系助教）有問題，應該注意，否則有甚麼事故，學校卸不了責任。黃延毓登時勃然大怒，

說：「彬叔（他長期當附中訓育主任，學生叫慣了，同事也叫起來）！你是嶺南的，過去歷史不會不知道：陳濟棠要抓某教授時，學校通知他避開；鍾校長資助過華僑學生去延安，這些是我校的優良傳統。嶺南絕不容許把外校搞監視、告密那一套搬出來，誰破壞這種傳統就請誰離開！」語氣之凌厲，在他可能還是破題兒第一次。司徒衛、李德銓教授（舊同學，都非國民黨員）也發言支持黃延毓。黎不敢做聲了。有人懷疑“防奸小組”搞黑名單，原來就是那回事。

黃延毓對國民黨特務行為的痛恨，至少還有下面說到的一個根源。他有個表嫂是共產黨員，一九四三年到廣東始興縣月武鄉桃村壩當小學校長（以後叫她全校長）。她路經曲江時探望過黃延毓，說其夫犧牲是江某某、楊瑜陷害的。一九四五年嶺大教職員和眷屬從仁化赴梅縣復校。至始興隘子，得悉日寇進佔燈塔，有北犯模樣，恐與敵遭遇，停止前進，在官屋住下。隘子距桃村壩二十華里，全校長常來隘子趁墟，又見面了。其時江某某當始興縣長，楊瑜當志銳中學校長，都遷到桃村壩。黃延毓力勸全校長辭職回梅縣（黃是梅縣人），避開江、楊。她說：「學校對她很好，她又很愛學生，捨不得離開，小心點就是了。」日寇過後，桃村壩農民起義，處決了楊瑜，江某某卻被逃脫。約一週，江帶國民黨軍一個團來進攻桃村壩，起義農民眾寡懸殊退出上山。黃延毓很關心全校長，託我到隘子打聽，當知道全校長不幸遇害時，我建議託農民找回她兩個兒女帶返梅縣。黃泣然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們帶著百多人，責任很大，若因此事而受反動派留難，延緩行期，耽誤開學，以私廢公，何以對學校，何以對同事！如二女幸存，她的朋友決不會置之不顧，只好聽天由命了！」這件事除謝昭杰和我之外，別人是不知道的。

〈4〉嶺大校風和學生會組織

單憑行政領導的思想和願望是不能決定學校面貌的，長期培養形成的校風和學生會幹部的配合也是同樣主要的因素。

校風包括許多方面，在嶺南有代表性的可以用“嶺南一家親”和“為神為國為嶺南”兩句口號概括起來。有一家親精神才能保證四大自由不會成為一句空話。才能使不同的思想、信仰不致造成對立而發展為互相敵視，才能使師生之間、同事之間和同學之間融洽相處，合作協調，不因些少芥蒂而損害工作。在嶺大，上下級之間沒有架子，師生之間親切過於尊嚴，在困難時期同心同德，這是前一輩樹立了榜樣，然後接力賽般繼承下來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間，韶關某報發表了一篇嶺大學生搬米的新聞，引起社會注意。事情雖小，卻可以說明“嶺南精神”的一個方面。由於一九四三年秋韶關米荒，政府無法解決，米價直線上升，漲了幾倍，維持員生幾百人伙食殊不容易。幾乎隔週就要派人到韶關活動，找門路，走後門買公價米。糧食局、兵站總監部、油糧處等都找遍了，皆只能暫救燃眉，斷糧威脅經常存在。於是派人到湖南商購，得九戰區批准（湖南米全部由戰區控制），中間還經過與敲詐貪官鬥爭的曲折，米運來了。可是搬運人力不足，雇工不划算，又值陰雨，在車站露天堆放容易霉壞。遂由校長帶頭，號召員生家屬協助搬運，能搬多少就搬多少。全校沸騰起來，男女學生、家屬、教授、連小孩也來了。挑的抬的，扛的，背的，拖的，挽的；籬筐、水桶、布袋，凡可盛載的都拿了出來；小孩也有辦法，他們把褲管扎緊，像馱馬一樣圍著頸項搬回去。人群宛如長龍，川流不息；

夜間燈火通明，如同白晝。至深夜二時許八百多石米全部搬完。那位記者乘火車路過，詫為奇觀，發了新聞。嶺南向被人視為貴族學校，但此情此景，別的學校曾有過嗎？會出現嗎？某校也向湖南買米。運回一算，比農民出墟擺賣的還貴，教授不肯要。金曾澄問過我：你們怎地搞得這麼便宜？我說：辦法很簡單，只是沒有那種精神就辦不到。

曲江緊張時，政府偽造戰報掩飾真相，並明令禁止學校疏散。淪陷前兩天才來個撤退的緊急通知，各校都受很大損失。嶺大對此則早有防備，事先在鄰近山區租下房舍，學生凡不能隨家疏散的都跟學校，按原計劃有條不紊地先搬出入，後搬運圖書、儀器及糧食。接緊急通知的翌日，李應林和陳汝銳（附中教務主任）先走赴梅縣，籌款接濟留校師生和規劃復校，校務由一個七人委員會全權領導。嶺大的人剛搬完，詔關就淪陷了。以後學校派職工、學生回校搬運物資，由學生自衛隊武裝保護，如是者十餘日平安無事。原計劃三兩天糧食搬完後便放棄仙人廟校址。不料那一天正好有小股日寇到仙人廟劫掠，當即停止搬運，非武裝人員退回駐地，組織家屬老弱婦孺疏散上山，自衛隊則在校區到駐地的山路險處監視，設置通訊線。這時校區前的大村已經起火，兒啼婦哭，時聞槍聲。後面的橫崗怕寇兵深入連環，但考慮槍少，不能獨力抵抗，與監視的自衛隊聯繫，要求支援。自衛隊亦決心抵抗，委員會同意與橫崗聯合起來反擊，除留幾個在駐地保護之外，全部自衛隊集中山口增強火力。日寇得寸進尺，大模大樣地從田垌撲向橫崗，這時我們看清了來敵只有十人，其餘全部盡是被抓來挑夫的。剛接近，雙方交叉射擊，寇兵倉皇退入校區，借樹林掩護，但被自衛隊火力壓住不敢出來，相持不久便退走了。據大村人說，有一個受了傷，是讓人扶他騎牛走的。隨後附近就傳出嶺大師生上山打游擊。春節後我到湖南汝城請求代發電報與校長聯繫，並要求湖南省銀行接受給我們的匯款時，九戰區建議我們搬到仁化，等候機會由城防司令部保護偷渡前赴梅縣。我們走後不久，日寇便來掃蕩山區，要找嶺南，但已鴻飛冥冥，戈人徒暮了。

如~果處在不同的環境，即使就是這些人也不會幹得那麼出色，這就是“嶺南精神”。而“嶺南精神”又只有在嶺大那種環境氣氛中才能充分地、自然地發揮出來。

“一家觀”不能單方面要求，行政領導和教師也必須對學生支持和愛護。在曲江時有這麼一個例子：一個星期天，幾個學生從韶關搭夜班火車回校，在車上跟一個軍官爭吵起來，繼以動武，那軍官喝士兵把學生捆起，推了下車，帶入黃崗（戰時省府所在地）警衛營部。此事被一位教師看見了，怕學生受到虐待，囑咐車上的女同學回校報告，自己跟了進去，與值班人理論解縛。陪了他們一夜。這種行為難道學生能不受感動嗎？儘管是個別人，但也體現“嶺南一家觀”精神的一斑了。

嶺大遷回康樂以後，學生會曾為抗議粵中師管區軍官搭霸王車，毆傷校車司機，負責人不但拒絕學生賠償、道歉的正當要求，還反咬一口，來函學校指責學生騷擾，要嚴加約束。學生遂舉行罷課。嶺大罷課是破天荒的，報紙發了新聞，轟動社會。張發奎害怕起來，星夜打電話給李應林：要立即復課。李答：學生要求是正當的，責任在師管區，如不接受條件，校長不能強迫學生復課。張發奎無可奈何，即答應派華振中（行轅參謀長）來校，會同學校、學生代表到師管區解決。結果師管區司令曾靖全部接受懲凶、賠償、道歉條件，簽了字，學生會便召開大會，通過

復課。學校對學生正確行動堅決支持，學生會怎會與行政背道而馳另搞一套？有人懷疑這次罷課行動是政治運動，由於學校、區黨部干預、破壞才匆匆復課，其實這種想法是毫無根據的。

要使校風維持下去，關鍵在學生會幹部。嶺大學生會以附中學生為骨幹，他們經過附中幾年教育，當過附中學生會幹部，有工作能力，取得同學支持，這樣就很自然地能和行政配合而不越出軌道，其中也吸收一些別的教會中學學生，由於氣質接近，往往合作得很好。主席是二、三年級學生，四年級生不再當學生會幹部，像接力賽一樣一級一級傳下去，此外還有個學生總會，是大、中、小三個學生會的聯合協調機構，它不干預各學生會工作，但有必要時它可召集各學生會共同討論全校性問題，糾正某些學生會工作上的偏向，取得一致。還有權召開大、中、小全體的學生大會，通過一致決議，各學生會必須照此執行。例如前述的罷課、復課，都是全體大會通過的，光是大學的學生會操縱不了。有這樣的組織，有這樣的幹部，縱有個把職業學生混入校內，也起不了甚麼作用。而且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倘有一些鬼祟行為，很容易被發現、抵制，只有知難而退。所以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嶺大不出事故，是有原因而且合邏輯的。

〈5〉李應林與美基會的關係

** 停辦與反停辦的鬥爭

一般認為李應林是美基會扶植上台的，當然美基會不同意就上不了台是事實，但是不是美基會對他很滿意大力支持他上台呢？據我所接觸的老一輩嶺南人都有不同看法。他們說：鍾榮光的失敗在於不能解決經濟問題，美基會一卡他脖子削減補助就馬上捉襟見肘，發不出工資，引起普遍不滿，加以美基會的挑撥，下台已成定局。李應林當過副校長，落在他身上是順理成章的，各方面都不會反對，局面能很快穩定下來。從以後的事實看，這些意見未嘗無理，不能說是“投其所好”的。

廣州淪陷時，美基會提出：大學暫時停辦，附中遷香港，校長給假一年出國旅行，一年後看情況再議。其動機可能是想乘機去掉李應林，為美基會捲土重來〈假使日寇勝利〉留下伏筆。李則堅決主張大學亦暫遷香港，視戰事發展如何再考慮遷入內地。校董會在無能為力的心情下作出滑稽決議：如校長能解決遷校經費，同意暫遷香港。於是李應林到香港活動，通過關係會見港督〈兼香港大學校長〉，要求借港大校舍上課，港督同意了。既不要美基會開支，美基會無奈其何。一九四零年嶺大把農學院一部份〈二年級以上〉遷到坪石，計劃逐步擴展〈一九四一年坪石、香港同時招一年級生，二年級在坪石上課〉，為全校內遷奠定基礎。第一次停辦及反停辦的鬥爭，李應林初步獲得勝利。

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美基會不等待學校消息，亦未通過校董會，就迫不及待地通知坪石農學院，大學停辦，美基會只繼續負擔農學院經費。李應林逃離香港時，原打算先在坪石落腳，設立復校籌備處。不料美基會來這一手，農學院負責人怕影響自己，不敢接受。使得從香港出來的師生要另行設法安置，增加了困難。只得向青年會借錢，向各教會借地方，安頓來韶人口，復校籌備處也設在韶關青年會內。

到重慶向教育局借錢是他不得已而為的。爲了節省旅費，他住在中茶公司的職工宿舍。總經理李泰初是他留美時的同學，伙食也由公司供應。碰了陳立夫的釘子回來，正是無法可想，李泰初知道情況，建議介紹他向來中茶公司訂合同的美商惠廉肯兄弟公司經理捐款，碰碰運氣。意外地獲得二十萬元法幣，建校有著落了。回程李又介紹他見英駐華大使，附搭使館汽車到桂林。大使知他是大學校長，讓他與自己同車。路上了解到嶺大的困難和幾年來與港大合作情況。答應此行回國述職將建議港大在韶關學生全到嶺大借讀，爭取英援華會助款。此後又向華僑、富商如鄭壽芝、陳學談等捐得款項，一切就緒，迫得美基會不得不承認嶺大復校，通過美援華會把經費匯來。第二次停辦與反停辦的鬥爭，李應林仍保持勝利。

經過兩次較量，李應林深深體會到必須廣開經費來源才能擺脫美基會控制，要做到這點，非貫徹鍾榮光所提出把嶺大辦成“基督教的、國際的、華人自主的”不可。於是向天主教試探合作的可能性，又向華僑、富商各方面試探籌建華人基金。一九四六年譚禮庭基金委員會成立；接著與天主教簽訂了試辦合作契約，接受他們派教授，在校內給地建神甫屋，在神甫屋內容許作宗教活動，但不得吸收基督徒參加。然而這只是邁開了第一步，經濟力量還是不足，時不待人，他的計劃未能實現。

**李應林的下台

光是美基會對他不滿還不能使他下台，這兩年嶺大一再發生意外事件才是他的致命傷。

第一、蔡輝甫案（“弑師”案）：爲說明此案發生背景，有必要把蔡輝甫的來龍去脈交待一下。香港淪陷後，附中教師部份到了韶關，部份轉到澳門，附中分成韶澳兩校，韶校主任是司徒衛（校長名義上李應林兼），澳校主任是楊重光。蔡輝甫是澳校聘請的，初教高中化學，後兼教務主任。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韶校先回廣州；一九四六年暑假，澳校亦遷回來，兩校并而爲一。當時派司徒衛赴美捐款，韶校教務主任陳汝銳（原香港分校校長）亦回香港恢復分校，附中便以楊重光爲校主任，蔡輝甫爲教務主任。蔡的思想作風與嶺南格格不入，情性又固執，學生很不滿意。主要有兩點：（1）他教高中化學給分苛刻，每學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學生考試不合格，請他補習功課的學生補考就合格，否則仍難合格；而他補習是收費的。（2）經常在課室指名道姓地罵學生、辱及家長，如說xxx的家長是經濟漢奸、xxx的家長是甚麼等等。學生哭了他更洋洋得意。澳校學生對他反感更大（因韶校學生少捱這種嘲罵）。學校曾通過楊重光對他勸告，迄未稍改。一九四七年高三畢業班考完試，呈報了名冊，但學期未結束，學生晚上仍照常在校自修，蔡監堂，下課鈴響，人群走至樓梯時電燈熄了，混亂間蔡跌下樓梯拐角平台處，學生紛紛下樓，沒有理他。他自己起來回家，對其妻說：「下樓時有學生打我。」休息一會就寢。半夜其妻發現他呼吸困難，不省人事，學校即派車由校醫護送博濟醫院急救，至凌晨搶救無效身死。因事態嚴重，李應林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情況，商量善後辦法。黎壽彬匯報視察現場經過，發現二樓的電閘拉開，把上套著一條童軍繩，下面靠牆有學生坐椅一張，課室椅桌無凌亂，其他未見異常，估計是學生事前準備好，屆時熄燈對蔡侮辱泄憤，不幸釀成命案。大家亦一致認爲學生斷非蓄意凶殺，可能當時有人被蔡纏住，掙脫時推他一把而跌倒，既能自行回家，傷並不重，致死純系意外。但已出命案便不能私和，必須報法院驗尸，依法解決。否則萬一被人反噬，學校要承擔刑事

責任，更為不利。為使事情順利解決，應請校董會迅速定出撫恤方法，撫慰死者家屬，緩和其對學生的敵對情緒。學校依此執行了。驗尸結果：右太陽穴拳傷一處。左額撞傷一處，背部皮鞋傷一處。法醫意見：系被踢倒地受傷，顱內出血，因傷致死。檢察官亦認為學生無故殺意圖，但既釀成命案，不能不負刑事責任。並囑派教師勸導肇事人自首，爭取緩刑或假釋，可以不影響升學。又叮囑必須優恤死者家屬，使其採取原諒態度，要求對學生寬大。如被咬住謀殺，就不好辦。並約翌日來校偵訊。經過一日無人自首，翌晨發現沈志祖逃走了。檢察官來時，中統頭子教育廳長姚保猶亦到，與檢察官密談一會，宣佈先由姚對學生講話。當時課室周圍佈置警察站崗，氣氛頗呈緊張。一小時許姚出來宣佈：已有杜昆明、關輝明、龔金湘三生（均澳校學生、華僑、港胞子弟）自首，承認事先約好，關輝明熄電燈、杜昆明打了蔡一巴掌，龔金湘打了一拳，踢蔡者估計是在逃的沈志祖所為，因為在黑暗中未能証實，應通緝歸案。並贊揚三生勇於悔過，當籲請法院從寬處理云云。遂將三生交檢察官帶走，其餘各自回家。姚還與在場的行政人員，教師談了話，說學生年少氣盛，一時衝動，誰也料不到，能知錯改過，只薄施懲戒便了，不必擔心等等。誰知他陰險毒辣，第二天向記者發表談話，指責嶺南學風澆漓，紀律鬆弛；學生道德敗壞，非大力整肅不足以挽頹風，要求法院對犯罪各生嚴加懲處。又指示省教育廳召開會議，發表聲明。高等法院院長史延程也在報上發表文章，從而嚴辦之聲遂囂塵上，所謂“弑師案”不脛而走。檢察處受到很大壓力，不敢堅持主張，起訴書只得委婉表示：雖有共謀，但非主凶，建議判刑，自首可以減等。同時中統另一頭子余俊賢又插手進來，指使潮州同鄉會派人借口慰問死者家屬，積極唆使蔡妻翻案。本來校董會定了給蔡以因公殉職的最高額撫恤，照原薪支領 20 年，子女由學校供給讀至大學畢業。其妻已無異議。答應要求法院寬大處理。這時因潮州同鄉會整天派人陪著她，送她出庭，態度變了，一口咬定學生蓄意謀殺，要求法院伸冤，結果第一審判刑七年。史延庭還嫌太輕，駁回更審。事情越來越僵，於是嶺大醫學院教授、博濟醫院醫生發表了一個談話，從醫學觀點說明蔡輝甫致死的腦出血與頭部外傷無必然的因果關係，傷後神志清醒，能起身回家，談話，飲食如常，無腦震盪表現，則數小時後的腦出血並非外傷引起，不能謂之因傷致死。但在反動派一片叫囂聲中，有些報紙還含沙射影扯到政治問題，醫學界不敢支持。第二審已經核准處有期徒刑十二年。這三個學生被關押至解放前蔣幫倉皇逃命時才獲釋放。

第二、火燒英領事館案；宋子文從行政院被趕下台後，來廣東當省主席，CC 仍不放過他。火燒英領事館就是高信借省市參議會發起聲援香港九龍城難民示威遊行之機，製造外交事件以打擊宋子文的“得意之作”。在這場狗咬狗的鬥爭中，嶺大幾乎當了替罪羊被送上祭壇。其後風傳共產黨放的火，正是 CC 分子模仿他們祖師爺希特勒編出來的拙劣謠言，非親歷其境的人，很難揭穿這一內幕。原先省市參議會為抗議香港警察強行拆遷九龍城居民木屋，舉行示威遊行，是通知全體學生（小學除外）參加的，遊行路線也規定從東橋進入沙面，到英領事館門前遞交抗議書，然後轉出西橋至六二三路散隊；並號召捐款慰問九龍難民。聲明是愛國運動，要踴躍參加。會前兩天，市黨部來個訓令、規定由學校指定一百名“忠實”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參加，我們認為不合理，交學生會討論。學生會一致認為：既是愛國運動，為甚麼只許一百人愛國，非國民黨員、三青團員便不准愛國？“亂令”不能接受，要麼全體去，要麼一個也不去。學校認為參議會是民意機關，應該尊重；且以愛國號召，不能不去，同意全體去。誰料大會推遲了兩小時才開（由於高信未佈置好），所有隊伍都是一百人或五十人，嶺大特別顯眼。行禮如儀後便有工會拔隊離場，

秩序混亂，嶺南領隊向主席報告，要求制止，主席團未予理睬，不久學生隊伍也有拔隊離場的，領隊再次要求制止，依然不理。嶺大學生表示抗議，決定單獨遊行，所以後來改變遊行路線，不入沙面，到太平南散隊，這些都不知道，仍依原定路線行進，到西濠口稍停，那裡停著一輛校車，上掛橫幅標語，正在宣傳捐款。眼看前面廣州大學、中正中學隊伍已跑步過東橋，於是繼續進發。豈料將到郵政總局時，突來十多個不明身份的便衣攔截隊伍。說奉命不准遊行隊伍入沙面。問他為甚麼廣大、中正去得我們去不得？竟蠻不講理，還敞開衣襟露出手槍威脅。學生忿極，齊聲喝打衝了過去。才上東橋，裡面正濃煙大起，料是先行隊伍所為。不願牽涉入去，乃沿河岸折出西橋。過了幾天，省政府召開全市大專院校校長會議，李應林估計會捱罵，叫我代表赴會（原規定親自去），並囑先向學生會領隊了解詳細情況，必要時提出證據澄清事實。會議由宋子文主持，歐陽駒（廣州市長）介紹了他趕到現場所見：前廳已起火，學生約百人砸爛各辦公室門窗搬文件來燒，阻止警察、消防隊救火，打傷了警察……當場抓了二十幾個暴徒……。宋問大家對此有何意見，是自發的還是有意搗亂？高信搶先發言，集中攻擊嶺大，說市黨部為防止“奸黨”搗亂，特規定各單位選派“忠實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一百或五十名參加，嶺大公然抗拒，來千多人；又破壞秩序，率先離場；不依遊行路線、不服軍憲制止，闖入沙面；佈置宣傳車在太平南路作煽動宣傳；今天校長不出席，有意規避，內幕如何，要徹底查究等語。真是含血噴人，實難容忍。我拿出學生拍下的照片和星島日報發表的有關報導，逐點駁斥，特別點出廣州大學、中正中學和所謂的軍憲，不留情面，氣得高信漲紅了面。怒目而視。他再站起來想發言時，宋子文打個手勢說：「不必講了，我明白了，上帝也挽救不了！」又問：「高主委說：『如三天內不釋放被捕學生，大學將要罷課』。你們看會不會？對被捕的怎麼辦？」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首先答覆嶺大決不因此罷課。暴徒應依法懲處。宋依次問中大、民大……都說不罷課，最後決定各校聯名發表聲明，要求懲處暴徒。出門時金曾澄（珠海大學校長，嶺大校董）拉住我說：「你為甚麼這樣大膽，不怕闖禍？」我說：「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我不能挑一擔子罪名回去，致留後患」。當向李應林匯報談及金曾澄的話時，他笑了笑說：「我不會怕高信。」

此次惹了禍是無疑的。一九四七年底，幾個舊同學校董和美基會代表分別約李應林單獨談話多次，然後李應林向校董會提出辭職。黃延毓、謝昭杰與李同進退。校董會還提出要辭退八個人，包括文學院長庄澤宣和各組主任等。李極力反對，除庄澤宣接受聯合國文教組織聘請，黎壽彬申請學額赴美留學，黃文謙赴港籌辦嶺光中學外，其餘都留下來。我解除了文書組職務，在中文系專任教書，一九四九年也自動離開了。一九四八年六月，嶺南大學的李應林時期到此結束了。

以上是跟據我親歷目見提供的情況，至於其人其事如何評價，限於水平不敢置議，敬聆高明！文責自負。

〔註〕此事另一說法是歷史系聘任金應熙開課時，美籍教師包令留提出金應熙有共產黨嫌疑，反對聘金開課，黃延毓不同意，堅持聘金開課。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GE

我院徐信忠院长一行赴美访问

Dean of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ge (L(U)C), XU Xinzhong, was among the first visitors to the Lingnan Foundation's new home in Costa Mesa, California. He visited California to continue his effort in identifying exchange partners for Lingnan. L(U)C is among the first in China to offer exchange and overseas study opportunities for its students, both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 Most of the undergraduate exchange partners are in England and Europe. Dean XU hopes to change the mix in establishing more US partners. Among the schools he visited while in California, include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Santa Monica College and Pepperdine University.



Dean XU comes to L(U)C with outstanding credentials. He received his BS in Geophysic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1985, his MBA from Aston University in 1989 and Ph.D. from Lancaster University in 1993. He served as Senior Associate Dean of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an Economist at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was Chair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Lancaster University Management School. He and his family have a home in England, while he "commutes" back and forth from his more than full time job as Professor of Finance and Dean of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ge between Guangzhou to England. More details available at http://www.lingnan.net/english2009/about_show.asp?id=15695.

For those of us who have gotten to know him, we admire his energetic leadership expand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Hon Lok Campus.

*Compile by Jane Szutu Permaul, Lingnan- Class of 1962
December 2, 2013*

9月19-23日, 我院徐信忠院长、张艳梅副院长、余立人副书记等一行赴美国西部访问。在此期间, 分别拜访了岭南大学三藩市同学会、岭南大学洛杉矶同学会等校友组织, 并与校友代表见面交流。

徐信忠院长代表学院感谢三藩市同学会、洛杉矶同学会的学长们一直以来对学院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并向校友们介绍了学院的最新情况和明年25周年院庆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徐信忠院长还代表学院向校友致以中秋问候, 并请校友们品尝了来自广州的中秋月饼, 让校友们感到格外温暖。

校友们高兴地向学院介绍了在美国西岸的校友各方面的情况, 表示愿为学院的发展和25周年院庆做出更大的贡献。

徐信忠院长一行还先后拜访了美国岭南基金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圣莫妮卡学院等组织和学校, 并与我院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杰出校友洪翰教授就提高我院学术水平等主题进行商谈。





七十載嶺南情與事



歐陽讓〈1947 超社〉

我在 1943 年秋天考入播遷粵北韶關仙人廟嶺南大學，當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四年制的大學，每一年都有一個特定的英文稱謂，分別是 Freshman, Sophomore, Junior, 和 Senior。我估計是美國習慣，英國大學三年制，稱為 First year, Second year, Final year。今天香港大學已由三改爲四年制，大學收生要中、英、數及通識四科合格，再加上報讀學系相關的學科成績爲準。必修科任何一科不合格，都不能進入大學之門。

嶺南大學校訓是「作育英才，服務社會」。入學試成績如有一兩卷驚人出色，必修科即使其中一科不合格，爲免滄海遺珠，仍可被取錄。進得門來，學子要進修不合格的科目，成績達標後，才可以選修該科大學課程。無論修讀理、工、醫、農、文、商任何學系，英文和中文是大學一年級必修科。中、英、數其中一科不及格，要上補習班，最差的要補課一年，Chinese A，或 English A 等，不太差的

讀半年，Chinese B，或 English B，數學也一樣。嶺南人稱爲「大 A」或「大 B」，也稱「食補品」。考試只有 Pass 或 Fail，成績高低不會算在 GPA Ratio 內。〈按：今年起香港的大學改爲聯合招生，嶺南不知是否同一入學要求。〉

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我拿著韶關「建國日報」民國 32 年 8 月 22 日的報章刊登「私立嶺南大學取錄新生通知」的一頁，從韶關乘坐約一小時火車到仙人廟站，再步行約半小時到達滿佈樟樹的嶺南校園辦理入學手續。路過鄰近也有報考的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也見榜上有名，但心儀的大學是嶺南，能獲東吳取錄沒有驚喜。驀然回首，假如入讀東吳，戰後北上蘇州，我的際遇如何？歷史是沒有假如的！

當年的註冊主任是鍾香舉先生，入校後才知道學生稱他爲鍾師。他坐在長桌子中間，桌上一邊放著厚厚的檔案，另一邊是他的助手，看來是高

年級的女同學，也許是教授的子孫，因嶺南播遷韶關只有一年，人手短缺，助手是義務多於受薪。多年前在廣州遇上社嫂桂治馨談起註冊一事，她也曾當過鍾師的助手，是已故工學院系主任桂銘敬教授的千金，人稱桂大姐。

第一次與這瘦削的主任會面，只見他口含捲煙，望也不望我一眼便說：「你的中文不合格，要補 Chinese B。」我心理毫無準備，結結巴巴的說：「放榜排名是否根據入學試總分數？可不可以翻查紀錄？」他也吃了一驚，張開眯成一線的眼睛，目光向我面上一掃，我猜度他心內說：「你何物小子，竟敢挑戰我的權威？」無奈拿起檔案，良久聽到輕輕的說：

「喂！……」以我猜度，他心中說：「這是甚麼回事？」硬繃繃的晚娘口面，轉變到有點和顏悅色，續說：

「你入學試總分在理工學院 47 名正取生最高，不過你的中文不合格，補習一學期的 Chinese B 不會影響你在大學的成績，也不會阻延你四學年畢業，也不會加學費。」在他叫「Next」後，我算辦妥註冊手續，百般無奈接受「大 B」，心中意難平！

思前想後，中文試卷那地方出錯？

回憶在中學念書時教中文的老師是著名學者潘學增先生，他有點像冼玉清教授重文言輕白話，中學生大多數寫不出文言文，但他指出作文考試切莫揀選議論文，假如改卷者不喜歡你的主論，性格隨和還可以放你一馬，過激的老頑固，你肯定有災難！

中學時我已閱讀許多課外書籍，例如魯迅的《阿 Q 正傳》，巴金的《家、春、秋》，《冰心文集》，和著名翻譯家傅雷的《飄》（英文原著是 *Gone With The Wind*），作文分數在班中也超過 70 分，作文分數永遠都是以六七十分為標準，八十分已是貼堂之作；文科永遠沒有滿分，作文還要倒扣，……沒有標準答案，例如用詞不當，白字，立論不正確，造句，閱讀理解等。我中文不合格肯定是作文選錯題目，改卷人不喜歡，手起刀落，自然低分。記起高中教數學的老師上課時說：「數學考卷，全對可以拿一百分，要考第一都是數理精英」。為甚麼我閱讀這麼多的課外書中文作文仍不合格？我砌出的原因是否有假象？也無從稽考！

「大 B」補品是吃完了，執教的講師名字也忘記，印象中他是一個很好的中文老師，這半年讀得很輕鬆，獲益良多。奇怪的是，去上補習「大

B」的同學從不交談，心中像被人標籤了，是否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直到學期完了，同班一個像香港來的書院女問我選定 Chinese 1a 的教授未？答是詩人冼玉清教授，「你呢？」她也說選定了，我問：「鹹汗？」她點頭，我說：「No way！」〈按：只有嶺南人才心領神會此一問一答的幽默感。〉

因與讀大 B 的同學從無交談，所以毫無印象。上述對話也只此一次。上星期與同系同住陸佑堂同房三年的老友通電話，談起「補品」，他也奇

怪我吃大 B，他吃了一個數學大 B，讀工科有阻礙，怪不得他遲我半年才畢業。

大學時期教過我的老師，現在也不知道有誰仍存活。入學試時居榜首，畢業時也是最高分，並獲 Phi Tau Phi Scholastic Honor Society of China。昔日的驕縱心性，在 70 年漫長歲月中已消磨殆盡，煙消雲散。但大學的生活，特別是在兵荒馬亂，戰火連天的歲月最難忘。前塵往事，並非不堪回首，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2013 年 8.22 完稿

註：同窗李瑞明兄編著的《嶺南大學》第 271 頁覆印了 1943 年詔關《建國日報》入學取錄新生的全部學系及學生姓氏及排名次序。

後記

最近收到曾在廣州嶺南附中就讀一位學弟在聖誕卡寫上問候之詞外，還加上「真的沒想過老師竟然在大學入學試中文科不及格，簡直是個大諷刺和笑話！」

嶺南附中畢業生成績前三名可免試直升大學，並可選讀心儀的學系，不入三甲而成績優良者，只考中英數三科。

香港中學會考生如感到某一科成績未如理想或不合格，可以向考試局申請覆核，當局可能委派另一改卷者重新評估，但要繳交費用。

多年前香港所有大學已採用電腦辦理註冊手續和選科，刪除所有人為錯誤，註冊主任是誰，學生也不知道。

2013 年 12 月 24 日再筆

緬懷康樂(之三)

(任社) 何森

最近羅省紅灰學長茶聚，一向熱誠為大家服務的呂錫基學長，給我《簡報》68期，只見內容十分豐富，他囑我有空多寫些懷舊的文章，我也覺得，我們這些『康樂遺老』如果不寫，以後就無人知道了。

大約在1950年左右，我們任社的男同學，有一部分住在女生宿舍廣寒宮旁邊的『女臨宿舍』，所以去上課和圖書館都要經過一條長而彎曲的水泥路，其間還要經過一座美國教授的住宅、一間天主教的神父屋（Father House）和一段矮叢林，白天來往的師生較多，但晚上就人群稀少，尤其是圖書館關門以後，大家都急急返回宿舍，有男朋友的女生也有保鏢送回廣寒宮，只有少數女生迫得單獨戰戰兢兢地走回宿舍，據我女友云，有教育系女生，在途中遇到色狼的騷擾，是從途中叢林中跳出來的矮個子，因路燈暗，人又驚慌，所以認不清其面目，女生怕羞，見沒有甚麼損失，就不敢告知校方，如是的是個案已有好幾次。

我將此事告知同房老友，記得有歐陽百里、劉慶滔、歐陽駿和謝瑞麒等，大家聽後都義憤填胸，決定設法教訓這個人渣敗類，於是便拿着房內的舉重鐵棍，一俟晚上圖書館關門，便在路上巡邏，可惜幾周過去，也不見色狼出現，因為從圖書館走回廣寒宮，大約要十多分鐘，康樂園正如李炎全學長的大作：『康樂園』所描述，果然是：『地美人娛』，環境十分幽雅而安靜，記得解放前夕，陳序經校長親往京津，聘請名教授來嶺南任教，不少人本來準備出國，但見康樂園的環境十分幽雅、校風嚴謹樸實，學術氣氛濃厚，是研究學問的好地方，所以便留下任教，但想不到，康樂園的地大和幽靜，也被極少數的壞蛋鑽了空子。

我們巡邏失敗，冷靜分析案情，知道色狼一定是熟悉環境的校內人士，於是改變躲藏地點，即分兩批，分別埋伏在教授屋及神父屋後面，一旦發現壞人，使其無路可逃，但過了兩周仍然一無所獲，於是大家出謀策劃，正是：『三個臭皮匠』，想出了一個辦法，去『智擒色狼』。

首先，由歐陽百里前往他第一任女友黎宣工作的『廣州話劇團』，借來一頂留有長髮的假髮，再由身裁瘦小但有膽識的伍大衛，裝扮成女生，他捧着著書本，有意放慢脚步，珊珊而行，果然行至矮樹叢時，一個矮而結實的色狼，突然跳出來，將他抱住，書本跌在地上，伍學長却將他緊緊抓住不放，此時幾名大帝，便馬上殺出，劉慶兄已忍不住手，先給他5元利是（一巴掌），其他人也想揍他一頓，豈知押他到神父屋前的燈光下一看他的『蘆山真面目』，大家嚇了一跳，原來是熟人，康樂附中的一名工友，叫做鄧X，是水電房技工之子，三十來歲，尚未結婚，曾有過偷竊女生內衣襪的案底，因為我們幾個任社同寅都從附中升上大學，對他並不陌生，所以嚴厲訓斥他一輪，他亦痛哭流涕，表示不會再犯，我們見他是工人階級的接班人，且有悔意，罵了他一頓，就手下留情放他一馬，以後就未聽過有類似的事發生，這幕『智擒色狼』的活劇便徐徐下。

潘彩嬌同學近況

潘彩嬌學長〈1950 凱社〉近一兩年，因身體狀況欠佳，為減少兒女勞碌奔波來照顧她，最近住進了位於三藩市日落區的 Vintage Golden Gate 護養院，那裡環境優美，設備先進，工作人員很是盡責。她住了一段時間，健康情況得到很好的改善。最近他們那裡的機構也出版一種內部的簡報，編輯鼓勵他們參與投稿。彩嬌學長也積極投入。這是她寫的一篇小品，雖然很短，卻也可以看到她的心境。我們很多同學非常關心她，相信也高興看到她身體好轉。

Page 4

FEBRUARY 2014

AND SO I MOVED TO VINTAGE...



My name is Priscilla Moon. I was born in Canton, China. I met my husband there while he wa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nton on the GI Bill. We married and came to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y husband was accepted at Harvard where he received his MBA degree and then we moved to California.

I started working at City and County of SF (CCSF). They sent me to IBM Educational Center for training. After being at CCSF for eight years, I went to work for the Treasury at the San Francisco Mint Building as a software analyst for eleven years. They moved their data center to Washington, DC but I did not want to transfer.

In the meantime I had three children, two girls and one boy.

I started a new job at Bank of America and after a couple of years there I went to Wells Fargo and after a few years there I then retired.

I am very proud of my children, one daughter lives in Salem, Oregon and is a dentist there. My 2nd daughter lives in Grass Valley, California and is an optometrist, and my son works at UCSF as a computer specialist.

After my husband passed away, my children and I decided rather than being home alone, I would move to Vintage.

Your roving reporter,
Celia Sacks



嶺南第二代/第三代 潘志清 Andrew Poon

父親潘占培(1957 元社) 現任三藩市同學會長
外公李卓波(1926 方社)

Sutro School gets makeover; new garden, paint

by Ed Moy

After five year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Sutro Elementary School has completed its makeover.

The school, which is located on 12th Avenue near California Street, has been repainted and upgraded to meet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 requirements.

The ADA construction projects, which began in 2008, included renovating bathrooms with new fixtures to make them more accessible, widening doorways for wheelchair access, improving classroom accessibility



Sutro School Principal Andrew Poon at the new garden.

with the addition of a second level balcony connecting class-

rooms, new elevator, installation of new access ramps, improved railing around the campus and the building of a new playground structure.

According to Sutro Principal Andrew Poon, the ADA upgrade project was funded through a 2006 school bond measure.

A 2011 modernization bond measure will cover the cost of similar upgrades scheduled to begin at other Richmond District schools, including Frank McCoppin and George Peabody.

"We were the first guinea pigs to do this," Poon said. "It allowed them to see what worked right and what didn't so they

don't repeat any of the same mistakes at Peabody."

Originally established in 1894, Poon said the old Sutro Elementary School building was torn down and replaced with its current facilities in 1976 due to concerns over earthquake safety.

In addition to the ADA upgrades, Sutro also received a fresh coat of paint, new LED lighting and commercial linoleum floors.

Poon said that students were happy with the school's new green, yellow, blue and orange (red-eyed tree frog) color

Continued on page 10

Sutro Elementary School renovations

Continued from page 1

scheme, compared to its original chocolate brown.

Another major upgrade to Sutro has been the addition of 10 new drinking fountains offering students clean tap water.

Poon pointed out that the drinking water pilot program includes a self-service water bottle refill station in the cafeteria for students to fill up their reusable bottles.

"We have a no soda policy," Poon said, adding that the school has also replaced its old food service provider, which used to ship its lunches frozen from Chicago.

"Revolutionary Foods based in Oakland makes our lunches," Poon said. "The lunches are now made daily with fresh ingredients, including fruits and veggies. They cook and deliver the lunches to us and the kids seem to like it a lot more."

In the classroom, Sutro teachers now have upgraded wifi and ethernet access, as well as the use of new digital document readers,



Courtesy photo

Students enjoy a new garden at Sutro Elementary School.

which have replaced the school's old overhead projector system.

According to Poon, the removal of 20 mature trees from the school's upper courtyard created space for a garden with California native plants and a vegetable garden, and an amphitheater for outdoor events.

He said the garden project was paid for through a two-year "greening" grant from the school district, with the California native plants being donated by the Botanical Garden in Golden Gate

Park.

New signage on the backside wall of the school building, facing Funston Avenue,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people to find.

Sutro Elementary School welcomes prospective parents, students and visitors to tour the facilities on Tuesdays and Thursdays, at 9:15 a.m. Call (415) 750-8525 to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the website at <https://sutro-sfusd-ca.school-loop.com>.

Source:

Richmond ReView,

January 2014

嶺南大學三藩市簡報讀後感

嶺南第二代 譚建中

正逢 2013 年國慶期間，爸爸在上海家中收到主編王祖棠親自寄來的三藩市嶺南同學會簡報第 67 期和第 68 期副刊——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紀念特刊及其一封親筆信。爸爸由於聽力低下讓我打電話向王主編致謝。感謝他再次寄來（第一次從三藩市寄來未能收到）刊載有譚浩然一家紀念我們的敬愛的媽媽周玉仙的文章及譚浩然、譚偉中編著的《青花瓷——荷蘭人的珍貴餐具，畫家心目中的藝術精品》論文的 67 期簡報。

當打開第 67 期製作精美的簡報扉頁，映入眼簾的是李小瓊、張鳳儀阿姨和郭日繼、歐陽鑒叔叔喜會吳義老師的合影彩照。多年不見，風采依舊的張鳳儀、李小瓊阿姨還是那麼精神矍鑠，郭日繼叔叔依然容光滿面！接通王主編老師的電話，代表爸爸感謝他的來信、不厭其煩第二次郵來的 67 期簡報，轉述了爸爸對他不辭辛勞致力於嶺南簡報主編工作，深表欽佩與感激之心；並將從簡報中看到的阿姨叔叔的彩照及文章中瞭解到她們遊歷祖國山川、重返故土的感慨之情相告，王主編讓我轉達對爸爸的問候，感謝爸爸為嶺南農科出書的辛勤付出，對爸爸享受國務院津貼待遇、一生為祖國科學事業作出的貢獻深感欽佩；與媽媽生前雖未曾謀面，但對她熱心校友會，為創辦嶺南上海校友會不遺餘力的精神深為感佩！

很高興與王主編老師通話。雖是第二次，但親切的關懷令我毫無陌生之感，王主編邀我將心中感懷寫成文稿將於 69 期刊載，我深感難以推辭，儘管雜事繁忙，但恭敬不如從命，於是欣然執筆。

與王主編老師的通話中，他熱愛祖國，關心祖國的未來發展。希望日益強大的祖國走向輝煌。拳拳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王主編老師熱愛祖國文化，受其父輩影響，在海外讀書，仍熱衷於國學。從簡報的閱讀中，王主編及其編輯部老師們的文學功底之深厚可見一斑。更難能可貴的是，家境富足的王主編老師，以嶺南簡報為己責，熱心公益。號召動員捐款辦刊支持嶺南教育事業。

厚厚沉甸甸的簡報，在國內外嶺南校友中影響巨大。她圖文並茂、內涵豐富、文字精煉，凝聚了主編與編輯部老師們大量勞動和心血；維繫著海內外同學深切的紅灰情誼；承載着校友塵封的珍藏記憶。也正是簡報，加深了我對嶺南光輝歷史的瞭解。對王主編的辛勤付出，心懷敬意。

我對媽媽的深切思念也在閱讀簡報中得以釋放。

我們敬愛的媽媽生前經常提起嶺南校友會，耳畔常會響起張鳳儀、李小瓊、郭日繼、陳鳳賢諸位的大名，王祖棠的盛名更是耳熟能詳。

回想媽媽走後不久的 2004 年，張鳳儀阿姨與郭日繼叔叔遠涉重洋看望爸爸。“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爸爸見故友夫婦，既高興又傷心，滄然淚下，泣不成聲。阿姨叔叔一再安慰爸爸保重。想當年媽媽和爸爸帶領全家喜迎鳳儀阿姨日繼叔叔的情景歷歷在目。但此時非彼時，景色依舊，人面已非。記得一次陪鳳儀阿姨、日繼叔叔逛徐家匯時，禁不住在媽媽的好友面前掩面而泣。記得阿姨叔叔溫和地說，媽媽為人寬容大度，如今蒙主恩召，惟我們生活好，方能照看好爸爸，媽媽在天堂定能安息放心……鳳儀阿姨的達觀率真、溫文爾雅，與日繼叔叔的儒雅風度、謙遜誠懇的對話，彷如

日月常留我心。如今拜讀了簡報 67 期中郭日繼叔叔寫就的《喜會吳義老師》作品，很為之感動。師生情誼深厚，相聚彌足珍貴。

因為愛爸媽，有幸常與爸媽的嶺南學長們見面，聆聽往事，回顧過去，思念之心得寬慰，人格魅力伴我行。

記得 2006 年的一天，李小瓊阿姨遠涉重洋，在上海校友會王玲的陪同下，來到爸爸家中。我和弟弟譚偉中、弟媳侯惠芬前去接待賓客。媽媽在家時，不時會同爸爸談起小瓊阿姨，她們之間情誼深厚。看見媽媽昔日好友遠道而來探望，爸爸禁不住淚水漣漣，是啊，如果媽媽健在的話，該有多好啊！席間，李阿姨激勵爸爸將嶺南農科的歷史性貢獻寫成書籍，了卻心中夙願。後又得到嶺南校史研究學者、校友李瑞明學長的有力支持。多年來，爸爸為準備嶺南農科出書事宜，不顧年邁體弱，在嶺南古籍堆裡，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八叔同量、弟弟偉中不辭辛勞，分別到廣州、上海有關圖書館查閱、複印，一片冰心在嶺南！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 2008 年爸爸完成了《春風不言語 南國自芳菲》的編著。多年願景得以實現。我們都為爸爸感到慶信！也忘不了書中提到的嶺南農科的創始人及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李小瓊的爸爸！名門才女小瓊阿姨侃侃而談，她率真的性格、爽朗的笑聲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連袂前來的還有歐陽鑒叔叔，雖是初次見面，但一見如故。

流覽了 67 期簡報目錄，見有李小瓊阿姨的《往事已如煙，舊情難消滅》的文章，便一讀為快，愛不釋手。距上次與小瓊阿姨見面已有七年，心中一直牽掛。相見時難別亦難！讀罷作品，感歎她文筆的優美婉轉，筆觸的細膩，感情的深厚。濃濃的情意，綿綿的懷念，意味雋永……

聯想到我曾多次去過廣州，每每參觀嶺南大學康樂園，深切

感受到嶺南百年的人文底蘊。徜徉在鬱鬱蔥蔥的林蔭路、清幽深邃的馬崗頂與古典建築交錯的校園裡，徘徊在我爺爺等農科先輩栽植的百年桉樹前；駐足凝望那——爸媽年輕合照的惺亭、留有媽媽畢業師生合影的懷士堂、嶺南農科的十友堂；在爸媽曾就讀的乙丑進士牌坊對面的科學館、歷史悠久的馬丁堂樓前，流連忘返，感懷萬千……

如今，媽媽離開我們已整整十年。時間會讓悲痛沉澱為深刻的永恆的記憶。在我們最悲痛的時刻，嶺南的阿姨叔叔，感謝您們的看望陪伴，使我們鼓起勇氣，走出失去親人的痛苦。還有尊敬的嶺南校友陳鳳賢、鄭國宣、王玲、司徒璧雙、張月嫦、鄧德祖學長及許多未曾謀面的叔叔阿姨，您們通過來函、來電，饋贈帛金，給予我們全家最大的慰藉，宛如雨露潤心田，引領我們走出悲傷，是我們最值得珍藏的精神財富！

2003 年一個瀟瀟的秋日，鄭國宣和林佐治叔叔自美國三藩市乘機抵滬，行裝未卸，時差未倒，便在上海校友會王玲、司徒璧雙阿姨的陪同下，即來探望痛失愛妻的爸爸，一聲親切的問候，一份溫馨的關懷，使凝重的空氣抹上了一層亮色。嶺南校友的遠道到訪，曾經是那樣令爸媽激情興奮，欣喜萬分。我也被這情感包圍感染，為爸媽高興。昔日爸媽接待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今天卻只能由爸爸一人接待。兩位嶺南校友的再度來訪，令我們倍感慰藉。鄭國宣叔叔還整理了與媽媽的通信集，再現了媽媽的親筆，倍感眷戀。那排遣未盡的傷悲代之以厚厚的情懷，深深地纏繞心間……

自從那次見面後，鄭國宣叔叔不僅通過來函、電話、電子郵件關心爸爸，對我也是關懷有加。多年來亦通過書信等與我互致交流問候、心有靈犀。我深深感受到這份溫情的彌足珍貴！這份深厚關懷還惠及到下一代——對兒孫輩學業上的進步予以獎

勵。偉中女兒譚卓華考到復旦大學、我女兒樂曉茜考入同濟大學、結婚喜事，鄭國宣叔叔都通過王玲阿姨送來禮金、禮品。曉茜生了小寶寶姜子樂後，他特別高興，發來電郵慶賀爸爸四代同堂，並囑將寶寶照片上傳……我們特別敬佩國宣叔叔深厚的學識，更為他的仁慈博愛而感慨！也激勵我們的下一代努力地工作，以報答他愛護晚輩的殷殷之情！

整整十年，直到今天，鄭國宣叔叔與爸爸書信往來不斷，他每有佳作，即供爸爸欣賞，爸爸亦以先睹為快！鄭國宣叔叔行文流暢，古典詩詞運用的自然貼切，相得益彰。我欣賞他們校友間的相知相印，我讚賞文中由內而外散發的儒雅氣質是世間的美麗與經典！

在媽媽離開我們的紀念日，鄭國宣叔叔都會寫文或電郵，並囑偉中代為敬獻鮮花；那充滿情誼撰寫的紀念文章，誠摯動人，意蘊悠長，潤物無聲。宛如甘露滋潤我們心田。多少年來，國宣叔叔的這份厚愛，慰藉我們的心靈！撫慰着失去親人的傷痛！

難以忘懷國宣叔叔賜予的恩德，難以忘懷嶺南校友會的叔叔阿姨們在我們最悲痛的日子給予的親切關懷！

簡報內容豐富多彩，博古通今，可謂是王主編及編輯出版部老師們的深厚積澱及獨具匠心。第 68 期副刊中刊載嶺南前輩戴蘭孫先生的《沒有陳子橋，就沒有嶺南》一文，引起我對歷史的回顧，那孫中山總統府的顧問、赫赫有名的陳少白原來竟出自於格致《嶺南》！

翻閱 68 期副刊，看見《嶺南思古》（加拿大）女皇大學歷史系邱燕凌 Emily M. Hill 博士的作品，真是喜出望外！感念簡報編輯老師們選材的精心安排！

時光倒回 2010 年的夏天。

那是進入 8 月以來最涼快的週日，我們家欣喜地迎來加拿大邱燕凌博士的到訪。

在家中的會客廳，邱博士高興地從接過了由爸爸編寫並簽名的《春風不言語 南國盡芳菲》一書。

爸爸編寫的這本關於嶺南農業大學發展史的回憶書籍。其原動力就來自於九年前邱博士的來訪及李小瓊等學長的鼓勵。

2004 年熱愛中國文化並致力於研究嶺南農業發展史的邱博士經美國嶺南大學校友會李瑞明學長的介紹，經上海嶺南大學校友王玲阿姨的引見，登門造訪爸爸。爸爸也有感于邱燕凌博士《嶺南思古》一文。由此展開了關於嶺南農科的對話。由於爸爸對嶺南農科的關注，原因是我爺爺不僅是嶺南農科的教授又是該校的創始人、開拓者之一。因而，近年來在偉中弟弟的協助下，查閱了大量的歷史及學術資料後，對我爺爺所從事的畜牧業、嶺南大學農科對廣東乃至華南地區農業發展有了更為深層次的認識。經與邱博士的交談，熱切感受到一位來自異國的文化使者，竟對嶺南農科如此關注，不禁深為感慨！由此，爸爸一改原先着手寫我爺爺從事農業事業的初衷，轉而着重編寫關於嶺南農科發展史、頌揚嶺南中外農科教育先輩們的歷史性成就與貢獻上。

邱博士與爸爸從嶺南農科發展史到人類歷史、夏商周斷代史工程與考古學，侃侃而談，交談甚歡！爸爸感慨外國學者對嶺南歷史研究的情有獨鍾，邱博士欣賞爸爸興趣廣泛，對祖國文化的尊崇！隨後，邱博士品嚐了偉中、惠芬特意準備的廣東名菜西洋菜湯及上海特色菜肴。溫馨的氛圍溢滿了整個客廳。

2013年5月6日，是媽媽離別我們十周年紀念日。新恩堂唱詩班指揮張月嫦一行六人，還有司徒璧雙、朱思強老師，光臨捨下為媽媽舉行追思會。張月嫦阿姨鋼琴演奏、祈禱、指揮大家歌唱聖詩、追憶和思念……媽媽的溫文爾雅、寬容大度、對基督教的虔誠以及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給人以快樂無憂。贏得讚譽而敬佩。媽媽蒙主恩召，並護佑着她家人的幸福安康！人們對媽媽的讚美，亦是對我們莫大的安慰，更是對爸爸最好的療傷！

母愛似海，胸懷寬廣，父愛如山，深沉寬厚。總在身後默默關注着我們及下一代成長的每一步，父母的愛是天下最無私最偉大的愛！我深刻體會到，家中一老，勝似一寶。爸爸就是我們的中華傳統文化的老師。期盼爸爸身體安康，是我們最大的願望！能長長久久地陪伴圍坐在您老的身邊，仿佛就有了依靠，有了主心骨，感覺是那麼地溫暖寧靜、那麼地溫馨幸福！

嶺南大學百年的輝煌，培育了叔叔阿姨們及我爸媽的事業。我們作為嶺南校友的後代，懷揣着對父母的感恩和思念之情，同樣情系嶺南！今年適逢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紀念日，衷心祝願嶺南校友會的明天更美好！

借此良機，謹向嶺南校友會的阿姨叔叔伯伯老師們致以衷心的感謝和最誠摯的祝福！

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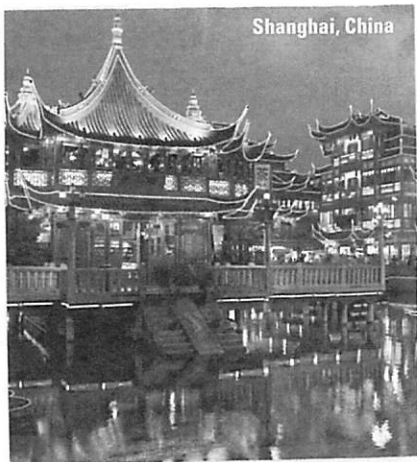
遵照王祖棠主編電話囑咐，現將本文作者及文中涉及的各自家庭成員略作介紹，深望賜予教誨。

本文作者譚建中聯系方法：jianzhongtan@163.com

譚建中是譚浩然周玉仙的大女兒，會計師兼企業財務主管，現已退休。先生樂嘉勇是位高級教師，從事教育督導工作；女兒樂曉茜是一名高中電腦教師，教育碩士在讀，擔任學校青年教師研究院（3-12 年教齡的青年教師學術組織）院長，曾參與上海市教材《設計與創作》的編寫，先後撰寫課題《高中資訊科技複習課中差異混合學習設計的研究》、《針對資訊科技水準學業考試利用 Blackboard 平臺有效複習的研究》、《高中勞動技術學科教學中優化教學設計的研究》等，曾為全區資訊科技教師作《歷年等級考試考點及層次要求的分析》和《資訊科技學科育人價值研究——育興趣 育精神》的專題講座，2009 年榮獲區“希望之星”稱號，2010 年獲全國 NOC 資訊技術教學創新與實踐一等獎，2011 年榮獲校“三八”紅旗手稱號，2012 年榮獲校“年度成長人物”稱號。女婿姜榮，工程碩士，畢業于同濟大學。現就職於一家著名的軌道交通設備有限公司，是位 R&D 工程師。2011 年，喜添外孫女姜子樂 現 2 歲。

二子譚偉中，軟件工程碩士，在一家央企從事血源管理，負責 IT 技術；太太侯惠芬，從事醫療器械技術工作；女兒卓華（Cathy），Cathy 2008 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後赴康奈爾大學工程學院學習，並於 2009 年獲該校“運籌學及信息工程學”（Operations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碩士學位。現在華府 Millennium Institute 任職，從事數學建模和經濟研究。先後赴非洲的塞內加爾（Senegal）、尼日利亞（Nigeria）、莫桑比克（Mozambique）、摩洛哥（Morroco）、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等國家，為西非共同體舉辦培訓講座；在馬來西亞開展合作調研。2012 年，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 School of Business 舉辦講座，介紹國際商業規劃和政策分析系統動力學的原理和應用。現在瑞士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進行合作研究。

照片說明



嶺南第二代

譚建中提供照片



(1) 1950 年 2 月偕同物理系黃立本等四位同學應李小瓊同學召喚，奔赴長春參加工作前，浩然與玉仙合影於母校竹園。該園乃莫古禮 (F. A. McClur) 教授創建於 1931 年，其活體植物標本之豐富居全國之首。今聞已蕩然無存，實令人扼腕嗟歎！



(2) 1998 年譚家合影。左起：舜華（孫，長子光中之子）、樂嘉勇（長女婿）、建中（長女）、偉中（二子）、卓華（孫女，偉中之女）、侯惠芬（二媳）、玉仙、浩然、樂曉茜（外孫女）、光中（長子）、張碧英（長媳）。



(3) 1998 年偕同校友遊覽珠海。左起：郭日繼、陳鳳賢、張鳳儀、李小瓊、玉仙、浩然。



(4) 2013 年春節，譚家在滬家人四代同堂合影。前排左起：舜華（孫）、浩然、姜榮（外孫女婿）；後排左起：張碧英（長媳）、光中（長子）、樂嘉勇（長女婿）、建中（長女）、樂曉茜（外孫女），手抱姜子樂（曾外孫女）。



譚建中
提供照片

(5) 2013 年 9 月，二子偉中一家遊覽維修中的巴黎聖母院，時孫女卓華正在日內瓦聯合國機構工作。



LINGNAN UNIVERSITY
San Francisco Alumni Assn.
2013 Christmas Party



PHOTOS: PAUL LEE



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

Lingn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S.F.

2013 年聖誕聯歡午宴慶會

時間：2013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 30 分

地點：三藩市華埠華盛頓街皇宮酒樓

秩序表

司儀：潘占培

- (1) 唱校歌
- (2) 致開會詞
- (3) 表演節目：
- (4) 祈禱謝飯
- (5) 午宴
- (6) 集體唱聖誕詩歌

領唱：馮英傑

冼玉佩

嶺南基金會遠派實習生

馮英傑

慶會服務人員：

會場佈置：潘占培夫人，

劉源錦夫人

現場編席及財務：何焜燦，冼玉佩

現場攝影：李保羅

現場迎賓：全體顧問及職員同仁

校歌

平原廣闊瞭近目前江水流其間，

群丘遠繞恆為障護奮前莫畏難，

母校屹立風波不搖佳氣承遠方，

地美人娛乃祖所賜愛保兩勿忘



美國嶺南基金會轄下的陳榮捷教授獎學金，每年從香港嶺南大學，廣州嶺南〈大學〉學院及中山大學挑選六位學生來灣區各非牟利團體實習五個月。在聖誕慶會中實習生和潘占培會長和馮英傑醫生合照

LINGNAN UNIVERSITY San Francisco Alumni Assn. 2013 Christmas Luncheon

攝映: 李保羅



2013 Christmas Luncheon



攝映: 李保羅





三藩市 嶺南大學同學會

2013 年 聖誕午宴慶會

2013
Christmas
Lunche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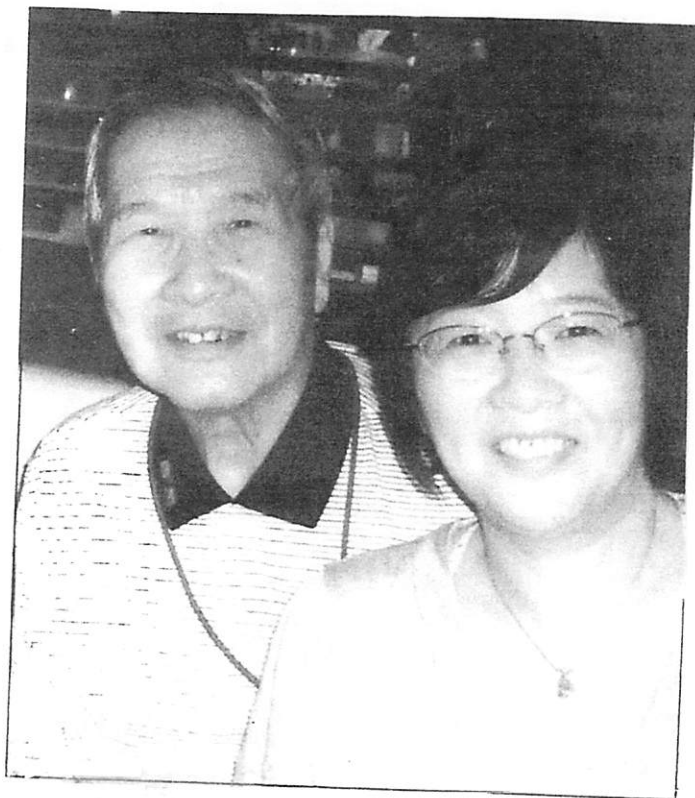


今年聖誕慶會上，同學們齊唱聖誕詩歌



2014 年澳洲同學會新會長

翔社朱光凌學長



朱光凌及大女兒汝青

稟承家規及傳統中國禮節，一跨進馬年就開始打電話向親友賀歲，表兄朱光凌先生移民澳洲雪梨多時，他是先父香灼瑤(1943年畢業於嶺南)姐姐香灼霞的長子，自幼就跟隨我父親在外求學。

光凌表兄是祖父香翰屏將軍的長外孫，得有機會跟隨左右，學得一手泡製功夫茶的絕藝，甚是羨慕。光凌表兄與我無論是見面或在電話中常提及祖父對我們的厚愛及教誨，思念及感激永存心中。

祖父香翰屏將軍，資兼文武，夙有儒將之稱，雖屢綜師干，而文質彬彬，鋒芒不露，治兵之餘，輒以讀書臨池為樂，其詩聯俱見功力深厚，尤以大草書法，馳譽士林，為世所重。

年初和光凌表兄通電話中，他特別吩咐我轉達澳洲嶺南同學會對祖棠表兄(我姨媽的次子)多年來籌編嶺南簡報感激不已。並提及將於四月間前往越南及中國南方風景名勝旅遊。

恭祝朱光凌先生榮任澳洲嶺南同學會2014年會長

香基穗提供

(附上香翰屏將軍大草法書墨寶兩幅)

泰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遊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食夜飯金銀氣
遊歷密朝看風塵遊樂與杏然迷出處對
君疑是泛虛舟 杜甫題張氏隱居

泰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遊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食夜飯金銀氣
遊歷密朝看風塵遊樂與杏然迷出處對
君疑是泛虛舟
杜甫題張氏隱居

香翰屏

從軍十餘年歷歷分寸功偉人登荷得欲歸
辛丑之歲中秋後七日香翰屏出巡七首

從軍十餘年歷歷分寸功偉人登荷得欲歸
辛丑之歲中秋後七日香翰屏出巡七首

辛丑之歲中秋後七日香翰屏出巡七首

香翰屏

暮年有感

勵社李小琼

進入了暮年的歲月，不僅僅是“古來稀”，而是有賺，甚至是多餘了。在人生的路程上，已走到了末站，淡淡色彩的一生行將結束。盼望著在餘生裡還能夠增添點甚麼。

目前的願望，不求長壽，但求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樂樂。

如何達到自己的願望，一是養生，二是修心。

養生，是食療與鍛鍊。食療要多吃鹼性的食物，如洋蔥，豆腐，蘿蔔，大豆，蕃茄，香蕉，南瓜，草莓，橘子，檸檬，蘋果，香瓜，紅豆，綠藻，海帶，葡萄等。每天三餐，定時，定量，僅吃七分飽。每天堅持身體鍛鍊，至少半小時的適量運動。我是每天早上 6:00 am 步行到附近的 YMCA 去騎自行車，有時在太陽升起後步行到海邊，呼吸負離子的空氣。我相信按摩穴位會幫助血脈通暢，亦堅持每天按摩穴位 20 分鐘，並拍打“三窩”〈肚，臂，腋〉10 分鐘。

修心，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有神論與無神論都是信仰，我年輕時信奉基督，後來學佛。前者依賴基督，後者依賴自己！考慮到心靈的淨化，是需要依靠自身的修煉，不自私，並盡量去幫助別人。修心亦離不開養性。盡力做到三個三，“三放”，“三忘”與“三樂”。三放是放鬆，放開與放慢。三忘是忘記年齡，過去與遺憾。三樂是知足常樂，及時行樂與助人為樂。

希望能夠與大家互相勉勵。

「讀冼玉清」

歐陽讓〈1947 超社〉

長孫女慧給我一本盧瑋鑒教授〈筆名小思〉最新修訂本，書名《夜讀閃念》，是她多年來關於文人作家的隨筆，書內其中一篇是「讀冼玉清」。全書共 203 頁，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印製。盧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羅富國師範學院教育文憑，香港大學哲學碩士。曾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2002 年榮休前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任中大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有許多著作，是香港極有名氣的學者，這本書是作者挑燈展讀心愛的書，記下讀書心得。

盧教授寫這篇散文是 1998 年 7 月 17 至 7 月 18 日，她是根據《純文學》復刊第二期，一篇很具歷史價值，很動人的人物傳記：《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作者是寫《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陸鍵東，傳主是與香港文學文化關係密切的廣東女學者冼玉清。我寫悼念恩師冼玉清教授一文，也是根據後一本著作取材。讓我引述小思文章其中對冼教授的評述：「冼玉清對學術的堅持和成就，我們在她的文集中，可以看到。…… 她的光華文采，不外露卻深為識者稱許。她的詩，我讀得不多，只知道並無閨秀氣，卻帶傷感悲涼。」對此評價，我有同感，難怪她授課時很喜歡教李清照的詞。最後一段：「…… 她在香港立下遺囑，變賣全部資產，全捐給廣東省的醫院，然後返回廣州。一九六五年十月病逝。一代學人，幸免於文革之辱，算是有福。」

我過去寫了幾篇有關恩師冼玉清教授的散文，孫女慧都讀過，所以有關她的文章在《夜讀閃念》書中，她特別留意。她很仰慕小思的才華，可能同是中文大學先後畢業生。孫女中文翻譯系畢業，拿了兩個獎學金到英國約克市大學

〈University of York〉讀完碩士，主修英國文學，回港後取得中文大學助學金念博士〈Studentship〉，今年夏天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哲學博士學位〈PhD〉待整理草稿後才算大功告成！

博士論文答辯盡量做到公平公正，論文導師主持，還有校內兩位教授，此外一位海外教授用螢光幕視像發問，考生坐在長方形桌另一邊解答。

考試室內容許考生邀請一兩位親友旁聽，更有別系教授入座，還有學系邀請來的研究生。答問約一小時，完結後到另一課室等候導師宣讀結果。

一聲‘Congratulation’便完結了多年苦讀。

問孫女有人旁聽會否增加壓力？答曰‘無’。

〈2013 年 11 月 12 日完稿〉

後語：

重讀《大村歲月》，找到冼玉清教授寫的十首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淪陷後，嶺南大學播遷廣東省北部韶關仙人廟時，描寫遷校的情景，寄與其高足李劍秋學長〈1935 昭社〉。李學長居多倫多，於 1998 年《大村歲月》初版時，將珍藏多年的冼詩贈主編鄧巽保學長。這本刊物首三篇乃師長翰墨：李應林校長的「烽煙八載話嶺南」，司徒衛先生寫的「開發嶺大村」和冼玉清教授的「遷韶校中書事十首」。同學篇章共 45 篇。正如編者前言所說：「但願後來者能看到前人的一點足跡，能體會過去的一點艱辛和一點愛國愛嶺南之心。……。」

筆者在 2003 年七八九月簡報第 36 期寫了第二篇文章有關恩師冼玉清教授：「冼玉清：才女本色是書生」，標題是借用廣州市《南方都市報》「廣州人文之奇女篇」專欄在 03 年 3 月 20 日刊出。

〈2013 年 12 月 8 日〉



轉載<大村歲月>

遷韶校中書事十首

洗玉清 (1895-1965)

【編者按：洗玉清教授為一代才女，著名嶺南女詩人，廣東文獻專家，自幼立志救國，委身教育。自嶺南大學畢業後，一直留校任教，由助教升至教授。一生敦品勵行，高風亮節。熱愛祖國，獻身學壇。抗戰期間，不避艱辛，隨校轉徙。曾發表“抗戰八記”及“流離百詠”。

洗教授的“遷韶校中書事十首”在1942年寄與其高足李劍秋學長(1935昭社)，囑予唱和。李學長現在多倫多，將珍藏多年的洗詩見示。謹向李學長致謝。】

遷校曲江嶺大村

遷校始到曲江濱 竹屋茅堂結構新 辛苦栽培憐老圃 一園桃李又成春

授課

不須紗幔障宣文 受業多於百二人 虞溥著篇先勸學 一生砥礪在精勤

圖書館書籍缺乏有感

一書珍比荊州重 幾卷探憐鄴架虛 苦憶琅玕舊池館 香芒應冷予雲書

油燈昏暗有感

添膏不禦寒檠燄 鑿壁難偷隔室光 恍似兒時侍宵織 恨無慈母在燈旁

日常生活

買菜滑朝馳遠市 拾薪傍晚過前山 孰炊滌器尋常事 單食猶堪勉學顏

下廚

伯鸞灶不因人熱 絡秀刀還自我操 誰惜玉堂揮翰手 丹鉛纔歇俎砧勞

浣衣

薄瀚春衫到小溪 坡陀礙履袖沾泥 臨流怕照幘妝影 不是當年鳳髻低

寂坐

偷得些閒便閉關 楊枝漱齒誦華鬘 澄懷花木無言語 閒對孤雲靜對山

校園

岡陵環抱翠痕新 雞犬相聞鳥雀親 松柏不凋樟樹綠 此中應有歲寒人

寫志

孔席不違一朝暖 周公吐哺詎云忙 含辛茹苦緣何事 欲為宗邦樹棟樑

教育與書畫家——陸幼剛

勵社陸景文

先父陸幼剛，號勵庵，字渠恩，廣東省信宜縣水口村人，出生於一八九二年，屬信宜望族，書香世家，家境豐厚，少年喪父，由先祖母陸黎太夫人養育成人。

十七歲，與其兄匡文，表兄林雲陔祕密參加中國革命同盟會，在高雷一帶從事反清活動，並赴廣州市廣雅中學攻讀，與革命同志聯絡。

十九歲時，在信宜縣城與梁佩珩女士結婚，婚禮為全西式，男穿西式長尾禮服，女穿白紗長衣頭巾，在西樂結婚進行曲演奏時進場，此為信宜縣首次，在場內外觀禮者數百人，腔動一時。

一九一零年三月廿九日黃花崗之役，黃興領導下的七十二烈士（犧牲者逾八十，但只尋回七十二遺體）勇攻兩廣總督府失敗，黃興傷手僅以身免，當時所有槍械，均由林雲陔及陸幼剛由香港偷運進廣州。黃花崗之役雖失敗，愛國同胞深受先烈犧牲精神影響，紛紛加入革命陣營。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成功，十一月十三日，林雲陔，林樹巍，陸匡文率領武裝部隊攻入高州道台府衙門，宣報反正成功，成立高雷革命軍政分府，林雲陔被推舉為分都督。陸幼剛則負責四出籌款支持軍務，開府重責達成，陸氏兄弟居功不小。

民國成立後，陸幼剛被栽培到日本游學一年，返國後再入北京大學攻讀，師事蔡元培，胡適之，在學時認識黃文山（景文之誼父）而成好友。毛澤東當年為圖書館工友，在校旁聽，母親當時亦在協和醫院學習護理，畢業後正值袁世凱公然要恢復帝制，中山先生被迫赴日，父親與王文山再赴日本，謁見中山先生，追隨左右，並加入同盟會。其後中山先生回國，展開討袁大計。蔡謬將軍迫袁退位後，中山先生在廣州設大元帥府，並在黃埔設立軍校培養人材。父親被委派為大元帥府度支處出納主任。與其兄四出奔走籌資來解決財務困難。此後數年國民党中央政府始終偏處南方，北方軍閥各自擁兵佔地，盤據一方。直至

1921年，才由蔣介石統領國民黨將領及黃埔軍校精英北伐。父親隨軍任革命軍金庫長，當時銀行還在發行紙幣之極初期，所有軍餉均用銀元支付。是以在軍旅途中，父親每晚都要睡在載銀元的大箱上。

1922年陳炯明在廣東叛變，孫總理因廣州國庫空虛，急電召父親回廣東，協助鑄集軍餉，父親向廣東省銀行交涉，設法提取所能得到的現金，以應軍需之急。當時叛軍已控制廣州市，孫總理被困觀音山五層樓，父親協助林直勉，林樹巍及族兄陸志雲勸說並護送總理穿上醫生白袍，幾經查問，始能步行至珠江濱，逃上在珠江中國民黨控的永豐艦。叛亂平息後，陸幼剛受任為大元帥府祕書。

1924年，法制委員會成立，大元帥府委派古應芬，戴傳賢，曹受坤，楊宗炯，陳國渠，何啟灃，陸渠恩（父親筆名）為法制委員會委員，其後又加派廖仲愷，呂志和，陳融，林雲陔為委員，公佈建國大綱，考試法規。父親當時年僅卅二歲，已得總理委以重任，與黨國元老同制國家規範。

國父孫先生逝世後，陸幼剛先後任鶴山及江門市長，及至陳濟棠南天王歲月，林雲陔三任廣州市長，陸幼剛亦三度被任命為市政府祕書長，且先後兼土地局長，財政局長及教育局長，在任教育局長為時最久，主持了開辦中小學逾百所，林雲陔為第二任市長時，曾由財政局及市立銀行發售公債券，券上有銀行行長和財政局長陸幼剛的簽印。在陳濟棠和林雲陔合作在粵主政八年中，廣東省人對陸幼剛的名字很熟悉的。陸幼剛為林雲陔任市長，省主席時最親信的人。且曾代行職務。

1931年，廣東國民政府成立，與南京政府抗衡之時，陳濟棠掌握了西南的軍政權，驅逐了蔣派的省主席陳銘樞，當時革命元老派以胡漢民古應芬為首，堅持主張林雲陔接任省政府主席要職，為陳濟棠接受，但林提出一條件，就是市長一職要由陸幼剛接任，他才肯接任省主席，原因是陸幼剛長期任廣州市政府祕書長兼任各局局長，最了解也最有能力執行林雲陔在市政建設方面的計劃，以完成其未了的責任。

當時孫科極力建議由較年長的程天固接任廣州市長，經陳濟棠與林雲陔一再協商，為了西南局勢穩定，接納了孫科的意見。為此孫科特別約陸幼剛面

談，安慰他說：“你尚年輕（卅九歲）有的是時間和機會做市長，請你讓給天固接任。你可以跟林翁任省政府秘書長，並兼任市府秘書長”。父親對這一段與市長職位擦身而過，也曾有一次與我述及，也感慨地說：“政治是現實的，政界是殘酷的，失去了一次機會，已可能再沒有機會了”。

陸幼剛為林雲陔在廣東任內最親信的人，也是追隨在林身邊最久的人。也曾數次代理過省主席職務。因為兩人性格相似，而且陸幼剛文筆極好，批閱公文仔細，謹慎言行，奉公守法，廉能兼備，所以一直為林雲陔重用。

1936年七月，陳濟棠下野，結束了南天王時代，林雲陔赴中央任審計部長，陸幼剛辭去省市職務，專心全注作及教學。在此期內，曾任教中山大學，勸勤大學，及廣東師範學院。並主編（廣東文獻），廣州文化雜誌，創辦（廣州市民報）（廣州日報）並著作（國父史畧），（廣東革命史跡）（廣州文教史）等，堪稱教育與歷史專家。

1937年底，日軍南侵近廣州，舉家遷居香港，陸幼剛遠赴四川重慶為中央監察委員，母親帶領年幼子女由遷廣州灣居住一年後，日軍漸近，又匆速夜半逃離廣州灣返鄉，木船在廉江附近被日機機槍掃射，我和堂兄景湯只受皮肉輕傷，炸彈落在船邊，萬幸不爆發，始後日伏夜行，幾經艱苦，始回至信宜家鄉。信宜位居廣東西部鄰近十萬大山。日軍不會轟炸及侵佔，安全渡過戰亂八年。所以勸勤大學，廣雅中學也遷移至水口村，利用大祠堂作教室，居然成為廣東西南部的教育中心。父親輩五代之前，由心畬祖與其弟各建相連的兩巨宅。俗稱“老威屋”及“新威屋”第一進是谷倉，馬房及佣人房及馬房，其中晒谷場大如足球場，二三進為聚會廳，四進後為供奉祖完牌位，四周有隔離的公寓八十多個（全是一廳兩房，廚，浴室及佣人房，並各有大天井）。當年老威屋人丁旺盛，約有七、八百人聚居，相反的，新威屋男丁稀少。所以父親幼年被選為過繼了新威屋的一半，田產極豐，但父親長年服務政府，所有田產收支，多由母親主持。

抗日期間，父親遠赴陪都重慶，任中央監察委員。一九三九年，被任命為第四戰區軍風紀巡察團陸軍中將團員，巡視粵湘桂三省軍政並地方民政。（當時張貞上將為團長，張發奎上將為地區行營司令長官）。在巡察途中，曾發現有地方官員支持的大量鴉片買賣，呈報及協助張司令長官全部沒收燒毀。

記得當年我還在初中，父親曾請假回鄉一個月，我見到一位威風凜凜的軍裝將軍，肩上有兩顆光輝閃閃的金星，腰佩短劍，足著黑亮皮靴，神氣十足。返家後將新威屋的前段拆掉，然後設計新建兩層的洋房。其中有一書房，將廣州撤退時所有的存書（有逾千冊的萬有文庫，及大型彩色的世界美術全集），我當年對中國文藝，天文學和美術都很有興趣，所以設床在書房內。獲益良多。其餘新威屋的大部份，為幾位中央委員同事，及陳策將軍與林雲陔部長的家屬居住，尚餘部份為大學生宿舍。大陸易手後，我的姨表兄當了副縣長，為表示他的忠誠，帶隊把我家的所有存的書畫，全部燒毀，其後把我們的家宅也放火燒掉了。一九八零年左右，他退休來美，我們都拒絕與他見面。

八年抗戰後，許多粵桂的革命元老，都被蔣政府置閒回鄉，當時廣東行營主任張發奎將軍選定陸幼剛任廣州市議會議長。一九四八年初廣州教育團體選為國民大會代表赴南京選舉總統。

一九四八年秋，英軍和香港的警察進入一向是中國國土的九龍城。把全城的舊房子，拆盡燒掉，掀起了巨大的反英浪潮。二百多年來，用鴉片腐弱了無數同胞。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搶掠了無數國寶，火燒了陽明園宮殿，侵佔了香港和其他租界，英國人對我國的迫害，實在數之不盡。

當日的反英潮緒已達高潮，廣州學生和愛國同胞們舉行了反英巡行，約有萬多人潮圍繞著沙面租界區示威遊行，嶺南大中學的愛國學生也有近千人參加，高呼口號，也有丟了些小石子，後來竟有許多熱血的年青人，衝進了領事館，放火燒了部份文件箱等物，釀成舉世震驚的（火燒英領使館）事件。

當時懦弱的國民黨政府，嚇驚至極，第一時間把當日的總領隊調到南京質問。這領隊就是市參議長，陸幼剛。當年蔣政權極力排擠廣東的革命元老。在南京，二陳和蔣系對父親極力施壓。一是作他們派裏的附庸，一是受重責。幸得當年還在政府內的兩廣軍政領導出面調解，始得身免。也正值當時蔣宋孔家發放關金券，金元券把民間的金，銀，外幣搜括淨盡，小市民苦不堪言，令我父親決意不在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內混這濁水，設法申請到美國教學。這一來，倒造益了我姊弟們，有機會來美國半工讀深造。

一九四九年秋，大陸變色，陸幼剛舉家遷香港，當年在國內的田產房產已

全部被沒收，父親為人擴達，並不以為意，但亦不要赴台灣追隨蔣政府。而在香港設立培知中學。早在一九四九年已申請以教育公使身份赴美表揚中國文化。一九五二年初，移駐美國加州洛杉磯市，獲本地僑領要請，在華埠中文學校任校長，教育華僑子弟。並應邀到各大學演說，宣揚中國孔孟學說及中華固有文化。當時住宅離學校相當遠，每日步行往返亦不以為苦。數年後，我的誼父黃文山亦退休至本市，兩人常常在華埠見面，在華人設辦的報章雜誌發表文章。七零年初，陸幼剛向世界各地收集相片記錄，主編了國父史畫一冊，其中的關中山先生多年致力革命及成立國民政府的相片及重要文件逾百幅，是一本罕有的畫冊。父親雖耄耋之年仍為宣揚中華文化而努力。

陸幼剛為知名的書法家，長於草書，隸書，早在廣州市府時，求其墨寶之人眾多。其後師承黃君璧大師作畫，頗得高山雲海蒼松真傳。1970年，在當地寫生作有大幅在美名山“Yosemite”寫生巨畫，並得名宿梁寒操賜字提詩為上額。當台灣香港各地的名畫家（如黃君璧，黃磊生，歐豪年，葉醉白等，似乎張大千大師也有短暫一次）。訪美時，都在父親家的客廳內用兩張大床板碰成巨大畫棹集体作畫。我的太太麗霞常常幫助磨墨拉紙，所以偶得名貴的真蹟相贈，以為珍藏。一九六九年，為記念與家母結婚五十週年，父親印有百頁金面巨型書畫冊，繪畫與墨寶並盛，贈送各親友留念。

父親與匡文伯自幼互相扶持，手足情深，為此也保留了國大代表身份，在一九五二，五六，六零年國民大會召開於台北時，也借此到台兄弟相聚。當時台灣政府也在台北市郊新店河畔建有兩層洋房供父親居用，但父親從未入住。轉讓與堂兄居住。1956年，父親獲得在台親友協助，假台北中山堂舉辦“旅美國大代表陸幼剛書畫展”參觀者極眾，台北報紙登載，譽稱“北于南陸”（于右任，陸幼剛）為中國兩大書法家。相當轟動。

一九七零年初，孫科（當時住本市海邊，與父親常有聯絡）電話，謂台灣政府要請他回台任立法院長，希望父親能同行任其副手（副院長兼秘書長）。我等兒女輩都反對，認為台灣只是一省之地，政局不安定，何必晚節不保，到台辛勞。結果沒有成行。父親也在美晚年享受與兒孫滿堂家庭之樂。

一九八一年中，父親常常穿著整齊，在小花園內燒香燭，向天叩拜，謂孫中山先生來訪，一九八二年，坐在客廳長椅上無疾而終。享年九十一。數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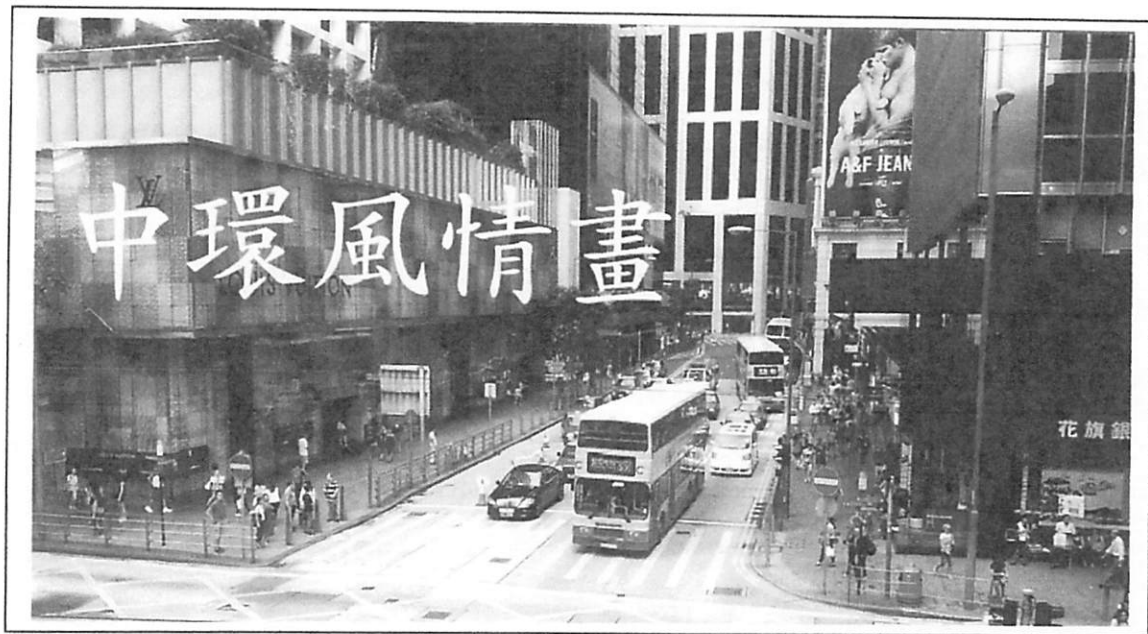
後，上海的新華日報首頁，載有一段新聞報導，謂“國民黨革命元老陸幼剛在美病逝。陸先生為革命和國家服務數十年，是一位極難得的清官，也拒絕為台灣政府服務，而在美國宣揚中華文化，教育英材……。”我們子孫輩，也應引以為殊榮。

一九九二年，美國加省士作頓市的中文日報，其中兩大頁，有一位陳立德先生的告示，其內容謂其幼年時家貧，無錢上學，幸得當年廣州市教育局長陸幼剛先生資助至中學畢業。抗戰時候，他在陪都重慶審計部為工友，巧遇陸先生來訪（當時審計部長林雲陔是父親的表兄）商談之下，陸先生再資助他到西南聯合大學完成學業，所以他的一生成就，全得陸先生的慷慨扶助。所以當日十二時，希望所有認識這一位偉大無私的教育家的人，共同祈禱祝福，來記念這一位無私的偉大教育家。

陸幼剛伉儷有子女九人，其中平熙，綿，綸，景文，景聖都是嶺南人。

Photographic Memories





歐陽讓〈1947 超社〉

香港中環畢打街和電車路〈正名是德輔道中〉兩旁的商廈外牆都被名牌廣告版密封著——Louis Vuitton, Gucci, Chanel, Ferragamo 林林種種，商店沒有中文名字。昂貴的租金，可以與紐約第五街和其他發達國家大城市相比。這類名店售賣的都是高檔商品：飾物，手錶，時裝，皮包，手袋，皮鞋，化妝品，雪茄。

這七百多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環這核心地帶；股票交易所，銀行，辦公樓，五星酒店，地下鐵道和多線的巴士總站，構成了交通總匯。既有高檔餐廳，也有平民快餐店，被認為香港蘇豪區的蘭桂坊也近在咫尺。除了假日擠滿了外籍家

傭，週日行人道上遊人如過江之鯽，路上車如流水馬如龍。站在街角，你會看到白領麗人，肩上掛著個香奈兒〈Chanel〉小手袋，午膳時三五成群談笑踱步，中國「大媽」，挽著個更高檔次的 LV 〈Louis Vuitton〉，前呼後擁，穿梭名店，還有「小三」，臂彎上價值四十多萬元港幣的 Hermes Birkin 真鱷魚皮手袋，趁托著五寸高跟鞋，飄逸的長長秀髮，望著豪華房車內的契爺〈Sugar Daddy〉，梨窩淺笑，鑽進車廂內。只憑外貌，不計內涵，一舉手，一投足，「小三」都把「中區麗人」和「大媽」比下去了！〈按：今時今日稱元配為「大媽」，年輕貌

美的外遇為「小三」，「大婆」，
「狐狸精」已是過時了。〉

炫富乃人性，古人有言：「富貴不還鄉，猶如衣錦夜行」。世人都把物質本身作為人生追逐的目標，女性炫富，在這年代是社會現象，所以一個小小的 Chanel 手袋要賣到三萬港元，白領麗人也節衣縮食擁有一隻。購這類奢華產品不限上述人仕，高級行政人員，富婆，名門淑女等亦會光顧，令香港名牌名店擁有龐大市場，名牌手袋成為上流社會交際場合女士必備。

商人看準許多人奉消費主義為主臬，在中國未加入世貿組織前，深圳商人把這些名牌手袋和手錶覆製，中國有很多天才，製成品幾可亂真，售價只三數百元港幣，從羅湖邊境跨過去的商廈，勞力士手錶，Prada，LV 手袋大量供應，香港人稱這類偽冒產品為「A貨」，要滿足虛榮心，買個冒牌貨也可權充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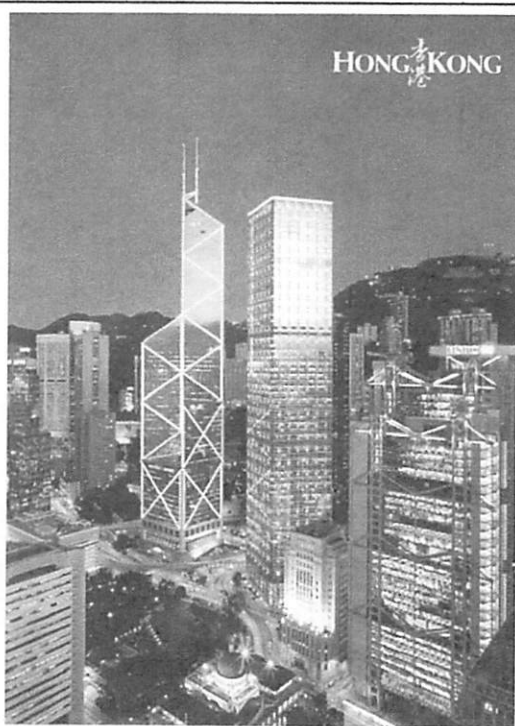
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在羅湖城商店不會明目張膽擺賣，但仍可以買得 A 貨。外傭只有每月近四千元工資，有人可以拿著個 LV 手袋來炫耀同鄉，不問而知是冒牌貨。

香港政府和大企業對這群外傭在假日給予許多方便；例如封了遮打道作為行人專用區，匯豐銀行總行地面一層廣闊通道開放讓她們休憩，廣場，大廈走廊，天橋，遮打花園，大會堂前空地都是菲傭陣地。在這太平洋熱帶千島國來的女子，衣著前衛，個別穿著緊身背心，呼之欲出，使遊

人有眼睛吃冰淇淋之感。從環球大廈地鐵出口走到嶺南會所大廈的升降機大堂，不過百尺之遙，但在行人道上要穿過「女兒國」的人牆，拖著老伴，也舉步維艱。

定居海外的朋友，大多數都曾到過香港，也有生於斯，長於斯，若非 97 問題，不會離開，對筆者出生於廣州而言，

香港是第二故鄉，見證幾十年來這城市蛻變成大都會。今天香港人的怨氣



璀璨中環夜景

和戾氣沖天，東方之珠快淪為墮落城市，但不過是指某一方面而言，這裡金融幣值穩定，失業率3.3%是全世界最低，人的平均壽命女性85歲以上，男的也超過79歲，是世界之冠。雖然

貧富極度懸殊，但仍有九年免費教育，有朱門酒肉臭，未見到路有凍死骨。這是個永不會逝去的城市。歸去來兮，胡不歸？歸來看看這大都會吧！

2013.9.9 完稿



Down Memory Lane





Canadian Citizenship Interview

This is so funny. You have to be a Chinese to understand it. Have a good laugh!

An immigrant from China is applying for citizenship in Canada. He is to be interviewed by a Canadian immigration officer. He does not speak English well and knows nothing about Canada. Therefore, he invited a special translator to help him in his interview.

Officer: Do you know who was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Translator: (in Cantonese) The officer asked you, Where do you usually go if you want to eat hamburger?

Man: (answered to the officer) Oh..... McDonald (the first minister of Canada is Sir John MacDonald.)

The officer nodded his head and then asked the second question.

Officer: Could you tell me which province you're living in now?

Translator: (in Cantonese) The officer just asked you, What is the dirtiest thing in your nose?

Man: (replied to the officer in Cantonese) Ah..... Bay See (which means nose dirt in Chinese) (The man lives in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commonly known as B.C.)

The officer added a current affair question, "Who is the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now?"

The translator speaks in Chinese, "What's that part of the face below your lips and above your neck?"

Man replied "Har Per". (which means chin in Chinese)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is Prime Minister Stephen Harper)

The officer nodded his head again and asked the final question.

Officer: Do you know what your privilege is when you become Canadian?

Translator: (in Cantonese) The officer asked you, How does a dog sounds like when it barks?

Man: (demonstrated the sound to the officer)... Woe, Woe. (Vote, Vote. One of the privileges of a Canadian is the right to vote.)

The officer told the man that all the questions were answered correctly, shook hands with him and congratulated him that he had passed the interview to be a Canadian citizen.

三國演義縱橫談〈五〉

李炎全〈凱社〉

**關羽斬將立功

掛印封金辭曹**

自建安元年
〈公元 196 年〉劉備
投靠北平太守公孫瓚，
轉赴徐州，得太守陶
謙賞拔，死後由備繼
任。就在中原漢淮兩
河間腹地，群雄割據，互相征伐，以
待乘時而起。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記：
「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
美衣服。」既不文又不武，只在曹操，
袁紹，呂布等勢力範圍縫罅，求得立
足之地。備為徐州太守時，曹操迎奉
漢獻帝到許昌，造成挾天子以令諸侯
之勢。備受操命進攻袁術。雙方相持
不下。呂布乘虛襲取徐州，獲其妻室
家眷。備失徐州，無家可歸，但呂布
迎備來歸，還其家眷，並許在徐州不
遠之小沛暫駐。建安五年〈公元 201
年〉曹操大舉東征，大敗呂布與劉備。
關羽守下邳被圍困，且有備家眷，逼
得投降曹操。備僅以身免，走投袁紹，



紹待之甚厚。關羽
在曹營，操厚待之。
袁紹遣大將顏良攻
白馬城，操使張遼
與關羽為先鋒擊之。
羽見良麾蓋，策馬

刺良於萬軍之中，斬其首還，紹將莫
能當，遂解白馬圍。操表封關羽為漢
壽亭侯。紹怒遣大將文醜率十萬軍兵
渡黃河，進攻曹操，以雪顏良被斬之
恥。操自領兵迎之，兩軍混戰之中，
張遼徐晃兩將大戰文醜不下。張遼馬
被文醜射中面頰，張遼落地。徐晃急
輪大斧，截住廝殺。自料不敵文醜，
撥馬而回。文醜沿河追趕，忽見一將
引十餘騎飛馬而來。關羽大喝「賊將
休走」，與文醜交戰，不三合，文醜
心怯，撥馬遶河而走。關羽馬快，趕
上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操在
土阜上，望見關羽斬了文醜，驅策人
馬掩殺，大勝而回。

關羽自念已斬袁紹兩大將，可抵報還曹操對他厚重的恩惠，頓起離別曹營的念頭。適有人密報劉備投靠袁紹。關羽知時機成熟，毅然留信向曹操告辭。曹操特避而不見。關羽於是掛印封金，懸於堂中。請兩夫人上車，自騎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逕出北門。曹操知關羽出城不遠，特遣素與關羽有情誼張遼，飛馬趕及，請其暫停。不久，曹操帶領數將前來。操對羽表明心意「吾欲取信於天下，不要有負前言，成全你立功報恩回歸劉玄德志願。」操令一將托上黃金一盤送贈，作為路資。關羽不肯收納。又一將下馬雙手奉上錦袍。曹操曰：「雲長天下義士，

****劉備三顧草廬**

且說劉備在古城與關張聚會，思量脫離袁紹管制，向紹遊說他與荊州刺史劉表有宗親之誼，大可以說服劉表與袁紹聯盟，南北夾攻曹操。紹欣然允諾，任備率領舊屬數十騎離營。

備遣使與劉表聯絡，表衷心歡迎，約到荊州相會。劉表老年病重，兩子年幼，知無能繼承大業，望得備扶助。竟以荊州相讓，備諸多推托，只同意在新野屯駐兵馬，作為荊州北面屏藩，以拒曹操進攻。正在此時得名士徐庶力薦，才知有一南陽諸葛亮，

恨吾福薄，不得相留。錦袍一領，略表心意。」關羽恐有詐，不敢下馬，用刀尖挑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即下橋望北而去。

其後關羽過五關斬六將，終於在古城與劉備，張飛等重聚。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用一萬七千字細膩寫出關雲長豈僅武藝高強，堪稱萬人敵；而且義氣直沖雲天，一舉一動都合成仁取義的高尚品德。羅貫中撰寫「三國演義」主旨以表彰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在四個章回中，發揮其天才到極點，發揚忠孝節義精神，任後人崇尚景仰。

孔明隆中決策**

具濟世之天才，臥龍也。由是劉備三次往訪。首次適亮探友外出未歸。第二次正逢寒雪，不勝凍冷，關羽張飛隨行，亦有怨怒之言，又正值亮訪友外出未回，備留書謹陳詣訪誠意。第三次微聞亮已在家，趨馬至南陽境內之隆中村落，遂見諸葛亮。備自陳漢室衰頹，奸臣竊命，備不自量，欲申大義於天下，但智術短淺，流離無據，十餘年戎馬奔波，一無所成。然扶持漢室之志猶在，敢請君計安出？

諸葛孔明在二十一年之後在其「前出師表」寫出：「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說出肺腑之言，實因劉備赤誠感人。乃許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孔明由內室捧出西蜀山嶺河川地圖，展置桌上闡述其「隆中決策」。決策三百六十餘字，對當時中國九州形勢，觀察入微，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之局。決策可說是劉備以後遵奉不渝之策略。在人事方面，孔明先說曹操擁有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以爭鋒。孫權雄踞江東已有三世，有長江之險，民眾附和，可引以為援，而不可圖之。在戰略方面，荊州地通漢淮，東連東吳，西通巴蜀，

為兵家用武之地，列為首要爭取地盤。益州〈四川省一帶〉山寨險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應乘機沿江西上，收取城關，為養精蓄銳基地。撫和西域南越，內修政理，外聯孫權，以成三國鼎足之勢。待天下有變，命一上將率荊州兵馬，直趨中原洛陽許都。而劉備親領益州之眾，出秦川，漢中，攻取長安，形成鉗形攻勢，使曹軍東西不能兼顧，則大戰可勝，大業可成。時亮二十七歲，備已四十六歲，侍奉亮有如師尊，關張甚不心服。

「隆中決策」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全文登錄。在「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亦全文照錄。可知「隆中決策」確確實實是諸葛孔明語錄，並非後人杜撰。

****趙子龍單槍救主**

劉備領關羽張飛陪同諸葛亮回到數十里外的新野。新野是個小縣城。招集失散兵馬，只得三百人。在新野招募新兵，亦只得三千人。孔明親自操練。其時適值曹操與雄踞黃河以北掌握四州廣闊地區，兵眾糧足的袁紹，

張飛威震長坂橋**

作殊死戰鬥。袁紹舉兵南下，號稱十萬大軍，而曹操僅有兵馬二萬名。兩軍在官渡對壘，袁強曹弱之勢明顯。但操探得袁紹堆存糧草在烏巢，決心作孤注一擲。自選馬步軍兵五千名，乘夜劫營放火，袁軍二萬名倉惶應戰，

糧草盡被燒毀，袁軍潰敗。袁紹逃過黃河以北，收集殘兵，兩子又不和。曹操慶幸消除北面勁敵，再度萌生大舉南征計劃。

操遣大將夏侯惇領兵兩三萬，直撲新野。被孔明設伏在博望坡，利用狹窄山道，先放火焚燒糧草，使曹軍首尾不能兼顧，大敗而回，夏侯惇自回許昌請罪。

曹操大怒，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9年）出師，號稱五十萬兵馬南征，分五梯隊前進。志在掃平劉備，奪取襄陽，荊州，作為渡江進攻東吳孫權據點。第一隊由曹仁領兵到博望。孔明以新野城小，不能久守，移師樊城暫避。疏散新野居民，新野頓成空城。在民居屋上堆藏柴草引火之物。曹仁天晚到新野，只見空城，疑為劉備勢孤計窮逃去，乃令軍士造飯。不久，劉軍紛紛發射火箭，城中各處房屋起火，狂風大作。曹軍急忙冒火奔走，又被孔明到處設伏截擊，曹軍又大敗一場。

曹操集合各隊兵馬，親自督師向樊城推進。孔明決定放棄樊城，欲往襄陽暫避。新野和樊城老百姓多願隨同到襄陽。劉備率眾將到襄陽東門，大叫開城門。城樓箭石紛紛投射下來，

才知道襄陽已向曹操投降了。孔明早知江陵為荊州重地，錢糧豐足，可以固守，決定走去江陵。隨行老百姓數萬名，沿途扶老攜幼，哭聲遍地。劉備軍兵三千人，分頭協助一切，日行十餘里即止。曹操正忙於接收襄陽，荊州等地，遷延多日。探知劉備正向江陵前進，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急令部屬精選五千騎兵，星夜趕程，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截斷他逃至江陵道路。

當日，劉備陪護民眾走到當陽縣，狂風刮起，塵土沖天，平遮紅日。占者謂此大凶兆，應棄百姓逃走，否則禍不遠矣。劉備不聽，令在長坂坡景山駐紮。

當陽離樊城一百八十里，離江陵一百二十里。離樊城後，劉備遣關羽帶五百騎兵，馳奔江夏向劉表長子劉琦求援。張飛斷後。趙雲保護眷屬。

時在秋末，涼風透骨，百姓號哭。到四更時分，聽到西北喊聲震天動地。劉備急上馬引全部兵馬迎敵。曹軍掩至，勢不可當。劉備死戰，被包圍，幸張飛引數十騎殺至，殺開一條血路，救劉備望東而走，且戰且走直到天明。喊聲漸漸遠去，劉備才敢停馬，見手下僅有百餘騎。當陽之

戰，劉備被打到雞飛狗走。趙雲等將校不知下落，大隊老百姓也不知逃到那裡。只見偏將糜芳面帶數箭，受傷趕來曰：「趙子龍已投曹操去了。」備曰：「子龍此去，必有事故。」

張飛急引二十餘騎兵至長坂橋。見橋東一帶樹林，教從來兵士，斬下樹枝，綁在馬尾，在樹林奔馳，衝起塵土以爲疑兵。飛自橫矛立馬橋上，向西而望。

卻說趙雲自四更起，與曹軍拼殺，殺到天明，見不到劉備，家眷車仗也不見了。趙雲自思，糜甘兩夫人和阿斗，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人？不如拼死去尋覓。四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來回找尋。百姓號哭之聲遍野，中箭著槍，拋男棄女，逃竄不計其數。雲忽見一人臥於草中，認得是簡雍。雍曰：「二主母棄車仗，抱著阿斗跟一隊百姓向南走。我飛馬趕去，被一將刺一槍，跌下馬來，在此臥著。」雲將從人所騎之馬，讓簡雍騎坐，先去報告。雲對隨從曰：「我上天入地，也要尋到兩主母與小主，如找不到，寧死於沙場。」隨即拍馬望長坂坡而去。忽一人呼叫：「趙將軍何往？」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

「我是護送車仗軍士，被箭射倒在此。剛才見甘夫人披頭跣足，混在一隊婦女，向南而走。」雲急縱馬向南趕去，見幾百名婦女，相扶而走。雲大叫：「內中有甘夫人否？」甘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叫大哭。雲下馬插槍泣道：「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安在？」甘夫人曰：「我們被逐，棄了車仗，混在百姓中步行，又被一枝軍馬衝散，糜夫人和阿斗不知去向。」正談間，一陣百姓喊聲，又撞出一隊人馬來。雲拔槍上馬。前馬綁著一人看出是糜竺。後面一將手持大刀，引大隊人馬，要解糜竺去獻功。雲大喝一聲，直取來將，一槍刺落馬下。救得糜竺，奪得兩馬，殺散散兵。請甘夫人上馬，護送到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橋上。雲對糜竺曰：「請保甘夫人先行，我還要回去找尋糜夫人與小主。」引數騎再回舊路。

路上碰到兩將，引十數騎搶奪擄掠，先後被趙雲槍殺。其中一將背負曹操寶劍一把，鋒利無比，削鐵如泥，被雲奪得。再看左右，已無一人，只剩孤身。趙雲毫無退心。每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有一人指曰：

「夫人抱著孩兒，左腿著了一槍，不能行走，坐在牆缺內地上。」雲連忙追尋，在土牆後面見糜夫人坐在枯井

旁抱著阿斗，正在啼哭。雲伏地而拜。夫人曰：「得見將軍，阿斗有命了。」雲請夫人上馬，自己步行死戰，殺出重圍。夫人曰：「將軍不能無馬，妾已重傷，死不足惜，勿以妾爲累。」四邊喊聲又起，糜夫人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乃翻身投入枯井而死。

趙雲解開勒甲條，放下護心鏡，把阿斗抱護在懷，提槍上馬。只見一將持三尖刀來戰，不三合被雲刺倒，衝開一條路，向南而走。正碰著一員大將張郃，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奔走。後面忽有二將追來，前面又有二將截住去路，把雲圍住廝殺。雲拔出寶劍亂斬，手起處，衣甲透過，血如泉湧，殺退眾軍，直透重圍。

曹操在山上遙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心欲生擒以爲己用。乃傳令各地，如此勇將馬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活捉。趙雲得此良機，可謂幸運。當時已離大陣，血滿征袍。山坡下又撞出兩將，攔住去路，不三合先將揮大斧來將刺落馬。背後一將持戟趕來，馬尾相銜，戟鋒接近後心。雲急撥轉馬頭，兩胸相拍。雲拔寶劍斬去，把來將連腦帶盔，砍去一半。餘眾驚散。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又

聽到喊聲大震，原來曹操響導大將文聘引軍趕來。趙雲走到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矛立馬橋上，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

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怒目橫矛，立馬橋上，文聘引軍追至長坂橋，有些心怯，見橋東樹林一帶，塵頭大起，疑有伏兵，勒馬不敢近前。跟著曹仁，張遼，許褚等先後趕來，都恐又是孔明之計，不敢作主。紮住陣腳，差兵飛報曹操。

曹操從陣後來，張飛遙見青羅傘蓋，料是曹操親自來看。飛厲聲大喝：「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與我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驚駭。操急令去其羅傘，環顧左右曰：「當年關長雲刀斬顏良，曾對我言，其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輕敵。」飛又大喝：「張翼德在此，誰敢放馬過來與我決死戰！」操見飛如此氣概，心生懼怯，怕他直向他衝來。飛挺矛又喝：「不戰又不退，不敢先動嗎？」操勇氣盡洩，回馬向陣後而走。眾將相隨望西奔馳。操驟馬狂奔，冠簪盡落，披髮而逃。張遼，許褚趕上，扯

住轡環。操倉惶失措，停馬定神。才令張遼再到長坂橋，探聽消息。

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速教隨來二十餘士兵解去馬尾樹枝，折斷橋樑，然後回馬見劉備，具言折橋一事。備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機智。曹操多謀，今見橋斷，知無埋伏，必來追趕。」於是立刻起身，從小路斜向東面漢津而走。將近漢津，後面喊聲大起，鼓聲連天。備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兵微將寡，如何對付？」急令趙雲準備抵敵。操下令軍中，須在此時擒捉劉備。他已成為釜中之魚，眾將可努力向前。將士領命，奮威追趕。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支軍馬飛出，當頭大將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一萬軍馬。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從此路截出。曹操一見雲長，回顧眾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傳令大軍速退。雲長追殺十數里，才回軍保護劉備等到漢津。早有船隻伺候。又見江南岸戰鼓大鳴，無數舟船揚帆而來，是劉琦從江夏盡起兵馬來此。其後孔明又從夏口起兵前來助戰。三軍齊合約二萬人。孔明以夏口城險，頗有前糧，可以久守，終於決定由雲長引兵五千堅守夏口。劉備，孔明，

劉琦，子龍，張飛等共到江夏，整頓軍馬，與夏口成犄角之勢。劉備當陽一役，死裡逃生，到此才有一喘息機會。

且看三國志蜀書趙雲傳，只用兩句記雲單槍救主：「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坂，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太簡陋了。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用四千字描寫雲四次縱馬入曹軍陣後，在千千萬萬逃命百姓堆中，尋覓糜甘兩夫人及阿斗。雲所帶從騎數十名，途中與曹將相遇惡戰十數次，刺殺曹將五十餘名，從騎皆死盡。只剩雲孤身一人，仍無退意，終於救出甘夫人及未滿兩歲阿斗。正史與演義相差太遠了。

三國志蜀書張飛傳記大鬧長坂橋事：「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亦只短短三四句。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用八百餘字描述張飛威猛氣概。讀史不僅談正史，也得參看演義旁史，道理明顯。

泳池自理不求人

任社何森

暑假已到，酷熱天時，人人都感煩悶，用電人多，開冷氣也經常跳閘，老友問我，如何打發時間？答曰：『也不能經常出外旅行，大熱天時，汗流如雨，坐飛機也很辛苦，幸而家有二奶，天氣炎熱，就躺在她懷中，自然就清涼爽快，暑氣全消』，又問：『那你太太不是醋意大發？』，答曰：『你一萬個放心，她也和我一樣，一齊置身其中』，我見他似信非信，就帶他到後院，揩著泳池說：『二奶正在作太陽浴呢！』，他急問：『聽說維護費不菲，而且很麻煩又複雜』，答曰：『先父教誨：《自己能做之事，千萬不要求人，要記住：《君子無求便是高》』，我們赤手空拳來此打拚，一向勤儉持家，所以30年來，我家的泳池都是依靠我們兩人共同維護，只見池水清徹見底，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慰。有時出外旅行月餘，回來後一處理，也是清新如昔，因此希望以此經驗，與廣大同胞分享，既省錢，又可作勞動鍛鍊，更可以義務幫助他人，積福行善，真是樂在其中，幸而維護泳池的老墨《阿米哥》不識華文，否則看了此文，上門丟個臭蛋也說不定。簡易操作如下：

第一）可到有名的泳池設備商店 LESLIE'S（各城市均有分店，或上網查 www.leslie.com），買一個測水器（Two Way Tester），配有两小瓶葯水，滴入後比對顏色，便可知泳池的酸、鹼度，鹼性過強，可減少放置池中的氯化餅（Chlorinating Tablets）數目，酸性（PH）太強，可以放入蘇打粉《碳酸鈉 Soda Ash》，也可以問商店免費索取一空瓶，裝池水請該商店免費檢驗，服務員會建議如何處理，美國大公司的服務一流，態度好，並無強迫購物；

第二）可考慮購買一具《水下自動吸塵器（Automatic Pool Cleaner）》，視泳池容積大小，每天約走動4小時，夏天可延長至6--8時，可調整《定時器》，以控制時間，調一次便可《搞定》，也可同時用長刷，刷除池壁的附著污物；

第三）斷開電源，定時（約半月或一月）清除水泵上圓筒及池邊小洞（skimmer）的污物，清理完畢一定要上緊上蓋，以免循環系統漏氣，開機後用手摸池邊的两个出水洞，便知道循環系統的運行情況；

第四）大約半年，可折除過濾器（Filter）的外部鉄圈，除去上蓋，抽出整個芯子【切勿鬆開各塊頁片《Cartridges》】，用水沖洗後，晒乾，再放入過濾器，一定要上緊螺絲，然後在池邊的小洞放入白粉（Pool Media），之後可以通電試驗。

第五）如果泳池太髒，或暑天游泳人多，泳池可能出現黃色或黑色的海藻霉菌（Algae），便要加入除藻劑（Algae Control）或 Yellow Out 等，可盛池水去商店諮詢服務人員，如何加入化學葯品，如實在太髒，可能要再洗過濾器。

第六）隔3-5年，可能要全池酸洗（Acid Wash）一次，先租（或買）一個抽水泵和引至街外渠道的膠管（約100至150呎），把池水抽乾（約8至10小時），用酸液噴洗整個池壁，乾後塗上泳池商店出售的白漆，因酸液會傷人，特別會傷及眼睛及肢體，最好請商店的專門技工進行，

如按上述步驟進行，應當達到妥善維護的目的，不必將全池的水更換，有小孩的家庭，最好設置圍籬及準備救生圈，現在要建造一個新泳池，先要向政府申請，批准後才能動工，費用約在3至5萬元，視容積和外形而定，也有個別人家，找工程公司以泥土填平，用以種菜及花，但也要花上8千至1萬元，還被附近鄰居笑謂：『士挑拔（Stupid）』。

遊世界 說地名

發現美洲的兩位航海家

饒玖才 (1954 斌社)

相信大家知道，首先「發現」美洲新大陸的，是克里斯杜化·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然而，美洲大陸及美國名稱卻並非用他的姓，而是用比他遲七年到達該處探險的亞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而哥倫布所得以他為名的，就只有南美國家哥倫比亞（Columbia），以及美國的一些中、小城市。為何出現如此不近情理的狀況？讓我們從當時航海探險的背景，以及兩人航程的經歷來探討。

十五世紀末西歐國家航海探險動機，主要是找尋更多的貿易機會，和掠奪新土地的資源。為此，首要之務是找到通往亞洲之航路，於是各國紛紛派遣探險隊遠航。當時，葡萄牙人已着先鞭，繞過非洲南端好望角，開拓了通往亞洲的海道。西班牙不甘落後，派遣哥倫布率領船隊，找尋馬哥勃羅（Marco Polo）口中「黃金之國」——日本。雄心萬丈的哥倫布認為，既然地球是圓的，採取和葡人相反方向的航行，理應也能抵達亞洲，於是率領船隊橫渡大西洋。

當時的海圖粗陋，他根據義大利一名叫托斯卡尼利所繪製的地圖，估計從西班牙至中國，只有 5,800 公里（實際上為此三倍），因此認為經大西洋的西行線，航程比東行線少一半，於是決定西航。基於這決定，1492 年，哥倫布抵達巴哈馬群島的聖薩爾瓦多島（San Salvadore Island）時，就以為這是印度或中國的東端。

在中美洲晃了幾圈之後，哥倫布把土地估計與日本面積相約的古巴（Cuba）命名為黃金島（Juana），其東南面的安的列斯群島（Antilles）一帶海域，則認為是馬哥勃羅《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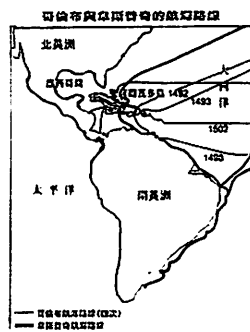
方見聞錄》(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中提到，七千餘島構成的「多島海」。至於加勒比海眾多島嶼，哥倫布稱之為印度群島 (Indies)。

哥倫布在1492至1502年間，共在美洲地區探險四次，終於承認，並沒有到達原先的目的地——中國及日本，雖然他的冒險精神與毅力，獲得西班牙王封為「大洋之提督」，但他的探險工作，當時並不被認為成功。1506年，哥倫布鬱鬱而終。不過，後來很多歐美國家都把10月12日，即他首航發現聖薩爾亞多島的那一天，定為「哥倫布日」。

在哥倫布首次探美洲後七年，一位出生於意大利佛羅倫薩 (Florence) 的商人韋斯普奇，隨同葡萄牙航海家，前往美洲進行大規模探險。據史料，他曾在1499和1502年兩次前往。他們起初沿着哥倫布所用的航線西行，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到達美洲大陸。稍後，韋斯普奇經過對南美洲東北部沿海進行考察，確信這塊大陸是世界的另一個「洲」，並繪製了新地圖，1507年，他的《海上旅行經歷》一書問世，引起了世界人士的注意。

韋斯普奇的說法，首先被德國裔的地理學者瓦德塞梅勒 (Martin Waldseemüller) 接受，並提議用亞美利哥 (Amerigo) 的拉丁文 *Americus*，作為這「新大陸」的名稱。後來，仿照其他大洲名稱的詞尾形式，變為 *America*。

雖然當時歐洲有識之士，多半知道哥倫布才是首先採用這條西航路的探險家，但相對於哥倫布只到達加勒比海附近，韋斯普奇卻探測了新大陸的南北兩大海域，更是首先提到「新大陸」的人物，因此，當瓦德塞梅勒建議以亞美利哥為此新大陸的名稱時，並未遇到太大反對。1507年，他在 *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 (《宇宙志緒論》) 一書中，最早用文字確定了「亞美利加洲」的名稱。起初此名僅指南美洲，但到1541年麥卡托 (Mecator) 地圖上，北美洲也算是美洲的一部份了。



美洲的宗教地名

十五世紀末歐洲人「發現」了美洲，隨後的幾十年，殖民者紛紛到這個新大陸各處探測和定居，令到地方的命名，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其特點是用創新的、較有計劃地和迅速地在廣大地區命名，而非像在舊大陸一樣，順其自然發展。早期所選用的名字，大多與宗教有關，因到美洲殖民的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都是信奉天主教。

翻開美洲的地圖，都可以看到數不完的San、Santa開頭的地名，中南美洲尤甚。上述兩字是拉丁語，譯為英文是Saint，意思是「神聖」、「聖人」。例如智利（Chile）首都聖地瓦哥（Santiago）、多米尼加（Dominica）首都聖多明各（Santo Domingo）、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首都聖荷塞（San Jose）、薩爾瓦多（Salvadore）首都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e）。在北美洲如密西西比河中游城市聖路易斯（Saint Louis）、魁北克的聖亞森特（Saint Hyacinthe）等。

新大陸出現這麼多San、Santa開頭的地名，並非偶然。原因是中世紀末期的西班牙人，很害怕遇到聖經《啟示錄》中世界末日的狀況，加上曾長期被伊斯蘭教統治，心靈一直被禁錮。幸而在「世界末日」到來之前，西班牙人就成功地將異教徒逐出。於是他們相信，天主教徒都應像「馬可福音」之中耶穌說的，到全世界傳播福音。當時西班牙統治階層普遍有這種宗教信念，希望西班牙人所到之處都建設成天主教的樂園。

1492年，長期而艱巨的「國土恢復運動」獲得最後成功，西班牙人立即展開「千年王國」的實踐工作，而哥倫布航海探險，找尋新大陸，正符合這個宗教擴張的新使命。因此，後來西班牙人所到的地方，多用天主教用語命名，最常見的有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e，救世主）、千里達（Trinidad，三位一體）、聖大非（Santa Fe，神聖的信仰）和韋拉克魯斯（Veracruz，真正的十字架）。

由於新的領土甚廣，當上述宗教用語不夠應用時，天主教的節日與祭典也派上用場。最常用的方法是，抵達某地或開始建設的日子，就用來作地名，如南美洲巴拉圭首都亞松森（Asuncion），便是紀念該城於1536年8月15日，亦即「聖母升天日」開始建設。西印度群島多米尼加（Dominica）

首都聖多明各 (Santo Domingo)，是在 1496 年的某個主日 (Domingo) 動土建城。

以聖經人物和紀念日作為地名的例子也很多，例如哥斯達黎加首都聖荷塞 (San Jose)，是於 1783 年 3 月 19 日「聖荷塞日」建造完成，聖荷塞 (若瑟) 是聖母瑪利亞的丈夫。此外，美國德克薩斯州、古巴、智利及阿根廷，都有聖安東尼奧 (San Antonio)，顯然都是在「聖安東尼日」，即 6 月 13 日命名的。

葡萄牙和法國是另外兩個殖民南、北美洲的天主教國家，它們的屬土中，如上述的例子也很多，如說葡語的巴西，其最大城市聖保羅 (San Paulo)，就是基督的宗徒 (使徒)，聖保羅皈依日子 (1554 年 1 月 25 日) 建立的。在北美洲曾稱為新法蘭西的加拿大，其東部聖勞倫斯河 (Saint Lawrence River)，是以聖勞倫斯祭日 (8 月 10 日) 而名。在以法裔為主的魁北克省 (Quebec)，以聖字為首的市鎮，數以百計。

地名的多樣性

大自然的恩賜——溫泉

在暖水中泡浴是一種生活享受，如果水源來自含礦物質的溫泉，更有護養皮膚的功用。自古以來，因人們對泡浴的喜愛，而在世界各處留下不少有關地名。

在歐洲，古羅馬人酷愛泡澡，在公元前一世紀左右起，他們已開始在各處興建浴池。到了四世紀，其統治區內的公共澡堂，據說有四百多所。羅馬將士遠征時也不忘找尋溫泉。例如，英國西南部的巴斯 (Bath) 古城，公元前 43 年羅馬佔領軍在該處溫泉興建浴池，並取名為「蘇水」(Aquae Sulis，即 Water of Sul)，這些有關浴池的地名，在羅馬軍撤走後，仍為當地沿用。巴斯城現今為著名溫泉度假勝地。

公元 50 年前後，羅馬人在現今德國西南部萊茵河上游發現了溫泉，並以羅馬皇帝奧里略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之名，稱之為「奧里略之泉」，也就是馳譽世界的溫泉勝地巴登巴登 (Baden-Baden)。Baden 是德語浴池之意，Baden-Baden 亦即「浴池中的浴池」。

奧地利也保留有古羅馬時代的溫泉，它同時也因是十九世紀哈布斯堡家族(Hapsburg)的夏季離宮所在地而文明。現在的正式名稱為Baden bei Wien，意指「維也納郊區溫泉」。此外，在今天德國西南部與比利時的國境附近，羅馬人發現了一處飽含礦物質的溫泉。但在這一帶溫泉不稱為Baden，而是延續古語aque(水)一詞，用德語的Aachen作為城市名稱。

尋求溫泉療效者，並不限於羅馬人，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有許多關於「溫泉」的地名。冰島的蓋瑟爾(Geysir)，是源自古諾曼語的「噴出、間歇泉」。葡萄牙的卡爾達斯·雷那斯(Caldas da Rainha，卡爾達斯的溫泉)，傳說是1484年由某王妃所發現。名符其實的「溫泉鄉」——斯帕(Spa，礦泉)，則是位於德國亞琛(Aachen)往南三十公里的比利時境內，十六世紀以來就以療養勝地而聞名。前蘇聯成員國之一格魯吉亞(Georgia)的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其意也就是溫泉。

在亞洲，中國人和日本人習慣把溫泉稱為「湯」、「池」或「沸」。例如河北宛平縣的湯山，清初建小行宮，築有溫池，供皇室享用。此外，江蘇的南湯山，廣東豐順的湯坑，都是天然溫泉而名。不過，最有名氣的，就是位於陝西省西安(Xian)近郊，唐明皇李隆基為楊貴妃而建的「華清池」。白居易《長恨歌》中有「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的詩句，傳誦古今。在日本，本州的湯沢和熱海，都很有名。而國後島的「硫磺泉之鄉」，其舊名為「東沸」。

非洲東岸大島國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有熱塞海灘(Blan du Geyser)、美國蒙大那州的蓋瑟(Geyser)，都是從冰島的地熱噴泉Geysir轉化而來。



淋浴的熱水爐(Geyser)源自冰島的Geysir地區。



英國巴斯(Bath)市的古羅馬池遺址

英譯姜夔之《揚州慢》

區次嫻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It's my first trip to Yangzhou, a historic city.
 Stopping by the Bamboo West¹, I dismounted from my horse.
 I recited the Poet's² verses and walked in his memory,
 Passing the wheat fields-----a landscape of lush green.

After the Jin invasion³, the city fell into a deep misery,
 It would have to take a forest to rebuild.
 When evening came, a lone bugle blew in the chill,
 To grieve over human suffering across the haunted city.

Gone were the days of women, wine and song!
 Gone were the days of poetry, passion and zeal!
 Even Doemuk could no longer compose a deep feeling,
 He would have been startled had he seen the ruins.

The Bridge Twenty Four was still here,
 The moon kept silent, with her light shimmering across the water.
 Beside the bridge, red peonies seemed to be growing forever,
 For whom they set to bloom year after year?

¹ Bamboo West: 竹西亭，揚州名勝

² The Poet: 指詩人杜牧 (Doemuk)

³ Jin invasion: 金兵南侵

二十四橋

二十四橋是具體的二十四座橋呢抑或只是一座橋的專名？多數詩人認為二十四橋是一座橋。據清人李斗《揚州畫舫錄》，認為是一橋專名，又叫紅藥橋。

在唐朝，揚州確有以數字命名的橋，如杜甫詩：「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又如張喬詩：「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眾多詩人將二十四橋作為揚州的代稱。二十四橋是同揚州的人文薈萃、繁華綺麗和文采風流聯繫在一起的。

貧女

秦韜玉

區次嫻譯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
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
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鬥畫長。
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She has never worn silk or powdered her face.
No matchmaker can ever ease her worries.
By poverty depressed and devoid of social grace,
Slowly rises worth in a town of Vanity.
Her pride is her fingers with needle and thread,
No eyebrow tracing for it would hinder her sewing.
Stitch, stitch, stitch, wearied with years,
The gowns she sews are wedding gowns for others.

寄人

張泌

區次嫻譯

別夢依依到謝家，
小廊回合曲闌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
猶為離人照落花。

Since you went away,
I kept wandering to your house in my dreams,
Through the winding corridor, past the railings,
To the courtyard filled with the fragrance of spring.
The moon cast her loving gaze upon me,
While petals were falling over a silvery stream.

談談[培正]

(任社) 何森

常常聽人唱：『真光豬、嶺南牛、培正馬騾頭、培英咕哩頭、培道女子溫柔』，感觸良深，因為我們手足三人（凱社何焯馨、翔社何邦）、老伴黎美瑛（任社）也讀過真光、培正、培英及嶺南，我們的兒子也是廣州東山培正的畢業生，每年聖誕，我們也一定參加洛市『基督教六校（嶺南、培正、培英、培道、真光和協和）聯歡盛會』，輪流唱校歌時，我們都不必看歌詞，好像回到50年代，讀書的黃金時代，更引起我們對母校的懷念。

培正為我國培育英才，舉世聞名，已培養出許多享譽國際的知名學者，例如曾任台大教授、系主任的數學家丘成桐、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吳家瓊、美國著名貝耳電話公司總裁卓以和，以及聖地牙哥大學系主任沈呂九，培正教師也有被大學禮聘任教，例如教物理的黃振鵬，也被暨南大學聘為物理系主任，還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崔琦，又如政界名人林思齊，獲英女王任命為加拿大卑詩省總督，他是香港培正校長林子峯的公子，也是我們嶺南大學的學長。

而我自己，也曾在『偉大的文化革命』時住過牛棚，被當牛一樣奴役了好幾年，所以別人叫我《嶺南牛》，我也不否認，所幸的是，最後沒有被送到屠場，而是送到不必交學費、有食有住，還有人保護的『五七幹校』，即是偷渡不成，在蒙古跌死的林副統帥所說的：『變相勞政』之場所。

由於培正的教學認真、校規嚴謹，學生刻苦用功，傳統風氣優良，教學著重教授實用知識及體育鍛煉，學校不惜重金聘請博學多材的專家擔任教席，例如有『牛津活字典』之稱的李賢榮博士，他舍棄嶺南大學外語系主任的美差，而回母校培正中學任教，又如英國牛津大學體育碩士吳華英（英中混血兒，暱稱大鬼），他也舍棄金女大體育系主任之職，寧願在培正中學任教，他精通各種球類及田徑的新技術，教學及訓練都十分認真嚴格，他曾帶領培正健兒參加多次省運會，都奪得多項冠軍，1954年，我在華中大學教電子學，並非體育人馬，但被選拔代表有250萬人口的武漢市棒球代表隊，到北京參加全國比賽，也被選拔代表湖北省教工足球隊，到上海參加全國比賽，這都是拜吳老師辛勤嚴格的教導所賜，記得十多年前，在洛市召開世運會，吳老師伉儷從加拿大遠道前來參觀，大家暢聚別後，十分快慰。

在美西的三藩市和洛杉磯，都有不少培正的精英人馬，例如協助有《校刊之王》美譽的『三藩市嶺南簡訊』的幕後英雄王祖良（主編王祖棠之胞弟），他幫忙乃兄處理『簡訊』的繁雜業務，貢獻良多、又如三藩市校友會副會長冼玉佩以及洛市前會長梅雪華等，都是培正精英，也是我們嶺南的學長，至於我們任社，也有不少培正英才，例如司徒良、莫慶義、歐陽百里和伍大衛等，他們默默耕耘，不求名不為利，為培正和我們的紅灰事業貢獻所長，精神十分可敬。

記得崔琦榮獲諾貝爾獎金後，香港媒體大肆讚揚培正的教育水準和學風，不少家長都千方百計，將他（她）們的子弟，送入培正，有家長說：『入得培正，好過中馬票』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歐陽讓〈1947 超社〉

南北朝時期庾信的《哀江南賦序》，借用了《後漢書》馮異的典故。馮異是東漢時的武將，為人謙遜，每當其他武將炫耀軍功，他就倚靠著大樹不語，所以軍中人稱他為「大樹將軍」。庾信自比大將軍馮異，離開家鄉梁朝後，梁朝就滅亡。國家或團體，重心人物不幹了，失去優勢，是為「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引經據典，要指出的「將軍」是主編，「飄零」指「簡報」，也自感孤單與失落之情。

王祖棠主編在 2013 年第 68 期《編者的話》告訴讀者，在年底刊出 69 期後便請辭〈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簡報〉一切職務。我尊重他的決定和送上祝福！

幾年前他對我說患上癌症，言辭很認真和鎮靜，沒有恐懼或悲傷的情緒，還慶幸早期發現，仍繼續孜孜不倦的主持簡報編排，從上世紀 1997 年六月開始刊出第一期，到今天是十六年了。這許多年的悠長歲月，任勞

任怨，出錢出力，給嶺南人送上珍貴的精神養份，嶺南校史上流芳！

知道他患病後，我從未告知過別人，包括內子。自此以後，每次收到簡報時，我會自言自語：「他還堅持下去嗎？為甚麼不休息？」

可治癒的

大部份人獲知自己患上癌症時，都會感到徬徨和不知所措，心情混亂及情緒起伏不定，常見的感受是震驚和不相信，「這不可能是真的！」確診後會問：「為何偏偏選中我？」

“Why me?”，也不願告訴別人！他很豁達，對老朋友事無不可對人言！有堅強的意志力，加上信心和希望支持，早期癌症在醫學上是「可治療的」〈Treatable〉，更「可治癒的」

〈Curable〉，今天已控制病情，我相信他一定可戰勝病魔，做簡報主編或多或少總有壓力，卸下仔肩，過著悠閒富裕生活，更快復原。

李糯城

在上世紀九零年代嶺南三藩市同學會舉辦了去內華達州李糯〈Reno〉賭城之遊，此賭城乃拉斯維加斯之縮影，鄰近的太浩湖〈Lake Tahoe〉也是旅遊勝地，從三藩市開車也不過五小時。當年是陸平熙〈已故〉任生活組長，與王祖棠會長，策劃租一部乘坐五十人的旅遊大巴士，從三藩市華埠接載了一批住在當地的校友，過灣區大橋抵屋崙華埠，讓住在東灣的同學上車，然後沿著 80 號公路，向內華達州的李糯城進發。

美國的公路系統以數目字命名，從東到西以雙數代號，從南到北則用單數；例如 5 號或 1 號公路是從加州南部聖地牙哥經洛杉磯，三藩市，俄立崗州，到華盛頓州的西雅圖。80 號公路貫通東西多省，從加州到內華達州 直到東岸紐約。

三 A 會

美國汽車會俗稱三 A 會〈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分佈全國。每個駕駛者或車主入會費是每年 30 元〈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任何一間分會免費索取全國各地地圖，他們會在地圖上用螢光筆畫上你要去的地方路線。汽車中途壞了，有拖車

服務，有爆胎時會幫忙換輪胎 等等。

今日時移勢易，科技一日千里，大多數的貴價車都安裝衛星導航系統，也可以買一個會發聲的導航器〈Navigator〉，輸入出發點和目的地，儀器沿途指示駕駛者。公路上路牌指示十分清晰，所以生活在美國，駕駛汽車在公路上奔馳，穿州過省，簡直是一種享受。

80 號公路

我們坐的旅遊巴士，沿著 80 號公路行駛，並非萬里黃沙，而是在部份路段兩旁和遠山上，都種滿了樹木和花旗松。沙漠氣候，夏天 120°F，冬天溫度零下，大雪紛飛，路的兩旁，豎立了量度雪深的木桿，大雪時封路，雪溶成水時，是三藩市灣區部份食水來源，及灌溉農地之用。例如下雪量少，當年便是旱年〈Drought year〉。最佳的時節是春盡夏初，山上，樹上仍有積雪，俯瞰太浩湖的蔚藍色靜靜湖水，簡直可以與瑞士洛桑湖〈Lucern〉的景色一爭高下。

三藩市的夏天早上很涼快，旅遊巴士上的學長根本不發覺車上的冷氣壞了，直到車子駛到海拔八千尺高時才發覺十分悶熱，巴士兩旁的窗是

不能開啓，只有靠車頂前後各一個6寸直徑半圓形的風兜，不幸後面的卻卡住〈jam死〉不能開啓，只靠前端的風窗帶來沙漠熱風，也只足夠供給坐在附近的幾個座位。當時坐在前端的是區次嫻師姊和何焜燦師兄，因為內子有哮喘病，幾近窒息，幸得他倆輪流換位讓她吸取「新鮮空氣」。車行了兩小時到達 Rest Area，大家下車擠在有冷氣的小食店內買飲品，當時室外氣溫高達 120°F。心想：烈日高照，半小時在室外便「晒死」，走進車內，也會「焗死」！怎麼辦呢？呼救無門，五十人終於決定擠上這「大焗爐」搏一搏，直駛李糯城的旅舍！慶幸這班長者，仍能無恙捱過了這「漫長」的車程！

彼此相識

我們大家都很鼓噪，決定回程另僱旅遊車，可是司機不肯走，說難以向公司交代。擾攘一番後，在當年顧問徐錫慈〈已故〉的客房內，生活組長平熙，會長祖棠等商量，決定另租車輛。我請膺草擬一份協議書〈Agreement〉，詳述旅遊巴的冷氣故障，為乘客安全，不乘坐原車回程，更指出出租汽車公司要負上一切責任，影印兩份，司機及平熙簽名後，打發了那老美司機。回到三藩市後，憑此

協議書，追討出租汽車公司賠償800元租車費，這班老而彌堅的校友，未因此而生病，乃放棄追討損失。後來主編告知我因此事件才認識我，而我在歡樂笑聲中認識他。

你係老幾？

話說當年在華埠都板街嶺南會所的會員大會，祖棠兄是當年同學會會長，編印了一本同學通訊錄，報告出席者已送去印製，這本來是一件造福校友的事，居然有位太太反對，要他把這冊子草稿貼在會所牆上，讓會員們過目後才付印。這建議並不實際，加上她的態度甚劣，惡形惡相，我也怒從心上起，立即發言：「通訊錄已送去印刷，待寄出後個別校友發覺有錯漏，再出一張更正信是可以解決問題」。我很欣賞當年主席的器量。小冊子面世後，書中人物級別，姓名，地址，電話都無錯誤！

上述事件只不過是楔子。在美麗華酒樓一次會議中，這位校友夫人更變本加厲，吹毛求疵，惡意批評主席。席間有位學長不值其所為，指著她說：「你係老幾？幾時輪到你發言？」按：廣東話「老幾」是論資排輩，有點通俗，但很傳神。這位只會說半鹹半淡廣東話的潑辣嫂子，倚著丈夫是嶺南校友，勃然大怒，指著那

位學長大罵：「我要找律師告你，你侮辱我，稱我為「老舉」！她把「老幾」誤為「老舉」，馮京作馬涼。按：廣東話「老舉」即娼妓，「老舉寨」是她們接客的地方，從前未禁娼時，在廣州有「陳塘區」，香港在西環有塘西風月，澳門有福隆新街。今天的娼妓名「雞」，嫖娼名「叫雞」。八十後年青人不懂了，只知道在網上賣淫名「援交」！

當時爆出哄堂大笑，人仰馬翻，有人急急走去洗手間以防失禁！這位嫂子心中莫名其妙，「老舉」值得你班人大笑嗎？夫婿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二人離座，從此未見過他們！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他夫婦為何在同學會上要無理取鬧。主編在沙漠中認識我，在狂笑中我認識他，默默以真摯待人，成了知心好友！

植字功臣

我從 2000 年開始投稿簡報，粗略統計，百多篇散文加起來超過二十萬言，是誰替我植字？

十多年前香港的影印公司有中文植字服務，收費也很合理，漸漸家庭電腦普及，更換上手寫板，甚麼倉頡，五角符號都漸被取代，替人植字的行業被淘汰。幸有前輩陸建源趙鈞

鴻博士伉儷的私人秘書何詠嫻女仕，和社友伍沾德的私人秘書馬淑媚小姐相助，在百忙中替我植字。試想想一位是在享有盛名的教育家當秘書，另一位是有萬多員工的飲食集團的主席助手，她們的工作量是多麼繁重，都是利用公餘時間義務替我工作，真的是無言感激。後來，一部份有關超社的稿件，都要委托名譽社友楊競初副社長植字，他是六十出頭，有自己事業。幾位都是大忙人，實難啓齒求他們無止境的幫忙。想起三藩市簡報也有植字的朋友，如胡露施和高子敏學友，乃懇求主編托他們代勞。他們對植字可說是高手，有時更巧妙運用電腦技術，替我把標題突出，務求使文章生動，吸引讀者，他們是簡報的幕後功臣。

停刊了

寫這篇散文可說是訴盡心中情，主編辭職了，誰人能代替他？看來簡報也要停刊了。在下非江郎，但已才盡，藉此機會封筆。區次嫻師姐聚集在《南大一家》的書中人物，此後天各一方，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幸運的是，香港嶺南大學圖書館已把簡報製成電子版供網上瀏覽，也替我開了一個檔案，把我認為可讀

的文章放在卷宗裡；一切一切都是多謝他多年來給我寫作的機會。

享受人生

祝福他享受無牽無掛的退休生活，住在三藩市最高尚住宅區，五萬平方尺的花園裏，

矗立四層高的巨宅，俯瞰整座金門大橋，碧海藍天，看橋底下穿梭的巨輪遊戈，聽聽醉人的古典音樂，在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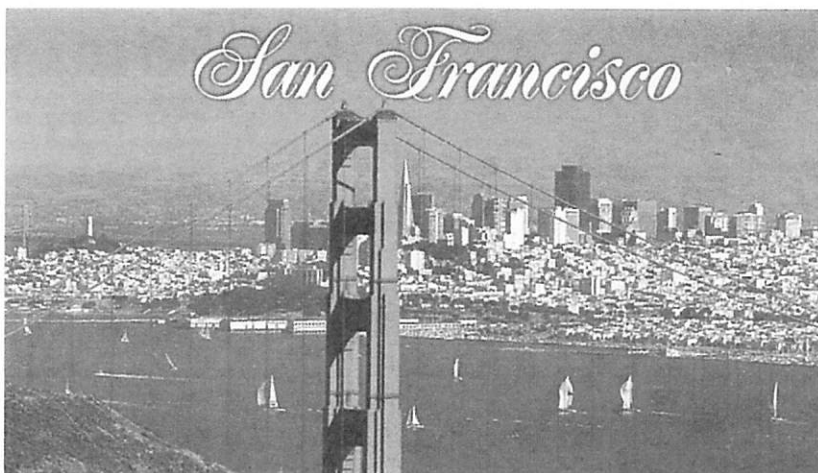
室播放喜愛的影片，約三五知己促膝談心，與花王種花澆水，迎接一年一度借出大宅給三藩市賞花會〈San Francisco Garden Club〉作慈善籌款活動，招待

半百貴賓在宴會廳品嚐美酒佳餚。

祖棠兄，願你盡情享受豐盛人

生，頤養天年。

〈2013年深秋在香港完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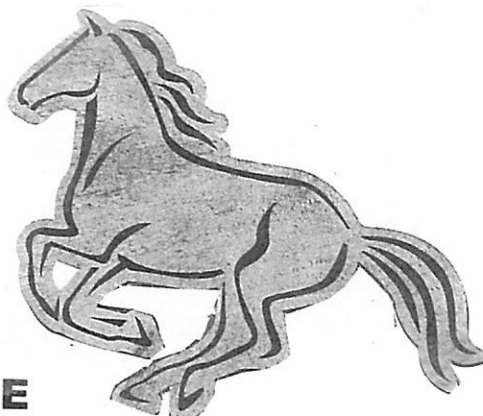


*We wish our readers a very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

2014-

The YEAR OF

THE HORSE





劉紹恩學長〈凱社〉走了，十月二十七日因心肌梗塞突發去的。她的同窗摯友哭泣著電話相告，大家都很傷心，痛失一個好姊妹。

紹恩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同學，生於富庶之家卻無一點嬌生慣養的傲氣。她經常參加同學會的活動，直至年前不再開車了，跟著便住進了養老院。

她是簡報的忠實讀者，自始至終大力支持。最近又響應簡報發起的回饋母校籌款活動，才剛剛收到她的支票，還惦念著能否趕上截止日期。她就是這麼一個熱心的同學。

她與嶺南大學淵源深厚，父母都是嶺南人，外祖父林護先生是早期嶺南大學校董。

紹恩於嶺南大學畢業後到史丹福大學攻讀教育碩士學位，之後在聯合校區做事。

她走得安詳。默禱她在天之靈并祝福她遺下的至愛親人。

〈區次嫻提供〉

In Memoriam

王玲 (1951 浩社)

簡報上海聯絡人浩社王玲同學 2014 年 1 月 31 日凌晨在上海去世，享年 86 歲。葬禮于 2 月 7 日在上海舉行。

In Memoriam

1917 - 2013



為神為國為嶺南

The Vision To See

The Faith To Believe

The Courage To Do

Dr. Wong Bing-Lai 黃炳禮博士
(class of 1943 榮社)

黃炳禮博士祖籍廣東台山，1917 年生於一個傳統的中國家庭，事父至孝，待人接物，均遵從父訓，以父親為榜樣；對故鄉和祖國懷有深摯的感情。黃博士行遠自邇，不斷努力，在專業和事業上取得成功。同時積極幫助並鼓勵他人進取，不遺餘力。《聖經》有言：“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二十章三十五節）。黃博士遵從這一行事準則和教訓，樂於捐獻，從來不望收益和報酬。

黃博士於 1956 年 39 歲才受洗信主，但在求學時期，已按基督教原則處世待人。黃博士先後於香港島聖約瑟書院和九龍男拔萃書院就讀。十八歲中學畢業後，滿懷服務國家的熱誠，放棄升讀香港大學或到外國留學的機會，選擇直接升讀廣州嶺南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由於家境並不富裕，黃博士求學期間需要半工半讀。戰亂中經歷多番波折，仍不屈不撓，於 1943 年取得嶺南大學工科學位，為日後在專業和事業上的成功奠定基礎。畢業後，黃博士不單從事建造承判工程樓房、物業發展、土木工程，更積極參與有關建造業商會的會務，先後擔任理事和建築業協會主席之職。此外，黃博士還參與其他企業與公眾團體的事務，歷任香港電話有限公司董事、域多利獅子會會長、國籍聯青社香港及東南亞地區總監。

黃博士一直秉承父訓，堅信“身強，國強；教育越佳，人才越優”的理念，認為社會上僅得一人體魄強健、教育良好並不足夠；人人均有機會臻此境界，方為理想。因此，黃博士生前熱衷體育，尤其是高爾夫球，極力主張並鼓勵體育和健康生活，以鍛鍊強健的體魄。同時，他還促進了教育事業。根據黃博士的理念，教育應包括兩面向：一方面教育是提高人民質素，使國家達至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教育是一個互相尊重的過程，能維持助人和受助者之間的平等、合理關係。黃博士相信人能自助，而教育是使人能自助的途徑。

按照上述信念和父親樹立的榜樣，黃博士從求學時期開始，就一直積極參與體育活動和廣泛的志願工作，出任為數眾多的社團職位，其中包括南華體育會主席和會長，率先規劃策劃香港最早的自動機械保齡球場和市內高爾夫球練習場之一。黃博士於1956年—聖誕節由其父親黃傳經先生帶領全家在當年的中華循道工會（即現今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之前身）香港堂接受洗禮，自此以後，黃博士積極投入教會侍奉，曾先後擔任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兩屆副會長，歷任該會財政產業委員會主席，更熱心支持神學教育和教會學校教育工作，曾任多間學校校董，並設立獎助學金。此外，黃博士更積極支持社會宣教和社會服務等工作，並負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香港及東南亞區的領導工作，長達三十八年。在醫療和社會服務方面，黃博士歷任“香港醫藥援助會”及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主席，基督教聯合醫院、靈實醫院、港中醫院董事。同時擔任慈善及社會服務團體的多項職務，諸如東華三院、及保良局總理。黃博士熱心公益，不但奉獻時間，而且對多個團體慷慨解囊，其中醫學方面包括香港大學醫學院和瑪麗醫院。在教育方面，黃博士的慷慨捐助也受惠為數眾多的學校團體，包括中、小學、香港嶺南大學以及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黃博士熱愛祖國，對家鄉宗族感情深厚；在原籍鄉縣興建小學、中學、博物館、醫藥學院學校、護士訓練學校及師範學校。黃博士經常表示，自己是“盡力締造一個更美好、更平等的社會”。因此，社會上受黃博士慷慨捐贈之惠，從而得以改善生活的人，為數甚多。

為表揚多年來黃博士傑出的事業成就及在其在保健、教育及體育方面對社會的貢獻，美國麻省春田大學於1995年頒授黃博士榮譽人文博士榮銜。2001年，香港嶺南大學為表揚黃博士作為該大學創辦人之一，多年來為嶺南以及社會上其他眾多社區團體所作的貢獻和服務，亦為其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黃博士畢生出錢出力，身體力行，實踐信仰，以生活見證基督大愛，為不可多得的信徒榜樣。

悼念「紅灰之子」黃炳禮博士 —— 伍浩德博士

今日，我們在這裡送別一位大家非常敬愛的虔誠基督徒黃炳禮博士，他的公子遠環請我講述一些有關炳禮哥的生平，作為結交六十多年的同窗好友，心情沉痛，實非三言兩語可以表達。其實，在今日安息禮拜的禮文程序表內，有關炳禮哥愛祖國、愛家鄉，熱心公益，服務社會，事奉教會的種種事工，已詳盡記述。

我在這裡，將補充有關炳禮哥熱愛家庭、熱愛母校的事實。

炳禮哥，幼承庭訓，事親至孝，家庭為重，自建現在的居所多層，所有兒孫共聚一堂，每晚開大鑊飯，溫暖融洽，實屬罕見。

1951年，留港嶺南同學時刻懷念「復興嶺南」，經多年籌劃，1967年在司徒拔道秉承嶺南大學傳統，成立嶺南書院。在創辦初期兩年，炳禮哥及其他熱心校友每日上午九時半，會同學校主要行政人員舉行決策會議，風雨無間，直至學校納入軌道，爭取正名為今日之香港嶺南大學。奠基屯門新址後，炳禮哥又籌建黃氏行政大樓一座，其熱愛嶺南，可見一斑。

1989年，熱心校友將「嶺南教育重現於嶺南母校廣州康樂校園」，成立嶺南（大學）學院，翌年炳禮哥加入董事會，擴展不遺餘力，其後出任為第二屆校董會主席，並參與建設麻省理工大學合辦IMBA課程，聲譽日隆。炳禮哥的真知卓見，魄力過人，終其一生，體現了“為神、為國、為嶺南”的真諦。

本人以往每次到北京探望前國家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嶺南（大學）學院名譽主席黃華博士的時候，黃老第一句問嶺南近況，第二句便問黃炳禮先生的近況，由此可見炳禮哥非常得人敬佩。

今天黃炳禮博士主懷安息，這位受人景仰的紅灰之子，無私奉獻，榮神益人，悼念之餘，伏維黃炳禮博士之精神，永垂不朽。

嶺南要聞

01

永懷黃炳禮名譽主席



黃炳禮博士 1917-2013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名譽主席黃炳禮博士不幸於2013年12月27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7歲。我們深表沉痛哀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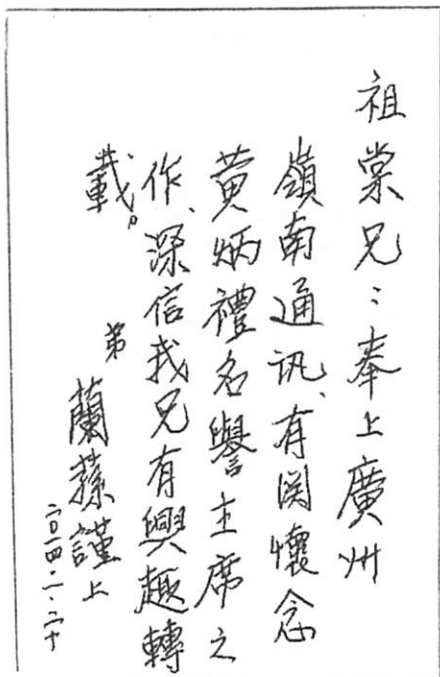
黃炳禮先生於1917年出生,祖籍廣東台山,國立中山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同時持有嶺南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抗日戰爭勝利後,黃炳禮先生回到香港發展。他博學多才,精通業務,勇于開拓,善于把握商機,先後創辦了實力雄厚、信譽卓著的香港寶旺有限公司、香港博富臨置業有限公司和香港雅蘭置業有限公司,兼任三大公司主席,並任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會、嶺南教育機構、青年會中學、香港建築業協會及香港港中醫院董事,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名譽主席等職。黃炳禮先生還是英國春田大學名譽博士、香港嶺南大學名譽法學博士。

黃炳禮博士曾就讀嶺南大學,畢業後從商,他勤奮堅貞,運籌有策,於社會熱心公益,建樹良多。1989年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成立以來,黃炳禮博士心系嶺南,愛護後進,鼎力支持學院教育事業,慷慨捐建樓堂設施、國際合作辦學項目、學院教研基金及教育獎勵金等,為學院發展貢獻巨偉。

黃炳禮先生於1995年-2001年擔任學院董事會第二任主席,是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成立的積極推動者,對中山大學及嶺南學院的發展傾情奉獻,無私捐助。他是中山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的第一批捐贈者之一,在我校捐資建設(或修建)嶺南學院教學大樓(黃傳經堂、嶺南堂、榮光堂、乙丑進士牌坊等),為中山大學及嶺南(大學)學院捐款逾三千万港元。如:1990年,黃炳禮先生為學院捐建一座階梯教室——黃傳經堂(1993年落成)。1998年,我院與麻省理工學院合辦國際MBA項目,黃炳禮先生一舉捐贈500萬港元促進MBA項目開辦,在2011年項目進入合作的第四期時,黃炳禮先生再次為國際MBA項目捐贈30萬美元。2008年5月20日,黃炳禮先生為中山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捐贈100萬港元支持學校發展。2009年,凝聚全球嶺南人心血的嶺南MBA中心大樓建成,其中黃炳禮伉儷捐款500萬港元。此外,黃炳禮先生還捐贈獎教獎學金、教研發展基金、國際交流獎學金、特聘教授基金等支持學校和學院教學科研發展。

噩耗傳來,我們不勝悲痛,學院師生、校友等紛紛在學院設立的黃炳禮博士悼念網頁上沉痛深情留言,緬懷先生的高風亮節和寄托無限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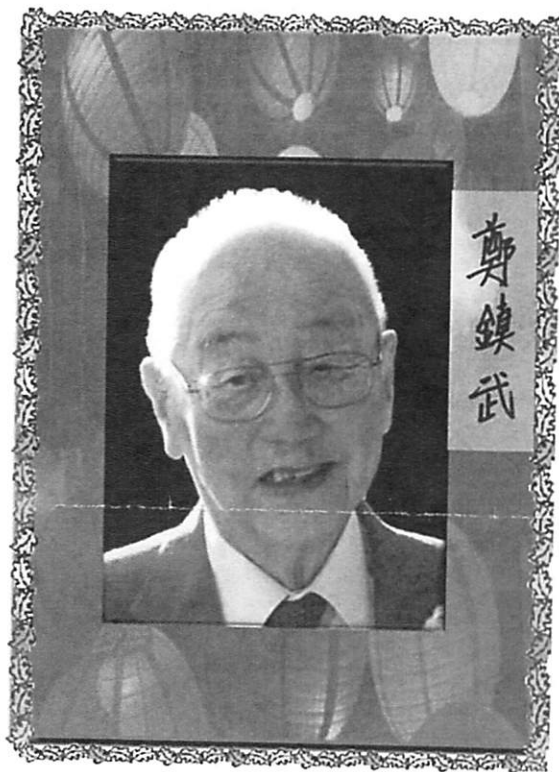
黃炳禮博士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In Memoriam

鄭鎮武 (1947 超社)

Jacques Tsan Mo Cheng, 89, of Milpitas, California, passed away peacefully, Tuesday, December 24, 2013, 11:21 pm at the Kaiser Permanente Hospital in Santa Clara. Mo was born in Vietnam on February 28, 1924, moved to United States in 1971, and lived in California, Texas, and Alaska. He is survived by his four children, Tom (Rita) Cheng, Carbondale IL, Dominique (Steve) Yi, Manhattan, CA, Marie (Charles) Hayward, Hereford, AZ, and Martina (Ken) Kimball, Oro Valley, AZ.; six grandchildren, Christopher Yi, Samuel Cheng, Stephanie Yi, Erika Cheng, Jay Powell, and Matthew Kimball; one great grandson, Max Cheng; dear friend Bun (Sara) Lee, three step-children, Jeannette Nelson, Santa Rosa, CA, and Nellie (Bill) Weeks, Santa Cruz, and Raymond (MJ) Yung, Santa Rosa, CA., f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Chen Bong, Hong Kong, Chun Kein, Los Vegas, Stella Chen, Sydney, Australia and Loretta Chen, Royersford, PA, and many extended family and friends. He was preceded in death by his wife Joanna Szeto and brother Chun Wan.



Tsan Mo Cheng

February 28, 1924 – December 24, 2013

憶念鄭鎮武同學

嶺南 1947 年級超社鄭鎮武同學，因晚年體弱，不幸於 2013 年 12 月 24 日於北加州聖浩西逝世，享年 89 歲。

鄭鎮武同學於 1924 年 2 月 28 日出生於越南，他是一個愛國華僑。回國後他就讀於香港青山嶺南小學與中學。抗戰時期在粵北大村嶺南中學繼續求學，後移民來美。

鄭鎮武同學個性穩重，平易近人，喜愛打獵和旅遊。每次與他同行旅遊，他總勇於承擔司機的職責。

有一年冬天，我們前往 Oregon 州的 Crater Lake 遊玩，適逢雨後，路面結冰，行車困難，他竟然出色地安然抵達目的地。

與鄭鎮武同學是多次遠行了，他是一個良好的伙伴。

目前，他走了，與他的太太司徒雯重逢於“樂園”。今後，我們亦後會有期。

安息吧！

同學 李小琮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的由來

雁社 呂錫基

1993年：大匯聚的雛型

去年十一月份在香港、澳門及廣州市舉行的「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慶會，又適逢第三屆「全球嶺南人大匯聚」。之前曾經在 2005 年及 2008 年分別舉行首屆及第二屆的「全球嶺南人大匯聚」，每次都有許多海外校友回來共舉盛事。這個蠻有意義的大匯聚是怎樣開始的呢？有那些同學或校友在後面推動的呢？

這就要時光倒流到二十一年前的 1993 年。

1993 年的 7 月份，住在溫哥華的同班同學周廣平和陳惠瑜伉儷（兩位都是雁社）有電郵(email)來說，住在卡爾加里(Calgary)的羅宇剛(雁社)和謝務本(雁社)，會帶同家人於 8 月 8 日來溫哥華遊玩，問我是否有空北上一會(寒舍在南加州)，我也是雁社的人，大家都住在北美，可是分開得那麼散，有這個好機會相聚最好不過，於是一口就答應了。周廣平和陳惠瑜還說，他們會約齊住在溫哥華的同學，到時大家開開心心的歡聚幾天。

除了會會羅宇剛和謝務本，家在溫哥華的好同學還有鄭卓英、歐陽兆年、歐陽卓樑、譚守儀、余焯煊等；比較低班的同學有何子超、楊淑香、林平清、郭家邦、陳耀侃、方素玲、霍思嘉等；比較高班的有方君學和鄭景明等。還有另外一個值得北上的原因，便是內子的伯父、伯娘和堂弟、堂妹都是家在溫哥華，此行真的是一舉兩得。此外，

內子的伯父便是鄭守恕老師，在司徒拔道嶺南中學任教多年，上面提及的同學，有一大半都是他的學生。所以，如果是有「一舉三得」的話，那便是探望一下老師和師姆。

大多數從遠處來赴會的同學，都在八月七日(星期六)那天抵達溫哥華。

翌日，在八月八日(星期日)那天的中午，住在西雅圖(Seattle)我社的陳家和同學伉儷，也駕車跑上來，與大多數上述提及的同學，拖男帶女，扶老攜幼(本地同學也有帶父母赴會者)，連同家眷先到東苑飲茶吃點心；晚上則在 Burnaby Mountain Park 的聚賢居吃晚飯。次日八月九日(星期一)，晚間改在東苑聚餐，然後走過隔壁的聚賢居唱 Karaoke (卡拉 OK)，大家玩得甚為高興。

到了八月十三日(星期五)那天，大家在列治文區(Richmond)的碧豪閣作離別晚宴，驪歌再唱。大家雖然不是相見恨晚，然而，相聚了幾天，總是有點依依不捨。

怎麼辦？經過大家深思熟慮，決定於 1997 年在美國南加州的洛杉磯市再會，由本人負責籌辦，命名為洛杉磯 1997 同學聯歡會(Lingnan Reunion 1997 in Los Angeles)。1997 年的聯歡，是為正式的第一次北美嶺南校友大匯聚。

1997 年：洛杉磯 1997 同學聯歡會

1993 至 1997 年，有四年的時間去籌備。聯歡會赴會者的對像是香港司徒拔道嶺南中學的北美校友。舉辦日期的選擇是暑假期間，方便小朋友和家長們可以一同參加；節目的安排務須是一個值得懷念的假期，是以日期定為 1997 年 8 月 16 日至 8 月 23 日，一連 8 天。除了一些節目環節是必須要參加之外，其餘的節目都是自由選擇，豐儉由人。因此伸縮大，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回來洛杉磯後，第一件事要辦的便是組織一個洛杉磯籌備小組，和一個北美的籌備小組。

洛杉磯籌備小組的成員有本人、謝秀楠、陳綺蘭、李啟祥、劉德麗、陳力孝、楊波明、鄭文韜、徐英華，和文華東。北美的籌備小組的成員有呂錫基(洛杉磯)、周廣平及陳惠瑜(溫哥華)、羅宇剛及謝務本(卡爾加里)，楊秀燕、李汝康、黎名政(多倫多)。那個時候紐約還沒有找到嶺南的接觸人(迨至 2004 年，據美國嶺南基金會(Lingnan Foundation)透露，在紐約有個嶺南同學會，正、副會長是劉德正學長和陳馮靄媛學長)。

當時有一個很大的鼓舞，那就是我們尊敬的司徒拔道嶺南中學榮休校長錢乃信博士，剛剛從德州搬來洛杉磯郡(Los Angeles County)的聖瑪連諾市(San Marino)，與女兒錢肇平和她的夫婿及外孫兒一同居住，而錢校長也答應在開幕餐舞會及野餐出席！

幸好前年往台北之時，曾見過台北富都大飯店的東主徐亨學長；而今次聯歡會校友們的住宿及餐舞會，都選在杉磯國際機

場附近的希爾頓酒店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Hilton Hotel)，該酒店也是徐學長的物業，與該酒店的往來，都是經過徐學長的千金 Christine Hsu，她給予特別優惠的房間及歡聚餐場所給嶺南校友。

這次聯歡會的整個運作的管理也很複雜，因為除了安排食、宿之外，其他方面諸如交通、旅遊的安排、中餐的安排和野餐地點的選擇、遊船的安排、拜訪洛杉磯同學會、印製有校徽的運動衣及帽、聯歡會上的節目安排、印製整個聯歡會的程序及資訊手冊等等，無一不能不化一點精神。順便一提的，便是要感謝羅宇剛同學，聯歡會的程序及資訊手冊是由他在卡爾加里印製，然後與他及太太一同坐飛機捧到會場。

在聯歡會舉行之際，一切暢順，大家真的很開心，尤其是三十多四十年沒有見面求學時期的死黨，感嘆與歡愉的真情流露，千千萬萬億塊錢也買不到。聯歡會的晚上，由歐陽卓樑與葉力忠任司儀；文華東領歌，文華東太太教跳舞；謝秀楠／陳綺蘭與謝務本伉儷的小朋友們樂器演奏；陳麗金的女高音獻歌.... 黃鉗灼送了一幅他那用巨型相架鑲好，嘔心傑作的國畫傑作送給錢校長... 一切一切，我只可以說，感謝所有有份參予工作的同學，和給我們寶貴意見的校友，致以億二分的謝意。

在惜別晚餐的時候，不用說，所有與會的校友們都依依不捨，希望不久的將來再歡聚一次！結果哪，很多校友都不願在四年後那麼久才再舉辦一次，全體通過每三年一次，

下一次 2000 千禧年在溫哥華舉行，由周廣平、陳惠瑜伉儷統籌！

這次聯歡會赴會的嘉賓同學和校友及家眷者有：

錢乃信博士*	錢肇平	錢肇昌
區麗嫻	區錫侯	歐陽卓樑
陳令德	陳耀堅	陳樂平
陳耀侃	陳惠萍	陳繼揚
梅雪華*	鄭國宜*	陳家和
周厚昌	周廣平	陳惠瑜
鄭卓英	鄭景明	鄭文韜
陳孔溢	趙善為	趙國業
周有生	鄒世孝	徐英華
方君學	何 倉	何秀麗
何子超	韓晚良	周兆燈
簡國勳	柯少誠	關卓山
郭炳湛	郭家邦	林植豪
羅宇剛	李保平	李保賢
李永聰	李啟祥	梁仕傑
梁德訓	方素玲	方江成
梁 光	林平清	呂錫基
文華東	梅仲德	歐陽兆年
鄧寶鴻	陳漢堅	陳麗金
謝秀楠	陳綺蘭	謝務本
董家杰	黃鉗灼	黃群偉
黃培偉	黃允平	吳瑞娟
伍兆光	任衍洪	余焯煊
葉力忠	楊鴻泉	楊波明
陳力孝	楊秀燕	楊賢勳
袁家銳	袁婉秀	

(如有錯漏請原諒) 嘉賓*

2000 溫哥華 2000 同學聯歡會

千禧年在溫哥華舉行的聯歡會，也是選擇暑期這段黃金時段，由 2000 年 7 月 29 日至 7 月 31 日，一連五天。這次籌辦的主力是周廣平及陳惠瑜伉儷，與及溫哥華的青年生力軍如何子超、郭家邦、方素玲、鄭卓英等，大家通力合作。

很多美國及香港的同學在 7 月 27 日就到了溫哥華，尤其是紐約的基社林植豪學長，可以說得是逢 Reunion 必到，非常難得。住在愛曼頓、卡爾加里、多倫多術的同學也於 8 月 28 日報到。

在 1997 年洛杉磯 Reunion 沒有出現的雁社關錫裕同學，也老遠的從多倫多飛來。常駐香港的雁社黃炎鈴、謝超兒伉儷也從香港飛到，並且帶來幾百本親自設計和印製的聯歡活動手冊！上次參加 Reunion 的同學，大部份都飛過來溫哥華。

2000 千禧北美嶺南同學聯歡會準於 7 月 29 日在 Burnaby 市的福聯酒家舉行，筵開十一席，其中包括十一名溫哥華本地的嘉賓。節目開始，羅宇剛帶領請大眾起立一同唱校歌。隨後由周廣平致歡迎詞，並邀請鄧宗泰校長談話。謝飯之後，司儀忙不迭的請廚房起菜！

在晉餐的時候，周廣平介紹從各地蒞臨的嶺南同學會代表，並播放 1993 年在溫哥華那次歡聚的幻燈片。在這個時候，司儀恭請溫哥華嶺南大學同學會的會長致詞，歡迎這個聯歡會在溫哥華舉行，並囑咐大家盡情在溫哥華及附近的旅遊勝地，玩得開開心心。羅宇剛跟着再帶領會眾多唱幾首嶺南歌曲；周廣平便播放 1997 年在洛杉磯那次舉行聯歡會的電影及幻燈片。

最壓軸的莫如每人拿着咪高峯發表他們的感想，及對將來的聯歡會有甚麼要改良的意見等等，談到高興之時，往往滿堂哄哄大笑！

飯後陳惠瑜宣布這幾天的節目：明天在溫哥華的海港遊船河、後天在士丹利公園野餐、然後自由活動。

7 月 30 日在溫哥華的海港遊船河，大家登上遊輪，任由海風吹拂，高談闊論。基社林

植豪學長一個不小心，手提電話捏得不緊，咚的一聲，電話掉下水去，弄得他哭笑不得。

7月31日在華埠富大酒家舉行惜別珍重晚餐，翌日大家便各奔前程。據悉有好幾位同學到洛磯山脈東的 Banff 國家公園遊玩；有些前往滑雪勝地 Whistler 作一日遊等等。有的同學索性留在溫哥華市內，享受遠近馳名的中式美食。

這一次聚會並沒有提及下一屆的聯歡會在那裡舉行，聽說多倫多嶺南同學會有意在2003舉辦第三屆北美嶺南聯歡會。

2003 多倫多 2003 同學聯歡會

多倫多敏社李汝康，堅社黎名政，和皓社區國輝開始籌備第三屆北美嶺南聯歡會，可是由於沙示病(SARSA)的緣故，只得被迫取消。

2005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03年在多倫多的歡聚告吹，本人與北美各地的嶺南同學會會長、顧問等商議，準備移師至香港，來一個全球性的嶺南大、中、小學的校友大匯聚，先後獲等下列的團體、級社及負名望的學長們支持，並呼籲香港嶺南教育機構及香港嶺南大學同學會來鼎力支持這個盛舉，付諸行動，以期全球紅灰兒女可以實踐一千嶺南人共聚一堂的美夢：

加州洛杉磯嶺南大學同學會
加州三藩市嶺南大學同學會
加州沙加緬度嶺南大學同學會
紐約嶺南大學同學會
美國嶺南基金會 Lingnan Foundation
加拿大溫哥華嶺南大學同學會

加拿大多倫多嶺南大學同學會
加拿大卡爾加里嶺南同學會
加拿大愛曼頓嶺南同學會
加拿大卑詩省省督林思齊學長
1949年勵社
1950年凱社
1950年凱社黃兆歡學長
1950年凱社劉祖貽學長
1952年任社黃應康學長
1968年敏社
1969年基社
1970年翀社
1971年雁社
1972年皓社

在正式用公函呈達與香港嶺南教育機構及香港嶺南大學同學會之前，我已經取得香港方面下列學長的支持，答應在香港鼎力奔走，遊說有關的嶺南行政機構：

夏迪星學長(仁社)，現任香港嶺南大學同學會會長
文華寶學長(翀社)
黃炎鈴學長(雁社)
袁文輝學長(皓社)

2005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活動的建議

在正式奉達公函與香港嶺南教育機構及香港嶺南大學同學會的書信中，我們提及要讓回來參加盛會的校友，認識嶺南的教育理想與承傳，對「為神為國為嶺南」的使命承擔，最直接的方法，莫如認識現在嶺南教育機構的施教，明白「百年樹人」有教無類的教育精神，就是觀察嶺南對教育的態度：

探訪屯門香港嶺南大學學的校園
探訪廣州嶺南(大學)學院的校園
探訪司徒拔道嶺南中學的校園
探訪香港各嶺南中學的校園
探訪澳門嶺南中學的校園
探訪幼兒班及小學的校園

2005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美夢的實現

多蒙香港嶺南教育機構及香港嶺南大學同學會的努力，首屆全球嶺南人大匯聚終於在2005年11月27日(星期日)在香港金鐘名都酒樓揭幕，頓使整個香港教育界震撼，感歎嶺南學梓那雷霆萬鈞，無懈可擊的凝聚力。最主要的是，我們這一班紅灰兒女，有一個歸根的歸屬感：嶺南是我們母校，至死不渝！

隨著而來，在過去的歲月中，我們分別在2008年及2013年，不離不棄的參與每一次的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05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LINGNAN REUNION

2005年嶺南同學日
暨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聯歡晚會

日期：2005年11月27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7時至10時
地點：香港金鐘名都酒樓
費用：港幣350元

查詢及報名：請聯絡嶺南會館辦事處。電話：(852) 25223333
www.2005lingnanreunion.hk



1997年在洛杉磯匯聚由羅宇剛印製的節目程序與資訊手冊。

驪歌高唱，嶺南惜別，俯仰之間，凡數十載，摯友同窗，各適其志，奔忙宇內，動如參商，縱處香江，聚首匪易，羈散異域，會晤益艱，不惑知命，轉瞬黃花，思古幽情，與歲同增，覺宮舊事，長繞心際，師友音容，迭生夢縈。

九三仲夏，校友偕眷近百，約集於溫哥華，暢歡竟日，撫今憶往，藉悉種切，溫故知新，今四年再聚之約踵屆，欣聞校長 錢公康居南加，乃易地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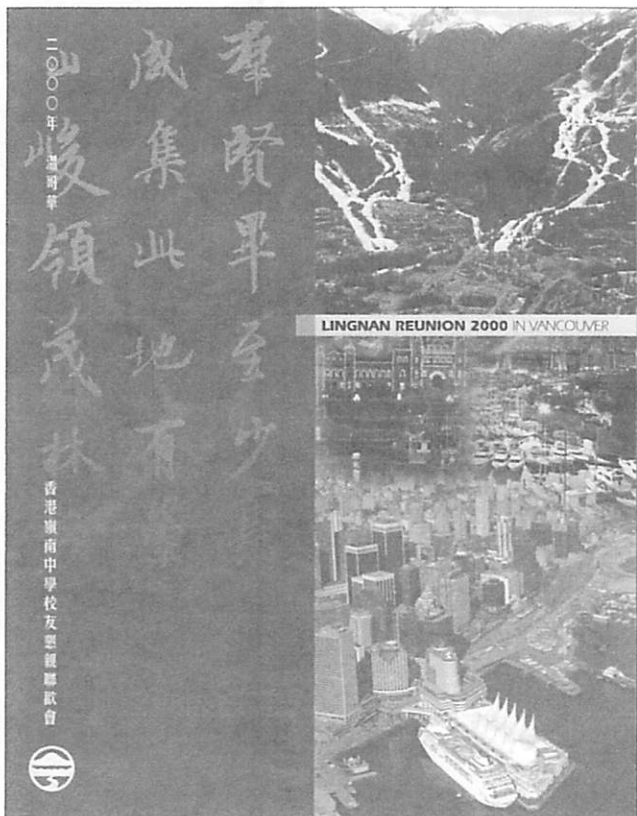
本籌備會榮膺統籌重任，惶恐不勝，幸賴校友熱烈響應，奔走邀約，俄頃報名者逾百，盛況可期。復蒙校長 錢公不辭勞頓，俯允親臨，振奮之餘，專此致謝。

外地校友迢遙跋涉，絡繹來歸，尤屬可貴，特此迎迓。南加旅遊，舉世稱善，區外校友諒必盡興，倘有疑難，希即示告，當竭綿薄，妥為解決，祈請全體校友於盛會後康續聯繫，庶幾指日重聚，是所至盼。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六日 北美香港嶺南中學聯歡籌備會

序

1997年聯歡節目程序與資訊手冊由鄭卓(雁社)英寫的序言。



2000年在溫哥華匯聚由黃炎鈴(雁社)印製的節目程序與資訊手冊。

詳情請親臨特別為慶祝嶺南大學創校 120 週年而設的網頁「嶺南人」觀看 www.lingnansians.com 諮詢電話：(626) 222-5302 呂尚基

嶺南大學校 120 周年誌慶活動如排山倒海

2008 年 11 月 23 日慶祝公宴前後均有安排

如欲參加下列活動，您必須在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六)或更早抵達香港

九月三十日截止報名、請速報名！

最新校務發展：美麗星郵輪「寶瓶星號」赴越南下龍灣及海防三亞五日三晚遊

November 2008	S	M	T	W	T	F	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海外校友到尖沙咀青年會酒店報到

海外及內地的校友可於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及下午在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41 號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Salisbury YMCA of Hong Kong, located on 41 Salisbury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報到及領取活動程序表及 I.D. 牌。如無入往該酒店則可註冊，是日整天自由活動。校友們可稍事休息。

酒店每天：U.S. \$120 含稅及小費

澳門一天遊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早上乘水翼船到澳門：

- 參觀澳門南灣中學
- 澳門南灣中學午餐
- 參觀澳門市內觀光
- 在澳門午餐後
- 乘水翼船回香港

U.S. \$70. 包交通費、餐費

早上參觀嶺南大學 交通費：U.S. \$14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早上乘新嘉坡大巴士前往門地港香港嶺南大學參觀教育設施及體育發展現況。午間由嶺南大學招待午餐。下午前往參觀香港大學後山及新校舍。晚上由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及美國嶺南基金會宴請海外同學。

晚上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與美國嶺南基金會共同宴請海外同學

早上參觀司徒拔嶺南校園及欣賞嶺南小學、幼稚園及幼兒園慶祝嶺南大學創校 120 周年大匯演

晚上舉行 2008 年第二屆全球嶺南同學大匯聚及嶺南大學創校 120 周年聯歡會

十一月二十三(星期日)早上乘新嘉坡大巴士前往門地港香港嶺南大學參觀教育設施及體育發展現況。午間由嶺南大學招待午餐。下午前往參觀香港大學後山及新校舍。晚上由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及美國嶺南基金會宴請海外同學。

學齡約 120 周年大匯演。2008 年第一屆全球校友大匯聚之時，可從該校園小學長們的表演十分精彩，將得全場歡聲雷動，響徹九天的掌聲！從前在司徒拔嶺南的校友，也可盡展兒時的歌喉時光。

交通費及午餐：U.S. \$28

HAPPY BIRTHDAY

晚宴：U.S. \$55

2008 年第二屆全球大匯聚及在香港、澳門及廣州慶祝嶺南大學 120 週年的小海報。

請駕臨電腦網頁(Please visit our web page LINGNAN REUNION '97): www.cadvision.com/tsem



香港嶺南中學校友L.A. 懇親聯歡

請一個告訴一個通傳您熟識的同學

1997 AUGUST 1997

星期六

16

一九九七年
八月十六日

錢乃信博士將蒞臨洛城國際機場LAX希爾頓酒店與眾同慶

8月11日啟幕(16日晚聚餐)，節目豐富，隨意選擇參加：
懇親餐舞會·公園野餐·歡樂豪華海上遊·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

四年一次·勿失良機

第一次校友聯歡會於 1993 年在 Vancouver 舉行，節目很豐富，大家玩得很開心，臨別時都是依依不捨。今年在 Los Angeles 將要舉行的第二次校友聯歡會，初步反應非常非常熱烈！目前已有過百名校友報名！今年特別有意義，因為 90 歲高齡的錢乃信博士是我們聯歡餐舞會上的嘉賓！

試問人生有多少個二十年？三十年？自從離開母校以來，大家都是為口奔馳，養兒育女，同學與同學之間的見面，有過多少次呢？那麼，請大家快來參加吧！

集中報名·辦事容易

詳細的看過下列的資料後，僑居美國的同學可以向呂錫基同學報名：

電話：(626)964-1725 住家
(310)334-3420 公司
傳真：(626)810-5354

電郵 (e-Mail) louielouie@earthlink.net
地址：Sikee Louie
2280 S. Jeslew Court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由呂錫基同學集中與酒店、輪船等公司聯絡，比每個人自己安排順利得多，而且對參加人數的統計，都比較容易。

節目豐富·任由選擇參加

屆時的慶祝程序如下（每個項目均悉意自由參加）：

8月16日：'97聯歡餐舞會

8月17日：San Marino公園野餐

8月18至22日：巴哈墨西哥五天四晚豪華遊輪海上遊

8月22日：迪士尼樂園或L.A.遊，環球影城或名牌直售店購物狂

8月23日：海灘漫步／午餐／踏上歸途

※※※詳細資料※※※

懇親聯歡餐舞會 (8月16日星期六)
傍晚五時開始，假座洛杉磯國際(LAX)機場希爾頓酒店國際廳 (International Ballroom B) 舉行。該晚之程序如下：

5:00 PM 歡迎／註冊／編席
6:00 PM 自費酒吧／融融細語
7:00 PM 宴會節目／歡迎
錢乃信博士
8:00 PM 晚宴開始
9:00 PM 懇親舞會／卡拉OK至凌晨一時

餐券成人\$40，小童(十二歲以下)\$15。菜式有牛扒或雞，小童則有雞柳條，無底汽水。當晚可下榻洛杉磯國際機場(LAX)場的希爾頓(Hilton)大酒店

聖瑪連諾市公園野餐 (8月17日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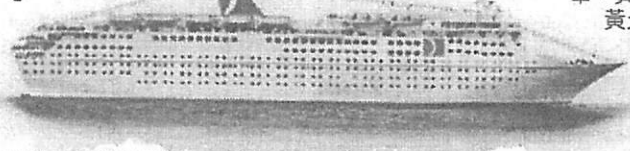
下午二時至七時在 San Marino 的 Lacy Park (近錢校長府上) 舉行。專門店特派員工到公園為我們預備野餐食物。成人、小童均\$12。

這個晚上仍住LAX Hilton 渡宿。

巴哈墨西哥四天三晚豪華遊輪海上遊 (8月18、19、20、21、22日)

8月18日星期一下午五時半由聖彼德羅(San Pedro)乘搭 Carnival Holiday 輪啟程，8月22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回聖彼德羅。

一些校友已經訂了 60 個艙房！我們希望會有更多的同學參加。部份艙房已預留給遲報名的同學，



請速與呂錫基聯絡！價目如下：

★甲版無窗下艙房(Cat. 4, the Riviera Deck)，每人\$369，(雙人計，原價\$799)同房的第三、第四人每人祇收\$69

(原價\$279)

★甲版有窗上艙房，(Cat. 6, the Upper Riviera Deck)每人\$419 (雙人計，原價\$949)。UPDATE: 同房的第三、第四人的艙房已額滿。

此外，每人要付\$94.50碼頭稅，船上要準備一點小費。

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遊 或

名牌直售店購物狂 (8月22日) 上岸之後可以前往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或到名牌廠家直售店 (Factory Outlet) 購買您心愛的時裝、鞋或皮物。

晚上仍在LAX Hilton Hotel 渡宿。

海灘漫步／午餐／踏上歸途 (8月23日)

晨早到漫步，欣賞一下南加州Marina Del Rey 及 Manhattan Beach 的海濱城市。吃過午餐後，便各自踏上歸途。四年後又再見。

已知與會部份同學名單：

區麗輝、區錫侯、歐陽卓樑、陳繼揚、陳家和、陳耀侃、陳耀堅、周厚昌、周廣平、鄭卓英、鄭文超、謝務本、趙國業、方君學、陳孔溢、錢肇昌、錢肇平、周有生、簡國勳、方江成、方素玲、何倉、何秀麗、何子超、柯少誠、郭家邦、林植豪、羅宇剛、李漢璋、李啟祥、李啟明、梁光、梁德訓、林平清、呂錫基、文華東、吳瑞娟、歐陽兆年、謝秀楠、鄧發釗、楊鴻泉、徐英華、黃群偉、黃培偉、黃劍漢、黃允平、伍兆光、余焯煊、葉力忠、袁家銳、楊秀燕、梅仲德、梁國琛、楊波明、陳漢堅、陳麗金...

如果您有其他同學尚未知道這次 Reunion 的，請一個傳一個，讓更多同學一同參加。

1997年第一屆北美嶺南校友在洛杉磯舉行聯歡會印製的小海報。

大美人生 真心永恒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第四章 ---第六章)

第四章 西藏的冬天

春風化雨，青少年時期在嶺南成長的印記，影響了伍沾德人生的每一個決定。除個人致力於推動嶺南（大學）學院的發展外，他也以嶺南精神教育下一代，讓那一系列自嶺南蜿蜒而來的人生履跡，能够由伍家的兒孫輩，一路堅持走下去。

伍沾德歎了口氣，說咀嚼往事，總是苦樂交纏，就連自己Mr Wu這個名謂的由來，也是源於一份從未或變的家國情懷。1946年的香港，仍在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之下，他到生死註冊處申請改姓也屢被留難，“伍用粵語發音是NG，我想改為WU，是普通話的發音，也是伍字最正宗的中文發音譯法，但職員說改名可以，改姓不行；我堅持要改成WU，因為我覺得中國人要抬起頭來，首先就要讓人家用正宗的中文發音來稱呼自己的姓名，於是找來律師寫信給港英政府，才有了後來的WU。”

自小對父輩的言行耳濡目染，伍淑清也早把家國之念繫於心頭，為國做事，勞心勞力，四處奔波。許多人認為她沒有必要如此辛勞，早就應當在香港或者世界的某個角落享受人生。她聞言總是一笑置之，“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清”。30多年來穿梭於神州大地，經歷無數寒暑，哪怕是在雪原之巔，抑或是沙漠之遙，總能看到華髮漸生的她帶着海外商旅，考察落後地區的商機，幫助貧困荒蕪的西部開發；

大美人生 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2010年6月，結婚紀念日上，來自西藏的索娜和次仁卓嘎姐妹獻上祝福歌曲

在孔聖之鄉，在京城重地，她率領千百學子慎終追遠，撫今追昔，幫香港的年輕一代理清歷史的脈絡，遊歷時光的長河，了解國家的發展，建立愛國的情懷。俗語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她帶着孩子們穿州過省，開闊眼界，之所以能够不辭勞苦，經年累月地堅持下來，既源自伍淑清自己的覺悟，也與父親的言傳身教分不開，更傳承了祖母的頑強性格。“祖母實在不容易；她只有小學文化，但懂得做人道理。她教我們遇到事情要忍耐，不要發脾氣，想辦法慢慢地做到最好；她一個人養大我爸爸和我伯父，日子很苦，卻一聲不吭，非常堅強。很大程度上我也秉承了祖母身上的頑強和不怕挑戰的性格。”

每當提及已身為全國政協常委的大千金伍淑清，伍沾德炯炯有神的一雙眼睛總是流露出慈父的和藹和喜悅：“她個性很強，當找到目標後便會義無反顧地投入進去。這個性格不像我，也不像我太太。這是伍淑清自己。”小時候捱過苦，知道日子

第四章 西藏的冬天



1980年，攝於家中花園。前排左起：威達、淑姬、威全，後排左起：淑芬、淑恩、淑姬的夫婿雷耀文、淑清

並非一帆風順，中國人往往相信“棒下出孝兒”，伍沾德卻認為過份管束子女並非最好的教育方式，但他也一直堅信讓孩子面對生活的挑戰，才能磨礪出堅強的意志及抗逆能力。而且，做父母的尤其要以身作則，讓孩子看在眼里，記在心頭。

伍沾德語重心長地說：“他們看到爸爸媽媽工作辛苦，有時還講過去的故事給他們聽，自然會懂得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凡事必須要有付出才有收穫！”美心集團在香港的餐飲業打響名堂，家中環境大為改善，子女成長的物質條件較他那一輩好得太多，但伍沾德沒讓孩子沾染“二世祖”的習氣。他說：“我們的生活很簡單，從不會大魚大肉，一碟蘿蔔、一碟炒蛋、兩條魚就是一餐。我們講原則，對傭人也一視同仁，像我和太太結婚至今，在家中都一直用公筷私筷，就是因為初時煮飯傭人不肯和我們同桌吃飯，總要等我們吃完她才吃。為免她吃我們的口水尾，我們就用了公筷。”兩夫妻待人處事公平誠懇，孩子們自然也“有樣學樣”。

雖無明示，但說到四女兩子（淑清、淑芬、淑姬、淑恩、威達及威全），伍沾德的語氣中明顯帶着幾分“有子女若此萬事足”的得意。他笑着說，伍家奉行“慈父嚴母”的政策，但母親也只是訂下基本底綫，讓子女在這範圍內幹自己喜歡的事。他透露了伍淑清的一個秘密：“她獨特的個性，是電影薰陶出來的結果。因為小時候，她

大美人生 真心永恒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經常被傭人帶到父親的電影院看早晨試演，有一次去看一齣名為“Annie get your Gun”的著名西片，戲中有一幕描寫女主角跟牛仔較量槍法的情節，這位女士揚言“男人做到的事，女人不單要做到，還要做得更好”。她看過這電影後，向我要求將自己的洋名改為“Annie”，就是為了提醒自己不可屈於男人之下。那年她才三歲，本來取名Anna，改名後，Anna這個名字便給了妹妹。我原本打算四個女兒按A B C D排序的，結果算盤打不響，四個女兒都用了A字頭的英文名。”

父親是慈父，卻不會讓孩子率性而為，正是傳統而又富有中華美德的家庭教育，造就了今天的伍淑清——她雖是別人眼中咬着金鎖匙出生的千金小姐，但從無富家千金的嬌氣與傲氣，成長過程也並非別人想象般詩意。少年時代的伍淑清就已經不是一個只會聽大人話的乖乖女，更不是一個容易被“管得住”的人。三歲時，曾因為在床上亂蹦亂跳造成腸套疊送醫院，是父親輸了血，才挽救了女兒的生命。伍淑清從小就不喜歡過那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富家大小姐生活，希望在人生不同階段接受不同的挑戰，也從挑戰中學習更多的東西。“父親也是捱出來的，他深知世界艱難，不讓我們有機會沾染浮誇習氣。17歲時，我選擇了到英國讀書，後到美國升學，邊上學邊打工，還琢磨外國餐飲業和超級市場的經營管理經驗。”學成之後，她立即來到父親在日本萬國博覽會開設的餐廳，從服務員做起，每天拉門、擦桌子、端盤子、點賬，一做就是半年。每天晚上，她都會選博覽會上一個國家的展館去參觀學習。就這樣，學到了許多餐飲業之外的管理知識。回港後，她協助父親經營餐廳，經營管理的才能不斷顯露。

父親非常愛國，自小便教育子女要有民族感情。家庭的薰陶，令伍淑清立志為國服務：“香港實行殖民地教育，沒有當代史，也不重視中國文史教育，以前哥哥姐姐

第四章 西藏的冬天

都特地回内地去上學，返港後做一個‘自覺的中國人’。”她憶述，她們那一代，在香港沒有接觸過任何愛國教育，所有的相關知識都需自己從頭學起。“父親曾對我說，不學好就不能回來。錢和珠寶是身外的東西，是別人可以拿走的，只有知識是拿不走的。”而父親的愛國、執着、敬業、勤奮，更是她成長路上時常照耀的盞盞明燈，也成為她求學、上進、為中國人爭口氣的動力。伍淑清如今活躍於商界，為美心主持內地飛機餐的生意，近十多年來還熱心於公益事務，辦過多項推動港人關心祖國的活動。她還經常親力親為飛往西藏推動公益，幫助當地居民改善生活，跋山涉水籌辦慈善活動……說到底，都是從父親身上延續而來的愛國之情發揚光大的結果。而早在她讀書時，便已嶄露卓越才能的頭角：“評價一個優秀的學生不僅是功課的‘Full A’！”她積極參加學校的各項社會活動，並成功當選為亞洲同學會副主席。期間，她積極組織聯歡會、學術討論會，使同學會的工作有聲有色。

伍沾德也特別欣賞女兒在推動港人國情教育上以嶄新的手法引領香港新一代找到自己的“根”，並改變了上一代人的看法，“她針對青少年舉辦了一系列寓愛國主義教育於潛移默化之中的活動，帶他們到北京、西安、上海各地，親自感受祖國的發展，體會國家的富強。這種做法在當時是一項創舉。當他們到北京後，看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國旗升旗儀式，深深感受到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大增，連同行的青少年的母親也被感染，回港後努力學普通話。”

雖獲父親盛讚，伍淑清不敢驕傲，謙虛地說父輩的身教實為重要的根基。“當年家庭比較富裕，到任何地方生活、學習都可以過得很舒適。但我到了外國，堅持半工半讀。因為我深深地明白，要成就一番事業，勤奮是必不可缺的要素。許多人都說我‘捱得’，經常能够不眠不休地全力投入工作，這也是在留學時期磨練出來的。父親

大美人生 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那時要求我們不學好便不能回來，有父親榜樣在前，我們當然不敢怠慢。”

這樣的人生經歷，養成了伍淑清從來以苦為樂，而且樂此不疲。如今全身心投入青少年愛國教育，源起正是出於民族自尊心。1967年，在受過正規教會學校的嚴格教育後，伍淑清前往倫敦St.Godric's進修秘書課程。每當學校有校會要排隊的時候，總是英國本土的學生站在一排，歐美的學生站在一排，亞洲的學生站成一排；即使在亞洲同學的這一排裏，中國同學的地位也是很低的。每次排隊，都讓伍淑清感到一種不能容忍的屈辱：“當年我看到很多事情，實在想不明白為甚麼他們看不起中國人，我胸口有口氣出不來，便要爭氣，要證明給人看，身為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她的執着，竟被人以“傻瓜”來形容，她卻說：“有心便去做，不理會別人說些什麼。而且你看中國改革開放後，國力迅速增強，發展一日千里，如今連外國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巨大進步。”

對祖國的每一寸土地，伍淑清都飽含深情。近幾年她30多次踏足西藏，也是出於一片愛國之心。伍沾德歎道，有一次突然在傳媒的報道中發現女兒居然在五年內到訪西藏逾30次，心下不免一驚，也勸告她說：“你這樣不行呀，普通人去一



伍淑清（後排右二）在拉薩看望西藏盲童

第四章 西藏的冬天

兩次已經很緊張，你雖說是爲了工作，但怎能不顧身體呢？”說到此處，老人家不禁多嘮叨兩句，“她吃得不多，睡得也不多，凌晨一點多回家，六點半已經起床，還總說一星期應該是九天而不是七天，又老當空中飛人，平均每個星期去北京兩次……唉！她的飛行里數够我買機票有餘了。這樣下去，身體怎麼撐得住？”愛女之情溢於言表。伍淑清又豈會不知父母的擔憂，但有些事她不能不做。

伍淑清還記得1999年自己第一次到訪西藏的情況，當她看着一望無際的湛藍天空，連綿的雪山峻嶺，聞着空氣的純淨和花的清甜，在這天然的純淨美麗面前，她深深地陶醉了。她意識到，隨着旅遊業的不斷開發，遊人的紛來沓至，這片土地極有可能遭到破壞。因此，在由西藏驅車到雲南香格里拉的路上，她不斷抹去虛構小說在腦海中形成的影像，明白到唯有未雨綢繆，加以保護，才能讓這片世外桃源成爲人世間永恒的淨土。

美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在長篇小說《消失的地平綫》(The Lost Horizon)中描繪的香格里拉，據考察就在雲南省迪慶族自治州的中甸縣。2001年，經國務院批准，中甸縣正式改名爲“香格里拉縣”。這片人間樂土在向世人敞開胸懷的同時，也意味着人爲破壞的開始。母親從事旅遊業多年，令伍淑清深深明白，沒有適當管理地開放旅遊，必然會導緻生態環境災難的爆發。爲此，對藏文化有着特殊感情的她，傾力推動保育西藏，保育香格里拉，只爲保存民族文化及大自然的天然面貌，盡己之力。

談到進藏的緣起，伍淑清指着電視機說：“新聞裏常聽到甚麼free Tibet(解放西藏)的口號，也常聽見有人批評中國的西藏政策，所以我決定親自去看看，看看西藏是

大美人生 真心永恒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於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中國西藏兒童健康教育基金慈善首映禮。(左三)盲文無國界組織創辦人莎碧麗葉·田貝肯(Sabriye Tenberken)、(左五起)伍沾德、基金會召集人黃汝璞、名譽法律顧問梁愛詩、嘉賓董趙洪聘、名譽顧問伍淑清及(右五)董事李婉紅

否如西方人所說的那樣毫無自由。”結果這一看，令她就此愛上了西藏，“沒有實地考察就沒有發言權，西方社會充滿偏見的描述，令很多人對西藏的現況有誤解。”她用自己的語言闡釋“解放”的意義，笑說如果真的要“解放”西藏，就必須真正去幫助西藏的百姓發展生產，改善當地人民和他們下一代的生活。“我們搞一個兒童健康中心，一個培訓中心，再給西藏的婦女建一個食品工廠。西藏婦女不會寫字，沒有讀書，等於文盲，但越是文盲，記性越好，開小餐館的婦女都會做瑞士的菜。”伍淑清在香港成立了“中國西藏兒童健康教育基金會”，並爭取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大力支持，為12歲以下的西藏兒童提供健康及體能的檢查服務。“教育事關發展，我希望有更多關注少數民族發展的人士，能加入到基金會的活動中來”。在她的穿針引綫下，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政府與美國夏威夷州政府工商經濟部，在短短四個小時之內，就香格里拉市旅游資源開發、旅游人才培訓、生態環境及文化遺產保護簽署了備忘錄，正式設立“香巴拉”項目。

第四章 西藏的冬天

伍淑清說：“香格里拉剛開發不久，來的遊客還不多，許多是看了《消失的地平線》一書慕名而去的外國遊客。”內地不少旅游名勝，早已因為過度開發，遊客過度集中而衍生了污染、生態破壞等許多問題。眼看香格里拉的商業味漸濃，她十分擔憂。如何在開發的同時不讓這無可複製的人文景觀、生態環境受破壞、不被人類更多地污染，已經成為當地政府的當務之急。

自1999年介紹香港著名歌星劉德華到西藏進行義演活動後，伍淑清多次組團赴藏考察，並深入鄉村，了解農牧民的生活及當地的教育現狀，更多次陪同歐美朋友到西藏。“他們親自到西藏來看一看，就能切身感受到西藏今天的發展和變化，也就可以找到與當地合作，推動發展的契機”。對於頻繁進藏，她扼要地說：“主要是看看能不能為當地的旅游開發、企業發展、文化交流、人才培訓等多做些事情。”伍淑清認為，港澳地區的資金、人才、訊息優勢，應當與西部地區的資源、勞動力、市場優勢形成互補，以協助西部地區引進和培養人才、擴大對外宣傳、依托自身豐富的資源加快發展：“但首先要讓外界了解西部，西部也要主動地走進世界的視野”。

西藏有得天獨厚的豐富資源，而且現在的市場環境很好。伍淑清下一步有意開設西藏的“世界貿易中心協會”，“以便為海內外企業與當地企業構建一個推動發展的現代化交流平臺，加大進出口業務，同時為西藏引進和培養更多的所需人才。”相隔十年，西藏面貌大有轉變，“進步很多啦，中央通過地方支持計劃，幫助西藏解決了居住、醫療、教育等問題，青藏鐵路建成後，不僅解決了食物供給的問題，也推動了西藏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旅游業，外人入藏容易了，西藏人出藏也容易了！”

在考察中，得知寧夏南部山區乙肝發病率較高，危害當地青少年的健康狀況，伍

大義人生 真心永恒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淑清立即在香港募集資金，捐贈乙肝疫苗和相關醫療設備，支持寧夏推廣乙肝疫苗免疫接種，並委托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進行項目管理。她說，通過聯合國捐贈並委托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捐贈疫苗和設備進行管理，目的是使這些疫苗和設備的利用更加科學、更好地發揮其作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寧夏貧困兒童抵抗乙型肝炎的免疫力。作為寧夏回族自治區的經濟顧問，她因利成便，以香港世貿中心協會為中間人，聯繫南非世貿中心協會代表團考察當地，並在銀川建立了森林公園，改善了當地民衆的居住條件。她又安排寧夏分管農業的領導幹部到美國實地考察農業項目，還將寧夏出產的綠色食品帶到香港，利用香港豐富多變的菜式，推介新食法並向海外促銷。

1998年初，她籌組並註冊成立了“中華青少年歷史文化教育基金”，計劃每年推動組織一萬名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參觀學習，認識國家的民族歷史文化，增進民族情懷，關心祖國未來，用實際行動落實特區政府提出的“我是中國人，香港是我家”的公民教育目標。作為中華青少年歷史文化教育基金會執行主席，伍淑清為此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十幾年來，她依靠香港各社會團體及各界熱心人士的捐助及支持，先後組織了超過100個“交流團”到全國各地參觀，舉行各種交流活動，將愛國主義教育融匯於學習、參觀、實踐之中，極大地增進了香港青少年對祖國的歸屬感。伍淑清隨口便能叫出很多參與過活動的學生的名字，她（他）們現在讀什麼大學，讀幾年級，能做到這一點，全憑她真正關心每一個學生的發展，且不定期出席團員的聚會，才能了解到團員各自的情況。她翻開基金十年工作報告中“陳健聰”的那一頁，歎言聰仔亦經過“迷失”年代，重讀過中五，後努力考進大學，復覺生活的空虛和寂寞，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何在。當他參加京港澳心繫奧運北京夏令營後，豐富的不僅是個人見識，更增強了他的國民身份認同。聰仔這樣闡述自己的收穫：“自己的成就如果没有得到國人的認同和對國家的發展沒有幫助，只會是場個人追逐名利的遊戲。”他

第四章 西藏的冬天

於是積極參加各式各樣的回歸十周年慶祝活動，希望通過不同的義務工作，更多地了解國情、認識自我、挖掘潛能。

一想到幾年前參加遼寧—北京之旅遇到嚴重車禍的曾春霞，伍淑清不禁心疼地揪起眉頭。懂事的霞妹不但沒有怨天尤人，反而勇敢地面對這場巨大挑戰，笑說從中領悟到生命的意義，體會到生命的價值。她在報告中寫下這樣一段話：“革命成功及和平的背後，是用多少人的血汗，多少人的性命才換來的。所以今天我們富強的祖國能舉辦北京奧運，科研技術的進步使中國的航天員能出艙漫步，揮舞五星紅旗等驚人的成就，實在是得來不易。能享受這一切的我們，應要好好勉懷感恩，不要自怨自艾……與其埋怨歲月不留人，倒不如享受生命的過程，體會當下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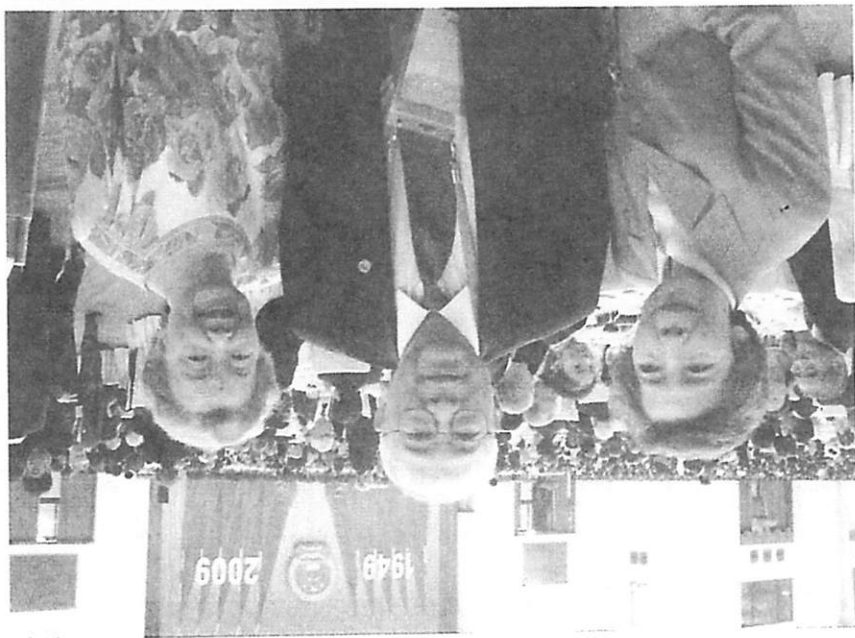
來自雲南西雙版納的張曉哲，也是伍淑清經常提起的孩子。1999年她參與基金會組織的中國56個民族青少年代表團，赴美參加迎千禧全球音樂會，第一次出國的五天



與兒子伍威全出席國慶50周年宴會

行程，令她獲益良多，直言對美國歷史、政治、文化、科技都有了一定了解；最重要的是，通過在美國的所見所聞，曉哲更意識到了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少數民族學生所應有的自尊、自信、自強的精神，增強了她自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學生們一句句發自肺腑的感受，正是伍淑清無怨無悔、義務為國服務的推動力。

大美人生 真心永恒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2010年2月1日，
由香港教育局主辦、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與教育局局長孫明
揚率領的2500人的
香港國民教育交流
團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獲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國務委員劉
延東會見，此前伍淑
清做了大量“幕後”

2009年，伍沾德夫婦與女兒伍淑清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祖國建國60周年慶祝活動

的籌備工作。交流團規模龐大，2500名學生的安全、交通、住宿、飲食無一不難，她並不居功，直言全靠香港中國旅行社鼎力襄助，才讓活動取得成功。她復引用劉延東在會面時所講的“立志、成才、奮鬥”的六字箴言，勉勵香港青少年要積極參與服務社會，為國家和香港作出自己的貢獻。

之所以這樣無私地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於國情教育，是因為伍淑清深刻認識到“我是中國人”的重要。“我的理想是讓每一個香港人認識到這一點。”由認識到認同，需要時間的沉澱。伍淑清還記得自己第一次離開香港到外地，是14歲時到臺灣，“在臺北，我發現臺灣人覺得香港人不是真的中國人。到臺中後，又發現臺中的老百姓很崇拜日本人，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所以我回港後就感到比較失望。17歲到英國讀書，室友問我是什麼人，是不是日本人？還問我香港是不是日本的地方？後來到美國讀書，美國人也不知道我們從哪裏來？香港在地球上的哪一個角落？因此在外國

第四章 西藏的冬天

讀書的經歷，給我在家國情懷方面很多的教育和覺醒。所以在外國時，我就強調我是中國人，亞洲人做事要靠自己爭取，別人是不会同情你、支持你的。”

香港回歸後，年輕人的身份認同出現“過渡性困難”。伍淑清認為此乃教育之罪：“港英管治時代，香港傳統的中小學都沒有開設近代中國歷史和民族教育的課程，更遑論國家教育！”因此，香港回歸之前，香港人對內地知之甚少，對於國家，在心理上也是“遠觀而從未接近”。她歎息：“回歸多年，無疑增進了港人對內地的認識，但對許多人來說，祖國對他仍然恍如泛泛之交，並無深入了解。特區政府的教育當局應

該重新檢討課程設計，增加中國歷史和民族教育的課程。”



伍淑清於2010年上海世博會世界貿易中心協會館出任館長

這段經歷，也促使她更加積極投身於香港青少年的國情教育工作，“你如果不給香港年輕人樹立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這些從小在香港長大的人，是很難找到自己在與世界各民族交往中的定位的。因此，讓香港的年輕人有一種主人翁的自豪感，有一個國家的概念，一種民族的認同和歸屬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來做這些事情。我知道因為中國相對落後，有些人會覺得香港回

大美人望 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歸到這個仍然遠未能稱得上富裕的大家庭，居然有些不好意思的感覺。但這種心態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好的。我們希望香港的下一代比我們更有國家民族的觀念，更加熱愛自己的祖國。特別是回歸以後，應該要有一種怎樣做人的思考，而不是光想着如何賺錢。有錢並不能使我們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只有熱愛自己的祖國，關心且努力令自己的祖國繁榮富強的人，才能在國際社會中被人看得起。”

踏進21世紀，中國在世界之林中和平崛起，昔日在香港前途談判過程中選擇“逃離”的香港人紛紛回流，甚至北上尋找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新機遇。這是屬於東方人的世紀，是屬於中國人的時代，伍淑清看得清楚，更感到無比自豪。冒着凌晨的寒風，帶着孩子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那一刻總讓她心潮起伏，“我感覺到這麼多的香港學生來到北京，最能對他們產生影響的活動，就是到首都的心臟，到天安門廣場來看升旗儀式。這些孩子一開始很不願意早上三點多鐘起床，但當他們看到威武高大的解放軍儀仗隊邁着整齊的步伐，神情肅穆地護衛着鮮艷的五星紅旗走進廣場；看到成百上千從祖國各地遠道而來的同胞相聚在一起，共同而自然地流露出那種看到國旗冉冉升起而產生的感動和自豪，就會有一種非常神聖的感覺。對這些來自香港的孩子來說，這是他們一生人中的第一次，震動很大。他們能在這一刻，清楚地認識到這才是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旗，而自己是炎黃子孫，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說到此處，她不勝唏噓：“部分香港人不認識、不尊重、不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有點迷失。他們不會去想，如果在外國遇到意外，沒有國家的領事保護，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權利，也得不到任何幫助！或者真要人離鄉賤，才會明白國家對自己的重要，才會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每一個中國人的意義。”

第四章 西藏的冬天

去年上海世博會，伍淑清又有一番盤算，希望可以分批安排香港學生參與世博，
“上海世博會應該讓香港大學生去工作，不是錢的問題，是人生的經驗。”1970年日本世博會，年紀輕輕的她每晚參觀一個館，學到的東西終身受用，將心比心，她更希望把心得與香港的新一代分享，“做任何事情，不能只光盯着自己的工作，要有一個開闊的視野，要有兼容並蓄的胸襟，要有不斷學習的精神。”



成功的背後

一種鼓勵默默無聲

一種精神持之以恆

一種信念堅強不息

一種力量豪氣沖天

一生相隨攜手奮進

夫婦情深

火美人望 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第五章 神州三十年

1976年冬，“四人幫”倒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一年後，同樣是冬天，重門深鎖了整整十載的高考大門重新打開，全國有570萬考生走進考場。經歷十年動亂，飽經艱辛磨難的學子，成為其後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見證者、親歷者和參與者。後人評述，1977年恢復高考，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不僅直接推動了中國的教育改革和發展，也奠定了國家復興的基礎。要知道，文革後的中國，經濟已經處於崩潰邊緣，財政赤字非常嚴重，雖說已經建立了初步的工業體系，但科研和文化教育水平卻遠遠地落在發達國家之後，連本來與中國水平相差不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也走在中國的前面。

就在這一年，伍沾德重新到祖國內地，跨過了已經三十多年未曾跨越的羅湖橋。到了杭州，眼前西湖美景依舊，他卻並無太多心思遊覽。妻子辦的是旅行社，加上本身也愛好旅行，令伍氏夫婦住遍世界上所有的高級酒店。然而，即使伍沾德早就明白不能對內地當時的賓館寄望太高，但落後閉塞的程度還是讓他大吃一驚。更何況，杭州市面一片蕭條，商店裏貨物極少。向以絲綢秀麗、人物俊美著稱的西子湖畔，老百姓一個個都穿着清一色的暗綠或深藍的衣服，神容黯然。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待提升，伍沾德看在眼裏，急在心上，天天想着如何能為國家多做一些事，幫

第五章 神州三十年

助國家走出文革陰霾，重現泱泱大國的繁榮昌盛。

不過，對於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伍沾德從沒有半點懷疑。他看到內地同胞在不同的集會上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幫”口號那種深痛惡絕之情；看到內地舊遇新知談到繼承周恩來總理遺志，要“讓中華騰飛於世界”時的那種渴望、興奮之情，他說：“這一切都發自肺腑，正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不從歷史的教訓中汲取經驗，不走出極痛的經歷而開拓新的奮鬥之途，中華民族又怎能重新在世界之林抬頭挺胸？高樓需由平地起，百廢待舉的中國，需要的是一個敢於改革的領導人。”因此，伍沾德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就是在政壇上三落三起的鄧小平，正因為鄧公過人的魄力及遠見，才令中國有了今天的進步。而鄧公那句“發展才是硬道理”，更令伍沾德心悅誠服，“實幹而非空談，才是中國最根本的需要！”

轉眼間，鄧公倡導的改革開放已經過了三十多年，重溫這一過程中無數的波瀾曲折，細數中國在這三十年間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伍沾德感歎道：“變化之大，是其他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只有親歷其中，才能感受尤深！”特別是他們這一代，體味過中國曾飽受列強欺侮，經歷過戰亂的人，看到今天的中國在不斷的改革創新中，躋身世界經濟龍頭之一，與美國並列世界兩強，綜合國力增長迅猛，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迅速改善……言及於此，伍沾德不禁眼圈微紅、雙眼濕潤：父輩們飄洋過海當“豬仔”勞工，自己與兄長在日寇鐵蹄下顛沛流離刻苦求學，在戰後的香港頂着洋人的嘲諷艱苦創業，以及初回神州與內地官民共同奮鬥，終於為中美通航成功配餐的一幕幕，又一一再現眼前……當然，對於中國人一定能夠創造奇蹟，一定不會永遠居於人後，伍沾德一直都是信心十足的，自聽到鄧公平地一聲雷的“改革開放”後，他就堅信：憑借中國人的勤奮努力、刻苦耐勞，一定能走出落後貧困，重現中興。



在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前

三十年神州巨變，總令他心潮起伏。回到1977年，那時的中國，許多地區貧困不堪，有的地方甚至還有人過着“一家人穿一條褲”的苦日子。他說：“我和妻子到西安，穿着紅色毛衣，整條街的人都不停地打量我們，把我們當怪物看——他們很少看到穿戴如此整潔、光鮮的。看到同胞驚奇的眼光，我們只感到心酸難過。後來聽到內地有領導人喊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我真是從心底裏舉雙手贊成。誰說中國人就一定要過苦日子？誰說中國人生活過得好了，就會出修正主義，就會不愛自己的國家？直到今天，提起這些，伍沾德依然心潮激蕩，更感念改革開放的春風，感念鄧小平的政策讓國家逐漸步向富強，讓國人生活得以改善。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觸動的、改變的不光是中國的經濟狀況，更涉及到國人的意識形態、社會風氣，包括對待工作，生活乃至待人處事的態度。伍沾德記得當年初到北京飯店，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頗為狼狽。而飯店的職員冷眼旁觀，滿臉都是不屑，好像心裏在說“你們看看這些資本家，出個門還如此囉嗦麻煩，我們才不會幫你

第五章 神州三十年

呢！”結果，還要勞駕當時的國家旅游局局長盧瑞章出手相助。伍沾德說：“負責酒店服務的員工毫無服務概念，只顧各家自掃門前雪，這樣的服務態度，這樣的酒店管理，與實現現代化當然差了十萬八千里。”

他還記得，1984年鄧公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訪華的美國前總統列根。正式的宴請，大會堂卻只能提供冷餐，一張大圓桌上，餐點一早就全部端出來，放得整整齊齊，上面用玻璃紙罩住。主客雙方握手言歡後，玻璃紙一掀就開始進餐，入口的是名副其實的“涼菜冷飯”。後來，爲了讓大會堂有熱餐，伍沾德和伍淑清特意引進了10部可以存放幾十碟菜式的大餐車。伍淑清由位於地下室的大會堂廚房走到三樓宴會廳，用了五六分鐘，“我兩手空空地走，尚且要用上這麼長時間，服務生端着重重的菜餚，豈不是費時更久？任何菜當然都變成了涼菜，還有什麼吃頭。如今有了新式的餐車，菜式做好了放進去，穩當輕巧地推到就餐地點，插上電源，就可以保溫。客人就座碰杯後，端上桌熱氣升騰，無論賣相、氣味、口感，都好得多。”這亦開啓了大會堂熱餐供應之始。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伍淑清講起當年幫助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優化服務的情形，雖是多年前的往事，但她仍歷歷在目。那是1978年，釣魚臺國賓館重開西餐廳，新華社香港分社安排了餐廳負責人、兩名服務生及四名廚師到港“學藝”，“那時從菜名到廚房用具都要重頭學起，如馬鈴薯香港叫做薯仔，內地叫土豆，香港的馬蹄，內地叫做荸薺。此外西餐用的鍋鏟和中菜的也不同，廚師得重新適應。我們從最基本的功夫入手，教足兩個星期，包括餐具要如何規範化，廚具要如何現代化，連餐巾的擺放，也要求一絲不苟。我還記得曾到國賓館的廚房，發現他們燒的是煤球，那怎麼能行？我就建議引進歐洲設備，改燒煤氣。1982年，原外交部長黃華一行人回國，我

火美人堂 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們就在釣魚臺做了一頓正宗法國菜讓他們品嚐，作為質量檢查的試金石！”釣魚臺國賓館已經是當時內地最頂級的宴會場所，一向都只招待國賓，緣何服務水平還如此落後？伍沾德一言道盡個中緣由：“國家封閉得太久，早已追不上時代的步伐。像一張十幾人的桌子，中央的花放了一大堆，以緻你根本看不到坐在對面的人，這樣吃飯，怎麼聊天？難道要隔着空氣對話，像叫陣一樣，不行呀！吃的東西也太多，擺了整整一張桌子，太浪費。我們便教他們弄幾個冷盤，一個湯，還有一兩道熱菜也就足够了。”

說到與釣魚臺國賓館結緣，也還有一段故事。自從伍家父女協助內地發展航空配餐，內地部門非常重視，父女倆到北京開會，總是邀請他們入住釣魚臺國賓館，

“曾經有一次很誇張，我和太太到北京，北京飯店和釣魚臺國賓館各自派出兩部車到機場接我們，結果兩人分別上車後，太太去了釣魚臺，我卻去了北京飯店，聯絡了半天才聚首。”國家的看重，令伍沾德受寵若驚，也總想着有哪些事情是自己可以為國家作貢獻的，“釣魚臺國賓館不收我們的房租，我特別過意不去，我不可以白吃、白拿國家的東西，所以不時買些設備、器械送給國賓館，也主動教國賓館如何進一步改善服務質量，香港的美心集團一有新的菜式，也無私地傳授國賓館的大廚。像天婦羅式炸生蠔、酥皮黑菌湯、日式煲仔菜，以至許多蔬菜的種子，都是我們引進內地的。”

由釣魚臺說到北戴河，伍淑清不由得一臉神往：“北戴河當年要重開酒吧，就由國家旅游局人員陪同秦皇島船員酒吧俱樂部的幾個職員到港學習，每天學調雞尾酒，喝得大家暈頭轉向的。”1979年，她到北戴河參觀，歷屆領導人居住的樓宇她一一細看，頗有所得，“周恩來總理住的那幢樓是英國式的，很摩登；毛澤東主席住的則很傳統，大廳還放着一個乒乓球桌，床上則堆滿舊書，很有讀書人的感覺……”父女兩“往績彪炳”，也獲得內地的高度信任，因此當鄧公九十大壽，大會堂想製作

第五章 神州三十年

一個九層高的蛋糕，卻苦無良策，便再度請伍氏父女出手。伍淑清笑說：“當時我帶着兩個蛋糕師傅到北京，埋首廚房之中，製作蛋糕。兩個師傅還以為要做結婚蛋糕，弄好後問我要不要放個‘結婚公仔’上去，我只淡然說放個壽桃上去就行了。”時至今日，兩個蛋糕師傅還被蒙在鼓裏，不知當日做的九層蛋糕，是送給鄧公的生日祝福。

回首初回祖國之時，國家剛步出“十年浩劫”的陰霾，改革開放政策如春雷震醒了沉睡的巨龍，然而現代化建設急需大量人才。1982年，伍淑清在香港參加了由廖承志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倡議，由霍英東、李兆基等13位著名實業家成立的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她作為基金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每年向基金會提議需要培訓的項目及專業。她不僅出資出力負責項目，而且親自落實來自不同部門和地區的每一位學員。一時間，全國各地的飯店經理分期分批來到培華學習。其後，內地的旅游局長培訓班開辦，中央黨校的教員也在伍淑清的牽綫搭橋下來到香港參觀、學習、接受培訓。1988年，在伍淑清的倡議下，由宋慶齡基金會主辦的北京培華人才培訓中心正式成立，她作為宋慶齡基金會的理事，親自擔任北京培華人才培訓中心理事長。多年來，北京培華共舉辦了數百期培訓班，培養學員數千名。

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的伍淑清，把一貫的嚴謹認真注入到培訓課程中，“所有學員都要上最基本的一課。我把酒店的床擺在大堂，人人來學鋪床疊被，掃地抹窗。有些官員只願上理論課，實際動手的事就不願意幹，我則堅持領導也必須學會動手，不能空談理論，否則不發結業證書。”一些廳局級的總經理，破天荒地在香港體驗了直接為客人服務的感覺，得到了書本中沒有的收穫。她還曾組織寧夏的省級和市級領導去美國，考察明尼蘇達州及賓夕法尼亞州的農業，每天早午晚行程銜接緊密，完全沒有遊玩時間。“行程一結束，我馬上帶隊回香港，一下飛機立即開會、總結，然後送

大美人生 真心永恒

——伍淑清與“001”號的故事

到機場，送上回內地的飛機，根本沒有逛街購物。”考察團的一位領導幹部說，他出國考察這麼多次，從沒有一次能學到這麼多東西，真是大開眼界。對伍淑清實幹苦幹的作風和一心為國的真誠，更是深受感動。

世界貿易中心協會在全球擁有300多個城市會員，作為協會的副主席，伍淑清看到越來越多的內地城市申請加入協會，由衷地感到高興，“他們相信通過世貿，可以把自己城市的觸角伸得更遠、更廣、更闊、更深。”而世貿與香港、與內地的淵源，也是通過她搭橋牽綫的。她認為世貿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可以讓世界認識中國，也讓中國認識世界。1990年世貿年會在美國明尼蘇達州召開，伍淑清力邀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儀出席，並遊說她用英語發言。吳儀以得體的形象、流利的英語登上了國際舞臺，讓世界見識了來自中國的“鐵娘子”的風範，亦對中國概念有了新的體會。1997年，世貿年會選在剛回歸祖國三個月的香港舉行，具有特別意義。伍淑清拿出當年的



於上海世博會舉行世界貿易中心協會榮譽日慶典。(左五起)世界貿易中心協會副主席、世界貿易中心協會館館長伍淑清、(左六)世界貿易中心協會主席伽思·阿布納、(左七)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會主席顧秀蓮、(左八)世界貿易中心協會總裁杜蘇里

第五章 神州三十年

報章一一瀏覽，彷彿又回到會展中心，置身在盛典當中。“世界各地貿易中心的人們，都想親自來看一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下的東方之珠，因此足足有1000人雲集香江，不僅是對香港回歸後更加繁榮的見證，感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的魅力和活力，同樣也在某種意義上肯定了中國政府全無先例可循的“一國兩制”方針的成功。”其後，她帶着與會者到廣州、北京、南沙等多個內地城市參觀考察，直接促進了他們對中國的了解。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伍淑清也做了三十餘年的“空中飛人”。有一個令人驚訝不已的小統計，近三十年來，她外出公幹乘搭飛機超過2500次，幾乎每周往來內地不同城市一次，這驚人的數字，全世界也沒有多少人能擁有。如此頻繁的公務旅行，帶給她的不僅是豐富的閱歷，也讓她一步一個腳印地認識自己的國家，踏着歷史的履痕，走在欣欣向榮的發展當中，見證國家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她感慨：改革開放不僅是一個口號，更不僅是經濟方面的進步，它帶給中國的，首先是國民思想的解放。她走遍內地大大小小的城市，有時是為了公司業務，更多的是為了公益服務。伍淑清坦言面對不同的城市，首要理解當地的文化，“與不同的合作夥伴要用不同的方式做事，彼此尊重，才能互利雙贏。”她胸中還有一本自己的“讀城記”——北京實在、上海精明、寧波厲害、深圳現實、成都實際……讀懂一個城市的底蘊需要深入的考察，以及洞悉世情的眼光，伍淑清卻簡而言之：“有心做便行！要理解每個城市的變化和發展都來之不易，要明白體諒彼此的分別，中國人講求和而不同，的確是總結了幾千年智慧的至理名言。”

1997年6月，中國內地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烘焙專業展覽會在成都舉辦，並獲得圓滿成功。緊接着，每年的5月，這個展覽會先後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國內主要

大具人望 真心永懷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城市舉辦，至今年已成功舉辦了15屆。2004年起固定在廣州舉辦，展覽會面積從第一屆的2600平米到3萬多平米，參展商從幾十家到上千家，參觀商從5000多人到5萬多人，來自世界60多個國家和地區。烘焙展覽會的發展歷程，見證和推動了烘焙業的快速發展和進步，無論是技術、產品、原料、改良劑、包裝、機器，幾乎都是從無到有、從有到精。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與伍沾德和全國工商聯烘焙業公會是無法分開的。

回溯至1995年底，經過改革開放十幾年歷程，中國經濟蒸蒸日上，烘焙食品業也像雨後春筍般迅猛發展。但當時的國內烘焙業還處於初級階段，從技術水平、質量檔次、品牌營銷、產業規模、管理水平等方面還是比較落後、散亂，整個行業呈群龍無首之局面。經營着香港美心集團幾十年，有着豐富經歷和經驗的伍沾德看到這一現狀，敏銳察覺到這一行業的未來，聯合國內48家烘焙企業，在北京醞釀籌備成立國內第一家烘焙業公會，並出錢出力出主意。在全國工商聯的鼎力支持和指導下，烘焙業公會於1996年1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成立，並選舉伍沾德為第一屆創會會長。從此，中國烘焙業終於有了路標和航燈。

作為第一屆創會會長，伍沾德對公會工作和全行業的發展不辭艱難，並充滿信心。從成立之時，公會就立下宗旨：以團結烘焙業內人士及企業單位，繁榮與發展中華民族烘焙行業，促進與港澳臺及世界各國烘焙界的交流，引導行業健康、全面發展。伍沾德還親自給秘書處題詞：“修身挈行、服務會員”，並於2005年向公會捐贈100萬元善款，作購置辦公室之用，為公會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公會成立伊始，面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加強宣傳，服務會員，使會員能從公會得到切實的服務。於是，一本由伍沾德親自題寫刊名、並帶頭出錢出力捐獻啓動資金的

第五章 神州三十年

行業雜誌《中華烘焙》誕生了。從此，中國烘焙業的業內人仕有了自己的精神糧食和陣地，改變了當時烘焙界缺技術、缺管理、少經驗、少交流、少資訊等問題。《中華烘焙》經歷多年發展，已從最初的季刊發展到雙月刊、再發展到月刊，累計超過百期發行，深受業內讀者喜愛。

同時，《中國烘焙信息網》也於2000年底投入運行，與《中華烘焙》雜誌相互呼應，及時宣傳、普及烘焙信息。並於2005年創辦網絡辦公系統，使公會秘書處實現了先進的現代化辦公及管理，並方便快捷和高效的與會員溝通，得到全國工商聯領導的表揚和二十多個兄弟商會前來取經。

促進國內烘焙界與港澳臺和世界各國烘焙業的交流合作，也是公會的宗旨之一。公會成立後，每年都組織會員到港澳臺地區、歐州各國、美國、日本、澳洲和東南亞各國學習、考察和交流。很多會員通過參觀外國烘焙展覽會，參觀烘焙企業，了解



2002年12月，伍沾德帶領烘焙業公會人員赴臺灣考察。前左一為謝擁葵常務副會長

了更多的國際先進經驗和技術、產品，特別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潮流，深受啓示和借鑒，有些還促成了合作。也有很多國內同行嚮往到老牌的香港美心集團的新工廠參觀和學習，作為美心集團董事會主席的伍會長不但不忌諱同行借技，而

大美人生 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且在參觀時專門把大家安排成一小批一小批參觀，藉此希望大家能看得更仔細些，這就是伍沾德作為會長為會員服務所做的榜樣和胸懷。

在伍沾德多次強調要想方設法服務會員、引領烘焙行業健康發展的倡導下，烘焙公會又組織國內著名專家和學者、教授、企業高級技術人才參與多套烘焙技術專著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如《中華烘焙食品大辭典》系列叢書、《精緻巧克力與西點集錦》、《蛋糕裱花雜錦》等，並參與兩個《月餅》標準的制訂和烘焙行業信用等級標準的起草等。針對行業的熱點難點問題，及時召開“烘焙文化與經濟論壇”進行探討和引導，如國家禁用溴酸鉀、月餅包裝限制、QS認證、《食品安全法》的宣傳貫徹等等，公會都及時組織烘焙企業進行探討並尋求解決之道。

搞競賽、做評比、樹標杆，促進烘焙大發展，是烘焙業公會在行業內掀起的高潮。1999年在廣州烘焙展覽會上，公會與國家勞動保障部合作，開展麵包、蛋糕製作比賽及技術能手比賽，幾乎每年都舉辦國內、國際競賽及分區比賽。2010年在廣州又首創推出“寶桃杯”全國烘焙知識競賽，獲得圓滿成功。這些活動極大地鼓舞了年輕人學技術、學技藝、學理論，並激勵大家熱愛烘焙、堅信行行出狀元的信念，使烘焙業人才輩出，興旺發達。

時至今日，在烘焙食品行業的圈子裏，一提起伍沾德老會長，大家無不對伍老先生平易近人、關心他人、關心行業發展、奉獻愛心的表率作用讚不絕口。伍沾德任全國工商聯烘焙業公會創會會長並連任三屆會長達12年之久，在他卸任之後，為了表達對他老人家為公會所作貢獻的感激和尊敬，公會於2007年5月授予伍沾德老先生“永遠榮譽會長”稱號。

第五章 神州三十年

談到能够參與及推動國家的改革開放進程，伍家父女總有說不完的感慨。他們說，改革開放原本就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沒有一本天書可以照着去做，大家都要摸索前進，磕磕碰碰自是難免。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取得空前成功，但仍有不少問題需要小心處理。伍沾德坦言，中國要長期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難度很大，“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過去三十年間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蹟，但何以爲繼呢？2008年金融海嘯，中國成爲拉動全球經濟復甦的火車頭，但同時也受到極大的衝擊，如何擴大內需，恢復出口，如何與各國角力，防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並打壓中國，件件都是難題。”歐美在二十國集團金融峰會(G20)上雖強調不會對華採取保護主義措施，但其後卻陸續有所行動，對越來越多的中國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說一套做一套。伍沾德指出這種趨勢令人擔憂，“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增強了，但同時也令歐美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更有戒心，如何打破這種逐漸增強的貿易壁壘的圍困，令經濟繼續高速發展，是對中國領導人智慧的重大考驗。”

對部分內地城市大興土木，純爲突顯官員政績的形象工程，他也認爲應適可而止。“建築物的美觀華麗，雖能收宣傳的效果，但如果過了度，則也同時顯示當地政府用錢不够審慎，沒有長遠計劃。政府的錢，應當用在更加適切急需的地方，用在教育、扶貧和社會福利才更有必要和效益。財政開支的管理要有長遠目光，而不是貪一時風光。”內地的制度改革，同樣還存在不少問題，伍沾德直言，對外來投資者而言，地方保護主義、法制的不完善和執行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做法等，都會令外商卻步，“如何循制度入手，完善整個市場經濟體系，也是國家需要有所着力的。又比如‘喝酒經濟’、‘秘書政治’等，也要大力改善甚至杜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不斷進步，都應當建立在制度的健全，以及對各方不同利益的合理平衡之上，而不應該靠人脈關係。這一點可能與中國人講人情、重情義的傳統有關，可真正要能長治久

大美人間 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安，營造公平、公開及透明的環境，還是要依靠法治和制度。”伍淑清也直言，中國人距離嚮往的大同世界、小康社會仍有一段距離，經濟的起飛與精神文明的建設必須同步，相輔相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實現新的跨越，需要銳利而長遠的目光，大刀闊斧的力度和未雨綢繆的周詳。她相信在現今中央領導集體的英明決斷下，中國不但會和平崛起，亦會找到讓世界折服的“中國方向”，創造新的輝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六章 香港向前走

歷經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香港終於在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懷抱。洗雪國恥，對老一輩中國人而言，實在是喜難自禁。等了那麼長時間，才等到揚眉吐氣的一天，香港華人不再是“二等公民”，不再屈居於“番鬼佬”之下，確確實實當家作主。這一切，伍沾德坦言在過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往日香港，成功主要靠的是香港人的努力，港英政府無疑為香港帶來了文官制度、廉政風氣，種種與國際接軌的商業規範以及尊重法治的精神，但也從來不曾忘記這是“借來的時間和地方”，從這顆東方之珠上賺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殖民方式的管治之下，港英政府不但從不培育香港人對自己國家的忠誠和歸屬感，且無論是對



大異人望 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當地發展工商業，扶助中小企業，也都只是從短期利益出發，不作長遠規劃。伍沾德說，香港回歸祖國之後的最大不同，就是香港的未來，已經與祖國的發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香港只有匯入中國這一股世界上發展速度及潛力最快最大的洪流，並且在其中充分發揮自己獨特的作用，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信息中心、商貿中心的地位，才能更創輝煌。他還語重心長地強調，香港如今有了強大的祖國作為堅強後盾，但若要再闢高峰，就不能守株待兔、飯來張口，否則只會淪為“二世祖”，坐吃山空。他坦言：“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日益迅速，世界各國紛紛加入不同的區域經濟組織的情況下，香港若失去內地這個龐大的腹地，若沒有中央的全力支持，必將難以生存。但在另一方面，若香港過份依賴中央的支持，只懂攤大手掌向中央要優惠，而不懂得把握機遇自我增值、自我提升，也只能是苟延殘喘，最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鄰近城市的激烈競爭下，日益被邊緣化，成為被時代淘汰的一員。”

“香港人一定要爭氣、自強！”伍沾德說時神色凝重，眉頭緊鎖，“香港的軟硬件基礎都好，許多方面都依然比周邊地區或大城市佔有優勢，怕就怕香港人自己內耗不斷，耽誤時機！”這位足跡遍及全球、履痕處處的老企業家認為，香港要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必須多管齊下，一方面提升教育質素、積累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強與中央的溝通，繼續扮演國家對外的窗口和橋樑角色，同時拓展國際網絡，吸引更多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到香港上市和做生意：“現在不少內地企業借香港作為走出國際的跳板及融資的主要場合，未來香港除着力開拓內地市場外，也要觀察、尋找更多符合條件的企業來港上市，協助內地企業走向世界。”老人家從不炒股，卻十分留意市場的脈搏，隨口就能點出伊斯蘭金融大有可為，俄羅斯市場同樣有待開發等等，因為他確信香港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只有緊貼市場走向，不斷開拓新的增長點，才能及時把握發展良機。

第六章 香港向前走

“龐大的國際網絡，是香港的求生之道！”伍淑清也不復贅言，直接點出香港的優勢所在。國際化非一朝一夕之功，一百多年來，香港人在華洋雜處的環境下生活，早就對中西文化有很好的把握，加上港人自強不息，一代又一代地將子女送到海外求學，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地為香港產品拓展市場，並且始終敞開懷抱吸納各國先進人才，終於成就今日國際大都會之局。然而，再堅實的基礎、再風光的往績，經過歲月洗禮，難免也會塵封、褪色，她擔心的正是香港昨日的優勢不再，而明日的新局未開。

“不少人批評香港學生一代不如一代，國際視野比以前狹窄，中英文水平也逐年下降，處於時代夾縫中的年輕人不敢往外闖，沉浸於香港的安逸和舒適，沒有吃苦的精神和頑強拚搏的堅毅，這才是香港未來發展最大的隱憂。”曾先後帶領數以萬計學生或暢遊神州，或周遊列國，說到底都是想讓香港的下一代開闊視野，延續先輩遊走於香港、內地以及國際間如魚得水的特長，繼續扮演國家與國際接軌的中介角色。

“不想被邊緣化，就要自己走出困局，掙扎求存；若以自我為中心，繼續鑽‘大香港’心態的牛角尖，短視塞聽，閉門造車，則必然會自討苦吃，自斷後路。”

伍沾德商業眼光奇準，今為香港未來把脈，直言必須北望神州。從事飲食業的美心集團固然要大力開拓內地版圖，其他行業同樣不能固守香江。“香港最棒的就是專業服務，如金融、旅游、法律、會計、醫療、會議以及展覽等等服務業都可以進入內地開拓自己的新天地。要發展製造業，香港市場太小，競爭力不比內地其他省市，實難以突圍；至於鼓勵創新科技，香港不是沒有人才，但發明出來的技術及產品如何商品化？找不找得到公司投資都成問題，而特區政府的投入及支持仍嫌不足，有必要增強。特首提倡的六大優勢產業確有開拓空間，但說到底主要就是第三產業的出口，醫療、教育、專業驗證等，無一不關乎服務，如何提升質素、擴大內涵、壯大人才隊伍乃其中關鍵。”伍淑清亦說，香港需有海納百川的胸襟，開門歡迎四方來客，吸引來自世

大美人生 真心永恒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界各地的人才，“發展教育產業不是鼓勵本地人去開辦私立大學，而應吸引外國知名大學來港和本港大學合作，開辦分校，這樣既能把世界一流的學科、知識和師資引進香港，亦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學生齊聚香江。”對所謂搶港人飯碗的擔憂，伍淑清認為：

“人才庫一旦建立，就能撞擊出新的火花，他們在港創業也好，就業也罷，既能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亦能創造就業機會及活躍香港的市場機制，香港更可通過他們向世界輸出服務，成為亞洲專業服務中心。”

昔日內地“萬事欠奉”，伍沾德卻敢為天下先，以“第一個吃螃蟹”的勇氣，北上神州開疆闢土，創出了事業的一片新天。時下中國機遇處處，香港的年輕人更應不怕

吃苦，勇闖神州。“香港不是沒有機會，但畢竟已不是機會遍地的黃金時代，反而在內地，很多城市都正處於發展初期，各行各業都需要大量人才，香港後生仔如果願意降低薪金期望，換取發展機會，那麼神州大地正是不二之選。”當年寧棄舒適享受，在外國半工半讀，閒時四處遊歷，只因伍淑清信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也認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香港的年輕人也要有這樣的打算，去外國闖一闖，不是為了拿張文憑，證明自己出自哪間名校，而是真正去體驗半工半讀的經歷，從實踐



2009年，獲香港嶺南大學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以表揚多年來致力實踐“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嶺南精神

第六章 香港向前走

中學習，從辛苦中學會珍惜。年輕人可以選擇一些技術學院，學得一技之長，再到內地發展。50、60、70年代的香港人都是這樣走過來，沒有理由新一代不能承受時代的挑戰，不能適應社會的轉變。”

她以家人為例，笑說弟弟伍威全早於80年代已駐守北京，“他在北京工作足足9年才回香港，住的是位於郊區的員工宿舍，吃的是粗糙的北方菜，生活條件很差。環境愈苦，越能磨練一個人的意志。



弟弟這9年朝八晚五打理業務，學 2006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大學院士，表揚對香港服務業的貢獻到了很多東西，像普通話就練得非常流利，這些都不是能用金錢衡量的。”如今，她又叫堂姐的兒子到清華大學進修，一方面體驗北京生活，另一方面則加深對國情的了解。“以後沒有人可以離得開中國這個市場，先機雖然被以前的人搶佔了，但國家未來的發展仍是處處機遇、空間無限，只是內地年輕人也在不斷的進步當中。香港年輕人所享有的優勢雖然不多，更要懂得及時把握時機，首先更要做好本份，同時努力裝備自己。”她還說，香港必須繼續向外走，擔當國家“走出去，引進來”的橋頭堡，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好領航者和先頭部隊。

對現今香港社會政治爭紛不休，經濟前景陷入僵局，各種大型基建以及新的項

史美人望 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目上馬總會碰到不少阻礙刁難，伍沾德感到十分憂心，直言特區政府應加強政策制定和執行上的透明度。別人說80後反斗，老人家笑說年輕人總有股衝動，“誰沒年輕過呢？有時並不是真的明白反對的是甚麼，可胸口有一股氣要發泄出來，如果政府解釋得清楚、諮詢得完善，讓年輕人知道內中因果，明白道理，不就沒有反對的理由了嗎？”老人家不愛談政治，但直言香港政壇紛亂不利穩定，社會分化不利於經濟發展，更不利於改善民生。這個中關聯，環環相扣，解鈴還需繫鈴人，除了從政者不應為反對而反對，真心為市民以及香港整體利益着想之外，特區政府應循進一步改善施政入手，加強與市民的溝通，而傳媒也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政府再透明，缺乏傳媒的互動、宣傳也是枉然，媒體作為第四權，應負起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的責任，解釋政府政策，幫助市民了解詳情，而不是以為做好新聞報導就行了！”社會湧現仇富、反商情緒，老人家為一眾商家大感不值，說到貢獻，這些人默默為香港耕耘，當中苦樂又怎向外人道？他呼籲更多不同界別的人士走出來，為社會發聲，為政府出謀獻策，“中國人大多內斂，崇尚中庸之道，總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社會的發展，需要發聲的大多數，而不應只顧沉默是金。商家亦遇到許多不平之事，他們不說沒人知道，現在有人動輒批評官商勾結，事實上官商合作古來有之，不能一合作便視作勾結，這樣豈不嚇怕投資者？對社會大眾又有何益？”

伍淑清則用“自尋煩惱”形容當前的政局，眼看着香港由外向開放的城市，逐漸有自我封閉的趨勢，她坦言這做法無異於自掘墳墓。尤其是社會紛亂之聲不絕於耳，更令她皺起眉頭，連聲歎息：“香港700萬人有不同意見、觀點實屬正常，但不能動輒高呼民主口號，便把香港置於國際角力場上，借外力與中央抗衡、叫陣，這會令中央對挺港有所顧慮，也會害慘香港。”她又說，“中央對香港的關愛有目共睹，香港人要懂得珍惜，遇到分歧，亦應理性協商、良性溝通，而不能用抗爭的形式謀求‘出位’”；

第六章 香港向前走



2011年元旦，伍家全家福

“少數人的一時風光可能要由全部香港人承擔，拖慢了建設的步伐，落後於競爭的形勢，香港還怎樣能延續昔日東方之珠的風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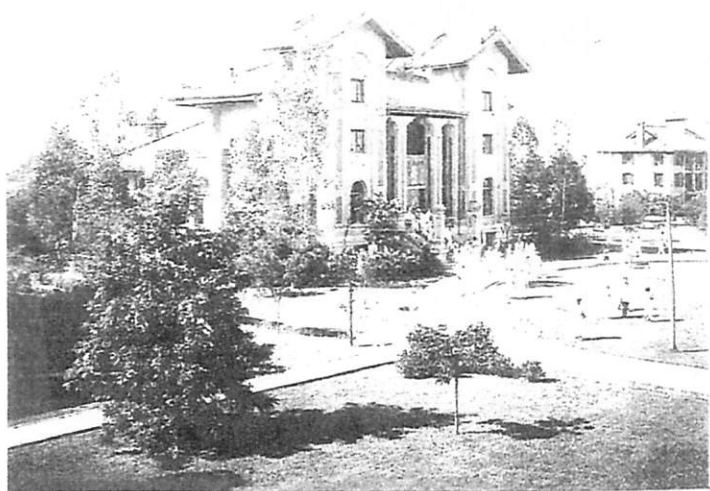
行年88歲，伍沾德仍思維活躍，耳聰目明，雖說依然是對天下事聲聲入耳，事事關心，他卻從不與人爭執。他分享自己的人生哲學，提出“人生六樂”——“知足常樂、天倫之樂、做人之樂、悟道真樂、自尋其樂、適時娛樂”。唯有張弛有道，知天樂命，才能樂在其中。他強調，人生在世，做人做事，確實是只能做到“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香港人同樣應當做好本份，自強不息。然這番苦口婆心，又不知幾人能夠領悟。

時光荏苒，轉眼間30年過去了，作為世貿中心協會唯一女性華人理事的伍淑清，對生於香港始終抱着一份感恩之情。“能够在香港這個擁有700萬人口的城市生活，

大美人生 真心永恆 ——伍沾德與“001”號的故事

能够有機會到世界各地遊歷，認識更多的地方，我覺得很幸運。”因為感恩，所以繼續無怨無悔地付出。她說：“我走過中國的很多地方，感覺到我們國家還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們去做。”無論公私如何兩忙，每當她從世界不同角落回到香港，都會盡早去看望父母；每當父母結婚紀念日，她也會以各種方式表示祝賀；她熱愛所有家庭成員，常和胞弟、胞妹們一起歡度週末；家人的照片，她隨身帶着，不論飛得多遠、走得有多累，都有親人與她一起分享征途的疲憊與成功的歡樂。說到做人，她簡而言之：

“我做人非常簡單，沒有什麼宏偉的理想啊、崇高的動機啊，只是想做點事，辦得成就辦，辦不成就不辦；有意義就辦，沒有意義就不辦。很多事情，不用ask why, but ask how.”



愛保兩勿忘



奇特的 2014 馬年



馬年不尋常 有五大奇特之處
踏入馬年，網民發現，這個馬年是很特別的一年，碰巧遇上五大奇特之處。

首先，馬年是兩頭春

2014、15年立春都是2月4日，馬年從2014年1月31日至2015年2月18日，
有兩個立春，雙春年特別適宜結婚；

其次，一生難逢閏九月，本世紀就只有馬年這一次閏九月，下次是2109年；

第三是馬年元宵節恰逢西方情人節。

第四是這個馬年共計有384天，比蛇年多出29天；

第五是這個馬年有5個「神奇週五」，

分別是：**2014年的4月4日是星期五，6月6日是星期五，8月8日是星期五，10月10日是星期五，12月12日也是星期五。**
這真是太神奇了！

馬年怎麼這麼牛啊！

馬年一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很特別的一年，充滿神奇的年份！

9月生日的網民表示，今年可以過兩個生日了，百年一遇，有趣！

也有網民說，馬年有雙春兼潤月，有對象的朋友趕緊結婚吧！

而學生則歎息：多**29天**意味著要多上**29天**的課啊！
開開心心地過這特別的馬年罷！

憶當年，
望金門如畫，
相逢處，歡
聲笑語。明
月邀人來，
有緣一堂聚
首，問君仍
記否？縱驚鴻照影，小城故
事常在心頭。



再回眸，
簡報人物文采
風流，主編儒
雅，十六載辛
勞，碩果豐收！
稿源百川匯海，
華章連篇，雄
文偉論共存六十九卷。

溫馨的回憶



區次嫻

If it's good-bye, then we've had one heck of a ride. Thank you for reading the Newsletter.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溫馨的 回憶

*Sweet
Memories*

〈區次嫻提供照片〉



捐款



歡迎嶺南〈大學〉學院王屏山院長



歡迎陳香梅學長



“把酒祝東風
且共從容
今年花勝去年紅
明年花更好
情景相溶”

Sweet Memories

溫馨的回憶



歡迎嶺南〈大學〉學院舒元院長



Sweet
Memories



歡迎香港嶺南大學陳坤耀校長

溫馨的回憶

〈區次嫻提供照片〉

溫馨的回憶

Sweet Memories



凭欄久，望神州故土，憶豆蔻梢頭



春宴盛況

〈區次嫻提供照片〉



旗操表演

溫馨的回憶

Sweet Memories

〈區次嫻提供照片〉



民族舞蹈



歌詠團



憶舊遊，人面桃花在否？

溫馨的回憶

Sweet Memories

〈區次嫻提供照片〉

溫馨的回憶

〈區次嫻提供照片〉



嶺南婦女，盈盈佇立

1973 暘社畢業離校 40 周年在港歡聚



嶺南 1973 暘社各地同學一眾 40 人在港參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及全球大匯聚，並在大會前夕先行於 2013 年 11 月 20 日假座嶺南會所慶祝該社畢業離校 40 周年，潤別多年，在港歡聚一堂，互道近況，至夜深始盡歡合唱〈嶺南晚歌〉，互道珍重而別。

三藩市

San Francisco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徐信忠院長〈後排左二〉和余立人書記〈後排右一〉
於9月20日訪問三藩市嶺南同學會與會長和顧問合照

廣州嶺南
(大學)學院
徐信忠院長
來美訪問
三藩市嶺南
同學會



李保羅提供照片